# 籌遼碩畫

一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Kuo-li pei-p'ing
t'u-shu, kuan shan-pên
ts'ung-shu

AC
95
C5
K97

# 籌遼碩畫

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AC
149
P3
v.27
107-1208283

國立北平圖書館

善本叢書第一集

序文

粵自奴酋肆茹遼事旁午一時
中外臣工萬目而箸者章滿公
車自閣部寺臺省以迄詞臣
勛戚甚者若罷吏若廢弃若
孝廉若青衿若成均士又甚
者若屬國若女胄凡抱同仇

之纂莫不扼腕拊案因
上方畧其言兵言將言戰言守言
餉言運言馬言車言礮仗言屯
田言練兵營言固山海言防寬
鎮言備邊律言用夷言徵士
司人據所見纚纚不一要以矣
謨陳議憂深慮遠內律撻伐

外復偽繮稠戚此而後殺食則
鑒之可以佐
廟謨真所謂憂危若調當令碩畫者
也祐之有志請纓無階借以筋靚遂
奴謗書侮揚不覺髮豎眥裂何
物么麼輙敢以螳臂當轍蹀躞喬
天朝懷不忘其肉寢処皮以狩

國家之憤曰急
高皇帝迅掃胡氛奪腥羶之寰宙還
之中夏于時五將軍出塞蕩古遺
孽鴟伏鼠竄亡之幕南空之庭
斯何如功伐矣所謂雪恥酹百王
滌冤報千古者也
文皇帝建都北平蓋懲虜患

天戈所指至南極斗杓而還其在
東溪則三衛錯置用纓要服蕞
爾遼州咸受戎索迨今二百餘禩
瀕首稱外臣胥何敢逆我顏行
者即如萬曆初年王杲跋扈戕
殺邊吏迺偏師一出旋就禽組
獻俘飲至迺築京觀斯時赫

聲羅靈詐謂邅裘之膳不完哉
蠢兹奴酋倏鬨邊釁紛借毛憐職
在以鏃殺哮囉誘執寧寶庸操
至白蠶食秀屬夷罪在不赦須
復闌入內地直至隕將覆軍魁
城夷堡如蹈無人之境此豈
中朝全力不能制伏小醜則從古

玩愒積習爲狡奴所詆與先當
事者輕率失計是以取敗也今
幸新經畧建牙
賜尚方劍以振武畧至於防守機
宜業有寬着而新撫鎮司道
各員又同心協力一切應援諸
務靡不部署以將濟攻將士

奮勵咸歃血矢盟思鳴鞭亮槊以長組繫奴雖未獲搗巢掃穴執訊俘馘而諸截拒撲閒奏首功俱旋旋稍稍生色由此而繕城守由此而練甲兵由此而廣偵探用間諜相隨隱行派勦犁庭絕漠盡逐酋之首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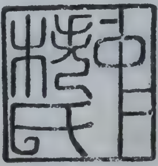
闕下直需時再刻
聖天子新嗣
御極其於邊事尤切宵旰近睹發
帑犒士而白金文綺勞錫逮臣
者不崇朝而羣中外人心踴躍
不啻如靈武受命時至諸石盡
當一一布行非徒托之空言者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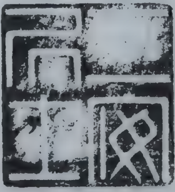
經小臣幸拭目以瞻
綸漢知逆奴不足平矣惟是諸籌舌
敝唇焦若心苦口各抒一得呈襄
帷幄而制疆圍周是蒐採成帙彷
編年例爲四十六卷公之海內庶
寓目者一展帙知閫謨猷計畫
國家定非乏人而草澤英雄有靡

屬以須臾得一出以當虜者挾
策而往未及非行陣韜畧也至
於終篇猴俟遼左之露布在
尚需續鐫以結遼事完局周
備
東觀一大典云
者

萬曆庚申孟秋天都程開祜仲秩父撰







紫陽潘士龍鱗伯父書梓

旌邑劉英之鐫

梓人劉英之



遼東圖
由遼陽至撫順
烏龍江
中國
撫順所
古城堡
清河
大馬市
鎮北堡
鎮北關
台住寨
野黑寨
威遠堡
奴兒哈赤住
大寨
北安堡
泥山堡
大偏堡
昌城堡
定州
義州
白馬山
東封驛
朝鮮市場
鎮江



頭崖
遼河
長林子
瀋陽衛
懿路所
渾河
白塔河
鐵嶺衛
渾河渡
蒲河所
蒲河
遼陽鎮
海州衛
蓋州衛
復州衛
永寧監
湯河
千山
長山
鳳凰山
沙河
畢里河
黑山
杓子河
臨江
朝鮮貢道
大松島
小松島
海洋島

遼東東起鴨綠江朝鮮西山海關南旅順北開原外邊九百餘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惟山海關內通中有三岔河爲遼陽舊城洪武壬子遼始兩岐河西土蠻時引諸夷爲患冬河氷亦闌入萬曆癸巳以来出師援朝鮮遼左驛騷而虜倭兼備境外酋夔部落住牧東北有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朶顏福餘泰寧三衛俱互市通貢　查遼陽前屯開原義州寧前錦州鐵嶺鎮武廣寧中後中右所瀋陽鎮靜清河懿路長勇中前店山長安汎河西平中左所慶雲武靖廣寧右屯鎮西清陽俱極衝

東北女直即古肅愼在混同江東東濱海西兀良哈南朝鮮北奴干兒北海永樂初歸附設都司衛所三百八十二賜勅印於開原慶雲新安等處交易馬市夷三種一居海西一居建州毛憐一居極樂野人兀者去中國益遠獨海西毛憐先爲邊患自卲遟二奴被戮迄今貢市撫賞如故

舊遼陽在邊外西行二百里至廣寧東北三百里至開原地界開廣間相去五百里今夾河爲塞紆八百餘里地饒膏芻牧其中東北則犯開原東南則犯廣寧中則犯遼陽海州蓋遼左腹心之害



遼東圖
由山海至廣寧
廣寧鎮
右屯衛
中左屯衛
松山所
金州衛
旅順堡
北旅順堡
木場驛
鐵山
金山
黑山
大平山
大羊山
鎮邊堡
鎮靜堡
鎮夷堡
大清堡
細河
木市
大馬市
羊腸河
正安堡
中安堡
西平堡
路河
沙嶺
盤山驛
楊柳河
閭陽驛
鐵場堡
乾島
南汛島



寬邦
寬邦山
白沙河
沖山口
[redacted]
[redacted]
大尖山
萬松山
窟龍山
大安口關
大横山
鹽場
薊鎮長城
一片石
錐子山
馬鞍山
小團山
大石門
大勝堡
大鎮堡
大福堡
黑松林
明水塘
鐵場堡
永安堡
山海關
中前所
鎮遠堡
姜女石
高嶺驛
急水河
前屯衛
石子河
沙河驛
中後所
六州河
大沙河
東關驛
中右所
南新山
曹莊驛
塔山
寧遠衛
湯池
沙河堡
連山驛
中左所
五里河
覺華島
桃花島

遼故航海屬山東自金州旅順口達登州新河關計水程五百餘里海中島嶼相望遠可百里近止數十里舟易停泊先年山東歲運以給遼豐歉兩利因海㠀亡命爲患始設嚴禁萬曆二十五年來議海運餉東征其禁稍弛復設遊擊於旅順以防海
朶顏三衛故契丹種始爲兀良哈洪武中爲蒙古所抄乞降爲置三衛東起廣寧前屯抵喜峯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度遼河至白雲山曰泰寧自黄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已靖難兀良哈有功因以大寧畀之授官置衛每歲貢賞不絕石塘古北曹寨馬蘭松棚喜

峯太平燕河擡頭石門皆撫賞之處後部落日衆朶顏
遂强陽順陰逆時爲虜嚮導住牧喜峯口邊外會州青
城諸處附靑把都部下三衛夷共二百七十枝酋長昂
炒蠻董狐狸諸夷及諸婦大小孽只猛可真等號爲六
部而長昂猶黠

# 東夷奴兒哈赤考

自開原東北南抵鴨綠江透迤八百餘里環東邊而居者則皆女直遺種皆遼之屬夷所謂東夷者也然今之呼女直者凡三種其一曰海西女直則故王台之屬今開原南北兩關之夷是也其一則東方諸夷之爲衛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曰建州女直今奴兒哈赤之屬是也其極東曰野人女直去邊遠歲因海西入市于開原雖不入貢而亦不爲邊患先是海西王台強能得衆稱開原南關酋

北收二奴南制建州終其身向化而東陲以寧是
時東夷之勢在王台故聽其襲祖速黑忒左都督
之職以長東夷萬曆三年以擒獻逆賊王杲故奉
旨加授勳銜與其二子長虎兒罕少猛骨孛羅俱
爲都督賞以金幣特優已又視西虜例授龍虎將
軍及王台死長子虎兒罕又繼死其子歹商襲職
守忠順之業後台子猛骨孛羅與其孫歹商骨肉
相殘遂弱而逞仰二酋稱雄于北奴兒哈赤稱雄
于南且各恃其強而甘心于王台之後奴兒哈赤

王杲之奴吽場之孫他失之子也塞在甯宮塔內
城高七丈雜築土石或用木值橫築之城上環置
射箭穴竇狀若女墻門皆用木板內城居其親戚
外城居其精悍卒伍內外見居人家約二萬餘戶
北門外則鐵匠居之專治鎧甲南門外則弓人箭
人居之專造弧矢東門外則有倉廒一區共計一
十八照每照各七八間乃是貯穀之所先年吽場
他失皆忠順為中國出力先引王台拿送王杲後
杲男阿台將吽場拘至伊寨令其歸順合黨謀犯

以報父讐叫場不從阿台拘留不放大兵征勦阿
台圍寨攻急他失因父在内慌忙救護混入軍中
叫場寨内燒死他失被兵誤殺因父子俱死時鎮
守李總兵將他失屍首尋獲查給部夷伯揷領回
又將寨内所得　勅書二十道馬二十匹給領今
奴兒哈赤繼祖父之志仍學好忠順屢次送進漢
人一十三名口萬暦十六年五月内賊酋克五十
竊犯柴河堡射死守堡指揮劉斧巡撫顧都御史
牌行分守粟叅政差通事宣諭奴兒哈赤即將克

五十斬首獻進以後驗馬朝貢奴兒哈赤祖叫塲
原領　勑書係都指揮使後因送進人口且歸心
聽約束加陞都督職銜然彼時奴酋祖父為我兵
掩殺尚孑然一孤雛也此時惟北關之逞加奴仰
加奴最強遂日搆西虜與王杲子阿台等以攻殺
南關為事十一年逞仰二奴被戮奴酋於是漸長
豶豕之牙與二奴子卜寨那林孛羅遂相角立矣
二十二年卜那二酋思報父讐又日與南關相講
遂反戈以攻奴酋不謂天敗卜酋竟為奴酋所殺

比北關請卜酋屍奴酋剖其半歸之于是北關遂與奴酋爲不共戴天之讎矣二十六年那酋又攻猛酋酋猛酋力不能支因質妻子求援于奴酋奴酋利其妻妾部落悉兵以出襲而執之猛酋寄命奴寨幾二年奴酋乃僞以女許妻猛酋而陰縱其妾與通徐以私外母射殺之盡得其所有此二十八年事也及我中國切責欲問殺猛酋之罪葺其市賞奴酋因悔罪許妻猛酋子吾兒忽荅以女厚其粧奩併原搶人口財物送吾兒忽荅歸南關中國

原其悔罪遂置不問至三十一年那林孛羅與白
羊谷又糾莊南搶殺吾兒忽荅吾酋窮迫無歸因
投奴寨自存自後吾酋不返而南關之　勑書屯
寨土地人畜盡爲奴有矣邇年以來奴酋自稱恭
順每以北關戕殺吾酋爲口實尚自托于存孤之
義而實以與爲取以護爲吞也在北關觖望于南
關不得又懷伊父未報之讐每以奴酋吞併南關
謀犯内地爲詞四十一年北關又收奴逃婿卜占
吉而妻之以女又悔奴酋所聘老女轉欲嫁與煖

兎子把哈打兒罕奴酋于是與北關深恨積怨益不可解時中國倚北關爲外藩乃主援北之議使鎗砲手戍金台失白羊谷二寨以至奴酋不憤兵端自此起矣初則差男莽骨太帶領馬步夷人在于靖安堡廣順關外地方包寨周圍約四百丈繼則侵入柴河松山白家冲等堡撥夷人萬餘耕種又繼則領夷兵進境徑馳至開原南門外河灘列營種種跋扈其目中寧有中國哉已而破撫順夷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覆淸河陷開原再陷鐵嶺

在彼勢若貪狠在我禦如拒虎嗟嗟遼陽一塊土半染腥羶寧不寒心也葢奴酋擅貂參之利富強已非一日自撲殺王兀堂吞其地遂南與靉陽寬奠爲隣自撲殺阿台吞其地遂北與撫順清河爲隣自戕殺猛骨孛羅吞其地遂又北與開原鐵嶺爲隣自擒殺金白二酋吞其地而我之撫清開鐵城堡一空遂近與遼瀋爲隣又兼北關旣亾東西夷虜自此合交無碍門庭之寇乃及堂奥矣及今守遼瀋須復開鐵而後可固形勢繕甲兵徐議征

勦也乃寬奠鎮江一帶地雖濱海而聞烏龍江奴方造巨艦繫以長纜萬一叵測問渡旅順登萊天津一帶寔剝膚之患可謂虜習騎不習海哉況年來淮東海運糧儲舉積于此十八萬軍生死繫命則安得不急屯重兵不速簡猛將不委任節鉞文臣而泄泄坐視也杞人愚慮曷勝緯恤惟當事者籌之

歙諸生程令名識

# 籌遼碩畫凡例

一是集爲遼事鐫故諸疏揭凡係籌遼者槩採入而薊昌東省以及京都于遼皆患切震鄰是以議關數處者咸附錄焉

一是集惟取籌遼故凡言兵餉戰守等項一併採錄其間忠憤所激不無持議過戇語涉攻訐者不敢摭拾傷雅是以篇中不妨刪削若舊撫舊經略舊鎮將喪師悞國辜罪顯然公論已定談者縷縷明揭茲勿以諱

一談遼事者夥矣惟疏中各抒籌略鑿鑿中肯有裨廟算者乃以壽梓至語涉雷同議拾風影間刪弗錄若其當事者任已蹶而議仍收則不以人廢言也

一熊張二公一按遼一撫遼其所條議設備修守豢奴諸策皆奴釁未發前卓有先見故今日籌遼仍輯其當年奏議錄于弁首

一諸疏揭率搜之邸報乃邸報中魯魚亥錯

誤者多至不能強解故不嫌刪刷一二語改
竄三五字間或中有脫落詞句者無從補綴
亦因原本或刪去數語或抹去數行期于詞
指了然意義聯合覽者勿罪

一是集從戊午四月起逆奴始難也至庚申七
月止
先帝終曆也例取編年誌前後時事緩急耳嗣後
新主臨御誕將天威凡
廟謨廷畫仍當續梓不日奴酋獻俘遼左露布奏

捷乃告竣役

一撫清開鐵及三路敗沒諸將士捐軀裹革皆殉國難優䘏鉅典隆自
朝廷其在海內忠憤之士薦以弔以詩文臚列皆誼切同仇痛深飲泣故另梓一冊併附

# 籌遼碩畫目錄

卷一 按遼議

務求戰守長策疏　熊廷弼
審進止伐虜謀疏
建夷反側邊吏安綏疏
東夷歸疆起貢疏
修復屯田疏
懲前規後修舉本務疏
議款原圖修備疏

撫鎮棄地陷虜疏

卷二 撫遼議

東北虜情揭 張濤

東北虜情議

兵單食匱萬分囏難疏

退欲陳愚疏

屬夷家事互搆揭

建夷質子疏

竟陳遼左迂計疏

卷三 戊午孟夏


黠奴計陷孤城疏 李維翰
亟議兵餉速發帑金疏 趙興邦
黠奴計陷孤城疏 薛三才
度支餉饋不敷疏 官應震
酌調薊保援兵疏 汪可受
奴酋計殺官兵疏 薛三才
遵旨會議疏 薛三才
遼左阽危薊門震驚疏 王象恒

速發援兵以救危邊疏　熊　化

廟算萬全當計疏　官應震

邊城有警內備宜嚴疏　吳亮嗣

遼餉緊急帑金遲緩疏　官應震

揭　方從哲

再乞速發內帑急議大兵疏　趙興邦

議請督臣移駐關東疏　薛三才

遼事告急廟算宜周疏　徐養量

臨朝用人以保泰運疏　盧　謙

遼左阽危國勢決裂疏　張孔教
國勢方殷邊餉正匱疏　李汝華

卷四 戊午閏夏

早計防勦以固封疆疏　李徵儀
薊門足兵亟速用昌鎮大將疏　潘汝禎
嚴飭邊臣決策防勦疏　熊　化
仰陳末議大伸撻伐疏　鄒之易
用人才採輿論疏　姚若水
酋謀不測國計萬全疏　范濟世

請命進止疏　劉日梧
敬陳援遼一得疏　官應震
急調附近南兵疏　李長庚
按征倭播事例酌議兵食疏　薛三才
遼餉孔亟疏　李汝華
申飭固守大張撻伐疏　薛貞
用人安攘疏　亓詩教
風霾屢作可懼疏　何宗彥
兵食計當蚤決疏　薛三才

修常法策交儆疏　劉廷元

卷五　戊午仲夏一

增餉臣豫輓輸疏　唐世濟
豫發限解舊例揭　馮汝京
略舉建夷今昔情狀疏　張懋中
再允兵部續議餉銀疏　汪可受
遼薊相爲唇齒疏　王象恒
合詞懇發多金疏　官應震
整軍經武以彰天討疏　郭振明

禦戎勝算宜周疏　米萬鍾
救援方略宜全疏　劉蓋臣
敬陳勦守機宜疏　趙興邦
亟圖修攘實政疏　晏文輝
兵餉時不可緩疏　李維翰
俯允會議再發帑金疏　薛三才
請帑揭　方從哲
亟發帑金速允廷議疏　吳汝胤
申飭定畫以正天討疏　盧謙

卷六 戊午仲夏二


遼撫喪師立賜逮問疏 李徵儀

遼餉燃眉舉朝袖手疏 官應震

急缺援遼兵餉疏 劉曰梧

聽言圖勦以奮國威疏 王遠宜

募兵固守以圖進勦疏 潘汝禎

酌議海運事宜疏 李長庚

喫緊發帑疏 徐紹吉

敬陳措餉三議疏 官應震

急圖安攘疏　趙興邦
奴勢披猖算宜周慎疏　唐世濟
急議應猝兵將疏　楊　鎬
懇乞臨朝集議疏　方從哲
寬緩坐誤軍機疏　陳騰鳳
速發帑金疏　張慶臻
急發蠹積增選裨將疏　楊一桂
講求全策立奏蕩平疏　焦夢熊
遼餉厝處惟艱疏　李汝華

卷七 戊午季夏一


速勑薊兵出關疏 楊鎬

急議應猝兵將疏 薛三才

再陳那借之策疏 李汝華

南北借湊共濟時艱疏 官應震

急借部寺現銀以濟軍興疏 李汝華

日象大異疏 董應舉

條陳薊鎮事宜疏 潘汝禎

遼餉請借揭 官應震

運道查覈頗確疏　王象恒

卷八 戊午季夏二

敬陳愚忠以滅奴酋疏　柴國柱
大發帑金疏　趙　紱
謹陳根本要議揭　顧文綱
仰求多助共濟大艱疏　楊　鎬
司空爭執疏　官應震
發帑伸威以寧宗社疏　許濬祥
權時通變酌盈濟虛疏　李汝華

憂患思防疏　王象恒
發帑任人疏　孫光裕
各鎮精銳赴援疏　趙興邦
忠謀盈廷採納宜速疏　郭一鶚
時事可畏敬攄微忱疏　顧大禮


卷九 戊午孟秋

持撙節以重軍需疏　官應震
市口緊要將官疏　楊　鎬
開鐵深爲可慮疏　吳亮嗣

再抒末議佐軍興疏　兵部
陳一得謀萬全疏　劉綎
天人交警亟圖消弭疏　張銓
存大計捐小費疏　黃克纘
謹獻救時急務疏　鄒維璉
敬陳愚見仰佐廟謨疏　王命濬
酌議切要事宜疏　黃嘉善
詳部覆發營軍疏　劉曰梧
各邊防禦宜亟疏　黃嘉善

慨發帑金疏　常胤緒
建賊攻克清河疏　陳王庭
卷十　戊午仲秋
奴酋罪在必討疏　張銓
清河失守大將寡謀疏　趙興邦
議設遼撫以專責任疏　亓詩教
敬陳援遼急着疏　官應震
權便移民以絕賊望疏　楊鎬
那借採木稅銀疏　李汝華

朝政後時釀釁疏　曾陳易

博稽羣策特請宸裁疏　官應震

并陳沿邊措置略節疏　楊鎬

據實查叅懲玩疏　陳王庭

調整軍兵恭候明旨疏　李暉

申明征倭事例疏　李汝華

卷十一　戊午季秋

速講足兵足餉長策疏　周永春

再催援遼諸將疏　王象恒

亟賜擬議以保內地疏　王象恒
揭　方從哲
敬循征倭征播加派往例疏　李汝華
遼餉摻括不敷疏　龍遇奇
敬陳戰守緊要疏　房壯麗
亟黜左右侍郎疏　李汝華
急圖用人疏　劉蔚
請發賞功銀兩疏　陳王庭
再調邊兵疏　黃嘉善

特勅酌議以便轉輸疏　官應震

條陳保昌事宜疏　潘汝禎


## 卷十二 戊午孟冬


急議應猝兵將疏　楊應聘

急補中軍添設標兵疏　黃嘉善

遼餉厝處宜多疏　李汝華

朝政用人爲要疏　薛鳳翔

夷情疏　黃嘉善

亟下加派例議疏　李汝華

遼將死事不同疏　張銓
師期將及再陳末議疏　黃嘉善
饑民疲累加派重困疏　劉曰梧
地震修省疏　郭一鶚
邊臣勝算宜收疏　田生金
乞嚴守援真情疏　麻承恩
卷十三戊午仲冬
星變修省疏　吳亮嗣
天象甚異亟圖修省疏　羅國朝

議定軍餉畫一則例疏 楊鎬

天象示變人心恐懼疏 趙紱

時事可虞天變宜畏疏 趙煥

屯田禦戎疏 吳撝謙

目擊時艱敬陳末議疏 胡來朝

留續調兵馬移將臣出關疏 周永春

殺擄屯民隱匿塘報疏 陳王庭

狡賊刼掠將官欺匿疏 楊鎬

速點侍郎共濟安攘疏 李汝華

卷十四 戊午季冬


謹陳遼左可慮情形疏 趙興邦
修文飭武疏 官應震
海内軍實宜覈疏 黄嘉善
謹據見聞直陳情狀疏 董承詔
急催以濟征討疏 楊鎬
重地疎防大將數易疏 劉曰梧
閫帥原藉援遼疏 周永春
邊臣捐成心持定力疏 趙興邦

下考選肅城禁疏　陳王庭
關夷勦克奴酋一寨疏　楊鎬
敬陳切要急務疏　江日彩

卷十五 己未孟春

維新圖治疏　王元雅
議舉安邊實政疏　黃嘉善
敬陳膚議疏　趙琦美
撻伐將行敬攄一得疏　黃嘉善
恭陳征勦事機疏　董啓祥

徵解加派及搜括銀兩疏　李汝華
請多餉以濟危邊疏　周永春

卷十六 已未仲春

議添兵將疏　周永春
先陳梗概疏　楊鎬
恭陳軍前緊要事宜疏　陳王庭
多餉以濟危遼疏　李汝華
議定軍餉畫一則例疏　周永春
風霾修省疏　李奇珍

恭報師期疏　楊鎬
風霾示儆疏　趙煥
亟命督餉大臣疏　李汝華
風霾示異疏　沈㴶
謹撮持危定傾之略疏　楊州鶴
大發帑金佐軍興疏　楊州鶴
卷十七己未季春一
援將違律喪師疏　陳王庭
面諭亟圖安攘疏　董元儒

亟圖定亂疏　趙興邦

立下用人發帑疏　周應秋

遼薊情形並急疏　官應震

夷虜交訌疏　李奇珍　官應震

敬陳防守疏　胡來朝

邊圉告急國勢可危疏　姚宗文

新餉已發數多疏　李汝華

會議戰守疏　周永春

乞勅科臣閱遼疏　張延登

亟議安邊固圉疏　王象恒
京守宜嚴疏　沈珣
廷議用人疏　楊鶴
亟修安攘實政疏　唐世濟
明職掌嚴責成疏　楊鶴
酌議遣將調兵疏　黃嘉善
卷十八　己未季春二
急議募兵防通疏　張至發
簡將添兵疏　楊州鶴

銳意圖新同心勵氣疏 張孔教
允用侍郎賓共理疏 李汝華
大修戰守之具疏 吳亮嗣
京營簡練要務疏 薛三才
臨朝集羣策疏 方從哲
感事激衷敷陳末議疏 徐光啓
亟行查覈以振積弛疏 唐世濟
敬陳一得備採擇疏 劉蔚
倉儲最重申餙預防疏 張問達

警告日殷隄防宜急疏　趙世新
敬陳一得備安攘疏　祝耀祖
遵旨會議疏　黃嘉善
敬陳末議疏　官應震
募兵應爲歸併疏　王象恒
籍兵疏　周永春
發營軍兌寺馬移總兵疏　劉曰梧
卷十九 己未孟夏一
敬陳急切要務疏　倪應春

上大司馬書　姚宗文
要地單弱不支揭　王化貞
支餉募兵揭　官應震
勑勵朝鮮金白二酋疏　陳王庭
援兵遲迴不發疏　黃嘉善
軍情疏　楊鶴
謹抒救時急務疏　韓浚
酌發帑銀疏　李汝華
敬陳膚見佐末議疏　孫之益

敬陳末議圖萬全疏　黃嘉善
臣工極力協志疏　劉有源
兵非選練決難戰守疏　徐光啓
敬陳威德並用疏　張鼒
明正軍法疏　范濟世
從權濟急疏　盧謙
宣軍鼓譟大將逗遛疏　黃嘉善
卷二十　己未孟夏二
效血誠雪國恥呈　李登

謹陳積誠感動疏　張延登
恭陳微悃疏　吳伯與
謹效愚悃疏　盧　謙
條議調將募兵實用疏　韓原善
用虜機會可乘疏　王象恒
亟採忠謀斷在必行疏　郭一鶚
敬陳援遼末議疏　官應震
集議援兵急務疏　黃嘉善
招兵愈衆措餉愈艱疏　李汝華

酌議一體加餉咨　周永春
解近憂圖後效疏　晏文輝
敬陳一得疏　馮嘉會
卷二十一　己未仲夏
行稽查防冑破疏　李汝華
上天垂戒孔昭疏　李汝華
併採羣言全遼安薊疏　傅宗皐
謹陳戰守軍需梗概疏　李如楨
允查餉銀數目疏　李汝華

勅科臣速閱疏　黃嘉善

兵食已窮部臣互執疏　李奇珍

遼餉省費捷法疏　董啓祥

俯採芻蕘疏　俞誨

新餉易盡舊額難割疏　李汝華

條議餉務事宜疏　李長庚

危遼需餉孔亟疏　傅宗皐

奴虜交訌邊情日急疏　徐兆魁

敬陳征勦方略疏　范世文

卷二十二 己未季夏 一
國威乍挫廟算宜周疏 駱駿曾
經略閱視俱不可緩疏 吳亮嗣
再請勅書關防疏 熊廷弼
東難未平防禦宜急疏 黃嘉善
酌議一體加餉揭 王化貞
亟發經略疏 黃嘉善
催發經略揭 方從哲
瀝陳芻言以舒忠憤揭 龔利用

立勑經略到任疏　官應震
亟圖守禦疏　黃嘉善
逆酋僭號敢犯天威疏　亓詩教
罪巳用人疏　張延登
班軍揀選宜精疏　范濟世
遼警迫近神京疏　馮嘉會
速圖安攘疏　吳亮嗣
即勑救援疏　周永春
下詔罪巳多發帑金疏　李奇珍

急調邊兵疏　范濟世
卷二十三　已未季夏二
經略將行兵食宜豫疏　亓詩教
遼勢已迫內固宜周疏　張至發
勅議守禦收復疏　熊廷弼
振積習嚴秋防疏　黃嘉善
敬陳今日危務疏　張鼐
敬陳末議以裕兵餉疏　祝耀祖
薊兵難議再調疏　董元儒

急救戰守先着疏　李植

職心感憤益切疏　徐光啓

廟算再誤貽悔疏　黃嘉善

德澤謀慮兼疎疏　王象恒

卷二十四　己未孟秋一

經臣先聲宜震疏　官應震

直陳內外怠弛疏　房壯麗

揭周巡撫書　熊廷弼

立決防勦之策疏　張懋忠

召募須求實用疏　唐世濟
朝論日紛疏　張鼐
赴邊甚急疏　熊廷弼
急救遼陽疏　熊廷弼
遼左氛熾京城患切疏　韋蕃
耗餉宜塞疏　李奇珍
催閱臣出關疏　官應震
遼警益急餉務難支疏　李長庚
飛報萬分緊急賊情疏　黃嘉善

舉新政保國祚疏　周之綱

卷二十五 巳未孟秋二

謹陳安攘疏　張國祥
疆場失陷廟算因循疏　周希令
火速調兵遣將疏　范濟世
振士氣過夷鋒疏　李汝華
援兵出關無期疏　陳王庭
及時修攘疏　蔡思充
援兵時刻難緩疏　黃嘉善

敬陳兵食急計疏　周希令
募兵邊鎮疏　黃嘉善
遼左大勢全危疏　姚宗文
遼左制勝有機疏　牟志夔
俯允召募計處餉銀疏　王在晉
卷二十六己未孟秋三
嚴營操以資防守疏　范濟世
謹陳籌遼愚悃疏　盧謙
敬陳制勝定謀疏　魏應嘉

亟爲用人行政疏　趙紱

援兵不至遼餉將絕疏　周永春

效膚言以備採用疏　張鼎

權借金花銀兩疏　李汝華

遼餉燃眉再陳末議疏　李長庚

敬據新編補陳舊牘疏　官應震

防禦神京疏　董啓祥

直省募兵當議疏　李徵儀

京營戰守疏　陳良弼

酌羣議以足兵餉疏　吴亮嗣

卷二十七 己未仲秋一

部司蒙譴徼職當褫疏　官應震

計屬急公可原疏　張延登

謹陳戰守機宜疏　王命璿

臨朝決策疏　姚宗文

肅軍紀伸國法疏　田生金

募兵近畿疏　黃嘉善

東省防禦曆處兵食疏　陳王庭

議調水陸精兵疏　黃嘉善
憂國無策謹據直陳疏　張鼐
叩閽謹瀝封疆疏　李汝華
議固以防海運疏　王在晉
謹瀝血披消弭禍亂疏　亓詩教
卷二十八己未仲秋二
恭陳初到事宜疏　熊廷弼
亟請盔甲硝黃疏　王象恒
上下志狃因循疏　晏文輝

議置道將疏　熊廷弼
請發軍器疏　熊廷弼
亟發近鎮軍將疏　熊廷弼
諸臣審時決策疏　楊嗣昌
客兵最苦鄉兵可嘉疏　黃嘉善
調募無算應餉無算疏　李汝華
再申截漕原議疏　李長庚
查參闖帥疏　陳王庭
謹陳設兵減兵之數疏　王在晉

切責當事諸臣疏　亓詩教
謹陳一得以壯國威疏　程繼怡
卷二十九 己未季秋一
正軍法定官守疏　熊廷弼
速易主帥疏　熊廷弼
速議將兵以濟燃眉疏　陳王庭
廟謨宜出喫緊以收實用疏　孫學詩
敬陳末議以救危邊疏　祝耀祖
兵餉報數宜確以破積弊疏　李汝華

再陳兵餉之計以維封疆疏　吳亮嗣
查解軍器以覈實用疏　祝耀祖 俞誨
戰守已無可支俾作區處疏　熊廷弼
北關已陷亟圖修備疏　劉蔚
庫藏空虛酌處以濟時艱揭　劉榮嗣
京營急務以振積弱疏　黃克纘
再陷北關遼陽益危疏　張延登
極言遼左潰敗疏　方從哲
敬陳援遼十一議疏　官應震

國勢難支亟救宗社疏　黃嘉善
遼事日危深籌國勢疏　倪應春
救遼急着惟在發帑疏　周永春
再陳兵食防禦疏　姚宗文
卷三十　己未季秋二
直陳救遼急着疏　官應震
合懇發帑疏　李汝華
庫貯已空國計日縮疏　華顔
收集兵力以固遼陽疏　熊廷弼

臨朝決策疏 方從哲
謹陳切要事宜疏 徐光啓
召對大臣以集忠謀疏 范世文
申飭紀律以實行伍疏 祝耀祖
酌調土兵以資征戰疏 熊廷弼
亟獨壅蔽以振式微疏 唐世濟
嚴勅各鎮精選援兵疏 熊廷弼
足食足兵以救危亡疏 晏文輝
營軍操練以固神京疏 范濟世

卷三十一 巳未孟冬一


兵事百不相應疏　徐光啓
速發帑金疏　王遵德
合詞三懇發帑疏　李汝華
請兵戍守要地疏　周永春
敬陳第一要機疏　薛鳳翔
中朝日剝邊疆難療疏　蕭毅中
東省兵虛揭　王在晉
虎憨聲息甚緊疏　董元儒

東陲告急以安内攘疏　張光朝
時勢極迫以重防禦疏　徐光啓
調譴紀律以壯軍威疏　祝耀祖
直陳禍福以效孤忠疏　喬拱璧
軍事尚無完策疏　周師旦

卷三十二 己未孟冬二

申明區處大略疏　熊廷弼
速下練臣條畫疏　張鼐
添兵防守朝鮮疏　周永春

敬陳上下交警疏　官應震
風雷災異疏　周永春
兵事憂危滿目疏　姚宗文
四懇借帑疏　李汝華
發内帑議營田疏　李奇珍
國勢杌隉人心動搖疏　趙　紱
五懇發帑疏　李汝華
悔悟更始疏　陳王庭
外解將盡遼餉可虞疏　張問達

用佐兵食前籌疏　薛鳳翔
特允發帑疏　李長庚
卷三十三　己未仲冬一
遵旨出關再陳末議疏　姚宗文
歷陳遼餉緊急之狀疏　單崇
邊事日急朝政日弛疏　劉蔚
催已推未推鎮臣疏　文球
六借帑金疏　李汝華
夷氛叵測廟算全疎疏　周萬鎰

防夷十要以固封疆疏　王在晉
共圖安攘以保宗社疏　車朴

卷三十四 己未仲冬二

議調水陸精兵疏　徐兆魁
廟謨措餉難緩疏　官應震
遼左急缺糧草疏　李奇珍
與閣部書　熊廷弼
計臣窘同露肘疏　劉有源
内治共濟宜周疏　江日彩

遼餉垂盡遼費滋多疏　李汝華
用人發帑疏　何熊祥
料理兵馬錢糧疏　姚宗文
調兵遣將用人修政疏　黃克纘
運器續發運價議處疏　李汝華
敬陳目前急着疏　薛鳳翔
勅催原調新添兵疏　熊廷弼

卷三十五 己未季冬

監收海運疏　李汝華

愚臣計餉難緩疏　李長庚

解完軍器疏　馮時行

目擊時艱敬陳膚見疏　李永祚

共襄餉務疏　官應震

朝政節節廢弛疏　毛一鷺

酌添偵防協守疏　周永春

急救三韓疏　彭鯤化

嚴催僱造淮船疏　李汝華

遼東敗壞難支疏　薛敷政

急發援遼兵馬咨　熊廷弼
畿輔近災剝膚疏　范性善
估計要地城工疏　周嘉謨
卷三十六　庚申孟春一
條陳募兵切要事宜疏　祝耀祖　王象恒
議添援兵馱馬疏　文球
堵殺款虜認罪揭　熊廷弼
添兵將咨　周永春
點發坐調土兵疏　饒景暉

敬陳戰守大略疏　李汝華

議調水陸精兵疏　王紀

畿輔困敝民心動搖疏　王象恒

兵餉揭　張鼐

求經濟革疵政疏　鄒維璉

催兵愈嚴虛應如故疏　熊廷弼

謹陳緊急餉務疏　周永春

卷三十七　庚申孟春二

狡夷悔罪認罰疏　文球

濟水輸便陸輓疏　李奇珍
遼左轉運事急疏　李汝華
撥兵防援疏　熊廷弼
新兵全伍脫逃疏　熊廷弼
直述新兵失伍之數疏　陳王庭
司帑無餘再行搜括疏　孫之益
嚴責成厚兵力疏　薛鳳翔
請發餉臣閱臣諸疏疏　李汝華
振武備銷大患疏　鄒維璉

固屬國救危遼疏　盧　謙
本色轉運甚艱疏　房壯麗
海運難增船糧難辦疏　王在晉
內帑難外帑宜還疏　陳王庭
卷三十八庚申仲春一
特免召買牛隻疏　王在晉
需兵甚急籌策宜周疏　王遠宜
奉旨募兵疏　曾汝召
謹陳目前緊急餉務疏　李汝華

朝鮮飛報緊急虜情疏 黃嘉善
敬據援遼以祈立允疏 官應震
國憲不飭民散可慮疏 曾汝召
法令日弛民心日攜疏 倪應春
遼患已極人心堪憂疏 彭際遇
錢糧缺乏至極疏 熊廷弼
寬縱致敗嚴急招尤疏 熊廷弼
漫陳餉遼之策疏 曾汝召
遼餉不繼內潰可虞疏 李汝華

卷三十九 庚申仲春二


屬國私情當體疏 黃嘉善

議調土兵不便疏 沈 珣

劾逃伍言利疏 薛敷政

通州兵譁幸定疏 彭鯤化

陳遼左空乏之疏 姚宗文

遼鎮兵食兩困疏 李奇珍

酌議停免徵調水兵疏 吳光龍

敬攄援遼管見疏 李汝華

中外迫情兵餉艱狀疏 周萬鎰

卷四十 庚申季春一

議留賢能餉司疏 熊廷弼
會議守備不設律例疏 張問達
摘目前急務疏 牛維曜
四衛轉輸無人疏 周永春
主持派運分數疏 李汝華
會議畫一疏 李汝華
議單 李奇珍 官應震

謹陳緊要之議疏　毛一鷺
遼餉支借將盡疏　李長庚
邊鎮告急帑藏空虛疏　劉蔚
措處遼餉疏　徐兆魁
請纓勉效圖報疏　何棟如
卷四十一 庚申季春二
嚴勅催發糧草疏　熊廷弼
兵逃當問馬倒有因疏　薛鳳翔
奴兵壓境火藥全焚疏　官應震

亟圖就近救援疏　熊廷弼
內地防禦當急疏　黃嘉善
防守兩難疏　李汝華
面決羣策疏　姚宗文
亟催各道以圖共濟疏　熊廷弼
人心不可棄天疏　左光斗
敬瀝安攘疏　鄒德基
卷四十二 庚申孟夏
敬陳三說以保全遼疏　林有臺

推廣要務以備採擇疏　薛鳳翔
速議防備山海疏　文　球
姦細供報夷虜合謀疏　周永春
專陳緊急未盡餉務疏　熊廷弼
舟車無湊轉運力窮疏　李汝華
民窮已極減派杜亂疏　張　銓
戍卒堪憐疏　陳王庭
建夷謀犯益工疏　黃克纘
客兵鬬格居民被害疏　薛鳳翔

畿輔民力已竭疏　喻安性
再陳轉運未盡事宜疏　李汝華
遼警驚心國勢燒眉疏　江日彩
痛辨誣枉疏　李　暉
東夷西虜合謀疏　黃嘉善
卷四十三 庚申仲夏
敬陳遼左事宜疏　姚宗文
奉旨訪問疏　姚宗文
六逆五盡二反一順疏　林一桂

遼左將帥同盟文武和附疏　熊廷弼
時變需人至急疏　馮嘉會
敷陳末見疏　李自用
援兵逃伍究肅軍紀疏　董元儒
卷四十四　庚申季夏一
處置逃兵疏　薛鳳翔
膠昌海道通行疏　王在晉
敬陳救遼機宜疏　王命璿
與各衙門書　熊廷弼

恩賚慰勞官兵疏　熊廷弼

究處脫逃援兵疏　文　球

逆奴辱國敷天同仇疏　姚思仁

發帑加銜疏　薛鳳翔

申飭儹運之法疏　李長庚

思協力以圖雪恥疏　楊光夔

卷四十五 庚申季夏二

憤辱徒空雪恥未實疏　左光斗

補道臣發兵將疏　陳王庭

乞大頒恩賚疏　周永春
嚴申無甘僇辱之旨疏　楊漣
逆酋侮慢難堪疏　劉有源
速催總兵疏　文球
振積弛修實政疏　黃嘉善
審忽被兵遼難獨守疏　官應震
合詞懇黜邊道疏　黃嘉善
海運增煩財力大匱疏　李汝華
外侮難甘自振宜力疏　李若珪

逃兵拒捕殺人疏　姚思仁

卷四十六 庚申孟秋

謹陳舊事以備省覽疏　周炳謨

申飭儹運之法疏　李汝華

速正逃兵刼殺之法疏　江日彩

議處逃兵以消亂萌疏　王象恒

採輿論備三韓疏　薛鳳翔

查叅將官規避援兵先後疏　黃嘉善

亟議處置逃兵疏　黃嘉善

亟控逃兵變狀疏　董元儒
備述河東一帶情形疏　熊廷弼
查勘功罪疏　熊廷弼
土兵鬨逃地方釀釁疏　文　球
挽人心回國勢疏　易應昌
感激思奮以期殲虜疏　陳　寅

籌遼碩畫目錄終

籌遼碩畫

二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AC
95
C5
K97

AC
149
P3
v.28

107-9672783

# 籌遼碩畫卷之一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為遼左情勢危急乞

勑當事諸臣務求戰守長策以存孤鎮事臣每憤

薊遼之間虜衆驕橫邊臣諱戰頃者中外諸

臣主必勦之議抹馬屬鞬期滅此而後朝食

竊忻然庶幾焉獨審已料敵遼於此時情實

危勢實急臣日夜算此頗熟實惴惴不任憂

懼今中外諸臣第知遼虜為强矣而强之狀

非親歷其地不得而悉也第知遼備爲弱矣而弱之狀非親歷其地不得而悉也遼西起山海關東抵鎮江延袤二千三百餘里而臨海一面不與焉虜酋首以百計控弦數十萬直前屯者爲賴蟒等酋直寧遠者爲獐兎拱兎等酋直廣寧者爲小歹青以兒鄧黄台吉等酋折而西北則虎墩兎憨爲虜王而東西部皆屬之北則煖赤伯言他不能等折而東北則卜言顧等又折而東則粆花等酋此河

西三面虜也踰三岔河而東則額伯革打大
成等直海州西孛兒敗伯言兒等直遼瀋西
煖兎宰賽等直開原西而北則恍惚太等東
北則北關東則南關遼瀋之東則奴速等酋
此河東三面虜也面面環繞如處重圍而三
岔河界遼為兩段虜又揷入其內據其心腹
而居之蓋無地無虜焉往虜故窮餓又馬於
冬春草枯時瘦如柴立故我猶得一間近所
掠人口築板升居之大酋以數千計次千計

又次數百計皆令種地納糧料人馬得食無
日不可圖我而又介在平壤無重關峻嶺爲
之限隔朝入則朝獲夕入則夕獲葢無時無
虜馬十餘年前土蠻憨動以數萬騎蹂河西
無寧歲而河東則奴酋在我卵翼宰賽父中
箭死尚孤弱是時急在河西而河東綏十數
年來奴酋宰賽等日益强而河西則虎墩兎
憨尚不能統衆揷漢諸部貪漢財物不欲利
獨歸主而各與我市是時急在河東而河西

緩項自搗巢以後不旬餘而警報日夕至河
西又急矣開鐵報宰賽調取人馬復圖挾搶
而又有拱兎調兵之報又有宰酋要會奴兒
哈赤同搶北關之報又有虜於近邊雕背山
南屯營長亘數里之報而河東又加急矣葢
無地無時而不急虜焉而又則地方居民被
虜幾掠盡自關以東至寧遠三百餘里不見
村落近廣寧雖稍有村落而三三兩兩落落如晨
星自廣寧東至三坌河一百八十里黃沙白

草一望凄然而河東起東昌歷遼瀋開鐵清河寬奠鎮江近邊一帶長亘千數百里盡成甌脫近山者巢居穴處或數里而見一二家是屯塞如此其寡少也沿邊墩臺大半坍塌雖有存者又低矮且泥土半砌一掘即倒每虜入必誡臺軍曰爾勿舉烽舉則殺爾舉早亦殺爾臺軍無以自恃而畏見殺往往待虜搶畢而後敢舉開原起慶雲堡至柴河堡三百餘里墩臺一百二三十座皆棄不守其輒

石虜皆拆去爲板升而存者虜反據之以偵
我撫順清河寬奠遼東墩臺亦棄去十餘座
餘多石堆木架哨軍不敢住壕塹皆淤平不
復挑濬而所至城堡更傾圮甚且城多無門
又城上不能行人行則扶睥睨而足半垂外
每遇收斂屯民畏入堡如入地獄必泣曰與
我入堡盡爲虜殺害若使我四散逃生者往
往賄收斂官以脫去爲幸是墩臺壕塹城堡
又如此其廢壞也全鎮軍額失亡幾半見在

軍雖八萬餘而有馬者僅十五軍羸馬弱者又十五度人馬精壯者不過二萬有奇除三大營已得三分之一其餘又不過一萬有奇而以守二千數百里之邊散於兩協守七叅將十二遊擊二十五備守之部下能分幾何其步軍皆不習弓馬間有打鳥銃者據地按膝手戰戰然半晌不得入鉛藥及其發也又東的西向而不一中一切器械皆朽鈍平原易地宜用輕車火砲火鎗之屬又置不講即

如開原一道止得大將軍二位昨恐宰酋入
犯始討遼陽大將軍滅虜砲各十餘位暫借
鎮江鉛子一千斤應用夫宰酋爲害非一日
矣而鑄造銃砲鉛子豈是難事葢遼東邊備
大都若此臣嘗問回鄉人口云夷婦每見虜
去男婦過多必大駡曰你南邊人如何不置
一弓箭與我達子對射我達子也怕性命一
弓箭不直一牛蹄如何捨得人畜千百討而
獨不捨得置一弓箭此雖夷婦姤我婦女之

辭亦遼左軍器一證也而買備馬匹又以子銀自愚盡將年例馬價留貯廣庫買貨止以夷馬俵給各道所轄營路邊堡軍士騎操未經收驗而死已過半及各道自買又限以定價不得越大氏標下親丁家丁每馬一匹實價二十兩或十八兩其各營路十二三兩邊堡十兩又多貨物虛擡及各役侵冒之數價已半去其實馬亦四選之餘以我下駟當虜上駟何以禦敵臣嘗思之假如虜犯開濬不

審當先對陣者屬之開滃兵馬乎屬之標下
兵馬乎恐五七百里赴援而虜去幾日矣又
不審近邊趕逐零竊虜者屬之邊堡兵馬乎
屬之標下兵馬乎恐不但無馬趕虜求一快
馬報信亦難得矣是兵馬器械又如此其單
弱而朽敝也遼餉惟家丁差厚其營堡軍士
月止四錢或二錢五分每歲折色四月本色
八月各倉舊儲米豆向因鹽糧援例人等買
票虛出通關情弊以致陳者不出新者不入

浥爛如糞而近收者又被官吏挿和沙土糠秕等物各軍雖得糧票多不顧關領遇有前項買票者則每票賣銀四五分無則付之水火而已而折色又假官帳爲將領所扣剋有經年不得分釐者終歲嗷嗷日見逃竄是軍士又如此其饑餧而無食也當此無地無時無不急虜之日而我之屯塞城堡墩臺壕塹軍馬器械錢糧之類一無足恃於此而欲收絕漠之功談何容易今之議者不過曰標下

兵馬精壯堪戰耳臣以爲數雖滿萬其實人
強馬壯者不過五六千而止無多也假令虜
以大衆犯河西而出旁枝擾開鐵間不能分
兵越七百里而往援也又令潛師犯遼海而
以虛聲恐我於西不能以大兵空國而東也
又令虜以萬騎犯廣寧綴標下大軍不敢出
以數千騎堵山海關口使薊兵不得東數千
騎攻高平使河東兵不得西而以萬餘騎掠
寧遠廣寧間不能分兵出鎮城一步也二十

二年間虜嘗用此法矣把兎兒以萬騎犯鎮武東綴大兵而卜言台周愍率數萬騎直攻右屯城者六日時幸鎮武捷而西虜氣奪耳不然右屯且被屠又不然虜釋右屯不攻而遍掠村屯寧遠廣寧一帶且無孑遺此徃事也况薊遼虜情相提而論原自不同賴蟒部落雖近萬其精兵不過三數千騎耳即糾合揷漢而薊地重墉疊障故險甚若使去冬謹守隘口不至疎玩則河流必無失揷漢又頓

氷雪中無所獲必且悔而大責二酋之長以去去則必不復合而二酋之勢孤二酋且如薊何若揷漢一枝則强甚于薊遠而于遼切近薊于賴蟒二酋進足以戰退足以守剿之而得固足除兇剿之不得亦不遺禍而遼于揷漢諸酋戰守無據剿之而得則讐殺無已剿之不得則禍未忍言徒甘心于無柰薊何之虜而解腕于無柰虜何之遼臣之于此實所未曉臣伏讀

聖旨今日問罪重在賴蟒二酋其各夷及款虜素
不助逆及悔罪自新者俱撫賞如故若為二
賊勾誘效尤同惡戒諭不悛即將市賞盡革
併議剿誅大哉王言既許之以自新又先之
以戒諭所以撫夷狄而安邊人者甚厚使當
時誠遣間使宣諭示以
祖宗二百數十年豢養之恩戒勿令助則插漢未
必不從賴蟒未必不孤何至怨結兵連以有
今日然既前事矣頃聞當事主兩鎮夾關出

勦之議檄鎭臣西出時鎭臣復從錦州躬擐
甲冑遠出境外奮不顧身爲士卒先臣誠服
其勇義獨念重兵出塞未應嘗試假令虜今
日以數百騎嘗我而大軍出境明日以數百
騎嘗我而大軍出境伺我軍且疲且玩而大
虜猝至以乘我此再鼓而衰三鼓而竭之時
也不可不慮也曩哈流兎之役聞非鎭臣本
意今騎虎之勢誠不得下似應養精蓄銳俟
虜於境上以主待客以逸待勞俟其至而一

大剏之幸而全勝則虜之敗氣數年不復而我可得數年之安不然而勝負相當則虜亦懲艾來意且緩而我亦可得一二年之安以此論首功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以此論戰功則內在神京外在封疆豈不安攘並收戰守兩得而境上堂堂正正當場睹面之功比之出塞不更足以震國威而寒虜膽耶如必欲主出剿之議必犁庭掃穴而種滅之永絕禍源然後可不然而今日擣巢明日報復使

軍士暴露不得休男婦奔避不得聚田土抛
荒不得種白肉覓疔徒自患苦耳又況虎穴
旣難直探兎窟又復他徙越揷漢而遥攻頼
蟒則襲兵在後舍頼蟒而先耶揷漢則强敵
在前雖勦之而不得也臣願諸臣大樹戰功
於境上而不必再圖出塞以地方徼幸可也
去冬奴酋修築南關舊寨屯軍聚糧意在窺
開原併北關耳昨且有宰賽會搶北關之報
矣猶云以夷攻夷也我不暇顧惟拱兎差使

宰賽等營調兵来往此必欲因西虜之隙度
大軍不得東顧而乘此以秋賞挾我不得則
大掠我又甚則祖把兎兒之故智合粆花諸
酋犯搶遼海一帶張西虜之勢以牽制我昨
鎮臣傳箭選兵待調一時道將憂恐無措咸
謂不去則懼以違誤軍機獲罪去則空城誰
守萬一虜乘虛入一方生靈將何所賴臣曰
不妨挑選以應彼急河東河西俱是撫鎮地
方有事無事俱是撫鎮責任彼中自有調度

諒無他虞顧臣雖謾應之而心實恐恐念寧
遠一帶地方空曠猶野無所掠而遼海屯聚
頗多虜自十八年大獲而後常有垂涎之意
不可不防也今河東之兵似難輕動河西之
兵又難獨支即薊以偏師來援亦復不濟近
該薊鎮選得精鋭二萬七千餘人以備征戰
又此時各處修防兵討且雲集塞下宣延四
鎮兵亦且至其兵力頗厚臣謂此時督臣當
提重兵移駐山海關適中調度薊急則援薊

遼急則援遼而薊鎮撫臣則移駐東西協之間昌鎮總兵移駐昌薊之間宣鎮總兵移駐宣昌之間以成犄角之勢而遼左撫鎮則以全力照管兩河東西間而無致有顧此失彼之患可也顧臣所尤慮者不獨在强虜而又在餓軍何也遼軍自東征騷擾以來復遭高淮毒虐離心離德爲日已久今又驅饑寒之衆置之鋒鏑之下憤怨之極勢且離叛嘗密聞外間人言向特怕虜殺我耳今聞虜築板

升以居我推衣食以養我歲種地不過粟一囊草數束別無差役以擾我而又舊時虜去人口有親戚朋友以看顧我我與其死於饑餓作枵腹鬼死於兵刃作斷頭鬼而無寧隨虜去猶可得一活命也不祥之語以為常談而近益甚洶洶皇皇莫保旦夕及今不為設法處餉速行救濟直待一旦內潰為夷狄驅而噬臍無及矣該鎮上年分京民二運糧餉尚欠四十四萬有奇撫臣具疏催討該部悠

悠不行處解近復有借發帑金之疏浹旬以
來未否
皇上省覽惟節見兵部題發薊鎮軍餉先蒙
聖旨允發太僕寺馬價銀五萬兩昨復蒙允借太
僕馬價十萬兩戸部湊處十萬兩解給該鎮
是已洞鑒邊警之甚急而軍餉之委不可緩
矣倘蒙俯念遼鎮危急借發帑金聽該部如
數扣還誠爲便益如或未蒙俞允乞比照薊
鎮事例借發太僕寺馬價十萬兩該部湊處

十萬兩速解遼鎮以救一時燃眉之急不然
而遼軍自東征稅監相繼騷害苦倍于薊本
折銀糧向無實惠窮倍于薊平地守禦寄命
虜口危倍于薊該部額餉十欠其七多倍于
薊墻垣不守遺寇門庭重倍于薊鼓譟數見
易與爲亂驕倍于薊以種種倍薊之情而當
憤憤報讐之虜此莫非軍士而我之糧餉獨
少獨遲顧若此葢從古以糧賞不均之故彼
此相形而激變者亦多矣是可不爲之深憂

耶臣又願

皇上責成部寺諸臣無急薊而緩遼無救薊而棄遼一視同仁尅期給發以定人心而無致有內潰之禍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亟下該部議覆施行而至於臣前所言墩壕城堡軍馬器械倉糧等項一壞至此

皇上見之必有惕然心動者夫拯焚捄溺此何等時而事體久壞於因循人情每推夫時勢略删舊套全欠新圖即如軍馬一節臣曾疏革

羨餘爲補軍計矣而軍未見補也曾疏劾馬
價爲買馬計矣而馬未見買也臣初以爲無
軍無馬耳及問地方官軍皆云軍在各千百
戶名下多賣放及勢豪所霸占若上司肯爲
印官作主不聽其誣捏則久者可勾十之四
五近者可勾十之七八未嘗無軍也又云近
因營堡專靠夷馬俵給土產者無所售盡與
朝鮮貿易每月中江九市每市二三十匹歲
過朝鮮者約二三千匹未嘗無馬也由此以

推遼左雖是在在凋殘件件狼狽然尋頭覓緒隨事設法豈遂不可下手而在事諸臣每遇難阻滯礙之處輒姑置之不欲問嗟夫時至今日顧安得見成事體而使我安然坐享耶補偏救弊革故鼎新及今圖之已覺其晚若復不圖數年之後奴酋愈加强盛妄萌故業之思虎墩兎憨能統大衆再踵祖父之惡東馳西擾有雖欲爲之而不得者矣近見本兵新任條陳內單舉實遼左一款葢真見情

勢之危急有不得不急爲之所者伏懇
天語叮嚀嚴行申飭在事諸臣速將前項着實料
理事事見新無徒容頭過身以偷旦夕仍倣
漢廷詔問趙克國屯田故事
勑問督撫諸臣額伍作何勾塡戰馬作何買補軍
兵作何訓練器械作何製造城堡墩壕作何
修治戶口作何充實屯塞作何團保棄田作
何墾種屯田鹽法作何清理牧馬驛遞作何
調停何事宂濫可以裁革何軍孤危可以增

添一切興革事宜多方諮詗會議妥確逐款
登對伏候
聖奪而又定之以規則程之以限期載之以考成
久之以事任爲期於必成而無畏難苟安以
隳底績謀期於久遠而無支吾目前以飭近
功則事有責成人無推卸三五年後廢墜不
起治化不新元氣不實威武不壯而夷狄不
畏服者臣不信也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狡酋近狀叵測乞酌東

西情勢審進止以伐虜謀事今三月初五日
東虜奴兒哈赤差部夷干骨里牧牛二夷齎
印信公文二角俱爲下情事一稱東邊如要
張其哈喇佃子須有
皇帝印信公文與我即行送進以討陞賞一稱北
關那林孛羅與西虜做親同心作害搶開原
地方又順帶西夷赴市買賣這二心賊夷臨
近居住不得安穩你天兵我夷兵夥同赶他
遠處去罷有西虜兵馬我奴阻黨有開原往

南到江沿爲止邊界地方我奴一心主正看
守等情到臣臣不勝駭愕卽以大義諭之曰
海西與爾建州俱是二百數十年忠順夷人
原無罪過何故赶逐縱有罪過中國自典問
罪之師何需爾兵且中國天覆地載似此忠
順屬夷倘被別部侵害尚當扶持何忍自加
之兵干骨里卽問臣有人侵害北關裏邊還
顧他麼臣謂如何不顧譬爾奴酋被人侵害
我中國念爾忠順豈忍坐視昔朝鮮爲倭所

逐我中國不惜數十萬兵馬往援以復其國者此奴酋之所知也歸語奴酋毋得妄生他念二夷遂唯唯辭去及初六日又據廣寧備禦鄒儲賢呈爲拿獲奸細事内稱盤山驛捉獲夷人一名番谷係奴兒哈赤下部落供稱正月内奉奴酋差遣因新撫鎮初臨奴酋畏懼興兵征剿差本夷粧扮漢人綱帽襖袴鞋韈使人不疑往裏探聽臨行又屬付有人識出你只說是降夷吳把太一枝寄來投奔夷

主恐怕關口拏著送囘夷寨加害等語隨拘
夷官吳把太郎王盡忠面相質證原不相認
細加嚴審方纔供吐是奴酋部落彼酋見有
精兵二三萬又西虜失勒揹帶領部兵一百
家蚕投建州住牧奴酋又曾合騷達子約於
朝貢夷人囘巢畢日興兵犯搶故叫本夷前
來探聽裏邊兵馬消息又稱同行夷伴有名
忽失塔者前後差來在河東打探約說他先
去報信不知去否等情到臣臣又不勝駭愕

除檄行道將一面密加哨探一面整飭武備仍戒令勿自張皇以速其釁外及二十日臣閱視至瀋陽復據開原兵備副使石九奏稟稱職數日內偵得建夷情形或二三百一營或一二百一聚俱散布猛酋舊寨叩之云我都督與二都督速兒哈赤近日不睦恐二都督走投北關令我們在此防範職蓋有以料奴酋矣旬日前職聞奴酋因修自己寨城怪速酋部下不赴工問其故則云二都督將欲

另居一城也奴酋怒甚將速酋之中軍並其心腹三四夷立炮烙死仍拘繫速酋如因今且聲言防其逸投北關也狡哉奴賊百計以圖北關而不得則爲此內應外合夫此賊方蓄異豈肯自殘手足卽自殘豈肯急自宣揚職諭北關業有所以待彼等情到臣臣益不勝駭愕噫奴酋豈嘗須臾忘遼耶奴酋不忘遼其肯須臾忘北關奴酋之計豈不以爲吾欲圖遼而不合西虜之勢則恐已之獨力未

必速得志於遼遼未可圖也吾欲合西虜而
北關爲之中梗不噬而嚓之西虜未可合也
吾欲倂北關而遼無事遼無事則能爲北關
援而且議吾後北關未可圖也是故數年以
來子女財帛所以蠱惑西虜者無所不至所
以挑剔西虜使共讐北關而怨我中國者亦
無所不至竊竊焉惟恐西虜與我兵端不開
而彼不得乘機以爲所欲爲自去春有慶雲
之役而河東之兵端開矣去冬有哈流兎之

役而河西之兵端開矣兵端一開因而乘西虜恨我之郤以合西虜因而乘我有西虜之急以併北關而圖我將無所不得志焉而奴酋就中取事欲收漁人之利矣夫人方欲收漁人之利而我且爲鷸爲蚌與強盛莫當之虜爭一旦之命不勝則禍且目前勝則我力已敝而奴酋乘其後其庸有濟哉自揮漢聚兵報讐初得此報人皆爲河西危而臣獨爲河東危何也西虜雖強盛然所欲不過搶掠

財物而止無遠志而東虜城郭田盧飲食性
情與遼同所志在我土地也西虜與我界限
頗嚴尚不知內地虛實而東虜舊規講事止
在關上關吏為之轉達自舊撫鎮玩寇以來
給銀牌數面與干骨里等任其出入且戒驛
遞毋阻阻者輒聽夷稟而加之罪以此往來
月無虛日每住廣寧輒數月如家庭然凡兵
馬之虛弱錢糧之匱乏城堡之珊塌地形之
險易與夫民窮思亂而欲投虜之狀無不周

知而習熟也西虜勢散糾合亦不易羈縻亦
不難近講賞各夷親對督臣云拱兎是學好
的又不曾進犯遼東如何殺了他守邊的達
子一百五十名可見前日所搗者止是拱兎
一家諸夷未必盡與我讐猶可設法解散而
東虜則擁兵數萬人心號令皆出於一非烏
合而輕於聚散也向雖知此酋有異志然或
冀在數年之後乃自得地以來疆土日闢愈
見跋扈今觀其所爲若此恐此舉動亦不在

遠臣何得不爲河東危臣兩月前曾與鄉紳
劉御史論邊事以爲河西既急奴酋乘此必
來欺我我不得不奉承宰酋乘此必以秋賞
挾我我不得不聽從且奴酋向來不敢併北
關者猶恐我援而北關猶力與奴酋抗者亦
恃我能爲彼援耳今若乘此取北關則北關
無援必爲所併北關併而東西二虜合則遼
必危其與本兵書亦曾微寓此意有奴酋乘
此欺我東西俱急之說而日者遼左情勢危

急一疏又嘗惓惓焉葢巳慮及於此矣爲今之計西虜之釁斷不可深北關之援斷不可孤東虜之計斷不可墮而深西虜之釁孤北關之援正所以墮東虜之計斷不可誤近聞督臣宣諭東西大虜東西大虜亦各赴薊門講款似有機括夫薊旣得遼以息肩遼豈可代薊而受禍亦應亟遣間使宣諭虜王子以中國二百數十年豢養之恩約束部落令其解散雖有拱兎一家亦無能爲而仍用好語

以慰藉之使洗其羞而平其恨則拱兎亦未必不聽如此則西虜一散而東虜之謀可伐也去年誘殺宰酋之謀奴酋遣人客報宰酋得脫而又因此以間北關謂實知其謀不以告也宰酋遂因此感奴酋恨北關近奪北關馬百數十匹又欲會合奴酋同搶北關以雪不告之恨近者開原道客爲宰酋曉譬宰酋始與北關稍解今亦遣夷叩關乞款臣以歸我掠人太少駁行該道再議若使此酋尚可

羈縻仍復北關甥舅之好以牽制東夷使不敢發難而東西之勢不得合則東虜之謀可伐也揷漢宰酋旣不與我爲難我得乘暇以修戰守之備而又歸其奸細以諭奴酋謂爾酋實忠順而此人妄行離間歸爾誅之以明爾二百數十年欵附之誠奴酋旣見釁無可乘謀復先覺則其氣自沮而東虜之謀可伐也然而自勝勝人之道實不出臣前疏所言

勑問當事圖上方略者近是若智不出此而徒敝

敝焉與西虜從事則強敵在前有折衄之痛
狡酋在後有掩襲之虞臣實不知遼之所終
矣臣嘗歎今日中外事體好博虛名而受實
禍不問情實如何但存體面及其事難卒業
又不難貶體以徇之併其虛名而有所不暇
顧今邊臣諱戰久矣忽得遼左出塞一戰正
宜藉是以揄揚武功震疊虜衆而臣又爲是
解釁息爭之說似不可以爲名然而究竟實
不出臣言所料者卽如近日覆勘疆界一節

臣思釁不可啓禍不可速已棄之地既難以徑與東夷爲辭又恐以亟圖恢復開隙第云必使奴酋畏威懷德有不得不退還者而爲是姑徐徐云爾之說至於碑文辱我中國於體宜毀加賞原爲存地地去賞存於體宜革此則所謂名者亦稍稍存之雖待夷狄之術或不宜屑屑計較而所以存中國之法待中國之人者自不得不出於此乃當事猶以未建萬全之策而輕挑犬羊之怒爲非計其慮

禍甚近其憂患甚遠臣甚服之而亦自疑其
虛名爲不足顧也者夫虛名而果不足顧也
則無爲侈言絕漠深西虜之釁以爲東虜資
而講求所爲萬全之策斯可矣事有緩急禍
有淺深伏惟
聖明亟下該部而酌審進止焉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建夷反側愈甚邊吏安
緩可虞乞
勑當事諸臣早備嚴防以弭大患事臣惟建夷匪

茹狡焉思逞自去年數引重兵壓我靖安撫
順之間自知悖逆難容常恐我兵剿處或親
自引兵來迎或累石樹木阻塞道路或收邊
部家小入塞盡斂精壯爲兵待戰自去秋已
來報者數十輩至後又勾串西虜要將人畜
財物盡分西虜而已獨得其土地地方始入
塘報今月初二日寬奠又報據夷人佟達子
寄說烏龍江一帶達子俱被我們都督撤進
裏邊大寨住牧鮮明盔甲俱發與烏龍江精

兵達子披戴無盔甲者日夜製造二十日清河又報東夷一百餘名自本月初七日前至本堡買賣延今一十二日不去指稱取討欠債賠客打聽消息及差通事宣諭離邊十餘里逢見盔甲達子數百騎隱伏山下沿途擺撥絡繹不絕及至新築關門把口披甲達子約五千騎執鎗欄阻不容前進稱說關西兵馬到了不曾陳遊擊接着合營不曾而各堡又禀但係通兵隘口俱有達子堵塞瞭望等

情由是觀之奴酋包藏禍心旣已懷不自安之情處不得下之勢而又乘我兵屢敗於西虜之時若是此等舉動始終止於自防則奴爲備我我之備奴已自不得不急若是聲言自防而一旦突出爲先發制人之計則奴爲圖我我之圖奴如何其可更緩而以臣觀於今日邊吏無論圖奴卽求其畫一備奴之策作一備奴之具而亦未之見不過曰吾第示之以羈縻鎮之以安靜自可僥倖二三年而

可以無亂夫以今中外不同心上下不齊力
倚辦不得人兵不集糧不積甲不堅器不利
城堡不高厚長短之技不相敵西事不得收
拾之時誰能舍羈縻而言攻取舍安靜而言
生事羈縻安靜之說是也而羈縻安靜之實
非也何也夫所謂羈縻者必使奴酋畏威懷
德有不得不聽我約束之意諭退地則退地
諭去車價則去車價諭減進貢人數則減人
數內消逆萌外解警備彼此相安長為藩夷

終其身然後謂之羈縻今嫚詞相加至不能忍而纔得一軟語便以奴可羈縻也觀兵境上輒倉皇無措而纔一退去又以奴可羈縻也大官大吏見夷使呴呴作兒女子語通使宣諭頭搶地送款而已何曾昭宣朝廷威德一讋其驕悖而至於安靜二字中間有許多應作事件如凡操兵買馬儲糗蒐材繕器治垣等項必須日夜經營時刻拮据勞勞焉從極不得安靜中而後博得一安靜乃今之所

謂安靜則亦安靜而已矣遼東無郡邑有司
事事倚辦於將領及衛所官員此輩有何智
謀有何憂慮有何爲國報効之心有何維桑
自固之計在愚蠢者旣一籌莫施而狡黠者
又百計推卸但享見福遑恤其後以此責之
召募而不召募責之操練而不操練責之備
禦而不備禦而在事者見人情事勢之難輒
仰屋歎而付之無可奈何不得不藉安靜以
自解

陛下試問諸臣爾言羈縻奴酋眞聽羈縻否爾自
安靜地方終得安靜否臣不知其何以置對
也今奴酋反側已是如此邊吏安緩尚是如
此臣爲遼危不敢不言伏乞亟
勑當事諸臣速求所以羈縻安靜之實如或不聽
羈縻終難安靜亦當從長作何區處毋徒挾
持虛說醞釀實禍以
陛下之封疆爲戲至於新增兵馬一節假使急急
名募分配操練無論東夷即如近日西虜入

犯得此一枝與佟鶴年犄角而進何至退縮若此殺掠若此查得寧前開原人少難募廣寧原未議募顧各巳召至一千餘人或一千六七百人而遼陽人多地闊反止召及六百淸河未曾議增之先巳將四錢餉召至四百人即以充數而遊擊一加雖月九錢而不爲召一卒乃近來議論有謂且緩召募留餉別用者有謂遼兵無用必召關西人者有謂部覆限定三年不如不召者而頃得職方徐郎

中書又云裏邊浮議有謂錢糧已費過十五
萬曾無一騎一卒中用者有謂葉主事因縻
費錢糧數多服毒自裁者臣皆不知何謂似
此日延月挨左提右慼臣等何敢自執增兵
爲是惟乞再
勑地方諸臣如有奇謀祕計可以退伏東虜便當
各獻一策付部存案擔任利害召募之事即
徑停止如其無策亦須上緊速募以壯兵實
勒定期限凡募不及數與雖及數而不中用

者輕則罰調重則降黜仍
勑部科記定今日文武諸臣姓名無使離局之後
建夷猖獗得以逃優游養亂之罪再照人情
積玩已久振刷實難無論撫按文移視如故
紙雖以
陛下留心九邊每
旨必致叮嚀責備之意然自該部一行督撫督撫
一行道將道將一具遵依緣由而渾然总者
往往而是頃語各道以人情如此須乞

嚴旨督責方肯做事有對臣者云幾曾見有
嚴旨做一事來此眞切中邊人膏肓之語夫至
嚴旨不以爲意而臣言又何益哉臣惟盡心盡職
焉耳矣臣無任憂懼激切待
命之至

○遼東廵按熊廷弼題爲謹敘東夷歸疆起貢大
略併陳愚見以安邊境事頃接邸報見兵科
疏論東夷北虜封貢事情欲要釋建州爲外
懼仍當許貢待我明正棄地之罪然後再與

侵地之師且以東夷巳就約束不可輕議大役開禍於日後憂深慮遠實與臣見相同除將官差人通虜挑虜事情牌行分守開原兩道查報外惟是歸疆不果與我不許貢之故有不可不一商確者去春塘報建酋退還張其哈喇佃子欲要改建堡城不知者以爲當是何等一塊大地而奴酋肯以歸我奴酋果忠順耳而其實不然臣勘疆時曾親至其處乃是一山峽起孤山堡迤東北而插入建地

中二十五里寬不踰數十丈窄僅十數丈形如拗項瓠有入無出兩旁皆高山峻壁深林密箐向屬建夷樵採雖云捷徑西接鹻場三十里東接靉陽五十里併無立界起墩且不通援道若改堡於此地以數十里據山口斷其外援全堡皆爲寇藉我不能有也奴酋以我不能有之地愚我而我以終爲寇藉之地自愚又誇其忠順謬矣且佃子之退不自去春始也前春以來夷使牧牛等持文來送臣

以為此給我者屢不受又移書督撫細論佃
于地形以為勿受虜愚誠謂鴉鶻關與橫江
土地未歸而不敢以一峽了棄地之局外欺
於虜而內欺
主上此歸疆不果之說也至於進貢一節與疆事
相連我以此覘奴酋順逆奴酋亦以此窺國
家重輕疆貢兼完則我重舍疆完貢則我輕
為一峽所愚而欣許其貢則我又輕去年九
月間開原道請貢詳至臣批云奴酋貪我賞

市之利其急急欲起貢者故自本情前番在
事者不識此機而反急之以此奴亦驕輒挾
盟豎碑全勒車價以邀我乃年來增軍買馬
壯我聲實緩視貢爲可有可無之物而奴故
益急此馭奴一大機括也據詳減人數去車
價仍依本院前諭奴心似已懼服但人數減
而廩給猶在尚屬無名車價去而車數未定
終須費説況張其哈喇佃子不過一山溝地
耳其原議西至鹻場三十里東至靉陽五十

里皆崇山深林向屬奴夷樵採未曾取直定界縱使界定而其地亦不可堡而守也奴知我不能守故歸以愚我而我遂欲改堡以爲功又自愚矣舊鵶鶻關及九墩地方皆一一載在誌書者可曰除張其哈喇佃子外皆非我所應得者而一槩逼求退還乎橫江一帶爲華夷共棄之地即云非我所應得而納糧有年且原議新民仍種夷地量於地畝派銀給賞葢爲存地也地已去矣而奴酋五百兩

速酋三百兩之賞可不議裁乎大氐夷情固
當順國體亦當尊事干大議未可草率除地
界俟守道詳至再議外該道仍將廩給車數
再一斟酌本院非不欲急得一貢以了東方
事但求其妥耳此繳誠謂前次奴以我之求
貢挾地立碑今次亦當以奴之求貢責還地
土此起貢不許之說也夫奴酋之狡焉思逞
有年矣一旦歸我佃子聽我滅夷數革車價
非眞出於悔罪輸誠而虞我有以制其死命

也世讐在北關腹心之讐在所併南關灰叭
諸部外援在西虜自臣撫北關以樹其敵洨
宰賽拱兎以伐其交激怒宰賽與北關復親
以助其勢而南關灰叭諸頭目又見我召兵
買馬援兵四集以爲必取皆欲謀擁故主以
叛變在肘腋而不得不聽我也其心以爲佃
子雖退而裏邊不能守猶吾地也夷數雖減
車價雖革不過部落失利而吾之額賞全在
猶吾利也吾何以不持此緩一月之師暫弭

仇釁安反側而圖再逞於異日也此奴酋之所以能強能弱詭譎而難馭也是故三十七年春夏以前之奴酋欺我易與動爲虛喝以恐我秋冬以後之奴酋懼其內潰僞爲卑屈以緩我恐我者備我猶疎而其禍猶顯而小緩我者備我愈密而其禍愈深而大今日制奴如制虎咆哮固噬人蹲伏亦噬人那得無慮而乃纔得一山峽便以爲輸誠纔示一弱狀便以爲不足慮臣恐東方之憂不在虛喝

恐我之日而在早屆緩我之日也近年爲此地界一事驚擾邊部蓄怨懷疑夷漢洶洶旦夕莫保大非國家之福臣實危之且此地或在山麓或在山腰或在山頂崇林大樹山民不能以斧斤制先將樹皮剝去聽其枯死聚柴焚倒使生木耳木性已盡木耳不生然後曳開作地耕種其開懇之難有如此非如人言可罷屯而種者山民之往在取人參松子木耳蘑菇之利不在種地吳楚之戰起於採

桑與夷爭利終必惹禍况離堡近者數十里遠者一二百里亦難照管題目自大實用自虛封疆之臣尺地寸土義不敢不校若論朝廷規模度量當包夏孕夷懷遠安邇似不宜屑屑於此以長禍亂卽如科議如罝此而先許起貢亦是救寧東方眼前急着當聽督撫鎮道酌量完報顧臣意之所重者正不在此年年跋扈之夷卽年年入貢之夷年年憂奴之中國卽年年受貢之中國夷非以畏服貢

我亦非以威德來夷貢而貢之權不在我也
不惟不在我也而方且以貢狃我弛我方且
以貢貧我損我方且以貢賞交結西虜誘其
入犯以敝我方且以貢賞招合江上諸夷侵
北關以孤我方且以貢賞分給南關灰叭諸
部收其心以圖我而是貢也乃反爲寇盜資
是故善收貢權者必在我有所以制伏此酋
而使之不敢不貢然後可制伏之要如何因
其勢而利導之以奴酋之所算者還以算奴

酋北關不可疏也西虜不可挑也江上諸夷因北關招致之而不可使其合也南關灰叭諸夷先後來奔者示以興滅繼絕之義寵之名銜置之近邊以號召其遺衆而不可使其泠落也樹其仇忌而撤其藩籬離其羽翼而潰其腹心而我又簡戎蒐伍討其軍實而嚴其警備則奴酋且左驚右盼恐恐然自顧其肩背肘腋間皆敵國焉而敢出寨一步以圖我而敢據寨經年阻貢以開罪於我故能使

夷不敢不貢者善收貢權者也春秋之義不
治外而治內萬全之計在用夷以攻夷臣敢
以此兩言爲制伏建酋之要伏惟
皇上留神省察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欽奉
聖諭修復屯田以助糧餉謹區畫大略乞
勅當事大修邊防保民護田以圖經久之策事節
該兵部與臣等爲遼乞增兵餉云云惟是屯
田一節贍邊省餉第一要務遼雖弊壞而土

最膏腴荒蕪者多委可開種地方官委宜設法經理思尋長法不宜專靠增添爲活計況今内地千零萬落北畫南空詢詢皇皇只欠一反臣且不知此時腹裏靠誰何論邊鄙漢以匈奴千里轉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心離宋以西北用兵括盡民財而社稷屋古今敗亾之禍未有不始於邊鄙而終於腹裏者邊臣倘有嫠婦宗國之恤亦可凛凛於此而圖所以爲自立計矣臣爲遼左

策食不足則兵必不得強田不懇則食必不得足人不聚則田必不得墾屯寨不固則人必不得聚邊防不修則屯寨必不得固臣請先言屯田次及邊防臣嘗考實錄

高皇帝以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列衛置戍遂因海上運饋不便令羣臣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洪武二十四年收糧五十三萬餘石永樂十年收糧七十一萬餘石其後災沴頻仍數目虧減今雖正數三十二萬有奇而以

粗折細却止二十一萬餘石版圖具在而糧數日減者何也昔之土地闢今之土地荒也

國初額軍十餘萬並無年例銀兩專靠屯糧支給至嘉靖間誌書所載軍馬猶存七萬三百有奇步軍三萬七千四百有奇屯軍一萬八千六百有奇鹽鐵軍二千七百有奇而是時解給軍餉除山東鈔布花外部發年例止一十九萬八千有奇今則五六十萬矣兵額日減而糧餉倍增者何也昔軍自食其力且令

折色者少而今軍坐食於官又冒雙糧者多也況自先年改屯軍爲操軍耕作之徒率歸舍餘屯軍盡廢而屯田益荒矣臣奉

簡命夙夜馳驅北抵黃龍東抵鴨綠南極於海西至山海錦義一帶間關險阻雖逼近虜穴人跡罕到之處無所不遍歷無所不相度自山海關北至杏山三百里中間熟田已墾與岡嶺鹻薄難墾者居半可墾者居半試以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之法科之何啻萬頃錦義右

屯傷山沿海何啻數千頃廣寧東三十里舊有羊腸河一道自西北而東南入海龍窩潮潰其故道也自先年挑空路堤阻其南向遂横溢而東入三岔河一遇山水泛漲隄内堤外盡爲瀦淀若依故道兩岸築堤中讓百丈之濶任水緩行不與爭險度不及五十里便可導入於海又外循大黑山起至三岔河舊邊塞址築一墻壕如路堤然一以防虜一以納邊外客水使歸於河則一百七八十里盡

是沃壤何啻二萬頃自三岔河東起牛莊歷遼瀋開鐵西北順邊一帶六百餘里一望旣脫又臣行開鐵地方如過丘墟因查屯寨存廢數目據各冊報三萬遼海二衛舊有大小屯寨一百四十七座今止見存一十三座鐵嶺一百二十八座止存二十二座汎河懿路一百三十四座止存二十九座按圖覽冊不覺泣下通計前項地土何啻二三萬頃而遼瀋以東鴨綠以西臣不能更僕數也惟金復

海葢四衛地無遺利然多山坡沙磧所收較薄而抛荒者反皆腴土緣在河西者山居西而原疇居東在河東者山居東而原疇居西河界其中而虜夾處焉以此腴土盡行抛荒每問居民皆云此地種一日可收子粒八九石遼俗五畝爲一日市斗六斗抵倉斗一石是五畝地而可收十三四石也其美利可惜有如此所至憑軾但有浩歎臣按古屯田之法不同大要不出兩端有募民耕種築室具

噐五里連邑令其自爲戰守如鼂錯之制者有督兵耕種查給牛種收租爲餉令其且耕且戰如趙克國韓重華輩之制者今遼土曠人稀前項荒地不但軍種不盡民種亦不盡也二法並行宜無不可遼兵徒取充數縱使孫吳爲師韓白爲將極力選練人馬強壯騎射慣熟者千人而得五六百人亦足矣其餘老弱蠢怯之輩天生性定勢不能強削則銷兵留則靡費曷若驅令屯田使彼無用亦爲

有用遼兵八萬若簡此輩十分之三隨便屯種可得二萬四千名每名一分五十畝可種一萬二千頃畝取子粒倉斗一石可收一百二十萬石折細六十萬石除給本軍應得月糧外可餘三十一萬餘石查得見種屯地一分者納穀八石豆四石大草小草及雜項銀兩約二兩四五錢始得完訖科亦重矣若種此田每畝收二石者今只止收一石而一石之中又有五斗係自給之數是四分中而取

其一分軍無不趨事也遼東將官養廉甚少
若照隆慶二年例墾田十頃者內給將官五
十畝爲養廉之資如一將官領兵二千者內
撥六百人屯種計屯三百頃該得養廉田一
千五百畝收穀一千五百石豈不足用以免
剝削又照嘉靖八年例墾田百頃以上者撫
按獎勵三百頃以上者奏
請擢用不及者叅罰則前有養廉陞擢之利後有
叅論戒飭之害將官無不趨事也此軍屯之

大略也其餘不盡田土多方招人承佃聽其各擇所便開坐畝叚告領戶由開墾耕種隨其所佃畝數納稅量寬二年以爲牛具子種之費俟三年成熟照見行科糧事例一體徵納而又酌量道里遠近地形險易爲之分置堡寨以居之併小屯爲大屯使零星散處者皆得聚處一城城內設置器械火藥等項城外深壕三道壕塹多種榆茨糾結纏護止留一門出入一遇傳烽在田者各歛物畜歸堡

各執火器弓箭以待之夫餘門徑雖有數千
騎安所馳騁今開原西北二三孤屯全賴此
法雖委身虜口虜不敢近其門而過焉此其
効也沿邊二三十里而輒置一座參差布列
聲勢相倚守望相助居則習於射打出則敢
於堵禦而又下賞功之令殺虜級一顆者照
軍例賞銀五十兩願陞者聽將官毋得強奪
以冒功而又下禁抽家丁之令屯間有猛勇
善騎射者聽其堡自守總兵官毋得抽隨害

人使以習射爲戒如此則不必官與戰守而人自爲戰守不必官與收歛而人自爲收歛卽民卽兵有收穫之利而無寇賊之害民無不趨事也此民屯之大略也民間開一萬頃官可收十數萬石開二萬頃可收近三十萬石以此合於軍屯所得計其歲入可省年例不下二三十萬金臣算計見効不以無用之軍置之空虛之地坐啖心頭之盡肉而長療背左之頑瘡使中原黔首有一日不可知之

禍其利一軍屯有趙充國守禦之備民屯有壘錯實塞之利其利二弱卒三分屯種騎軍五六分爲田者遊兵於彼防護於彼操演軍馬俱列塞下虜不敢乘隙而肆虜掠其利三遼人不習畜藏一遇荒年山海關一線咽喉誰爲販賣而海運又不可得無路乞糴輒相繼填溝壑開墾多則畜積富而水旱寇賊皆可恃以無恐其利四通商中鹽使商人佃種邊地上納本色惟西北邊糧貴處所宜行之

遼中米豆極賤常計算歲中兩淮山東鹽引該銀四萬一千三百餘兩若照時價平糴半米半豆歲可得十八萬石今查三十三四五年通計歲坐派不滿十萬石是部派已幾少一倍矣而又有賣窩買窩虛出買票等弊雖有四萬而軍不得四千金之惠若墾田則有餘蓄此鹽宜徑還部照數解銀使軍沾實惠其利五今屯田多為勢豪所侵占而貧弱軍餘以無田包有田少田包多田者往往而是

以此賠補愈重逃亡逾多逃亡愈多拋荒愈衆且遼糧有屯科丈詰四種名色不知今日之科丈詰即昔日之屯田也屯糧重而科丈詰糧輕奸猾巧立名色旣以避重又圖脫軍弊盡日滋屯額日損臣謂遼東與腹裏地方不同非官而軍非軍而官屯田之外別無地土似宜不論屯田養贍及科丈詰名目只總名曰地畝以實徵之數第田爲等分糧爲則一類徵收以足原額不足額者以開墾新糧

足之貧軍有糧而無田及雖有田而不足分數者應豁者豁應補者補之庶田畝一均糧稅輕省貧餘不致逃亡見田不致拋棄是懇田者不但招未來之人而且保見在之衆不但闢已荒之土而且存未荒之地也其利六而或有為之說者不過曰銷兵為農若營伍空虛何不知兵農合一古今通制且老弱耕耘精徤操備勇怯分途不相混累如此簡練是壯實而非空虛也又不過曰步軍耕種若

城守無人何不知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戰且不妨寧妨於守且地方無事則已一遇有事還須本城丁壯人自爲守而是區區老弱者不足頼也又不過曰卒皆惰遊仰食縣官若一旦就農必且恥恥且不測何不知此可爲家下驕悍輩設耳步軍背負作苦疲於奔命若得歸農如弛重負而奚云恥也又不過曰胡騎擾我若不暇耕種何不知自古屯田如趙充國曹操諸葛亮羊祜郭子儀輩或孤軍

深入或兩軍對壘或四面受敵然皆爲之而迄有成效何疑於今又況有大修邊防之說預爲保障而斷可免於不時軼擾者哉且夫向來遼東條議修邊者其說亦多端矣有乞公帑百萬覆議減而至六七十萬者有謂照薊門例灰石甃砌者有謂板築土墻者或工費浩大而難完或沙土易頹而難久其說皆不可行以臣愚見如寧前錦義一帶土多沙磧只合照依舊址挑空大壕一道壕深闊各

二丈一直切下本質自可耐久累土爲塹但
取土勢自起不宜加陡以速其圮山石漫坡
鑿削如壁溪澗水口用合抱之木三股錯立
式如拒馬槍而少短其上布列二三層不宜
如近日細木欄杆有同兒戲自大黑山東至
三岔河又踰河起海遼開鐵至鎮北關地平
土堅壕溝水口俱如前式惟累土爲塹當用
土茷包砌於外如土城然以取其峻且草長
土固可以堅久東昌以北至慶雲關以南數

河橫出皆可引水平灌入濠深可丈淺可五六尺春夏秋間虜騎難越冬間氷結墻土凝固又不得掘窋而入若西北起靖安迤東南至鴨綠江一帶邊臨海建山林叢薄似亦不可無壕一道但此疆界未定且有西北壕墻阻當達虜吾得少息其力亦稍稍足以制其東今且置不論也其用工不宜似舊時各脩其地零星挑濬力薄勢分虜擾輒輟合應鳩全遼人力併聚一處今年完河西明年完河

東内撥步軍二萬人二十五衛民夫大衛五
六百人小衛三四百人併見在邊夫共一萬
五千人合之得三萬五千人編成一千四百
隊每隊日限工程一丈一日可完七里七分
百日可完七百七十里一年只以百日工程
爲止使軍民得以休息自山海關至鎮北關
邊長一千四百餘里計兩年可得完報軍夫
除本等月糧外日給鹽菜銀八釐邊夫與軍
夫同惟民夫日給一分計一日該銀三百兩

一百日該銀三萬兩兩年工完共計鹽菜銀
該六萬兩又通查西北衝要邊堡六十餘座
除曾經脩理及未甚坍塌尚可守禦者着令
自葺以待其後其極坍塌而又極衝要者約
二十餘座邊堡大不過四百丈每座撥夫一
千名燒造拆砌當年可完鹽菜銀兩多者千
金少不過六七百金烽臺亟應修築者百十
餘座每座撥軍六七十人燒造修砌亦當年
可完鹽菜銀兩照前算給臣今年奏聚贖銀

重包清河等六堡及墩臺七十餘座巳行有一定法則可以倣照兼以城門木植鐵斤犒賞等費共約四萬總計三年以內壕塹堡臺工可俱完而費亦不過十萬或將一千四百餘里分作三年每年約修五百里卽將所修地方臺堡當年完給免使人夫今年河西明年河東後年又復河西致滋往返而一方全完卽一方早得屯種此尤便易其護工官軍合用精兵五千人選謀勇二將分布工所首

尾防護又除見在戰車外再造六七百乘多載火器環工爲營隨處安置庶免虜衆時來擾害此工既成無論百千小虜不敢近覷卽使一二萬騎塡壕掏墻亦須延遲半日而臺烽一傳耕種人畜早已入堡各營兵馬早已到邊如未過壕督率火器對塹打之如其已過少則截殺多則堅壁以待之彼野無所掠勢必自退所塡之口能闊幾何非復往時平曠馳騁吾第以火器驚其後彼搶口而出勢

必自亂而吾又因而乘之不但防守兼可取勝大要壕墻修然後臺軍有恃而烽火明烽火明然後趨避得早而屯寨固屯寨固然後守禦有賴而人民聚人民聚然後耕種有主而田野闢田野闢然後收穫得利而財賦足財賦足而後軍食贍餽饟省也且不但此而已也嘗見虜三五騎或十數騎到邊臺軍輒舉烽一烽舉則各烽齊舉及本路與鄰路將官引軍馳赴而虜復去也官軍歸而虜又至

烽又舉官軍又至而虜又去也一而再再而
三不獨疲而且玩矣故其引兵而出常不待
齊一而爲虜所敗者往往有之若此工成零
竊卽臨壕窺伺臺軍第咨報本堡官軍驅逐
無數舉烽以滋疲玩此蓄銳之利也山海關
迤東四五百里虜不時出沒禦人於大道之
左以此冠蓋貢車及撫夷貨物與地方官使
往來無不沿路撥軍護送少則數十多則數
百甚有空營而行者何以責其無事操練有

事堵殺若此此工成此此輩皆得歸伍操備此訓
練之利也全遼每歲爲虜所殺掠者何啻數
千人若此工成一年存數千十年存數萬而
此數萬人者十年所生育又不知其幾萬此
又生聚之利也其他便宜難以縷悉以後地
方誠能隨時修補豈不爲數十年之利乃臣
又有一法不必逐年修補而其利更可永賴
者遼中榆茨甚多且蕃若於墻塹裏沿闊植
五六丈地面樹成無使太高高礙哨望但長

至四五尺卽當頭截斷使其枝節横生旁串彼糾此連十年成林十年綿密愈久愈厚愈厚愈堅斧不得施火不得焚雖敎虜十萬塡壕平塹而亦不能插翅飛越也臣想晁錯所云中周虎落及古人榆關之說或亦此意且此事行頗簡易卽以遼陽東協計之邊長一百六十里該地二萬八千八百丈而該協及長安長勇武靖三備軍兵共六千五百餘人計地坐派人止栽榆四丈四尺四日尋空一

日栽植而五日可完也舉一東協而全遼可知也若令邊堡預收錢荚就便種秧一年尺許二年移種尤覺快便是一日而全遼可遍也至於屯寨之法合於大路之西邊堡之東相錯而置河東約計十五六座河西六七座每座除人力外鹽菜等項約費千金但得帑金二萬兩先將見在屯民散處者築堡收保餘侯屯種日廣人民日聚陸續增置不拘年限通前總計不過費銀一十二萬部中若能

分作三年每年措處四萬付地方官如法經理期於有成三年之內可使邊固六年之內可使財足十年之內可使小康舍此法則無以為遼計也伏乞

勑下該部酌覆轉行督撫責令各道將應清查者盡數清查不宜以任內難完故自隱漏應挑濬者盡力挑濬不宜仍前偷安苟且塞責應給發者多方給發不宜吝惜暫費以隳遠功其一切調度事宜統俟督撫條畫次第施行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遼敝已極遼人已空謹
按四十年來邊情大略再申膚見乞
勑當事懲前規後修舉本務以保孑遺性命事臣
惟遼左今日之患莫大於無人夫邊非無人
也土沃而民聚向嘗稱庶矣自萬曆四年七
年十一年受虜而寧遠前屯之人盡自萬曆
五年八年九年十一十四十五二十二二十
六二十七年受虜而錦義右屯廣寧之人盡
自萬曆二年四年八年二十七年受虜而開

鐵汎懿之人盡自萬曆二年三年十年十一十三十七十八二十五年受虜而遼瀋迤北之人盡自萬曆五年六年十八十九二十一年受虜而遼海迤西南之人盡間有存什伯於千萬者邊吏又不爲之保護聽虜節年檢拾無遺雖使造物能生人遼人善育人而歲計所產不抵所掠遼於是乎無人矣自遼之無人也舉族被虜而補軍不得田土拋荒而徵糧不得補軍不得則墩軍盡不得不貼以

堡軍堡軍盡不得不貼以營軍而營軍又漸盡矣徵糧不得則額糧虧軍食自不得不乏軍食乏之京運自不得不多而京運且不至矣始不得不議增軍以通勾軍之窮而及其增也又苦無人之應募始不得不議增餉以通額餉之窮而及其增也又苦後來之難繼說者但謂軍不必增一清軍而軍足不知遼之無人可勾也但謂餉不必增一清餉而餉足不知遼之無人辦餉也遼於是乎益不可爲

矣此臣所謂今日之患莫大乎無人者也而問其所以無人者何也邊臣好邊功以開釁棄邊人以償侂本務不修而以人予虜也臣愚不諳時務竊謂今日存遼之計當以保人爲第一義而保人之計莫先於實內與固外實內之事非一而屯田積儲爲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邊併堡爲大去年蒙
皇上允行臣議今年猶蒙
聖心記憶於常平疏中批下查催而邊臣泄泄從

事不以爲意得無謂搏弃見在人馬便足支
吾虜患而或搖於主戰之說猶冀得一間覔
首功而誇張之如往事若然者臣恐殺掠不
盡之人更以一戰盡也則何不取四十年之
戰法與虜禍而一一觀之每見我軍出境輒
俘獲一二千計我健亡一二卒而平虜高平
之捷爲境內所罕見者其陣亡乃半且浮於
首虜何也境外襲取易而境內堵截難也每
見搗東夷今年二千明年千數百級終不敢

一報而搗西虜輒報報輒殺掠無筭不堵不追而反趨海建取償於東以報捷何也取東夷弱易而取西虜強難也每見大虜以數萬二三十萬入寇我軍幸皆少陣亡而間與小虜千百騎戰屢屢亡至二三百人何也有戰有不戰也近見虜以五千入大勝三千入長定僅三時而陷一堡殺掠千數百人及查往時虜常以二三十萬搶五六日十餘日而殺掠僅滿百或不滿百人者何也有報有不報

也故觀於四十年之戰法而後乃知戰之不
易也觀於四十年之虜患而後乃知今日之
不如往日甚也觀於四十年戰款之故而後
乃知其爲搗之數見誤非款之數見誤也觀
於四十年無人之禍而後乃知犂庭掃穴之
不能使遼有生氣而反無生氣也戰何容易
言也萬曆初年
國家尚無倭孛播州之役地方尚無東征稅使
之害府庫充盈物力饒足而一時宿將驍丁

又不乏人此能戰之時也而其戰法已如此豈以今日之物力兵力反能犂庭掃穴而超出於四十年戰法之外臣有以知其不能也不能超出於四十年戰法之外而再遺四十年無人之禍於往後之年使無之又無以至無人盡臣有以知其不可也戰何容易言也然則今日之計何適而可高城深池息民養士外固封守内務農田蠲其煩苛而簡其文法虜來則拒去則勿追而一以生聚敎訓爲

主此臣之所謂以守爲戰者也誠如臣修屯之說得行深吾壕高吾墻以扼虜於外併小屯爲大屯適中建堡環築壕墻以收保吾人於內厚儲多蓄以飽士馬於平日而又選將練兵大修火器戰車以備堵截於臨時由是而小虜以鼠竊鵰搶至也必有所憚而不敢入即入矣而塡壕掘墻必稽遲而不得遽入留其半以守口而不敢全入比入而吾民早已入堡壯士早已登陴虜自度不能速得志

於堡則偏索諸野又無所得而衆少又不敢
過夜且慮我截其所入之口而不敢不速出
不待我軍之驅逐而亂馳過日中遁矣何待
戰由是而大虜以數萬至也扼於我之壕墻
而不能一蹴越也困於我之城堡而不能旦
夕下也堡民但爲我堅守一日而各路官軍
至矣虜見吾官軍至必解圍而合衆以衝我
我勿與浪戰也晝則環戰車爲方城層列火
器擡營而前直薄其壘夜則以大砲驚擾之

虜欲掠而吾野已清欲戰而吾壁已固欲相持而畏吾火器存劄不住三日不得利而氣奪退矣退而尾之爭口而出必亂亂而擊之則利在我矣何至不敢與之戰虜見小入之如彼大入之如此而皆無所利也且受挫焉且失賞焉必貪吾餌而不能不搖尾乞憐以求我我則順其欲而因以制之不過絕以激忿若復狂顧反噬以侵我我惟據其險而坐以困之不遠出以倖功任虜之去來順逆我

皆待之於境内握之於尊爼而進止款戰之權無一不操之於我由是戰也可不戰也可謂之善戰也可謂之諱戰也亦可此臣之所謂以守爲戰保人而存遼者也詩曰城彼朔方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以守爲戰之說也臣甞謂修屯之利極大屯田之利六已見於臣之前疏矣至於修邊築堡有十五利焉虜騎不得决驟一零賊或什伯或千騎不敢輒窺邊省境外無時之備二墩軍得墻爲

恃登臺覘敵烽火嚴明不致失悞軍機三虜
掘墻塡壕我得預知爲備使虜無所掠四本
堡軍民自足拒守賸下營軍各操免分散貼
防而益其寡五虜入有時有鄉軍馬免游防
奔馳之苦六行旅無禦人大道之懼營軍無
空壁護送之煩七士馬得閑操練養精蓄銳
以待戰八軍不死於饑疲而軍伍自壯馬不
死於奔馳而馬價自饒九虜憚我備嚴不敢
要挾而款益堅撫賞之費益省十居民安心

耕牧人畜不稼無鈔略之虞十一聽人自爲
收斂不但可省髮髻錢而且免遠羈城郭得
婦子饁耕之便十二邊人弓矢之勁膽力之
壯過於營軍若使據險人戰家守亦可助我
兵威而杜虜之覬覦十三民鮮畏虜塞下田
不待軍屯而告墾者衆漸可足食足兵十四
邊人骨肉相保亡係累之患每歲存千萬人
爲遼儲軍爲
皇上守邊十五以此之利整衆何衆不武以此之

利禦虜何虜不却以此之利安邊何邊不寧而反是者害亦如之邊臣試自忖籌邊之略凡所爲兵馬錢糧器械戰陣等務有一不出於臣之所議者哉假令不出於臣之所議舍其十五利就其十五害而能兵強馬壯横行絕幕收犁庭掃穴之功者哉則臣言又焉可以忽乎哉蓋臣嘗思之人力強盛之會攘外乃能安內則當先戰而後守人力衰微之時內虛益受外侮則當先守而後戰此戰守先

後之序也實內之事重在修政則當先內而後外固外之事重在設險則當先外而後內此修邊屯田先後之序也河西自關以東前寧錦義正安鎮武一帶河東自瀋以北蒲汛開鐵一帶村田已盡虜覬吾邊堡則邊堡為重自瀋以南遼陽海葢一帶人居稠聚虜覬吾村田則民堡為重凡中路驛遞城鋪在廣寧之閭陽十三山淩河一帶得錦義為外蔽似稍緩而村田依焉則當視與民堡並重在

寧前之高嶺沙河東關曹莊連山一帶去邊
僅咫尺地最稱急而軍民依焉則當視與邊
堡並重在遼海之甘泉鞍山長店南沙河虎
皮北沙河一帶去邊三五十里在緩急之間
而遠近居民依焉則當視與邊堡民堡並重
東邊除臣已修過六堡外其新奠永奠孤山
鹻場靉馬吉散羊谷馬根單東川會安白家
衝三岔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威遠等堡皆東
夷所窺伺則當視與迤西邊堡並重湯站鳳

凰城鎮東鎮夷甜水威寧奉集析木城等堡
皆東西夷所常犯則當視與遼西民堡並重
此邊墻城堡先後之序也前寧錦義正安鎮
武等處千里甌脫不容大舉而閭陽十三山
右屯等處爲必受之區則重蒲河汎懿開鐵
等處一望丘墟不容大舉而遼瀋海葢等處
爲必受之區則重河西雖受大舉村屯猶落
落而遼瀋海葢人財輻湊爲全遼根本之地
又值虜朝夕垂涎之時則尤重且急察其重

者而厚集其力察其急者而早圖其備察其尤重且急者而舉全鎮之力以從事此又修防先後之序也善治邊者先觀大勢之所在想定一規模然後酌其緩急輕重而先後出之則目前既可應急而不忙將來益得收功於有永而不然者徒出於苟且補葺之計今日補一罅而明日之罅又見於此補一綻而於彼之綻又見縱使摶弄人馬如熊如羆如虎如龍而以八萬之兵散於一總兵三協守

二十一叅遊二十四備守一百二十一堡官二千三百餘座墩臺之下而又有搪撥差調必不可少之役計一將手下人馬所領追堵者實得幾何虜以二千入而一路窘一萬入而隣路窘三萬入而全鎮窘曾何益於多寡之數而況乎其終不得如熊如羆如虎如龍也者則柰何遂以此盡邊臣之能事而置修屯本務於不問也去年部覆臣疏修邊一節欲待西虜受款建夷弭伏之後軍有餘暇再

爲後圖此誠老成之深慮臣敢不服但恐西
虜欺我無險終無欵時建夷因我受欺於西
終無弭伏時軍士益疲於防調終無餘暇時
耳臣無兵權者也去年獨用河東人力猥修
墻壕六百餘里堡城七座墩臺九十餘座維
時西虜正報傀建夷正領七千騎入靖安五
千騎入撫順非受欵弭伏之後軍有餘暇之
日也然且爲之無恙正唯虜未欵伏調人馬
在邊舉防虜修工而兩得之不令高座城中

大暇也豈以督撫鎮道之兵權閫鎮之全力而反待欵伏聽緩急之節制於虜耶臣不宜億逆竊窺其間葢有三幸五懼焉高才自喜者幸邀掩襲之捷叨冐陞賞而輕視此爲無奇老成自命者幸偷眉睫之安苟免無事而重視此爲難就又其下者幸中外之扶同功令之寬縱掩罪飾功而翫視此爲不必是爲三幸我方養優處尊而經年走荒塞之下以當農田土功之役則有任勞之懼民方難與

慮始而一旦動懷安之衆以拂燕雀處堂之情則有任怨之懼同事方情乖志異而一處有作有不作以取賢智先人之忌則有任嫌之懼當事大臣方依違兩可不敢主張於其上而邊吏擔承於其下則有瞻前怵後之懼議事諸臣方好持文墨日伺人過於其内而邊吏踧踖於其外則有憂讒畏譏之懼是謂五懼以此三幸兼五懼是以明知修屯之利爲保人存遼第一義而不肯爲明知四十年

無人之禍而不敢一破其常套夫

皇上以封疆之事寄之邊臣固將寄之以封疆人之命者也人則不保而徒持一塊空土以還

皇上則遼之人奚罪哉

皇上之封疆奚賴哉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議欵原圖修備謹申明本意以便地方遵行事遼左自去冬忽議撝巢以致虜衆怨憤殺我軍民陷我城堡建虜因而乗機窺逼擁兵壓境臣不忍生靈之慘

毒尤懼東西之結連不得巳亟議欵撫而本兵督撫見邊警之日劇戰局之難收亦遂皆以復欵爲事葢審時度勢事固有不得不然者昨接邸報見科臣疏陳兩河戰欵機宜其大旨在河西者謂戰則禍小而速欵則禍遲而大戰存春秋攘夷之意欵蹈叔季請和之愚杜松决戰而事非心是馬拯稽欵而事是心非在河東者謂募勇敢勤訓練整器械給戰馬等項固是正經之策而以力勝尤當以

計勝凡所以揣情摩勢申前說而攄後筭者亦旣纚纚無遺矣第中間事體尚費商量內如計勝建酋諸欵委如科臣所料臣與撫臣亦曾皆筭及之然尚有一二出於科臣所料之外而不可以語人者機事不密則害成建中奸細頗多未便如科臣顯然明洩其事臣不敢言也杜松馬拯心事是非之辯地方自有公論公案自有歸着臣不必言也唯是所論戰款關係地方利害重大當此事難結局

之時撫道方惴惴焉以爲憂而一見此報莫不相顧錯愕謂不款則地方無一可恃而款則又恐釀遲大之禍蹈請和之愚虜一渝盟異日以成敗利鈍論者但願戰不願款而傳之罪踐前疐後進退維谷臣又安得不將議款本意一申明之臣惟籌邊之策雖無出戰款兩端而總之以守爲本以暇爲乘乘暇以修守所以待戰而固款也以守爲戰是爲真戰見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爲不可勝而後

戰者也非如搗巢犯不測以保難勝割僞級以誇首功此科臣之所謂戰非臣之所謂戰也以守爲款是爲真款虜服則款不服則不款操其權於我而後款者也非如䟽云搗巢必至於報怨報怨而復歸款議此科臣之所謂款非臣之所謂款也往時舊撫鎮以款爲主割地糜財無所不啖虜數年之間苟幸無事旣幸有其暇矣無柰狃款偷安弛不設備事事潡壞以至今日然猶幸及臣與撫臣抵

任之初戎不生心邊境稍帖私奠一日之暇可以措手而遼事尚可爲也乃無由而有擣巢之役矣當事者但知懲舊撫鎮狃款之過不度巳力不審虜勢倚任一將匹夫之勇而務以戰矯之矯之而至於殺官軍陷城堡肝腦塗原野兒女汙羶腥反爲狃款者所竊笑而且藉以飾其割地媚虜之罪又心以今日之敗爲快謂遼東一塊土鎮此者果非吾李氏不可也興言及此可勝痛心由前言之以

暇爲暇是爲毋款而忘戰由後言之以暇成不暇是爲矯款而輕戰此非款之過也皆有暇而不善用款者過也至于今西虜報怨東虜弄兵應接不遑足慌手亂求一暇而不可得矣臣因伏而思曰暇不暇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亦顧人之作用善討便宜何如耳誠使宣諭得法款撫得宜當此劻勷之時覔一閒暇之會以練我士馬精我器械葺我城堡修我險阨清屯鹽以作餉飭馬政以資軍收拾

驛遞以無累營伍撫恤窮民以漸培根本而又隨宜駕馭不失中國操縱之權多方間諜盡破東西勾引之計凡有深謀審畫不可語人者皆得從便預爲之所雖狡虜異類之心無終不敗盟之理然一年寧帖則得一年之暇以修吾備兩年寧帖則得兩年之暇以周吾防待我安排布置一一完備則伸縮在我任其叛服而吾皆有以制之虜若奉約吾仍羈縻虜若渝盟吾即謝絕虜若犯搶吾遂堵

勦虜若悔禍吾亦歸休縱使他日禍遲而大
如科臣所慮者亦不過如今日大勝堡之失
事而已矣而又有加乎况狃款弛防者尚且
不得此禍而乘款修備者豈宜復有此事臣
日夜筭此有利無害可使城堡不至破陷可
使軍民不至殺掠可使供億不至乏絶可使
人馬不至損傷可使地方無內潰之變而
皇上無東顧之憂種種便宜皆於閑暇中得之然
則款何負於地方哉是臣議款之本意實在

於此盖先爲不可勝而後戰戰可常勝雖報怨吾不以爲懼也操其權於我而後款款可長固雖敗盟吾不以爲意也此臣之所謂眞戰眞款者此也所以修備而待戰非以忘戰而釀禍也乃臣方欲用款以修備而科臣則謂議款以釀禍臣方欲留人以任款而科臣必欲破款以逐其人似此執異誰敢擔承若使目前之款政難終事必將曰吾固知款之不成而按臣主之今果然矣臣且不免於今

日之啖議又使將來之虜一或渝盟又必將曰吾固知盟之必敗而按臣主之今日驗矣臣復不免於他日之追求是臣以局外議事之人尚不免首尾之畏况撫道有局内任事之責寧不益手足之無措哉且天下事爲之於未壞之前其力易收之於既壞之後其力難中國之人言語偶觸尚難遽平而况夷性之素驁無理之事多生枝節尚圖挾索而况漢過之巳先今日之事不但議戰難議款

亦難矣近督臣差通使送通夷好人八名來
遼議款仍伴還虜與之講折住虜中者浹旬
而拱兎竟不與一見撫道頗以爲慮臣曰此
不過知我之所急在款而故作此態以要我
耳我若急急欲款則必爲此酋所輕而虜愈
及黄台吉諸酋皆復輕我而其款亦皆不可
久況諸酋已款而此酋獨何能爲吾但時常
撫慰諸酋而於此酋姑且緩不與通若爲絕
之之狀以示我不甚要緊之意彼力絀於糾

合氣平於殺掐欲滿於虜掠計在屬厭之時而又恐失我市賞之利將必差使求我而我遂因而應之如其索我而我又因而緩之隨機應變必得其要領以爲控馭而後伸縮遲疾之權皆操於我而不爲彼用是款之爲說臣亦不過欲立定一規矩以便地方一面講折一面整頓而機權之妙實有不得而汲汲焉者是蓋未可取必於早決者也且非惟西虜爲然也卽制馭東虜之策亦不出此近議

增兵設將分布要地前後遠近互爲犄角以
固其守而其外仍須用羈縻之法以好待之
而毋速其叛故不固其守則恐襲我之空虛
而一速其叛又恐乘我之倉卒故其所以自
計者不得不急而其所以待奴者不得不緩
緩之者正所以覔閒暇修守備而成其所爲
急也守備既修然後操縱由我從此服而釋
之携而取之進退攻守惟吾所爲而無所不
可今雖議募萬人遼左人稀豈能一呼卽應

卽應矣買馬製器繕甲編伍豈能一時取辦事事未卽而遽欲早決機宜東間西諜以重其疑畏而促其侵叛臣不知遼之所終矣臣願今於奴酋惟只募兵訓衆行以安詳處若無事以徐圖其後且勿先露權奇驚虜啓戎而致他日之有悔是則臣之本意而已矣若使天肯祚遼東西兩虜俱聽款撫果得數年寧帖數年閑暇亟趂此時大修邊備嘗膽枕戈以發其憤破釜沉甑以決其勝拯焚救弱

以急其事而不敢一刻錯過一事苟且以弄
虛文致釀大禍如科臣之所慮臣且藉是以
酬一念之苦懷而免他日之遺議此則督撫
鎮道之事而臣愚不敢自必其後者也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撫鎮棄地啗虜事關封
疆謹循職糾舉并請查勘以正欺君負國之
罪事准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揭稱遼東候
代撫鎮趙楫李成梁棄地啗虜情罪合行勘
明議處選差有風力御史一員前去查勘要

見寛奠等處原種新地是否軍民告明每歲納糧若干有無倉串籍簿原議攤地徵銀充賞者是否舊地疆界夷酋阻貢三年有無照常給賞卽未給賞年來積銀若干見貯何處目前地界有無分明鴉鶻等處曾否設有關隘墩臺防守其四至俱照前撫臣張學顏展拓里數踏看明白果爲奴酋占據若干作何講議令其退還仍刻石界止永杜侵爭一一勘確回奏聽該衙門覆議上請如法論罪陞

廢應追奪者追奪道將等官應追論者追論
庶欺君負國者無軼顯罰等因備劄到臣依
奉案行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屯田右
叅政謝存仁會同整飭遼東開原等處兵備
兼管屯田副使石九奏親詣地方逐一從實
查勘明確作速呈詳以憑覆勘去後據分守
等道叅政等官呈稱云云督同遼東掌印都
司自在州親詣查勘自撫順關口勘起查得
本關地名黑沙臺離本所二十里原係向來

通夷關口與東州堡地方俱守舊邊並無告墾田地而馬根單堡所直霧兒口煙子溝槽子峪及散羊峪所屬地名大峪查雖韓斌舊邊之外而住民徐天保等八百九十八家陸續告種納科萬曆二十五六年間已經前撫委官何繼祖等分定基址葢有年矣至三十一年韓宗功等盡行驅進清河堡誌書所載舊邊原有鵶鶻關離堡七十里撫夷廳基址見存今新鵶鶻關距堡止二十里又誌書內

松樹口墩東安墩對直今邊各三十里靖安墩二十五里靖虜墩二十里靖虜空墩二十五里向化墩十五里靖夷墩十里又一堵墻誌書所載盤嶺墩離今邊對直四十二里共計墩臺九座沿邊相連共六十六里雖係嘉靖年間失守而内有盤嶺墩松樹口二處向爲我民宋三等五百餘家耕種亦被驅進地全入虜寧遠伯李成梁圖以大松樹口盤嶺住民爲逃民非也鎌場堡邊外亂墳于長子

溝墻板溝張外郎房身離八字房身桃墻峪積堆柴葦子塲共八處住民胡勲等一千一百餘家告種納科先經委官何繼祖等公同夷人分立界址今亦盡數驅進孤山堡查係萬曆二年改移今處此其所建六堡之一也內有張其哈喇佃子離堡二十五里西北接鹻塲堡三十里東南接靉陽五十里計邊長八十里內設歹溝紅石崖南河金口墩臺四座俱係萬曆二年新建雖初議建堡于此未

果而其地向係本堡軍民耕種守哨今俱棄
與夷人住牧惟金口臺見存今亦被夷折毀
即誌書所載乾岔兒臺亦棄不守矣自靉陽
迤東新奠寬奠大奠永奠長奠等處至鴨綠
江邊原係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所創一
路墩臺邊界俱存即界外近地如雲頭里咧
咧泊剪子河松子嶺幾處尚聽住種惟自靉
陽界起賽兒疙疸迤東至橫江一帶共計地
名四十餘處住民四千三百二十餘沿長近

三百里皆在鴨綠江西岸俱經二十五六九
等年委官何繼祖等公同夷人刻木鐫石立
界俱被韓宗功驅逐入境以上住民共六千
八百餘家計地約六百餘頃俱係陸續告在
撫按衙門批道轉行各官查明詳允每畝先
納地界銀三分方許開種徵糧三千餘石俱
有庫收倉收簿籍存証其撫賞一節先于萬
曆二十三年夷人馬三非奏討賞銀五百兩
蟒段五疋蟒紗五疋一向未與至二十九年

委官何繼祖等議以漢人旣種夷地卽於種地人戶派銀三百八十兩加撫順所原有額賞一百二十兩共足五百兩蟒段紗十疋折價銀九十四兩六錢自三十年起照議徵給至三十一年議分疆界未曾起徵前項銀兩已蒙撫院會同總鎮將三十一二三四年陸續先於廣寧庫借給牌行分守道動支前庫夷馬價銀解補三十五年亦於廣寧庫借給米補夫初告開墾之時先納地價又納科糧

又納賞銀段價爲撫夷之用而夷人亦忻然相安未聞有攘奪而蹂躪之者胡一旦驅還而棄之也各屯住民開種已久生長子孫蕃衍族類選其精銳人可爲兵儲其糗糒積可爲餉簡而練之進可以戰墩而堡之退可以守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不以鱗介易我衣裳而今乃曰此原夷地俛首下氣以與之而又借此以爲奇功寧不使夷人齒冷而輕我中國乎當其未開種之先即境外爲甌脫蓁莽

崎嶇而夷虜之巢穴尚遠及旣驅還之後則疆外爲阡陌木拔道通而夷之駐牧益近豈彼以金牛之計而誘我五丁之鑿乎且此開種之民給有帖文納其科糧出有撫賞何謂逃民旣非逃民何謂招撫自以良民爲逃民驅刼爲招撫我民流涕而號夷人掩口而笑由是夷志日驕而立碑之說起矣其曰你中國我外國何其悖傲旣並稱國又稱兩家何其僭逆由此稱王由此阻貢悉自得地之日

始而其害葢有不可秃額數者其新地攤派
錢糧已經本院出示免徵外所有棄地等官
相應分別議處緣由呈報到臣該臣覆勘得
自撫順關起至東州堡迤東清河所屬以至
靉陽一帶爲成化中副總兵韓斌所定之舊
界内惟孤山一堡又迤東新寬大永長五堡
一帶爲萬曆二年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
所展之新界而新舊分矣舊界外之新地如
馬根單散羊谷鹻場等堡所直靄兒口等處

猶得以出邊告種爲辭至於淸河之鵶鶻關

松樹口東安靖安靖虜靖虜空向化靖夷一

堵墻之盤嶺各墩一連九座長六十六里此

皆我之舊邊也今則縮守内地四十里而七

十里之邊失矣孤山之張其哈喇佃子西北

接𪊲場三十里東南接靉陽五十里先年雖

建堡未果而其地猶我軍種萬曆二年所創

歹溝紅石崖南河金口四臺及誌書原載乾

岔兒臺猶我軍守也今則以堡側古壕爲界

前項盡沒而八十里之邊失矣新寬大永長奠五堡舊皆邊衝邊外地曰松子嶺乾灘子十岔口青崖子文大人營鍋兒聽舊皆虜衝此萬曆初年閱臣原議也故展設五堡以扼諸衝今其界俱在卽科臣所云雲頭裏唎唎洎等處亦俱在若以失去原展之地硬坐李成梁成梁必不服但自靉陽界起賽兒疙疸迤東至横江一帶徑一二百里長約三百里住民耕種已久稞無逋欠虜無爭競此不可

謂其非我地也土人稱爲朝鮮餘地初亦不信及查成化中朝鮮苦女直邀劫請改貢道兵部郎劉大夏曰不可朝鮮貢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踰前屯山海關迂回三大鎮而後入此

祖宗微意令毋窺見中國淺深也今舊鴉鶻關在清河之東北七十里正與長永一帶新地對直若從鴉鶻入貢此正經由之地土人之言豈盡無據又查遼誌嘉靖十六年以前鴨緑

江西湯站堡東地名九連城南北順江一帶遼人麗人住種混雜交通行竊該國移咨都司勘呈御史胡文舉疏請此後遼屬軍民不許在此住種朝鮮住民不得越江採取其後皆爲我民住種是以有鎮江城之建此即九連城故地也又先年李成梁自險山展出一百八十里當時並無一夷居住即今長永大三奠迤北新地二百餘里當初亦無一夷居住而我民始居之由是觀之不論朝鮮餘地

與否順江以北總是華夷共棄之地不可謂其盡建夷地今則盡棄與夷而三百里之邊又失矣此棄地之大畧也卷查居民告墾者自萬曆十三四年間已有之原非以東征稅監之故華夷相安奴酋向亦無說祇因二十八年六月間原任寬奠叅將張光先恨新地之民不服拘喚詳請逐歸其時撫始有分地分疆之說而按臣楊宏科屢駁不允不曰奴酋既稱藩臣貢市何爲分土分糧則曰撥兵

遂歸併拆毀房屋之議無乃孟浪于是復委潘仲禮等傳調夷人鎖什等公同踏勘議以居民見住爲界刻石鐫字永無爭擾止於東西新地派銀三百八十兩合撫順原有額賞一百二十兩湊足五百兩以充奴酋犒賞之費各夷服撫去訖三十年七月守道張中鴻照此通詳趙楫壓案不批遂聽李成梁之謀以爲此奇貨也柰何不以此數萬人援招回之例邀封廕而進爵秩忽於九月初八日牌

行該道成梁亦用手本專主招撫之說而以
前兩年成議竟不提出一字其後按臣不查
來歷惟揖與成梁之是聽而更無一阻手處
矣三十一年三月十四日通判郭裕會同韓
宗功調到夷人張海千骨利等諭以查照韓
斌舊邊分爲界限各夷俛服無辭業于十六
日破土空界而揖忽傳郭通判等且候張通
判來同勘忽又牌行郭通判等暫回遼陽至
四月初三日却又牌稱張通判不來郭通判

等仍速查勘何旬日間反覆之遽也掩卷思之不得其故及查據備禦郎名忠稟稱通事董國雲自夷寨回述奴酋要將漢人赶進若不肯進我就着㺚子趕他要打就與他打要射就與他射要斫就與他斫等語甚惡而奴酋公文亦隨以此語至盖董國雲一到而郭通判之委旋出矣然後乃知犄與成梁之意以為奴酋本與我民安靜無故赶回不借奴酋索地為名恐人議論而人衆數萬豈不借此

先聲以劫之人豈肯入故啗使董國雲通同
奴酋作此圈套以塗耳目向者各官之撤正
待此耳自是張海等益鷙鶩掠我生畜殺我
屯民不肯照依老邊定自明墻起順裏路而
舊邊鴉鶻關墩九座因以與之其後郭通判
力辭不管是以復有麽將皮承德之委自是
剳張其哈喇個子自是剳橫江一帶自是燒
毀人房屋剽掠人財物生畜自是驅逼人民
渡江潛避而溺死者千餘人饑凍死者萬餘

人餘皆流離殍死不知處所此驅回人口之大略也人旣回地旣棄奴酋旣安坐而得數百里之疆土矣其心以爲界碑不立則撫順以南新得之地尚未定撫順以北南關之地尚無名顧遽以定界爲言則恐不與而先假忠順碑以嘗我遽以開原爲言則恐不與而先請撫順四關碑以嘗我遽以四關爲言則又恐不與而先請遼陽廣寧二處以嘗我及我纔許二處而夷隨以撫順四關口要矣我

纔許四關口而夷又以開原要矣已而四關口之碑立而遼陽廣寧二處不題矣撫順南北之界定而紀功勞以表忠順之說不題矣今其碑文曰你中國我外國兩家一家是兩大也曰撫順以南至江沿九百餘里邊疆無有存案我二人重立案是得新地而與我定東南界也曰撫順往北到開原邊疆無有舊案我二人重立案是併南關而與我定西北界也曰三十年起年年與我大賞是恐裁革

犒賞蟒段而與我立案也曰你大國人聽見不殺他生命有青天追究你們生命是謂中國違誓而受天誅也悖逆滿紙見者髮豎而一時撫按猶亟亟稱其忠順不審忠順語何在職貢三年不修不審忠順碑何名先是開原之碑石副使堅執不立又兼爭改批語不决者年餘會閣臣以車價通夷事發謀同趙楫等急求入貢以完通夷之局而楫等亦因此以息人言乃奴酋知我之急在此顧亦緩

以挾我既許復車價以求之而奴酋曰必爲
我速立碑我始貢則許速立碑以求之而奴
酋又曰必依我夷文我始貢則許刻夷文以
求之而奴酋又曰必副將盟誓我始貢則許
副將往誓以求之而奴酋又曰必開原立碑
我始貢守道曰先起貢後立碑撫臣曰一面
立碑一面起貢奴酋曰先立碑後起貢畢竟
碑立而後起貢也自此碑一立我民即不敢
於碑外拾取一草守臺軍士無不向臣控訴

涕泣不休者此界碑之大略也萬曆二十三年夷人奏討賞銀五百兩蟒段紗各五疋向未議給二十九年委官潘仲禮等議以漢人不必收回量於種地人戶派奏額賞充前犒賞爲存吾地耳其後地既歸夷前項賞賜該道張中鴻議行裁革而楫復疏將寛奠清河撫順沿邊一帶未曾起科田土攤派充賞見今查議無處攤派然自三十一年起至三十五年奴酋已三不貢矣而所許賞銀則已俱

借庫銀逐年支給不敢遲缺此撫賞之大略
也以上四略臣絕不作一風聞影響語皆繙
閱卷案而總括之可按而覆者科臣之以棄
地啗虜論楫等也初竊意奴酋當如何強橫
耽耽此土地者而二臣獨畏禍不得已耳及
臣挨年月日查閱卷案始知分土分糧之說
已寢加賞存地之議已成民已照舊住種酋
已久皆傾服蓋自二十九年五月起三十一
年三月止奴酋并無片語隻字向我瀆擾惟

自四月初董國雲自夷寨回而奴酋忽大變局面矣是奴酋向未敢於爭地也我則陰導之爭向未敢於驅民也我陰導之驅向未敢於出兇悖語也我則陰導之兇悖以恐嚇我民而漸至於辱國辱

陛下是謂獻地不止棄地是謂通虜不止嗇虜此等事體外關封疆之強弱內關

國家之盛衰伏乞

嚴勅部院會議務從公擬斷毋狥私而背公毋壞

法以庇罪臣愚不勝願望

籌遼碩畫卷之一終

籌遼碩畫卷之一

籌遼碩畫

三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AC
95
C8
K97

AC 149 P3 v.29

# 籌遼碩畫卷之二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遼東巡撫張濤揭照得北關世犯遼東自成化正德以前節次慘毒卷案如山俱難枚舉近查萬曆十一年仰加奴逞加奴爲白金二酋之祖糾結土蠻恣殺開遼比仰逞俱殄禍猶未歇卜寨那林遜與是爲白金二酋之父十三十四十五六年之間糾合西夷以兒鄧等忙谷關等恍忽太等南行殺掠及攻克靖安

鎮北威遠等堡慘不可言白金二酋率祖父之行猶爲開原大患三十六年後因與奴酋交鬨而奴酋強甚二酋始歸中國爲依人之鳥儻得假手中國剿奴酋以快忿不勝大願而故結該路道將歃盟行事烽報惟所扶同以是知北關誠順夷耶又查奴酋之本寨去橫江鎮江淸河撫順等處入犯遼陽僅逾一塹最切最近其距開原頗遠奴酋謀犯中國舍其切近圖其阻遠而有事北關非奴酋不

審封域形勢也以北關爲西酋之路北關婚好西酋而奴酋西之路卽不可得西之好尤不能修以是知奴酋必怨北關而不但匿壻不還老女負婚已也本年十月初五日貴部院咨稱令總兵官提兵東去開原出邊屯住北關代金白二酋戍守相機殲殺建酋其廣寧寧前遼陽一帶蒙調西兵移住一片石寧遼有警西兵出關救援不致分總兵官西顧之慮誠奇絕之妙著救寧之勝算也先是分

巡道汪國楠亦有移鎮北關之策職猶未達令如貴部院西兵援西鎮兵乃可耑力東方視巡道之議更完除巳抄咨示鎮外猶斟酌未行但查八月九月十月節次聲息之報有山海叅將藺登瀛報賊一萬要犯前屯義州副總兵李懷忠報乃蠻達賊並哈剌營達子一併上馬不知犯搶那地方又山海藺登瀛報賊一萬要犯錦州又報賊二千要犯寧前中後所叅將李繼功報賊四千要犯寧前又

義州李懷忠報乃蠻借克什炭等兵要行犯
搶又山海蘭登瀛報賊三千隨帶三箇月食
要犯廣寧等處又錦州遊擊尤彪報賊三百
要行犯搶那地方鎮靜守備李正胤報乃蠻
等賊四五千要犯搶舊路攻尅邊堡又大康
堡屬夷報賊二三千在目下要犯搶那地方
又山海蘭登瀛報賊八萬要搶遼東三岔河
又報賊六千要犯山海東西又鎮靜守備李
正胤報乃蠻賊要犯細河又山海蘭登瀛報

賊三千要犯寧遠又寧遠撥夜報賊五千要
犯中後所又山海薊登瀛報賊二千要犯寧
遠又寧遠撥夜報賊四千要犯東關及中後
所屯堡又山海薊登瀛報賊七千要犯中後
所鎮靜守備李正胤報賊一萬要犯錦義二
州又山海薊登瀛報賊四千要犯寧遠又報
賊五千要犯寧遠又前屯副將李光榮報賊
一萬要犯寧遠又義州備禦馮有功報賊二
千在邊打圍又報賊五六百打圍又杏山備

禦佟國祚報賊一千在邊打圍又大康堡報
虎墩兎憨帶領二千箇頭兒上邊打皇圍又
報打刺赵等要犯搶清細河是寧遼一千餘
里之間警報紛紜雖是遼東歲歲年年之常
事惟全鎮分防枕干坐戟每憂難支不知寧
遼可置之度外而且宜急於東夷之外邊乎
一旦寧遼有警虜之突忽疾如風雨信馳關
内兵出關外卽啟關點放兵數千萬動經二
三日方可稽詰發行虜若不待西兵之至先

行殺搶可任之乎卽得出關止可救得八里鋪一處近地然亦不必點查後可萬一有濟如俟點查卽八里鋪亦不濟事如虜自晝來傳烽進關後可萬一有濟如果夜犯關門幽阻等到天明飽搶慘殺而去亦不濟事若自八里鋪而外至前屯錦義清細三岔十方等處動岐千有餘里關內之兵人生兩翼馬皆千里恐亦無及竊思北酋老女負盟逋堉客匿雖經固諭釁隙已成難保不逞該路將役

各欲行私東挑北弄難保無烽職欲為遼計
恐妨北事欲為北計恐妨遼事貴部院之奇
策要必出於西兵佳一片石之外而後可倚
賴也

○遼東巡撫張濤議東珠紫貂天下之厚利也利
從江夷來是卜占台之部落也此利向從江
上到南北關販賣開原人甚利之而遼陽人
不能分其利也自奴酋為圖此利為納南關
猛骨卜羅為壻以猛酋即江夷叔姪也猛酋

雖爲奴壻不能強江夷以貂珠之利與奴奴憾猛酋不爲他勾引江夷因猛酋調戲伊妾故殺猛酋但收猛酋之子吾兒忽塔妻之以女然奴酋利江夷之心未已也只得將三個女兒次第與江夷占台爲妻妾只爲盡圖江夷貂珠之利柰奴酋貪甚得了江夷貂珠不與全價奴酋卻到撫順關上貨賣又得了厚價遼陽撫順人利奴酋有此貨來與奴酋俱相善在江夷却說貂珠賣與北關上得全價

如何奴酋阻住我不得到北關上賣開原之
人說北關有江夷貨來我開原人纔得厚利
今如何把去奴酋奪了只到遼陽關上賣所
以商同北關一心同口謗懟奴酋挑弄江夷
北關二酋因以原許奴酋老女故稱天下絕
色願獻與江夷占台且私送衣鞋誘哄占台
及至哄動占台以致占台與奴酋三女反目
三女訴苦于奴酋而奴酋征占台之兵出矣
占台走赴北關依就老女過活奴酋要殺北

關問如何許他的老女今日反把來與他女壻北關遂不敢以老女與占台而占台亦不敢要老女北酋另以幼女配占台矣卻要另把老女與西酋宰寨奴酋又要殺北關故老女亦不能與宰寨另以一幼女與宰寨矣今見開原人與北關歃血同要去殺奴酋北關恃開原又要將老女與西酋煖兎之子糾兵同殺奴酋以致奴酋大忿要與北關興兵也

○遼東巡撫張濤題爲北酋之釁益崇東酋之釁

益急全遼之釁益侈兵單食匱繃挽萬分艱
難事臣稽東北二酋世讎世殺不論有釁無
釁率以爲常乃者北關納誘叛之逋壻掯久
聘之老女以致搆禍有辭是在北自開之釁
也項又恃開原之出助而老女欲嫁於兎酋
因占台之思歸而屬部多亾於奴寨是爲奴
酋毆夷者金白二酋也此北關之釁所以益
崇也乃者奴酋忿北關之挑摫疑開原之軟
盟以致報怨生奸是在東不平之釁也項又

親來訴苦而聲救恐真爲大兵虛想平和而偏庇却傳於密虜是爲北酋起戎者卽北叛之多酋也此東酋之釁所以益急也近日奴酋兩次訴狀先一次親投到關者臣已封送于兵部後一次關上遞來者臣又咨送於總督意猶觖望語多忿戾卜酋密私其奴而懷歸北酋疾視其夷之叛去東北兵連勢似難已夫使二酋雖動遼左三面之邊寂無王庭尚可援北拒東無復他顧乃自臘月三十日

報虜七八萬結聚遼河鎮臣張承胤星夜出
矣西北一帶兵馬北北急那之西矣寧前乃昂
等酋又報巨萬結聚松山等處西急又那之
北矣幸仗
天威三犯三禦一矢未亡而餘嚴未解分防未
撤那移出境捉襟露肘夫使餉以時給兵有
宿飽馬無奔疲尚可百抽其十千抽其百萬
抽其千出赴北關相機戰守乃今五月無餉
五月無料些須新馬價銀借盡矣些須撫賞

銀借盡矣兼以我兵近聞西事戰色盡灰西風欲動文武官僚憂形于色叩臣病邸相對歔欷臣又只將牌行五道復將此須舊馬價借出以濟燃眉項據開原道薛國用詳禀到臣內稱北關差禀石伯江達子從東建來者報奴酋正月之內仍欲復出北關各部夷歸奴寨如流卜占台亦欲逃去岌岌乎北關將有內潰之虞又金白二酋問中國救與不救的信職業已面分付云奴酋或再來我當出

救然只可與爾守寨我決無對敵之理如奴
酋不來爾可自守我兵猶無出境之理但救
之名易彰救之實難周目今額兵無幾新兵
無餉恐無備不能掣其肘虛聲不能恐其心
即以區區之兵力分之搗巢分之救援而搗
不成其眞搗救不成其眞救秪以貽笑於東
結怨於北招釁於內地耳救之而北關雖好
我兵與奴兵各有所傷釁端一開兩仇莫解
干戈相尋息肩無期職不敢諱兵以坐視亦

不敢妄動以起釁是該道之言誠老成之長
慮東北之至計也以臣覩之該道知有開原
之外藩矣至於廣寧之腹心寧前之肘腋遼
陽之肩背未暇議之及而慮之詳也該臣批
詳大意有云東北二酋前按題有便宜之妙
策張良復生不能奪箸況奉有
欽依誰敢故違往救之役必不可已東協新協責
成有在毋得以千里詳文往返誤事且昨奴
子在遼諭之撤兵奴乃隱忍今日奴又何所

顧忌乎須愼圖之臣又商同鎭臣將廣寧大營火器鳥銃手量發開原聽用餘有些須兵馬量留在營以防寧廣千有餘里之虜不敢擅自全移致取近攻之禍其遼陽一道及開鐵等處兵馬盡爲開原所用以成便宜之事至于果濟有北果殲彼東多未可期臣有去年東事一蹤一揭俱存但恐不幸言而中耳值此東北之多事西南之廹虜又值此兵無可騎之馬馬無可戰之兵兵馬無可需之糧

料大事可寒心夫可消可平之毒遽砭之而使開開則性命當防極餒極瘠之蹇紛梃之而使馳馳則仆趺難保若曰只靠現在兵餉一戰而勝萬全而援臣實未敢逆睹臣但心願之矣臣謹瀝血疏聞如果臣言可繹伏乞

勑下該部先議給餉以足食猶恐遼兵寡助更議徵調以足兵庶幾全遼有幸而北關舉安東酋授首後事之功當可券俟

○遼東巡撫張濤題爲病不忘遼退欲陳愚事臣

目擊三韓有兩大事似宜遠慮一爲北關適開二釁終爲開原剿虜之憂一爲東遼久闕三藩終爲

神京左臂之患何謂二釁北酋有一老女東酋求婚陽爲交驩北酋陰欲復行兼併猛酋卜酋之計北酋灼姦拒婚不可謂不智矣亡何東酋之婿卜占台迫于岳奴之刼殺棄其妻子亡命北關而北酋納之當欲室以老女東酋忿號卜酋惶恐亦不敢娶此老女矣北酋

猶念卜酋未可虛拘旋以少艾二女一贅卜
酋一贅卜酋之弟東酋亦不能堪若曰北酋
密誘伊壻爲壻令伊三女爲活寡婦諸甥爲
有父之孤子聲言陳師北酋告急臣等奉宣
國威禁奴狂逞奴隨斂戢而其衷豈甘心焉
北酋乃謂東酋巧連西酋代爲侵軋事或然
也此謂東一孱也北酋金台失有女爲兄嫂
那林孛羅收養以嫁宰酋生有子女矣宰酋
反目踢妻至膂乃者金台失又故殺那林孛

羅之妻即宰酋之岳母是巳宰酋乘隙生心挾求北酋之老女意謂得此一物亦足贖殺伊岳母之罪北酋亦無不可柰老女以死自守乃曰我姑見棄我豈敢往宰酋疑爲北酋故拒之他詞糾衆攻北北失利而去頃又益兵復攻擄去男婦二十餘人北酋不怨宰酋而怨奴酋盖謂奴酋之賄連也事又或然也是謂西一釁也北北酋積此二釁危若累卵北關危開原豈能獨安臣欲令北酋送還卜酋則

卜酋必不生是以殺之之計送之也非人情也況乎送又無能緩西酋也欲令北酋女與宰酋則老女必尋死是以死之之計與之也非人情也況乎與益秪以怒東酋也臣謂停之文誥聲救之機宜凡可解息救寧者日與鎮臣商確隨便舉行無敢瑣瀆第念東西有合併之勢北關蒙腹背之災日來屢屢募兵輿薪杯水其何能濟儻謂一怒之安聖王不諱然必如拯朝鮮故事兵馬糧餉量得十分

之二始足圖功而東方必可平矣何謂三籓
遼左南隣朝鮮雖有倭賊尚阻大海惟東北
西三面處處近虜年年被虜
祖宗朝戍守方新刼戍鮮利故虜患稍淺比年生
齒寖繁地利漸闢刼掠多利故虜患日深且
三面空坦墻垣未備戎馬易馳須得塹限華
夷守資屏捍將達賊無飛戾之伎而士女有
金湯之藉誠萬萬不可巳之大役也臣始入
遼卽檄該道有云國守於險地完於利未有

舍險失利而可徼倖無虞者他塞多墻被賊常少不知全遼何故不墻況四面虜倭累年搶殺禍常岌岌計復悠悠有識者議遼宜墻而瞎議者反詆爲多事遼之官司計墻宜急而遼之紳弁哂墻爲迂其中有故而沮毀無見而猜尼兼以苟且希功之輩慮不移畧事恐逢尤遼竟無墻而虜恒苦遼弊難殫述今日心知城遼係千好萬好之盛事亦心知城遼有千不好萬不好之胡言顧今日目營遼

之必易爲城而心不能已又心痛遼之易城
不城卒受無城之害而議不能已每每逢人
下問固知遼之城有宜山修者謂因山劈山
而修也有宜水修者謂因水堤水而修也有
宜磚修者謂柴便灰便而修也有宜植修者
謂柳多榆多而修也有宜仍修者謂基在石
在而修也諸如此類因勢議城因城議工因
工議費因費議處因處議督因督議防因防
議能因能議報而遼城不足難矣此非忠亮

幹濟之選功名久遠之士不敢與謀爲此牌仰該道秉暇閱邊丈邊估築牌内事理心上經綸局外區畫不無殊倚焉道有分轄計在互濟機相競勸蹟可蚤熙而靈臺靈沼移爲靈城不無奇企焉臣竊查得遼邊自一片石起至三岔河西岸計一千一十二里一十八步内除山川險峻人馬不通并大凌河三岔河及已完石墻共三萬九千六百三十餘丈計二百二十里不必修築外實該應修邊墻

七百九十二里每里計一百八十丈共一十四萬二千五百六十丈內應剷削偏坡八千四百五十九丈計四十七里其應用石修之墻有四萬五千九百六十四丈計二百五十五里零每丈石工灰價築砌及僱覔人工該用銀二兩共該用銀九萬一千九百二十八兩此盖就山取石累石為墻石平面極大者為底平面稍大者砌身根闊一丈八尺收頂一丈二尺高一丈九尺磚石雜砌垛口高四

尺通高二丈三尺而止其用甎包土墻八萬
六千九百一十二丈計四百八十二里有零
共該買柴燒甎買灰砌築僱工等項每丈細
算工值銀三兩共該用銀二十六萬七百三
十六兩中可搆石爲底者差可省也高低廣
狹一如石墻其東邊約八百餘里內有二百
餘里係水修樹修無容紛議內六百餘里前
院修過土墻猶存因之包砌補築十可減費
三分大約用銀二十五萬可續前功通共三

面邊墻實該用銀五十九萬六千六百六十四兩連削偏坡不過六十萬有奇更加意外之費一萬一千又加墩臺堡署料銀五萬前後浩費不過六十六萬一千增至七十萬寬然裕矣此等工價要皆秋毫不派軍民不徵力役一視民間工作平買平僱而猶差從其厚者也臣就遼中設處有前撫題過馬價可得十五萬五千邊夫銀可得三千又前院常平倉本穀二十八萬每石變價一錢五分可

得四萬二千總計擵括可得二十萬仍少五
十萬或令就遼開廣事例或令就遼官鑄銅
錢或令就遼姑開山澤或令九塞贖復廢弁
或令四方量贖軍徒計可復得六七萬其四
十二三萬不無仰乞於戶兵工三部及冏寺
湊給至於分地設防以衞工作則各路將官
之任也分工設督凡閒將材官有志功名者
皆得任事則各道委任之能也因功酬勞勞
劇功懋閒者復官任者陞秩微能曲技旌異

咸周則道將分別紀錄撫按題敘詳明之責
也日月有課工料無破心計之士自有章程
臣何賛焉臣知遼左之三藩以斯爲第一義
耳三藩永固東西北邊小竊盡杜大舉無虞
自是而屯田可日廣自是而召募可不增自
是而額餉可稍省自是而奴酋不足圖自是
而舊遼陽不難復其福利可勝言哉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擬議堤坊二舋在援北酋以
保開原則恭行天罰當不得養東建之癰盖

東建據參珠貂皮之利遼人及天下姦人多爲所用易戒害成書艱罔斷不可不慎不然數年內外猶可偷安若懷永圖似不可已而今宰酋且迫北酋甚也收拾三藩在完遼以捍畿輔則東顧保障當不得吝朝鮮之賚盖朝鮮介有無輕重之間國帑及四方之帑盡爲所糜急其所緩鴨綠恩偏舍其所芸亟閭隅泣惟遼無人城遼不宜勞遼之人惟遼患貧無貧自不患遼之寡要必厚僱募以富遼

遼無人而有人有人而有工有工而無厲矣
不然仁原之質未覆澤門之謳已騰東遼區
區安勝此詛也
○遼東巡撫張濤揭爲屬夷家事互構事遼左四
面皆酋東有奴酋北有金酋白酋自受中國
勑封世稱屬夷往不暇論粤稽萬曆二十一年
以來每以貪戾淫昏動恣殘暴今年四月及
七八月間北酋屢來告急屢諭使平項據開
原協將李效忠及夜役張錫傳報奴兵北關

兩日之内聲息三至將夜各報時日兵情互至互異職去開原凡七八百里攝道去開原亦四五百里北酋浸潤虜愬自其故智將夜吠影吠聲冀生事端曲踐歃盟自有深膺一二文職庶官居恒交弁杯斝簠簋扶同照應難憑的確屬者春仲清河御稱奴擁精甲八百有竒其時職亦隨流登告後審烏有不勝檢舉未遑之悔豈惟清河今年六月北關截刼奴酋人畜布叚共三千五百有餘開原道

將反報奴夥宰賽煖兎二十四營達子數萬焚擄北關立哈等屯寨人畜又作踐田禾無數比及嚴查該道止以字識誤筆回報又云北關無數達子躲避山谷先疑搶去今已回了詳文在卷可據是在北關爲挸情挑激在開原爲喜事應承不知每來誣報一番奴酋切齒籲冤一番即或中有歹情亦有誣輕爲重誣無爲有覆也故職于今報懼仍前誤尤疑奴之巢穴切近遼陽而遼將之報未至屢

次牌行該道駁詢千有餘言不能具述該道
信中有疑聊以報至所幸撫張順夷一疏亦
旣升聞矣職惟直指使者風聞言事陳報應
蚤職非直指不敢遽言其風秪東發兩諭布
告奴酋令其休兵以俟區處北發兩諭布告
金白二酋令其別置奴壻勉許老女以紓猝
變北酋聽否未復而奴酋撤兵連得報矣職
欲更具一疏敬告天子竊想瑣瑣酋家鄙事
頻聒

至尊而重貽東顧之憂義所不出又想卽有題疏
不過發部議覆不如徑以揭投如必加兵煩
爲議題如止宣諭煩爲擘畫以便遵依顧揭
雖多言而不多不悉乞垂清察職念按張繼
闞狠之疏奏便宜之策與出境之旅問搆怨
之酋用心有在壯氣可偉唯便宜一策言未
容易蓋遼必有便宜之兵後可騎便宜之馬
亦必有便宜之馬後可乘便宜之兵尤必有
便宜之料餉後可以供便宜之兵馬而無師

典資買之虞今遼之餉料半年無給遼之兵馬僅僅若此值此秋高分防二千餘里無城之邊東急那于西西急那于東北急又復那于東西烽砲時聞駝鶩日遽退求枕戈之瞬憩寒磧而無從慘聞枵腹之嗟號悲風而有痛如此之兵之馬之餉之料撤於今日難撤之窮邊援於平昔未援之虜域於此有人明目搖手乃曰何不便宜行事此真所謂天下饑何不食肉糜天下寒何不被狐腋者哉儻

必慨焉便宜盡將防邊兵馬趨赴北關西北雄酋簇獵境外遼中舉動辰發辰知我方孤棲於酋關彼即沓搗於遼腹此一時也勢必舍置北酋進而攘虜四顧邑屋宛其居矣紛皆虜矣將見北關未必以便宜全而遼左先必以便宜破奴酋未必以便宜殄而北關且復以便宜盡矣防漏憂天當講補天之石顧傾憂厦當求撐厦之材無石無材而漫言補撐開門揖盜赤體撲燎可爲寒心兼以挑奴

起戎奴反北關之旅直向開遼拚死橫逞開遼其有幸乎縱使兵馬糧料十分充峙時情世法百分胳符惟所便宜無復掣肘而不聞乎玁狁之役歌采薇而遣之有所禀耳雖遼臣勑中亦載防倭昔救朝鮮何曾據勑漫往且易重師貞書言度義乃今東北二酋之義何如北利江酋之貂珠潛計姻婭密贈衣鞋江酋惑之乘奴攻敗竟扱北關而北關居奇矣奴曰老女我聘巳久何物北酋旣匿我壻

又以我之聘妻溷妻吾壻春三月間欲兵一次職等宣諭再三北酋懼而老女之婚止猶然計羈卜酋另妻以女奴亦不問奴第耽耽徯老女不置北酋堅欲雠背懇通開原官將出境歃盟日以殺奴爲事而故以越耕爲名奴益不平一面憤來辯訴一面賄結西酋事誠有之北酋邀截攔搶斂去馬牛段布奴怨憾慚惶入于骨髓奴又欲兵北一次職等再三宣諭姑亦已止奴復訴耕如撫安三岔二

堡邊外地係成化年間牧種如柴河靖安二
堡邊外地係萬曆二十七年牧種其中添有
新夷事亦有之遼陽姦弁捏報清河之甲實
無是事職商鎮臣躬巡其地具稽虛實奴恐
天兵已動潛攜妻子數十人待命撫順之外
奴若曰天朝不必疑我加兵我先將妻子送
入就是鎮臣諭通事董國雲遣之有曰天朝
未兵我只查地地去邊遠者入九十里近者
亦五六十里奴復語國雲曰願以子送入免

使北關又謗職隨差諭撤耕奴亦卽呈甘結
願撤新耕惟云苗已布種秀而幾實中國收
乎職曰不收也奴曰北關收乎職曰汝何詐
也豈有東種北収之理奴曰然則將聽其爛
委于土乎職曰到秋成時汝仍收去明年不
許來種奴唯唯矣八月間遼陽姦棍想到奴
寨便有犒賞不知何故擅去逼奴撤耕奴曰
我子已質許我秋收你的馬法已有成言如
何反覆必是北關又來謗我奴卽具一印信

漢字稟狀訴告前後情節職將原稟咨送兵部立案訖職又遣諭北關令其自爲之計毋得終匿伊壻背負奴婚一切諭帖俱已刻行北酋悍愎適將伊弟速把亥之女名討藍住者許嫁宰賽又將搶奴馬牛叚布俱與宰賽闖刀誓和西虜歛矣奴聞而忿正要與兵忽因北酋所分卜酋來夷不能安揷盡逃奴寨其中有名禿勒德者妄報奴酋有云北酋將討娉你奴之女今已改嫁宰酋去訖此奴之

所以忿不能忍而謀動干戈于北也此其義奴直乎北直乎卽皆不直而彼善于此要難故抑若使獨謂北關爲順提兵征奴一戰殲奴然且不可況內無成命外無厚資輕以零星餒卒投之虎口一旦輿尸而還開邊釁議撫鎭之肉其足食乎職嘗有言奴與北酋皆盜也北之盜奴無他技也所恃者開原之火線斧鎚及其盜夥也是欲併挾開原爲盜者也奴之報盜于北則有故也奴非無事之酋

而北又與以匿壻騙婚之事奴正欲爲有名之師而北又與以截東勾西之名是奴本有盜心又恨北酋之巧搆怨中國之偏護而激其爲盜者也夫挾開原而爲盜先者職未見其順也激于北關而以盜報者職未見其全不順也此等委曲職心知之未敢告人耳北關屬夷也東建亦屬夷也兩夷互成火水而中國則無分覆載即中國惡盈福謙疾强殖弱僅可意行難以事著著則益增之毒而反

傷其覆載之公矣語曰不善爲吏視已成事
職查萬曆二十一年東北三酋聚兵各萬交
相攻殺奴殺北關達子三千有奇馬牛無算
遼東宣諭之外未加一矢又查萬曆二十七
年北關會合騷酋搶殺南關人畜勑書殆盡
南糾奴酋救援奴反將南殺虜至無噍類遼
東宣諭之外亦未加遺一矢固知今日奴罪
貫盈斷不可貰職當未搆之前業有東酋警
報紛紜之疏矣業有北酋二釁之疏矣業又

移咨軍門預圖東事應違矣咨中語複不錄
大意謂各酋之家事中國不宜照管其說誠
是惟三酋之家事不平則東北之禍害難息
萬一東酋一動北酋必不能支而近爲開原
之計將往救否兵馬可出邊以勦以夷攻夷
之夷否職欲先事題請恐涉張皇欲臨事題
請恐失機會未然之籌萬全之慮及其閒暇
所宜蚤定爲此具咨或即貴部院獨斷出奇
抑或轉咨兵部預求定策職謂前無所因而

今有所創誰其信之內無所受而外有所專
誰其與之無信無與而欲以空拳搏虎漏艦
衝風誰其保之職唯是寧昏毋忽寧怯毋雄
寧為東遼存數千里之荒徼而毋敢委荒徼
于一擲寧以不佐盜獲罪而毋敢以善開邊
受賞職若欣豔豪舉妄意女直釁鼓毛憐焚
旗要必如職前疏所請量得救援朝鮮之半
乃可從事至云質子會疏其東酋本情業具
投部印揭之內初職會藁蒙按溫詞許可畫

題職始發疏比及某道某道與按藹議而後倒節有指按示職曰祿山質子禍唐劉聰質子禍晉宜拒奴子職愚未達其時職疏已發五日計不能追職自復書並因巡道致書其言若曰士庶之家走一人畜到宅必須報官孔子有言既來之則安之今日之疏要亦報官之役也未必見棄于孔子者也至其奴之誠狡與其子之去留職疏兩端畢具其視按慮不翅加詳職且有云若欲奴與北關不爭

彼自世儺此不敢保若奴二三年間敢叛中國職身保之且今日質子奴爲中國不爲北關此自職事與挨無累頂挨一見抄叅皇皇剖別更也仰之君子哉挨慮奴圖北關及開原及遼陽及山海中外熟詞簡牘蜎具大凡揆策莫衆則迷稽衆自的職謬繹之未敢自信奴酋貪刻無比一貂一雉一兎一珠一參部落諸酋私攘私市者殊死而奴只以一人專其利其視財物無取好惡與共者異矣奴

之妻子弟姪恒遭劒矢崇城密護夜恒數徙其視簡易忠厚堅培本榦內理腹心以希呼吸通關緩急禦侮者異矣天性反常蕭墻叵測猶能橫恣罔忌各夷惟所捲襲美利惟所兼併子女惟所盛供而刲剝繼之積威所劫匪伊朝夕首難無倡伏而未動耳儻有一筆邪氣者出奴不過劉哱之續而已矣雖劉哱釜中蝦鮒不能望奴之萬一然奴之府怨彌久彌博所願甘心實繁有徒于此獨夫何有

無以則聲其蠶食七夷之罪而加之討乎討必如蜀于播兵徵四國餉集數省將簡粦綎鼎足遼鎮猶昉成化丙戌故事間發一旅于朝鮮絶海而北遏奴竄路大縱嚴兵于淸撫進攻五關授北關爲先鋒徑指重城奴懸國上祇又播之楊而已矣即奴奄捲東方自君自長播楊冠帶鈐轄宋及

大明一紙之檄頻聽調發流人角訟渝守收楊囹圄搶見獄司無異孤豚之于屠肆窮年縱

脫入穴之鼠洞深蟄遠所費蒐掘是播亦不敢望奴之十五然奴腴而境肥衆所覬覦播瘠而山險衆可有無絜此較彼奴之可圖衆利有歸殊易于播策此而後中議便宜職有屛息聽示耳再查夏秋迄今虎墩兎憨日與奴兒趑等達子讎殺粆花色特兒等日與五路達子讎殺三酋要皆款順距廣寧僅三四十里而近既云宜救應該一視未有開原最有關繫而廣寧不足重輕者也伏乞裁察謹

揭

○遼東巡撫張濤題爲建夷懾服天威謹修質子

曠典乞

勅朝議處置以慰遠忱以息邊患事臣惟九塞之夷遼左爲甚全遼之夷建奴爲甚盖自奴酋奄有毛憐諸衞稱極衆併獲勅書賞賜近又益據腴壤盡參貂東珠之利稱極富呑慾南關灰扒兀哪黑龍江諸夷稱極大牛馬羊豕子女金錢歲結宰賽拱兎等酋明攻北關暗

擾遼地以快巳忿而且將蕒逞大欲則羽翼巳盛稱極強奴酋擅如是之衆庶富厚廣大強横而不屑小試日惟生聚修築訓練爲急且有明刑法習星占諳韜鈐之南人充入幕之賓倨軍師之位時每追念女直之舊徼露反鄙周邦之意比年以來人有異其諭令退地不聽者矣人有異其諭令改碑不聽者矣人有異其諭令送還吾兒忽答摩羅合不聽者矣人有異其擒碎禮臣諭帖鎖執通事李

得時於鐵房三月不放者矣凡所傳播兇鋒狂焰驚動中外上自朝廷下及郡國元臣碩弼百司庶府山林野叟市巷走販靡不憂杞人之天嘯漆室之柱臣甫入遼開遼道將紛以越耕告又故以耀甲清河告又屢以攻害北關告而金白二酋亦自來告彼路道將曹文煥等糜我賞需布段幾百餘疋牛酒半之猶然移我火器私出塞外潛與金白二酋刑牲矢盟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鑽飲爲會亟

以便宜二字來丐於臣臣書生不知便宜拒之甚力聊爲更調姑寢其釁然臣猶恐奴姦叵測未可盡認張皇固執不理尋會同按臣張五典督臣薛三才皆以道將紛報夷情奏聞矣㠯何奴酋籲號寃枉申遞漢字詞揭求要面赴臣處伸訴臣當允許去後月餘不至臣慮阻梗檄詰撫順備禦等官而奴酋遣使干骨里等始至其稱舊耕等地一係成化年間一係萬曆二十七年到今無異只新添牧

耕等酋願即撤去其稱北關搆怨以匿伊壻
及奪伊婚等情臣復諭之使平而奴酋唯唯
矣乃北關復又騰揭報急謂奴賄宰酋陰行
其事臣每疑慮密商鎮臣張承胤曲圖所以
敉寧之術鎮臣謂非躬至其地未可廉實遂
假巡邊而甲䧴清河舊耕添耕及鑽刀私誓
等情肇得其悉隨即宣諭令其甘結撤耕奴
亦即以甘結呈矣臣慮鎮臣止據夷使通譯
未面奴酋安可過信復揀精敏奇勇之士躬

詰奴寨盛陳

皇上威靈幷詗奴酋隱微庶幾有當臣諭有云前據東夷甘結情似忠順今日卻又賄買宰賽搶殺北關擄刦人畜羽報紛至甚是可疑若曰只是宰酋一部狂逞不與東夷相干今北關又說現獲東夷勾連賄買宰酋人贓明有證驗東夷何得再爲支遯欺誑中國似此舉動東夷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我國費許多心力封他官號厚他賞賚不如養一狗一猫猶

有一家之義中國情盡恩隆已到極處再加不得東夷反面背恩亦到極處再信不得問罪之師誠不可已但本院又想東夷是伶俐乖覺之人有通達時勢之智他豈不知中國之大兵馬之強謀臣勇將之衆若是激惱天朝赫然一怒徵四海九州材官兵餉要一百萬就有一百萬要一千萬就有一千萬要一萬萬就有一萬萬東夷兵馬只要天朝兵馬汗雨一滴就渰死他部落脚跡一動就躧齜

他地皮他善度量豈不曉暢正恐東夷必不
孟浪至此所以本院屢批開原申文還爲東
夷存疑又聞東夷有言若是本院疑他作反
願以親子送到聽用或留廣寧或留北京惟
中國之命爲此選官再諭詳示順逆禍福並
查送子聽用等情若果眞的到來即便題請
加恩世世天澤永永保守即有讒言以此一
事百不能入而東夷得自固之策天朝免意
外之防姦夷不能行挑激之詭矣臣又申語

鎮臣若曰往昔制夷多用質子一法卽先臣
楊繼盛論開馬市亦采質子之議此非臣今
日臆撰也鎮臣與臣議符特遴督理三營大
旗委官籍大成往選差丁兵馬成功等十餘
人爲伴當遼陽守道白養粹亦差官趙一鶴
代撫順備禦王崇吉添差通官董國儒佐大
成同去報入奴酋寨内奴酋遣伊中軍打兒
漢等迎大成於一百五十里外供應犒從同
行打兒漢卻說太師差馬法來有何話說我

奴在山後打圍便傳信去大成具將諭帖事理逐一傳布奴酋就來出迎大成於二十里外入寨酒宴大成三日虔奉大成等貂衣掛七件貂皮三張紅狐皮十九張馬鞍一副又具牛羊犒從備說節年看邊恭順情由願將親子質當廣寧城內或赴北京等語遂遣第七子巴卜海年一十七歲從以頭目阿都于骨里等三十餘人入撫順關飛報到臣侯臣諭到方敢前進臣即牌行道將令其細查是

否眞子牌云奴子假而我以爲眞則酋必我
哂奴子眞而我以爲假則酋必我怨哂怨之
間輕重釁隙由之不可不愼隨該署撫順備
禦王崇吉回稱查得今來奴酋男巴卜海係
奴兒哈赤第三妾名眞哥所生之第二子長
子名巴卜太今來次子名巴卜海此妾又生
二女一與兀剌江夷普張太一與雷都實係
奴酋之男又詢通事董國雲云此實係奴酋
排行第七男從小看生每去常見非今日遽

然所識伊妾毋見在未蒙示先小的亦防此姦每密詢入市買賣夷人衆言相同及觀動作行止諸夷畏甚實係眞子臣遂差夜役曹得勝等導入廣寧城力疾開門會同鎭臣張承胤共詢來情俱與道將詳揭無異除臣牌行馬政同知李守仁中軍遊擊高寛王純臣等一面査送前寺安住訖該臣勘得一奴酋也由前聞觀之陰鷙如彼而亦不傳有陽順之貌言也由今事觀之陽順如此而亦難信

無陰騭之逆志也夫豈奴酋歷事彌練機械彌沉摶戾欲亢伏匿欲下乃且姑爲右賢王之侍而終忍以巴卜海爲隗恂耶臣所不能過揣矣臣照得自漢甘露唐貞觀以及我明洪永間占城高麗故事修文來遠豔爲美譚嗣是隆慶二年把漢那吉背祖奔降雖亦夷孫而順逆之數較今差異彼特朝廷之上一意主張斷令容納竟致宣大四十餘年免於烽火爲貺殊厚今奴酋之智計賁威視俺答

尤烈覬覦顧欲覗俺答尤奢負雄長之勢而
效行成之請在那吉不過逆祖亂命之叛孫
在巴卜海實爲遵父治命之愛子此等恭順
殊出人意想測度之外文耶情耶卽使勉爲
文也而中所顧畏益可知也非仗
皇上文武聖神遠制奴酋之死命天地雨露深沁
奴酋之赤衷奴酋焉肯委心割愛吟嘯扼腕
垂涕判袂屈夜郎自大之體敦曠世久湮之
典如斯之謹哉臣謹會同總督薊遼都御史

薛三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五典合詞題

請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奴子應留應還或住廣寧或赴北

京及一切官賞事宜自有舊章臣等竊計其

留也狠子野心未可許馴眠之穩其不留也

堯天舜日不聞拒來格之苗若慮其窺邊左

之虛實習中土之夷險則邊人之久爲奴耳

目者十人而五也南人之竄爲奴腹心者萬

人而十也凡我中華之輿地圖兵食志馬政

考材官傳不乏臚列舊矣而奚俟其子之遯語哉第其供億之費水土之患當在意中耳又凡奴酋所與差去官夜役皮張鞍掛應否令各員役收拒俱唯

廟斷施行至於北關金白二酋私與曹文煥等血誓亦有韓昌張猛偕單于歃東山舊典可不深問其私給出邊軍器爲奴口實應令取還又北關所匿奴壻卜占台或令送入開原

仰乞

天語勑令臣等送還江寨令收原娶奴之三女共新娶北關之女一家完聚庶東北互親釁孽可杜萬一奴酋復背今議肆害占台則興滅繼絕問罪之師在我有名抑或調停東北之術別有定奪統祈廟算臣等曷任竦息待命之至

○遼東巡撫張濤題爲竟陳遼左迂計以俟聖明察覽以效萬一補報事臣觀今日內外諸人競談遼事多屬風聞雖出入遼中而事不關

心言有所擇亦與風聞無異卽如北關東建
二酋之釁言人人殊要皆聽聞所收忠藎所
發其云北關必救臣亦言其當救臣有屢疏
屢揭又有密書詢問本兵言兵言餉言勦言
救委曲頗具疏揭書劄具存可覆柰何九邊
多故無可那之兵太倉久匱無可湊之餉而
其議未能中窾其請未能如願也今幸廷臣
借銀議允遼得與分二十萬可以勾當東北
一役但此一役也一則情僞之當稽其稽云

何去年奴酋往犯北關他不必贅如報清河耀甲八百及再查之止有檢舉之空文也又報奴酋糾合宰拱二十四營達子燒燬北關屯寨不計其數掠殺酋婦男女三四千有餘及再查之止有字識之誤筆也本年正月之内又報奴酋兵馬已行三日而清撫之間奴酋切近之處也及查兵馬果否已行而清撫不知也又報奴酋將各寨馬兵盡已喚去正月二十九日起行往攻北關親見步兵在前

馬兵在後大約五六萬有餘時已盡將北關山頭占定開原烽火絡繹沓至臣商鎮臣先發鳥銃火器手前去旋撤各路防兵及標兵營兵及遼開等兵共萬餘人奔疲數日該道復有止兵暫住懿路之文而今報又云奴兵未至又云莊南送親則亦酋部覆謬之支詞也臣當屢報之頃即與鎮臣商說奴酋既到撫順訴苦北關將恐官司信了必有一番烽火惟奉近議不可不救臣言不數日而警報

果至乃烽火又只如此此諸臣謂其卒如臣料而臣則安願有此過料也是東北之形情近在開遼尚爾恍惚況乎廣寧即廣寧有聽用官萬里侯等奔告臣曰奴酋已圍了北關乞旗督救臣笑而遣之且毋須汝迨至事定臣詰里侯等官前日云何里侯等但云廣寧嘵嘵而侯等亦嘵嘵也廣寧驚駭如此況乎京師臣遂念昔日兵過黃河猶拒告密其故在內而籍制其外今日奴爲神物紛相挑演其

故在外而搖惑其內幸該道老成能懼事而
尤好謀也臣所可知者北關開原覬覦東夷
參貂東珠之利因而計誘卜酋致之寨中業
成騎虎之勢故其心不能一日而忘東奴酋
忿詑吽號若曰我本東夷巨擘北關是我曾
半分其父屍之酋一旦負我害我又挾中土
凌軋我故其心必不肯平而不能一日忘北
其所不可知者熱中有功名之妙算到底有
擲唾之隱憂就中有傾擠之奇着噫難言也

所恃該道不易動也乃臣所謂情僞之當稽者此也一則利害之當審其審云何北關之所守者二十餘里之邊也萬曆二十七年以後北酋飯依開原無有他逆是北關之心固不可失也失北關之心恐二十餘里之邊不靖也東奴之所守者九百餘里之邊也成化丙戌而後東酋謹護遼陽無有他犯是東酋之心尤不可失也失東酋之心恐九百餘里之邊不靖也使失北酋而酋窮無歸將必入

投開原而開原似不得爲逋逃主也開原又不受當必投之西酋而西方復添一患矣又使北酋不能逃走或爲東奴所滅則北關之地必爲東奴之地東奴黠甚而又强可曰亦猶北關居北而已乎如果北關救全矣東奴之心失矣或必即移攻北之酋爲攻開遼之酋當斯之時赫然之怒大師之克必不可已奴酋山險林密蒐索方可徐圖非遲歲月未必盡殄所憂東建之東窮荒無際渡江而去

師老酋逸我兵言旋酋復還集再征再逸事或有之成事在人王杲之功庶乎可期臣特不容不悉此酋之變耳乃臣所謂利害之當審者此也一則救剿之宜審其審云何奴酋擅東方富殖啗餌遼人而遼人久爲所用故遼中舉動奴酋全知厥後小則疑怨大則興戎我師未出彼防已預兼以遼兵遼馬遼餉奴皆習之易戒害成不可不慎人謂奴酋可以虛聲讋服者不知奴酋者也乃臣所謂救

勦之宜審者此也一則兵餉之當另集何云另集救勦一行二酋已隙遼中九百餘里之邊看守無藉將必時有搔諢那移應防兵馬往還動經千里一旦調發恐不濟事先期往戍恐誤西邊如今正二月草枯料薾馬瘠兵餒往返空馳人人訴苦項者援兵止三百餘人出住北寒甫閱數日北酋怨詈却說漢兵將他雞狗羊豕都喫盡了麾之惟恐不去北酋且又乞餉開原道詳到臣臣批姑量應之

夫中國無辟穀之兵馬北關有仰沫之枯魚只靠現在兵餉何能周給乃臣所謂兵餉之當另集者此也兵餉厚積救則實救勦則實勦或先令金白二酋從北兵東以激奴酋之出關或用大兵從清撫而入直擣奴酋之巢或走奇兵從橫江間道星夜遄迫以出奴酋之不意或浮大衆于朝鮮絕海而渡以防奴酋之遁去固一策也是臣所云宜救者救即勦也當不遺此策也如云虛聲而巳適以召

寇而速戾討豈得乎臣愚每想此事區處可了臣盖頗知奴酋器局舉動與夫籌著幃帳者似朝鮮非常之趣要不過富强爲酋中雄受享爲酋中冠而且小有才而狡耳若能硬主北關涕泣而女發還逓壻令與奴酋三女諸甥仍舊完聚嚴與之約儻或戕老女賊逓壻有討無貰萬一奴酋背約卽以今日救勦之兵馬留在異時作用未見爲晩此又一策也臣所謂不必加兵不必加餉而兩救兩全

術自在也何也奴酋好忠順之名而我亦與完其名奴酋執負婚匿壻之詞而我姑爲塞其詞奴酋恨北關之誣揑而我爲釋其憾奴酋好勝在北關之上而我爲之還其好也臣固知其必可圖也舍此二策只靠些須兵馬東急那于西西急那于東東西俱急便委于不可爲而徼倖于不可必眞有如該道所云救不成其眞救勦不成其眞勦也又安忍以至艱極縮之餉委于泥沙以極疲劇嗇之兵

驅于鋒鏑而究其故止爲北關守一老女防一逋壻若老女遽死逋壻遽死奴酋亦死守防猶有歇時若女死壻死奴酋不死而北關之禍固終蘊祟也北禍蘊祟而我救北之兵餉可暫停乎矧不止一北關而又增出遼陽九百餘里之邊患誰爲遼謀仁乎忠乎臣不知其解也臣只願實救實勦一創永逸臣之第一迂計也乃臣全遼之迂計惟在築墻夫遼非秦皇漢武不城之遼也遼從來有墻嘉

靖中遼撫亦有築墻者其時發內帑開事例築有土墻詞臣郭朴作有記文豐碑現存記云是年墻成大虜入犯臨墻搖手咋舌而退第土墻在風雨中未有十年不圮者欲興此工非石非磚不能久遠而遼固多山多石多柴木其採辦燒造良易遼土多斥鹵而堅各屯堡城垣皆外磚而內土誰云遼土不可墻也所須金錢如部科之意即寬處百萬之外遼實賴之遼有山澤之利便宜收用臣前疏

區處亦自有說得此墻成邊有百利而利不
可勝數也否則百害而害不可勝數也年年
月月無籓無籬抍此軍民官弁試于虎狼之
吻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可無戚乎如曰墻成
而封拜無路陞蔭且希臣謀所不及矣如又
曰內外空虛何敢遽議大工獨不思薊門微
閼便須急借百萬金錢亂乃遄已邊之可慮
奚翅薊門積慘負痛匪伊朝夕獨不得比于
薊門之議以出一方于湯鑊火坑乎臣查先

年郭墻大同戚墻薊鎮彼二武臣耳竟饒爲之今人何得驚覩二武臣爲絶響也此臣全遼之迂計也伏乞

皇上萬幾之暇慨賜覽觀如果臣言少有可錄

勑下該部聽其擬議具覆

籌遼碩畫卷之二終

# 籌遼碩畫卷之三　戊午孟夏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遼東巡撫李維翰題爲黠奴計陷孤城悍虜闖
風煽動東西交鬨勢甚猖獗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亟賜調兵發餉以急拯救危鎮事
四月十六日據瀋陽遊擊尤世功差夜不收
口報從撫順所平奠鋪楊安屯進入有馬達
賊一千餘騎下營等情本月十七日據中協
副總兵頗廷相差夜不收口報帶領兵馬策

應至撫順所城南與遊擊尤世功武靖遊擊
文明象健兵火器原任遊擊朱騰耀各統兵
合營本日又據署清河遊擊事鄒儲賢差夜
不收押同散羊峪堡夜不收口報從兀耳口
進入有馬達賊約有七百餘騎等情各禀報
到職據此預令鎮守總兵官張承胤統領正
兵左翼等營兵馬速赴應援即牌行各營將
領等相機追勦去後十八日據署清河遊擊
鄒儲賢差夜不收口報十五日未時有本營

兵馬追至梨樹奠與賊對敵斬獲首級伍顆
等情本日又據分守道右參政顧頤稟據署
清河遊擊鄒儲賢火牌報稱十五日酉時分
本職統兵追虜回營隨據清河守鴉鶻關口
夜不收馳送原領做市建夷付漢齎來奴酋
漢字印稟一張內云因你南朝發兵設在外
邊故我到撫順講話候朝廷將出邊的兵馬
退回若把邊外北關交與我則這事或可以
免得且令要你清河照常作市故不侵你清

河地界謹白等語職據此爲照奴酋係市口
屬夷輙敢突犯疆界賊兵甫退又來闗口申
文詞語狂悖殊甚明恃横強輕侮中國雖稍
有斬馘畧挫賊鋒竊恐賊酋愈懐忿恨復逞
兇謀事未可知沿河營堡邊長兵寡孤懸山
峽在在可虞請兵設防似不容緩又據頗副
將差夜不收押同瀋陽營夜不收口報達賊
三萬餘騎圍着撫順城一枝達賊與兵馬相
對隔河不能前進各營兵馬俱在崔四屯下

營離撫順城二十餘里等情到道據此爲照
來夷數萬於十五日壓境進圍撫順城未知
存失至今未見遊擊李永芳撥報恐有別項
重大事情除差官赴營查得另報等情又據
開原兵備右叅政馮瑗稟稱據慶雲守堡沈
時行稟報十四日巳時分有新安關進入福
餘衛夷酋煖兎宰賽卜兒亥三營下通夷等
伍百名到堡即令通事說稱有我們赶車二
百輛裝載木植乾柴又隨帶牛馬羊隻皮韃

等物來賣有宰賽營下通夷把氣韋兒說有宰賽煖兎卜兒亥等各營達子馱帶盔甲俱到遼河兩岸下營上關討賞又有憨傳調我們各營達子頭兒會議要犯搶南朝不知那地方今我們外邊煖兎兒子八個都不聽他老子各帶部下達子要來爭賞等情理合具禀緣由到道據此看得宰賽煖兎等馱帶盔甲俱到遼河兩岸下營上關討賞又憨傳調合議要搶且稱煖兎子來爭賞既係在市通

夷禀報情形似眞狡謀叵測除嚴行開鐵慶
雲恊遊守備等官比常萬分加謹防禦仍分
投收斂等情各禀到職又據慶雲堡遊擊竇
永澄禀報相同看得奴酋因北關之事懷怒
蓄忿久矣向來未敢公然犯順無非畏中國
之威故爲伏耳匿爪以待耳乃今一旦背逆
統兵攻圍撫順勢甚猖獗且具禀清河辭更
悖慢如此情形河東已岌岌不可支矣兼之
西北各處諸虜見在沿邊住牧亦據報謀犯

情似不虛誠恐乘虛突入禍將莫知所終也
除一面嚴行各道督行各該將領等官萬分
加謹隄備及相機堵勦去後仍又白牌傳諭
各邊嚴謹收斂卽差夜不收分投調遣五路
兵馬星馳救援外其奴酋攻圍撫順城未知
講話未知攻尅至今未見李永芳撥報俟有
的確另行馳報緣由俱巳塘報各部軍門訖
職預于十七日卽差聽用官郭之翰等四名
執旗監督各該將領追勦去後十八日又據

分守道顧頤稟據奇兵營中軍朱世顯禀副
將顏廷相紙票四月初六日本協統兵前赴
長安所防工十四日移防長勝邊工十五日
酉時據長勇撥傳東虜奴兒哈赤達子圍住
撫順本協當時統兵前進至十六日寅時到
撫順境上與武靖瀋陽鐵嶺遊擊文明象等
各領健兵又原任遊擊朱騰耀合營攻擊二
陣無柰虜衆布滿山川約有五萬餘騎本營
與瀋陽家丁斬獲首級一顆兩相扎營隨據

被擄脫逃人吳文禮稟稱十四日有奴酋部
夷八百餘名在市討賞口說明日有三千餘
名達賊來做大市買賣至十五日寅時分達
賊果來叩市遂誘哄買賣商人并軍民出城
貿易間各賊乘隙突衝入城將闔城軍民人
等牲畜盡被殺擄侵住城內等情本協即挑
內丁千總等冒矢衝至撫順城外探看果如
前供該酋世受國恩一旦犯順抑且屯聚三
日尚未出境而長安備禦又報西虜宰賽伯

要子聚兵二千餘騎卽日入犯平虜等處意
圖東西夾攻大肆狂逞兵力單寡萬分難支
乞於近鎮速調大兵以救燃眉等情到道據
此看得奴酋素日驕橫近假入市襲陷撫順
城聞將李永芳拿去中軍千把總殺死擄掠
軍民牲畜殆盡沿河設兵據敵至今尚未出
境猖獗殊甚除會請總鎮兵馬協力防勦等
情十九日又據鎮靜堡守備王牧民禀稱有
西夷泰兀榜什窰禀有本虜頭腦粆花于十

七日差人叫先來領賞夷使速回巢去粆花巴領大小頭目二十個部落全來子都在馬場放馬相對高平大小黑山離邊不遠只待數日馬有膘一齊上關講話等情各稟報到職除嚴行各道加謹隄備防守及分守道督令將領追勦外該職會同薊遼總督汪可受山東巡按楊一桂議照建酋奴兒哈赤性本兇殘行多詭詐倚恃富強篾視中國包藏禍心謀逆不軌非一日矣數十年來中外胥以

爲憂緣一向未敢跳梁以故不妨羈縻無非
爲保安疆圉計耳詎意三月内按臣查勘邊
界彼遂藉口爲先發制人之舉假做買賣攻
陷撫順今且盤據不去又暗通西虜在在蠢
動此其罪大惡極神人共憤職豈不欲剪滅
此而後朝食哉惟是禦虜必資于兵而足兵
莫先于餉乃遼之兵何如也名雖九萬有奇
然散之一百二十餘城堡其實各營戰兵八
九千而止而以當數萬之虜其將能乎是兵

不可不速調也乃遼之餉何如也以民運則欠二十餘萬京運上年下半年該銀二十六萬兩毫釐未解今又四閱月矣各軍缺食且幾一年而欲使之枵腹以戰其又將能乎是餉尤不可不速發也不然而腹背受敵手足莫措切恐遼左非國家有即京陵亦不能無震驚之虞矣事關邊疆利害社稷安危乃當事者多泄泄視之職曷敢不急爲呼天之請

皇上勑下戶兵二部再加覆議上請即調近鎮精

兵二三萬前來應援隨發上年下半年與本
年上半年原額京運五十二萬餘兩星夜解
來接濟應用如或太倉一時無銀當速請發
內帑以濟燃眉庻危遼有所恃賴而衝邊不
致再悞也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趙興邦題爲虜陷邊城勢
甚危急伏乞
勑下部臣亟議兵餉並速發帑金以募大軍以保
封疆事臣接遼東撫臣李維翰塘報奴賊猖

往假稱入市以三萬餘虜陷撫順城遊擊則
拿去矣中軍把總則殺死矣軍民牲畜擄掠
一空矣且其盤據內地久而不去又復結連
西虜住牧邊外東西夾攻以圖大逞蓋岌岌
乎殆哉撫臣以無兵無餉不能解大虜之圍
急則呼天旦暮求援
皇上聞之必且食不下咽遑遑爲遼計者臣愚以
爲今日計非兵寡之患而餉缺之難也遼撫
令不請近鎮精兵二三萬前來應援耶卽令

雖無精兵二三萬以應遼撫督臣汪可受業
已斟酌於薊鎮天津保定間議調六千五百
矣顧六千五百名之兵督臣尚謂其行糧無
所出如再有多兵又將安出乎遼撫不又請
原欠京運五十二萬星夜解發以接濟應用
耶計遼餉所缺於額內者五十餘萬見今太
倉若掃不能應萬分之一遼之主兵餉皆枵
腹以待如客兵再至又將何給乎無餉則何
以有兵無兵則何以禦敵況敵賊壓境軍民

塗炭少需時日則流毒益有不可言者
皇上亟命戶兵兩部作速議處何項銀兩堪以動
支如遼撫所請盡數發解以供主客之兵目
前之費即兵未必加多而士飽馬騰進可攻
退可守勿得躭延以釀莫救之禍則遼或可
幾幸矣臣愚又謂若不大發帑金終無益于
遼事何也遼撫所望援者則二三萬精兵也
今蒐天津薊保之兵不過五六千耳無論日
久則匱路遠則疲此五六千者使之戰陣且

將聞金鼓而股慄望旌旆而黽搖遼人得之亦無實用又何益於成敗之數哉語曰水人知舟陸人知車制遼之虜者必遼之人也

皇上誠發帑金數十萬下

詔募遼之死士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討不崇朝可得敢戰之士數千人即不能長驅虜庭漸可捍逐以雪敗亾之恥虎豹當關犬羊莫能入也奪狡虜之驕氣全百萬之生靈於以奮

乾斷伸國威者端在此舉不然奴酋得志衆虜

生心東西交訌兵連禍結遼之爲遼殆不知所稅駕矣兵馬倉皇羽書正急邊臣失事之罪臣且不言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署兵部事戎政尚書薛三才題爲黠奴計陷孤城悍虜聞風煽動東西交鬨勢甚狂獗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亟賜調兵發餉以急拯危鎮事臣承乏署印本月二十三日准遼東巡撫李維翰揭報前事正在具題間奉
聖旨狡虜計陷邊城勢甚猖獗一切防勦事宜行

該地方官相機處置軍餉着上緊給發其調
兵應援該部便酌議具奏李維翰着用心料
理疆事務保無虞欽此不獨遼左震驚中外
傳聞皆爲動色是疏朝上夕發仰見我
皇上惕然東顧臣愚代庖樞務無能仰佐
廟謨萬一惶悚無地據所云一城之内將領軍民
橫罹殺擄夫撫順互市之關奴酋歲市貂參
利不下數萬此中國所爲操餌以制馭建酋
者也今且公然攻陷我城堡殺擄我官民似

無利於此關市而其與我爲難也先是夷稟輒爭北關爲名今盤踞撫順此其意蓋欲牽制我師直擣北關也儻北關不守則開原遼陽一帶寧有幸哉且非獨此也據市夷稟報西虜煖宰等酋各馱帶盔甲於遼河兩岸下營討賞虎墩兎憨又傳各夷會議犯搶而東虜炒花亦復糾集部落駐牧於鎮靖邊外或奴酋交結諸虜分投入犯以東西綴我亦未可知儻一時飈動左右牽制前後疐跋豈獨

河東不支廣寧以西皆岌岌矣特
朝廷威福當不至此然勢已剝膚不得不爲過
計目前急着無如大發軍餉以鼓舞士氣遼
軍缺餉已歷三時此非少少發萬金便能濟
事戶部應發額餉自昨秋至今夏計該五十
餘萬大倉見貯無多即不能盡發亦當先發
其半以濟燃眉臣部額該遼東馬價一十一
萬七千八百餘兩撫賞銀三萬兩除先發四
萬兩外尚該銀十萬七千八百餘兩併新兵

餉銀四萬七千一百兩皆臣部事臣請一頓
解發此亦稍足應目前之急以慰遼軍望梅
之思者也至調兵一節方在酌議適准督臣
汪可受揭帖爲遼左告急酌調薊保援兵撥
選薊鎮西協主客兵一千五百名東協主客
兵二千名中協主兵一千五百名保定家丁
五百名天津南兵一千名刻期出山海關便
可計日度遼相爲犄角撫臣請調鎮筸兵二
三萬此尚不及什分之三薊當神京肘腋之

地狹酋睥睨之秋恐勢不能多發宣大以西
在在多事計亦不便于徵調且徵兵於遠無
當緩急惟有仰望
皇上大發帑金聽遼督撫自募敢戰之士急救此
局防禦他變猶爲費半功倍也往宣鎮缺餉
皇上不惜三十萬金以輯安饑卒消弭隱憂今遼
軍缺餉甚於宣鎮撫順被陷事勢更迫
聖明爲畿左半壁計寧有靳乎督臣又援往年征
播州救朝鮮故事請費數百萬金錢調數省

精兵爲一勞永逸之計此眞安遼固圉長慮
第欲徵兵必先議餉須集九卿科道熟計利
便非臣愚所敢徑請也伏乞
乾斷立示施行更乞嚴
勅該鎮文武將吏殫智畢力收復陷城防扞東西
夷虜事勢稍定務養全力相機大創用雪此
恥事結之日衡量功罪以程賞罰庶幾東陲
可保國威不損臣愚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戸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左軍興甚急度支

餉饋不敷仰祈
聖明急發帑金以濟燃眉以保疆圉事頃者黠奴
陷撫順城而西虜煖兔東虜炒花以及虎墩
兎憨諸酋亦皆蠢蠢騷動撫臣鎮臣樞臣閔
閔皇皇各以議兵議餉上瀆
宸聽乃皆不移時而隨請隨報則軍國安危之故
夷虜順悖之情亦既凜凜動
聖明宵旰之思矣臣不習韜鈐獨是邊需虛實得
以職掌與聞兼有太倉巡視之役即於昨日

查見貯庫銀若干毋論已題登時給發臣一入庫而各邊鎮催餉委官闖門懇訴臣以緩急諭之謂各邊安遼鎮危急其危者而緩其安者各委官始退惟是遼則僅給上年所欠十一萬九千四百兩有奇而太倉已爲之一空矣今年額數卽欲姑題半給不過二十六萬二千兩零尚苦外解來遲難於接續雖樞部亦請發馬價銀併新兵餉銀一十六萬兩合戶部共近二十八萬竊恐遼鎮主客兵合

薊保鎮天津各處援兵不過支撑許時又當
立盡矣夫黠奴包藏禍心幾十餘年突發一
旦志不在小撫順城負山帶河彼襲而據之
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計必非旦夕所能驅除
披猖之勢若彼難繼之餉若此枵腹諸軍望
風袖手欲剪滅此而朝食豈易易哉臣繹思
明旨一則曰軍餉着上緊給發再則曰應發餉銀
也着儘力措處三則曰糧餉着多方措處無
致缺乏大哉

王言明知餉銀當措處又恐不能措處却顧長慮
聖心亦既攫然加意矣獨念諸臣皆請發帑而
明旨有內帑空虛之句令人躊躇莫知所措豈其
皇上有恡心耶抑亦不便輕發且徐觀事勢何狀
而後發耶夫萬乘所不足者非阿堵也棄朽
蠹無用之物解邊境倒懸之危我
皇上豈其有靳焉且一聞發帑將士心安挾纊投
醪感恩直前當必有不戰而屈人兵者伏乞
皇上慨將內府積貯發數百萬或存太倉若干以

備不時之需或給遼左若干以壯折衝之氣漢之靈帝好爲私蓄及黃巾大起皇甫嵩請出藏錢以頒軍士不聽竟罹刼遷之禍宋太祖立封樁庫凡歲終存餘皆入以備軍需嘗曰石晉割幽燕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多積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我即以此酧之不然朕當散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與王重軍計裒世重財計斯二主者非非其大彰明較著者耶抑臣因是而有

感於事例之混目也夫事例不因邊餉之鉠
而開乎事例歸併不因臣等爲邊餉力爭而
乆乎近如染絹鋪墊之銀有何要緊乃乘順
天該府暫貯例銀時不由巡差掛號混行支
領除臣會同查補外伏乞
皇上嚴勅以後事例銀盡數從巡差掛號不許濫
支庶得專備軍需之用卽如庫帖經臣掛發
方媿無能寬其途廣其額以增土壤于泰山
益涓流於滄海乃不知從何年月銀錢混收

夫銀則色數難於造揑錢則低假可以參差甚有棍徒專搆低錢包攬代納及至發邊將錢賣銀虧折殊多則曷若自今題知後該庫一味收銀寧毎百兩明減五兩以示從寬斷不許銀錢兼收致滋弊竇而且於邊餉有損無益也臣故因請發帑而併及此雖然從來外寧必本內修今日用人行政繫乎未聞揆席久虛金甌罕卜大僚孤寂言路蕭條甚至郎署印剁臬藩薪積所爲佐聖明而勷內治

者可謂無人彼奴酋虎視眈眈安得不輕中
國而有狡焉思逞之意惟在
皇上翻然猛省一面發帑金以備邊用一面議征
勦以靖妖氛一面將應用之人速賜簡用應
行之政速賜施行以修內治而弭外侮此則
管蠡之見臣猶不勝拳拳焉
○薊遼總督汪可受題爲遼左告急酌調薊保援
兵乞
勅計臣大發兵餉樞臣會議處置以保封疆事

臣自束髮登仕路卽聞人言建州奴兒哈赤者匿跡傭工於遼熟我內地情形而歸併諸夷以成其强擅我貂參之利以成其富此異日邊疆大患也朝議以奴酋爲外懼久矣節因遼示裁抑奴詐爲恭順議者頗以奴無大志而易之臣遙制在二千里外例止文移申飭而心實不忘此虜故議募客兵以備援遼揭言奴未入貢情非全順遼有積薪厝火之勢薊有披髮纓冠之責蓋虞有今日也惟是

愚慮猶庶幾目前無事可從容設備不意議未及行兵未及練而奴難已發矣臣此時側當考滿待罪不敢言私據撫臣告急檄選薊鎮西協主客兵一千五百名中協主兵一千五百名東協主客兵二千名刻期至山海關屯集備援臣方有閱邊之行亦暫住該關相機調遣再覈保鎮選家丁五百名天津南兵一千名到關策應卽此所調六千五百名尚未知行糧所出惟願計臣將去歲今歲額派

遼餉百方那發於秋前盡數解到聽該鎮餉
司通融支給主客官兵候事寧議補是亦救
燃眉之權宜也然薊保久不習戰之兵豈遂
能制奴死命臣恐東虜乘風煽動如遼報所
云則寧前一線可以中斷其震驚甸服關係
更大所爲援遼者亦防薊也若奴以數十年
包藏之毒發於一旦欲圖勦滅非如昔年徵
播州援朝鮮之例大有一番勞費不可播州
遠隔萬里朝鮮遠在遼外朝廷尚不惜費數

百萬金錢調數省精兵用南北經戰名將爲一勞永逸之計況此屬夷之跳梁乎是在樞臣會同九卿科道各衙門酌量長便上請

聖裁非微臣所敢輕言也伏乞

聖明俯念事情重大謀當萬全

勑下戶兵二部計議覆請施行封疆幸甚

○兵部題爲奴酋計殺官兵全軍覆沒事日者奴酋突襲撫順分兵肆掠瀋陽間在在告急督撫諸臣亟請撥兵且議大勦臣等念兵食猝

難措處懇請發帑募兵爲應援遼左計特塵
聖慮蹶然東顧立命九卿科道官會議具奏臣等
正在集議各紓籌畫期以仰佐廟算而遼左
羽書接踵繼至始報東州馬根單二堡與撫
順同日見尅猶謂倉卒無備突然陷失廣寧
兵馬相爲聯絡猶可成率然之勢爲收復之
圖忽於二十六日接撫臣李維翰塘報内稱
據坐營遊擊梁汝貴差夜不收口報二十一
日四更時分本官會同各將領帶領兵馬分

爲五路追赶至撫順城南横河沿邊達賊望
見兵馬卽發火起身兵馬就從撫順兩夾馬
追赶離堡十里辰時出境梁遊擊領兵追至
邊墻口外下營達賊亦在山頭下營等情二
十四日據林江口報二十一日未時奴酋率
兵復回分爲三路進入時有總兵張承胤卽
分兵列營三處與賊對敵因彼賊衆勢不能
拒堵致將總兵張承胤幷各將領砍殺落馬
全軍覆沒等情看得奴酋逆天犯順計陷我

城堡殺擄我官軍據城不去虐焰方張而乃於二十一日暫退無非誘兵之計因見我兵追赶方纔下營隨復進入三面夾攻躙破營壘致主帥將領兵馬俱皆被賊砍殺殆盡然則東邊一帶勢更危急請乞亟推大將速發大兵救援遼左時不容緩理合先行塘報等因到臣臣等不覺相顧失色共嘆遼事之壞一至此乎葢緣一日之間三堡陷失夫將士同仇不勝羞憤急欲一戰冀以雪恥除兇不

期衆寡不敵遂至全軍覆沒也夫此覆沒諸軍皆正標營挑選精銳與將領慣戰家丁所謂以一當十摧鋒陷陣之士也同時併命慘若長平之阬諸嬰城自守者有不聞而股慄哉度此時勢全遼皆爲震恐脫或諸虜乘機而入東事殆有不忍言者矣除一切措處兵食與防禦事宜臣等遵

旨會議另奏所有塘報事宜理合具本題知

○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薛三才等題爲遵

旨會議事職方司案呈該本部會題爲黠奴討
陷孤城事等因奉
聖旨遼鎮悍虜猖獗所調應援兵馬該用軍餉見
今內帑空虛爾部便將馬價等銀照數給發
以濟急用戶部應發餉銀也着儘力湊處不
得遲悞該鎮文武官務要殫心恊力收復陷
城共圖扞禦之策事完分别賞罰如有疎虞
必罪不宥其大舉征勦事另着九卿科道官
會議具奏欽此又該薊遼總督汪可受題爲

遼左告急酌調薊保援兵乞勅計臣大發兵
餉樞臣會議處置以保封疆事等因奉
聖旨該鎮虜情甚急各處援兵相應刻期發遣糧
餉着多方措處無致缺乏會議已有旨了該
部知道欽此又該本部題爲奴酋計殺官兵
全軍覆没事等因奉
聖旨遼左覆軍隕將虜勢益張邊事十分危急爾
部便會推堪任總兵官一員令刻期到任科
理軍務一應防禦驅勦事宜督撫等官便宜

調度務期殄滅以奠封疆其徵兵轉餉等事
即遵　旨會議具奏欽此欽遵案呈到部除
總兵已經會推糧餉咨戶部儘力措處馬價
撫賞及新兵餉銀劄副太僕寺照數解發援
兵咨該鎮撫臣調發外所有太舉征勦徵兵
轉餉一節謹遵　旨於二十七日會集九卿
科道各官會議得奴酋憑陵遼左至於陷城
失堡隕將覆軍如火燎原幾不可嚮邇加以
煖兔粆憨諸酋乘隙而動在在阽危遼之猛

將精兵已盡之於一戰今卽欲嬰城自守恐
亦人無固志轉餉徵兵如救焚拯溺時刻難
緩宣大以西虜警未息閩浙之間島氛方熾
無論兵難輕調譬之遠水何益近火不如就
近召募爲便遼河東西督臣業已下令分募
眞順保河之間故多燕趙慷慨之士若行令
各州縣分投召募壯士萬人旦夕可致合以
遼東所募者約可得三萬餘人再行各邊督
撫許令罪廢將官凡蓄有家丁者叅遊百名

以上守備五十名以上皆得效用軍前沿途
行糧俱官爲資給如携帶五百名以上驗果
精銳可用者比於起廢之例即與見缺如此
招来亦可得數千人又山海關爲薊遼門户
關係更重須得一大將提兵彈壓之兼爲遼
左聲援保定猶是腹裏可令總兵王宣挑選
保河健兵數千移駐關内合以督臣先前調
薊保兵六千五百名幾可二萬合前召募之
數共可得五萬人此雖未敢輕言擣勦首尾

結連以助遼軍扞禦則不乏矣總計用兵五萬內除調遣者止支行糧其新募四萬餘有安家之費有月糧之費又馬步相兼有買馬草料之費大約用兵五萬人馬之費歲計不下六七十萬今以泉府告竭未易猝辦先議糧餉銀一百萬兩內派戶部太倉十萬太僕寺馬價二十萬而工部之二十萬請徑於大工銀內動支合得五十萬此外五十萬不能不仰望於內帑也鼓舞士氣實在此舉至於

馬匹行令太僕寺轉行寄養各州縣揀選三千匹徑解總督衙門分給募兵亦足省馬價之什一耳太低今日時勢遼事多艱欲收全勝之局不得不大為徵發顧民力已竭復重困以軍興之役勢必至於驛騷惟是兵從近募則不煩羽書而應援不患於無兵餉從中發則不事繭絲而轉輸不患於無餉此今日募兵處餉之大端也臣等更相計議遼左之事恐非旦夕能定督臣遙制千里之外則呼

吸難通撫臣兼理米鹽之細則精神不一往
年朝鮮洮河之役皆有另議設一經略大臣
爲其責專而勢便也今遼事方急似當特設
一經略憲臣防勦機宜悉以聽之事平則撤
而山海關亦特設一總兵駐扎其地卽以山
海兵馬及新募五千屬之西扞薊東蔽遼亦
隱然虎豹在山之勢也僉謂原任總兵杜松
忠勇敢戰克稱斯任總之有事不得不添設
猝有緩急可就近調遣耳謹述臣等會議之

緊具疏上聞伏乞

聖明卽賜乾斷施行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遼左阽危薊門震驚乞

天語申飭謹防內地幷舉行切要事宜事職竊惟

遼爲薊門左臂拱護神京顧薊門不煩東顧

之憂者以有遼在也今遼陷城殺將全軍皆

覆其勢已危於纍卵若乘勝長驅禍何底止

開原廣寧亦岌岌矣而奴酋橫肆鷙驁其目

已不知有中國何所恃而不恐除遼事會議

已經另疏具題外惟是職近按畿輔則爲畿輔慮而內之防範尤爲喫緊督臣汪可受已馳赴山海徵兵救援東西中三協已檄選兵五千而保定天津又一千五百名此六千五百名者皆各路之精銳也精銳一去內地空虛獵狡酋果有大志聲東擊西首尾受敵何以應之近者薊鎮諸路黃崖嶺則有掩殺窰戶之報墻子路則有撲殺烽軍之報白馬關則有滿旦諸夷穿帶漢人衣帽窺探防兵之

報似此情形焉知非各夷嘗我之舉安可不察其形也太平喜峰諸口及石門燕河青山冷口諸處皆逼近虜穴衝邊要地而山海一線之路猶人咽喉此關兵馬原自單弱關城及沿關邊墻皆為土沙擁埋踰之甚易宜特設一總兵統領大兵散財募士厚集於此乘其未有事時令扒其沙高其墻又嚴稽開放以防奸宄而昌平總兵亦宜速催以護
陵寢督臣汪可受祗可令屯駐山海不可出關門

一步而援遼須特設一人如舊撫臣楊鎬舊按臣熊廷弼熟嘗邊事者以備經略監軍之務各處罷閑將領多有勇而罪廢及富而蓄有家丁者亟宜下

詔各官有願自備糗糧帶家丁赴遼殺賊者總兵副將等官皆復原職其原無官者能帶家丁四五百名卽授以副叅遊擊職銜二三百名者授以都司職銜皆令至京聽用除李如栢已推外而杜松諸人養有死士急爲招採葢

不煩公帑而得多士之用莫有善於此者至
各軍遠趨與敵對殺如以肉投虎不如令各
守城堡固守一月者當大捷半月者當中捷
守五日者當小捷即如昔年薊如薰能保全
一堡而今無其人乎外若練京營之軍寄九
門之防申飭路將勤厥操演皆不容緩而亟
發內帑百萬以作士氣亟下部院大僚以備
緩急亟下科道諸臣以集羣策內治修而外
侮遠尤宜亟圖之嗚乎遼之在今日已焦頭

爛額而不可支薊之在今日當曲突徙薪而
不容緩況昨年有風折門拴之異今歲有河
水紅赤之變災沴種種柰何不畏惟我
皇上宵旰視朝并諭閣臣入閣商確制馭之方無
徒高臥私室速
勑下該部與撫鎮諸臣宣奉施行社稷臣愚幸甚
○河南道御史熊化題爲虜勢愈熾遼鎮垂危乞
速發援兵以救危邊以安內地事項者奴酋
犯順撫順失守總兵張承胤以全師覆沒城

下諸鎮空懸岌岌乎殆哉
皇上赫然東顧下
明旨簡將徵兵集九卿科道會議加添設經略選
推鎮臣及起用宿將擁兵東關應援防守會
疏上請皆已徹
聖覽矣近聞虜衆復泊瀋陽去遼陽止數舍遼城
將卒聞張承胤調發已盡其望救之切將不
能旦夕緩也經略重臣共推夙望候
旨下起行提師入境非旬月不能至呼吸安危之

際遼能待乎即居其中者人自爲守而援師
不至氣已先奪招集烏合之衆可恃以援乎
一李如栢其何能不委孤城於敵乎此皆會
議之所未及遼陽破而廣寧以西勢如破竹
山海關與沿邊諸口虜皆可以深入其去京
城亦數舍耳虜至門庭而欲藉一關爲固此
必不能得之數也論防守遠安而近危論赴
援則速濟而緩不及如異時倭犯朝鮮勞師
境外而未聞畫遼自守非已事之明驗乎職

故謂今日之計宜速發帑備芻餉咨督臣汪
可受先擁數千之衆刻期出關期以五晝夜
直抵遼陽與新推鎮臣李如栢恊力拒守聞
如栢家丁尚有千人可以傳檄而至而遼陽
士民富庶城郭完固其人皆習於騎射稔聞
兵革一覩撫臣出援將懦夫决拾瘡痍振起
懸賞招募數千之師可以立致合城所額不
啻萬也以之野戰則不足以之城守則有餘
如此而遼陽决不可破遼陽不可破則虜衆

决不能長驅待其師老城下智勇俱困而經略之師繼至夾攻即不能殲於城下而久疲之卒可襲而走也乃徐而審方略圖進取勞逸在我而不在敵此何煩再計乎至山海關地在襟服而薊鎮一路皆爲虜衝督臣出關憂在內地則按臣王象恒之議不可廢也職請以順天撫臣移鎮山海關控制薊鎮諸口而以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二鎮麾下壯丁可戰者計各數千多方召募旬月之內數萬可

集以之護守近郊東關不屹然金湯乎然事迫矣督臣之出時刻難緩必虜圍未集援師入城兵民合力勝無遺策若遼陽受圍則數千之師坐困城外委一臠于虎吻是又撫臣之續也夫督臣之出援二臣之移鎮皆其賜履之地所得爲也部議速定刻期遄發猶不失爲救敗之長策若樞臣不力主持督臣猶懷觀望藉候旨之名爲逗遛之計他日遼陽失守樞臣督臣任其罪乎不任其罪乎東關

不固二撫臣任其罪乎不任其罪乎此不待
智者所能辨也至於國無仁賢空虛已極如
擢用賢才以供任使彈壓羣工捐軀戮力者
銓宰總憲之任也如軍興大舉而佐計於中
轉餉於外者左右少司農之任也儻戎馬生
郊而遠近征繕中外防守者左右少司馬與
各部貳卿寺之任也其覈功罪摘欺蔽集羣
策以佐廟謨者言官之任也伏乞
皇上槩賜沛俞將會推大僚及時任事俟命諸臣

及時受職留部諸臣及時考選此尤朝政所
不宜緩
皇上勿以職所言爲迂也臣等不勝杞憂惟
皇上裁察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兵一敗堪羞廟算
萬全當計謹叩
閽瀝血以效蒭言事頃者奴兒哈赤敢行兇亂
一日而克三城遼兵不量強弱輕率予敵大
將軍而下萬命被戮至厪天子東顧之憂急

勑九卿科道會議乃會議疏已兩日在
御前不下而遼之塘報不至者三晝夜人心惶惶
不識彼中目前何狀臣備員左掖媿無能請
纓生擒奴賊而僅以箸籌代鏖戰葢今日亟
急無如議兵議餉議將三者而已流聞九塞
往有犯邊多在秋高馬肥之日惟建酋馬喜
食夏月河邊柳英每一日食而三日飽故建
酋馬獨肥而建酋兵獨善用馬遼人習步不
習馬習短刀不習長鎗火器建兵强遼兵弱

所從來矣今遼兵萬餘一朝隕命微論强鋭
即脆弱亦能幾許而遼兵中之留守城池未
經赴戰者聞此大衂不知又何如心悸股慄
也今會議召募近兵五萬燕趙慷慨自不乏
人聞全軍覆沒之日賊于軍中偵得南人語
聲即便釋放仍各予銀三兩以示招徠此其
意猶懾南兵而于遼何不亟募今南兵不便
即募但北方須選膂力强武藝精善騎射者
若只但能持刃無益於用至募兵既集須主

帥訓練操習然後度可而出寧堅守壁壘四顧躊躇于曠日毋輕率赴敵突發而不可收拾寧先將煖宰粆憨等酋或驅或撫令其解散毋諸酋未解從事于奴致奴反聯絡諸酋得倚爲外援總在屆期主事者乗時相機今日有難遙度也是爲兵議各營軍猶每月多者一兩少者或七八錢獨遼五錢止耳且頻年災沴解運愆期適因緊急解過上歲所欠十一萬餘兩項議該部再設法今歲十萬外

冏寺二十萬水衡二十萬而以五十萬請帑
金共足百萬之數後來結局不知何期只恐
此數尚存乎見少各衙門方在措處獨是
皇上毋乃尚有悋心今願卽時沛發以慰舉朝顒
望不者宣大之役播州之役朝鮮之役
皇上往往皆不惜捐金而于今之切近剝膚者乃顧
泄泄視耶節愼庫存餘非充物然一切運木
運石盡望罷停以需邊事太平再作區處乞
下令以後該部再輕給商人一錙一銖者卽

行褫職而此外仍廣開例如漢卜式故事能助邊萬金者文拜鴻臚少卿武則分別出身准拜叅遊擊級數千金以下者各有差目今事例雖開臣等雖亦爲稍寛其途不拘新舊刻本兼採並用然詳於文而略於武卽文除兩殿中書外其以數百金爲例者便卽無幾涓涓細流何益大海此戶部不可不與吏部再爲議請者而又開赦罪之條毋論城旦鬼薪卽人命大辟聽得輸錢以贖大抵贖死刑

者或千金流徒而下各有差此戸部不可不與刑部議請者蓋積貯欲厚不獨爲軍士月餉計而重賞之下必有勇士異時聽撫將等官便宜從事破格懸賞以激勞人費用自不貲耳至百萬之餉雖會議而轉餉何官奴賊譎謀保無復藏槍刼乎或京堂或郎署中擇有才望有心計者特差一員交付其地而後返若遼左一帶沙磧之地五穀不生人烟稀少今議募兵數萬而所解折色以買米粟應

且騰貴異常又不知米粟從可處運來亦不可不深長思也是謂餉議遼將蒙

旨起李如栢山海關議設總兵起杜松皆爲得策獨討遼將原正副多人今被戮者止正將張承胤承胤之印尚存何處倂副將多少未卜存亾如栢只以補承胤正缺而副缺多懸臣謂遠索之一時難到聞雲中上谷延榆間多廢將如柴國柱官秉忠輩寧無疆場久歷軍旅習閑其人者檄行撫按徵舉數員不惟近

地易來兼可得家丁千數至豫章劉綎會議時僉稱可用何不環召赴京時予相應職銜一以坐鎮京師一以備不時邊疆調遣大都若李杜二將與新議起用經略楊鎬皆須

嚴旨催其奔馳赴命不許逗遛家園或沿故套稱病疏辭雖然此諸臣者非昔年各效有勞勣而不無瑕纇挂人白簡者耶當寧謐而責備之嚴際倥偬而需用之急爲諸臣者得毋自完意重而爲國家出死力之意輕乎此須寬

以文法假以便宜但蘄于濟國家事而徵疵曲玷無須過拘大抵議事易任事難今願從傍持議者成美予善之意長而窮垢索瘢之意短庶乎大將有展布四體之便無掣肘中制之虞也是謂將議豈惟三議尚有二防一曰內防建奴鴟張寧始今日益自匿跡傭工之初以迄參貂射利之久何時何日能忘中國乎彼居恒與南人交通儻嗣後輦轂之下屬有奸細潛藏窺伺能保必無臣謂此中當

不時操練營兵以壯神氣凡御馬監之夙掌
馬匹者勿令中瑠與事而槩歸其權于戎政
京營詩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臣謂五方襍
處其中負才智勇力願為國家效一臂者非
無若人亦合出榜通知報名揀選以聽分別
調用至九門須各擇官一員有風力且勤慎
者防守譏察城門將酉而閉既辰而啟盈甲
廠不時備火砲地雷鳥銃礡石等堆積九門
城樓之上夾墻之内以防緩急漕糧以年來

改折太多庫貯漸匱臣亦查有優養優恤等
項冒濫之弊容臣另疏覈實奏聞外戎政倉
場亦宜合計京師兵當若何餉當若何此意
驟言之雖覺張皇而未雨綢繆似迂寔切至
枚卜宜速行大僚宜速點臺省候補者速補
候考者速考以效衆職以集衆思
皇上不時召見廷臣一與商確輔臣亦須夙夜在
公不得託疾優游私邸密揭時聞于大內博
採時務謀于羣寮

皇上與輔臣通輔臣與大小臣工通宮府上下一
德一心師師濟濟所謂今此下民孰敢侮予
者端必由此也二曰外防遼與薊相爲表裏
督臣汪可受前以遼報緊急不得不倉皇赴
山海關以便控禦且選東西中三協兵五千
援遼而薊寄一帶不無空虛之慮况薊鎮諸
路若牆子路若黃崖頭若白馬關皆不時小
警報其爲偵探嘗試皆未可知山海關爲中
外咽喉議設總兵是矣然以爲陸地防耳海

水與天津相通萬一另有飛渡詭計何以策之且山海一帶官路固須隄防而其旁蹊若喜峰義院諸口更爲喫緊喜峰口爲朶顏三衛貢道朶顏在昔能引導也先入犯今奴獨不能誘朶顏爲之地耶義院口舊故無事但邊墻六十里而遙聞俱傾圮奴且入無人之境又何以策之上谷與虜止隔一墻今日推撫臣會須速下敦趣到任大約各邊隣虜去處望風聞釁皆厪杞憂兵部須檄各邊督撫

道將槩加戒嚴一切城垣墩堡之繕修士馬材官之訓練皆不可不熟計而蚤圖也風聞朝鮮五畿七道倭奴業據三道儻乘間渡鴨綠江而來距遼之薪復二州不數百里又當何以策此至若年來熯溢相仍省直生靈富者多貧貧者多盜揭竿斬木其誰禁之矧重之以二十年權徵人懷怨讟願

皇上急下徹稅之詔收拾人心而吏部行各省直有司專責以愛養元元多方保護兵部檄行

修飭武備以爲萬不必然之計至黔蜀江苗
楚粤傜獞各皆蠢動宜急講勦撫而撫臣新
任徐兆魁猶宜亟黜往楚此因遼以及各邊
因邊以及海因邊海以及腹裏亾羊補牢尚
爲未晚葢自去秋門標傷損巳料有門庭之
災今春黄沙蔽天逆知爲兵事之兆而頁者
正陽門河流化血非常譴告聽覩爲駭
皇上若不及今採聽臚言行善備敗天下事莫知
所終矣如果臣言不謬乞下部院酌勘議覆

未必非時艱之小補也

懇乞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爲邊城有警內備宜嚴

聖明大作六師之氣以固金湯事我

祖宗建都在北與北虜僅僅一墻之隔固欲臣
子化委弱之氣知虜之不足畏也乃太平既
久戎備漸弛文臣似處堂之燕武將多紈絝
之流言之甚可傷心見之甚爲短氣然今邊
事既亟則天子六軍實係中外安危可蹈常

襲故徒嘆息痛憾于往事而遂巳乎職謹擇
簡易切要可行者列為七欵以備
聖明採擇
一曰振士氣夫古人察士之可用者以其騰驤
鳴劒之氣時欲從事于萬里外也今將官一
入營中便同汞錮中軍千把總職銜尚不如
人間之薄尉此可以買豪傑之心使為我用
乎今凡軍中不問是何色目一切以材武為
殿最職等廵視所至見其謀勇冠軍者不時

以聞可大帥者大帥可偏裨者偏裨士有功名之望而後豪傑肯來軍有豪傑可倚杖而後士卒有氣勢軍中驍果精鋭得鮮衣怒馬以輝人耳目然後民知從軍之樂而異才思奮矣

一曰鍊士膽夫士之弱也見上官則心悸聞有風塵之警則面無人色此曹委靡若此可與共立事耶今宜擇輕駿敢死之士擢爲材官各領千人另將遴鋒驍鋭者雜之于隊伍中

旗幟甲馬照耀天地職等巡視所至諭以戰
勝攻取之策使其不知天不知地不知生死
而後可驅之破敵也

一曰清冒濫夫冒濫之清何人不能言之顧今
事勢孔亟非
陛下極力爲營中主張則清勾之日正是冒濫之
始耳今查軍簿名數若干見在操演若干凡
有占役自中貴而下及其勢力之家皆以軍
法從事占十名以上者斬五名以上者徒配

法令既行軍聲自振不追其既往而自今以
後便可立見充實矣
一曰備器械承平既久人人爭惜小費夫國家
不經之用至千百萬不止水衡運一萬費且
二三萬奈何議及軍中便用寒酸氣耶宜及
今專官督造凡甲不堅者誅矢不精者誅藥
箭必用烏頭等藥亦宜先期辦戰車欄馬窩
鋪等項色色預先隄防備具職科所貯火器
格式亦宜發到兵部倣擬打造國有國容軍

有軍容不如此不足以威敵制遠也

一曰重事權夫天子六軍合數十萬人而每年賞額止一萬六千兩百費取給于是焉其罰重者不過杖耳總督恊理之權輕若此何以令衆而行事今軍重賞猛罰悉聽其處有阻撓軍討者立刻斬之以戒三軍應賞者

陛下爲治其費應遷官者樞部爲晉其秩有賞而後可行罰有罰而後可責之以事世未有權不重而可以制夷狄者

一曰修營房夫此營中數十萬衆未必盡係京師之人或落在鄉村或遠住他郡縣遇操之時五鼓則來巳刻散操則還其故處耳脱使黄夜有事何處得一卒耶今宜查有無官房及就近寺觀仍爲設法經理其窩鋪刀斗等事立刻可召來喚集而後不臨時倉皇也

一曰教戰馬夫軍中所用惟馬最先今冏寺廢職一切取錢以寔尾閭矣今宜禁令民間不許乘馬馬至營中仍令披甲馳驟使矢交刃

接以亂其視聽鳴金伐鼓以壯其膽氣馬如不足則倣淮西之法雜取以教之軍調馬艮而後他日有警不至束手也

一曰重門禁夫王城重閉其意最深今九門出入無端以內官領之國門禦貨已非事體且一門守衛近五百人而且爲此輩及寫字人役占冒殆盡皇城四門尤可駭異今何時耶而可泄泄仍其舊習伏乞

皇上將內官盡數撤回各門另以兵部一官領之

皇城四門亦宜更官守衛豈但肅朝儀嚴守
望亦可以折睥睨之伺防禍亂之萌也夫此
七欵皆古人治兵之常豈有神鬼陰陽之秘
出於庭臣之外者乎顧軍事惟此數者爲要
圖若舍此不圖而日時玩愒則軍數雖備譬
之木雞瓦狗終無實用他日之悔噬臍何及
目今事急圖之已晩而圖之猶賢於不圖者
不圖則載胥及溺有不可言之慘矣伏乞
陛下發下臣疏勑該衙門立刻復奏施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餉緊急非常帑金
遲緩未發人情惶惑事勢阽危謹三疏催請
以祈立沛
兪給事頃奴酋狂逞陷城據堡隕將覆軍塘報
不來者凡四日卽如所傳開原道稟揭內言
西虜備木梯攻具在十方寺入犯瀋蒲懿汎
之間爲開原咽喉此處不通則開原何適請
急催兵馬應援等因此雖聊得開原情形然
聞其差使離遼已在二十五日而此數日以

内絶無音息舉朝凛凛有中途阻截之患且
就道望援之情言之夫望援則需兵用兵則
需餉今會議疏如募民兵起廢將用經略諸
事業嘗可而獨是帑金則但云知道了
皇上豈以有外帑之五十萬但不須内帑之五十
萬耶姑無論狡奴久據攻破無期即如東夷
西虜之交訌開原城之臲卼此其需兵必多
兵多則餉多臣謂合此内外百萬尚存見少
皇上顧惓其在内耶夫臣四月二十六日一疏專

及請帑矣二十九日再疏中間三議二防又已兼及請帑矣臣一人微悃不足格主夫復何辭而獨是會議則舉朝之會議也舉朝不勝其懸切而

皇上獨視爲泛常賈生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必燃因謂之安今

皇上何以異此伏乞顒允立刻發帑以便近兵之召募以便遼左之轉輸況帑發則餉多餉多則新兵聞召募之令者必踴躍慕義而來帑

不發則餉少餉少則舊兵當亂離之餘者且踉蹌掉臂而去豨蚤發則我意先鼓舞我鼓舞而三軍共奮其精神豨遲發則我意先懈弛我懈弛而伍旅誰生其勇敢孰便孰不便

皇上不可不熟計而審處也至於沙漠五穀鮮生折色餉銀饑不可食今議添兵數萬糗糧騰貴應倍平常臣查前按臣熊廷弼在遼題建平常倉積穀至二十八萬餘石巳而翟鳳冲王雅量二臣積穀各有差大約自三十七年

起至四十四年止七年共積穀四十五萬三千有奇臣初意今日之役以民間易買合之常平積貯或足辦此不謂頃查楊一桂疏乃知年來或爲饑饉動支原數四十餘萬石者尚不足二十萬石夫民間米粟既少而且貴常平夙積又漸成烏有則此數萬兵糗將從神運耶鬼輸耶山東青登萊三郡濱海可與遼通發銀彼中僱船買米直抵遼東仍將三郡各衛健兵調集數千委賢能官二三員領

兵領船運米到彼除將米給散遼軍外留船若干遙扎水營一以壯遼陽聲勢一以杜奴賊窺伺登萊一路之意一以俟時急則水兵亦可登岸救援夫海運係先朝已事後因行之不便以致中格今事勢孔棘偶一復行是在當事者再加斟酌耳至於主帥起遼陽舊將經略起遼之舊撫監軍亦議起遼之舊按臣而遼之舊道文武兼資如閻鳴泰者服除見在

闕下令遼道缺查酌塡補令就熟駕輕以濟燃
眉是亦一計也流聞遼將自大將軍而下偏
裨叅遊戰歿而死者六濱死者三今起李如
栢止補正缺一人近邊廢將多備數員以充
任使更爲喫緊若張承胤隕命後其印安在
儻既失印而李如栢將何調度應否另鑄亦
不可不爲計者臣因遼餉請帑而附及遼之
用人若此伏惟
聖明飭下戶兵二部以便議覆施行

○大學士方從哲揭稱惟遼東邊事至今日而敗壞極矣奴酋睥睨北關蓄謀已久向因内地戒嚴未敢輕動乃數年蟄伏一旦鴟張乘我不備肆行蹂躪一日之間攻尅一城二堡殺戮擄掠備極慘毒總兵張承胤提兵拒堵又以衆寡不敵全軍陷沒當此之時人人危懼對壘者旣不能披堅執銳以挫其鋒嬰城者又不能堅壁清野以固其守萬一虜志無厭乘勝長驅數千里冲邊誰爲扞禦遼之爲遼

豈不殆哉今欲爲燃眉之濟惟在主帥得人
足以鎮壓人心鼓舞士氣早圖恢復永保封
疆頊承
聖諭已勅該部作速會推無容再議其他戰守機
宜與募兵發餉諸事應聽督撫諸臣便宜調
度及廷臣遵
旨會議恭候
宸斷外臣自揣愚陋不能以書生之見仰佐
廟謨敬舉目前時務有關于國勢安危夷情順逆

者冒昧爲
皇上陳之自古夷狄所爲懾服中國不敢生窺伺
之念者非以朝廷之有人乎今撲地空虛贅
褭無託軍國重事斷非病夫綿力所能擔當
玆者邊報紛紜日煩
聖聽如臣寡昧何能運一籌決一策以分
九重宵旰之憂此閣員之當亟補也六部都察院
膺股肱之任居風紀之司所恃以整飭朝綱
維持國脉而今皆有長無貳有貳無長甚則

長貳俱無九列稀若晨星倉卒誰與共濟此
大僚之當亟補也言官爲朝廷耳目必濟濟
在位而後聰明有寄任使可充今舉候命諸
臣累年經月置之若棄突遇緩急誰與佐廷
議而禦外侮乎此科道之當急補也
皇上儻乘此邊方告急羽書旁午之時渙發
明綸將前項各官盡行推補則仁賢布列朝宁改
觀內治既修
天威自振醜虜聞之必且畏中國之有人而喙息

竄伏之不遑矣至于發帑一節前奉
上傳謂内庫空虛無措臣似不宜再瀆但以國家
大勢論之捐朽蠹之餘以勵力士死綏之志
損涓滴之費而紓
九重東顧之憂此孰得孰失孰利孰害計
聖明必能洞悉無俟臣言之畢矣
○兵科給事中趙興邦題爲大軍覆沒遼鎮垂危
再乞速發内帑急議大兵以保封疆以固
陵京事臣接遼東廵撫李維翰塘報二十一日總

兵張承胤與奴酋對敵因奴賊勢衆不能拒堵將承胤幷各將領砍殺落馬全軍覆沒等因夫大將統領大軍不能當奴酋之鋒以致大敗極壞則誰復能制奴酋者遼其能保爲我有乎且聞奴酋此番入犯殺人如麻一切財物牲畜皆所不取此其志豈在小也哉志不在小益恐遼之不能爲我有也又據遼撫所遺臣書謂遼當纍卵之秋非發兵數十萬餉百餘萬不足抵奴酋之鋒如兵至數十萬

誠不必然而三四萬之兵六七十萬之餉臣

謂斷斷不可少者

皇上聖明洞悉國家今日大勢試問三四萬兵從

何徵調六七十萬餉從何措處卽令兵部馬

價等銀照數給發戶部應發餉銀儘力湊處

亦不過止得二十餘萬耳今奴酋乘勝之後

不知旦暮可解兵而去否卽旦暮解兵以去

不知將來可不秣馬再來否度狡虜情形量

中國物力涓滴之水其又能救燎原之勢否

皇上動謂內帑空虛恡不肯發如果內帑空虛尚
不可使聞于四夷況其近年之積殆不可以
數計卽發六七十萬以救遼急臣意不過太
倉一粒何鄭重至此毋乃其以遼棄耶顧思
遼之封疆誰之封疆也遼之赤子誰之赤子
也陷城殺將從來未有如此慘者興言及此
皇上寧不惻然遼破則薊危矣薊危則
陵京震矣遼之中禍所中不獨在遼興言及此
皇上又寧無凜然奈何以錙銖小利而忽

宗社宏謀乎臣竊爲
皇上慼之臣因又嘆遼人之失策也當我兵集撫
順城下明知虜衆我寡非奴酋之敵其一意
堅我營壘以待虜人之自退明也及虜旣退
曾不思虜衆我寡其見我兵而退也畏我乎
誘我乎乃輕躡其歸而重墮其計三路夾攻
殺戮無遺臣盋覽報未終而涕巳沾襟矣嗟
乎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大軍沒矣虜志益
驕我氣益怯當收此殘敗之餘守而勿動俟

彼援兵到日相機進勦顧援兵不可一日無
餉則内帑之發不可一日少遲伏惟
聖明俯垂宸覽
○兵部題爲遼事急于燃眉經略猝未能至議請
督臣移駐關東相機調度事項者奴酋猖獗
遼左震驚致厪
皇上東顧之慮
勅臣等會議防禦機宜一切請發糧銀徵調軍馬
及添設經略總兵等項俱當報可施行督臣

汪可受詛奮纓冠移駐山海關內則經畫兵
食外則指揮軍旅諸所以離散西虜連綴北
關討以扞遼安薊者固已不遺餘策矣臣等
會議時亦謂山海爲畿左咽喉督臣正合駐
扎其地可以適中調度更議添設一總兵以
便出關應援葢所以固門戶重堂奥也適接
御史熊花揭帖內稱聞虜衆薄瀋去遼陽止
數舍盼望援兵不能旦夕俟經畧重臣提師
入境非旬月不能至宜速發糧餉咨督臣先

擁數千之衆刻期出關直抵遼陽與新鎮臣
李如栢協力拒守以待經略師至徐圖方略
以規進取而順天撫臣則移駐山海關保定
撫臣移駐易州相爲接應以護守近郊東關
不屹然金湯乎臣展讀一遍更熟計之時有
緩急勢有輕重在平居則薊門咫尺
陵京督臣當鎖鑰之寄于勢爲重在今日則遼陽
迫近奴虜京師有門庭之憂于時爲急督臣
駐扎關內距遼瀋千里戰守機宜變于呼吸

勢難遥制且遼人望救朝不及夕一聞督臣
擁衆出關先聲所播是亦壯其膽氣應急之
着也而順保撫臣移鎮山海易州互爲輔車
復不失居重之意况山海又移保鎮總兵駐
扎其地牖戸綢繆未嘗不審計慮更長本日
會推宣府廵撫會議諸臣具集
闕下與道臣熊化更端辨問卒無以難其說臣
因而贊决之謹以上聞督臣未奉
明旨不敢擅出山海伏乞

聖明卽勅督臣再擁數千兵馬刻期出關駐扎廣
寧審察東西夷虜緩急之勢相機協力扞禦
更約束諸將務以保境固圉爲事毋有輕發
以危遼爲孤注也薊保見在發兵已六千五
百今督臣再挑數千出關內地空虛不無可
慮臣部已移咨順保撫臣分投募召亟補前
額二撫臣殫忠竭智誼不後于督臣自足紓
皇上東顧之念矣
○提督學校監察御史徐養量題爲遼事告急

廟算宜周謹陳一得之愚以裨安攘事切惟奴酋
乆蓄逆謀一旦鴟張覆軍殞將遼幾非我有
皇上赫然震怒業已簡用大將控制孤危與夫調
援兵壯士氣遣經略重閫權廷臣恊謀
綸音渙沛遼若可恃以無恐矣然而徙薪不早既
成今日之燎原若復治蠱無方以益將來之
疢疾則一壞何可再壞職請借前箸籌之
皇上試垂聽焉蓋邊堡新破虜勢方張輕與之戰
是以勝予敵謂宜遠斥堠以防奸勸間諜以

分強練卒飽馬蓄精養銳譬之積水俟滿盈
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至于排山漂石而未
已是先爲自勝之一法也外侮旣作内固宜
嚴遼與山海相隔僅數十舍起用大將杜松
扼吭而守之是矣然庚戌俺答等部僅以數
千騎至古北口潰墻馳入我師倉皇失措則
自古北口以至獨石喜峰諸口可無虎豹當
關乎督臣宜及此時選銳堅壁緩則星碁相
布而諳師中之紀律急則首尾相應而樹扞

外之藩屏是以主制客之一法也京營十萬
之衆老弱宜汰然法驟行則奪其食而易生
心獨不可令其擧子弟壯者以自代乎乃器
械不備攻守無具火器雜以沙泥甲帽久爲
朽腐獨不可豫繕以除其器精嚴而適于用
乎諸營將領偏裨肩背相摩豈無智藏九地
勇奮九天如頗牧其人者責在樞督巡視耑
精校閱拔其尤而紀錄之一旦有急皆干城
之選矣是又整暇應卒得人則勝之一法也

蘇子瞻曰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人之偉抱自負奇節自樹者多為宵小所扼而不得竟其施今在位在野訪有剛心幹旋勁氣擔當者即偶蒙呰議亦當賜環推轂量戶兵二部增用一二侍郎平時協力助勷庶務畢舉迨疆場有儆轉餉經略量能而授刻期而往則事機不失而敵愾氣雄至于廢將使過所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也且彼擯棄之久益悔艾前非以思奮勵則劉

綎柴國柱等亦宜起在京營以聽調度是又儲材于鄧林而楩楠杞梓皆足以充棟梁而備竿櫓者也若夫運籌帷幄輔臣主之旣入閣不得稱病率勵臣僚冢臣主之巳補牘亟宜黜用言官之摘發欺弊動關國計而慨俞俟補考選散館諸臣以廣忠益則仁賢布列大小相維以奠磐石之安區區奴酋直折箠使之耳釋此不講而泄泄從事恐天下有大可患不獨在虜矣職草疏將完意謂

皇上帑金立發可無復請乃濡滯如故豈以五十
萬金爲鉅費耶切恐結局期緩數且不敷則
目前喫緊孰有先于發帑者職不得不再瀆
宸聽以救燃眉也
○河南道監察御史盧謙題爲虜勢可虞時事難
測懇乞
聖明臨朝用人以保泰運事職見奴酋叛逆至于
占城殺將疆埸之事朝夕莫必幸
皇上留心邊警會議有

旨乃會議疏數日方下發帑有
旨而數日來帑未發下說者曰
皇上或恃屢勝之威將謂奴酋雖暴不過如關白
如哱酋如楊應龍止耳安所用顧慮哉職雖
至愚恐不盡然蓋關白所志者在朝鮮其欲
有限且有朝鮮為中國藩蔽其勢難于越國
而來哱拜偶激而起楊應龍窮窮小寇故久
之非逃則滅維此奴賊素承女直之強收南
關降吾屬酋地廣兵衆異志有年又招中國

奸人爲之謀主又聞勾連西虜與之交訌闖
入内地罔有悛心此其人可與關哱播等同
論哉且遼陽去山海關山海關去都門皆不
數百里而遥豈若關白隔于朝鮮哱拜遠在
寧夏楊應龍越在蜀山數千里外而可易視
哉即朝廷有必勝之靈而臨事不可有易視
之念職見今歲風霾屢起近日都城河水盡
赤皆從來罕有之事天變如此其異也昨會
議時合九卿科道計之僅僅不過數人議經

略止得楊鎬輩一二人議總兵止得李如栢劉綎杜松等三四人人才如此其少也典言至此願毋易視之哉今移總制于廣寧移順保二撫于山海關于易州與夫招兵發餉此固援救之長策矣乃職所急望者尤願

皇上以臨朝爲第一事面與閣部諸臣商求碩畫凡有章奏應時批發卽此宮府一通便足制勝千里亟行枚卜速補大寮亟用考選留部與候補諸臣廣謀議有人羣策畢集毋使濟

濟諸臣徒抱請纓之志不得效其借箸之懷

也如遼中之劉國縉繫臣之劉光復長才大

節足當一面此時可不亟用乎其他文武諸

臣在籍者與夫謫廢者可不簡用乎自天津

暨西北諸邊道臣將臣凡有員缺可不速行

推補各固藩籬乎乃京營亦當議焉京師重

地京營重事也六營曾操副將五日分班舉

砲布陳假扮賊寇彼冲此擒直戲耳宜

勅下兵部將營將先試其長習何武藝令每營及

山東河南中都上班軍士挑選丁壯各任所長教習熟演毋襲往日故套戎政尚書不時閱視孰優孰劣分別殿最以聽

皇上黜陟庶營有干城巍然壯國家之神氣劉綎輩到日可令與其家丁共相爲用各撫按衙門宜督令府州縣招集鄉兵練習武藝而附近州縣尤急至寄養之馬雖膘壯可觀未經騎坐每每嘶嚙不可用宜令三十六處各鄉兵騎習庶調兑無泛駕之虞葢兵與馬相依

爲命所當預習者也九門守城武官鶡衣百結可當鎖鑰乎設朝暮聲息變異凡百城守事體可無預計乎此皆固內之說無事時且當加意而况今日也是在當事者留心耳如此內固而後救援之氣壯救援有緒而後撻伐之威伸俟起用諸將齊集之日盡用天下智勇大發帑金大張撻伐繫奴賊于

闕下總在

皇上臨朝大奮

乾斷也職私憂甚切一得愚見敢以上聞

○吏科署科事給事中張孔教題爲遼左阽危國勢決裂仰祈

聖明銳然圖新以保封疆以安宗社事職見

皇上久不臨御一切章奏槩從停閣宮府如此其隔絶也人才如此其蕭條也政事如此其廢弛也四夷之往來者陽爲貢而陰爲窺𨵦中國爲夷狄所輕久矣頃遼事大敗殞將陷城督臣議應援而薊保精兵一切調集以爲救

遼之用又設大將以數千勇練暫防山海此
夫寇在門庭自不得不舍緩就急慮深根本
且將何以居重馭輕也今日之急救遼者非
救遼也為薊也防薊者非為薊也為都城也
五萬之召募尚屬空談五十萬之内帑未嘗
慨發夫餉言百萬在
皇上或以為多而兵言五萬在職等且以為少毋
一兵安家之費以八口計非數金不足以紓
其内顧毋一兵行糧之費以千五百里計非

數金不足以預其芻糧每一兵戰守之費以
一年計非二十餘金不足以供其丁馬而賞
功之典間諜之需此又當敷其所用未可問
其出入者左輔之安危諸夷之順逆惟視此
舉成大功者不惜小費
皇上豈有恡焉而諸臣之所祈請僅得發十萬之
旨其四十萬者尚戀戀不忍割也異日逆酋不誅
順者亦叛封疆不守而都城纍卵內帑之阿
堵虜且眈眈而視

皇上能無後悔乎此特就遼事論耳至若安危所
注全在人才今九列晨星言路將斷巡方之
使半空監司之官多缺守令貪殘閭里之豪
為百姓仇而誰其抑之
皇上又若加意惓惜大僚阻抑言官必欲使天下
無以危亾入告而後稱愉快者諸臣今日請
下九卿明日請下科道不但
皇上厭聞而諸臣亦且厭為故事非痛非癢政如
頑冥殘廢之人藥石無所施鍼砭無所用憂

世者卽欲嘔心極意以自獻亦何從乎往事
之失不能挽矣嗣是以後職願
皇上加意勵精有疏卽報有言卽行恤百姓之苦
念九邊之危大僚盡補科道盡下逸廢盡起
請鐲請賑之疏一槩賜允將振刷強明之氣
夷虜聞而懾心所不長纓繫此逆奴于
闕下職不信也泄泄沓沓循此不更職恐不發
帑不徵兵而遼危而薊危而都城亦危卽發
帑矣徵兵矣而分任無人助勦誰藉

皇上寧能以總攬獨斷之能坐勘變亂乎哉
皇上金甌之天下願
皇上自愛之
皇上瓦解之封疆願
皇上自全之頃天心示儆流水盡赤明有伏屍流血之兆明者見幾圖未然況天與人適相湊合若此而可漫不為意乎如薊門之倍加戒嚴京營之餝新簡汰內不可使徒餉而無兵外不可使有兵而無餉大小諸臣各勤職掌

夙夜在公當有同舟遇風之心而無彼此相
觭之見此則臣子所能自盡者抑職又有說
焉守備不設疆臣罪自無辭然昔大師未衄
當以戰捷爲功今應援未集當以守定爲功
變不宜于張皇慮且期于整暇姑責撫道之
後效而任督臣之便宜亦今日一說也此外
如駕馭歸順之虜解散逆酋之翼北關義不
可忘恩而利不可取自滅勦守之機權督撫
諸臣應自謀之非職遙度所能悉也諸惟

聖明裁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國憂方殷邊餉正匱瀝

措處之難仰祈

聖鑒亟圖長策以濟時艱事項者黠酋計陷孤城

九卿科道官會議請發內帑五十萬稍佐目

前之急貯蒙

聖恩發帑金十萬兩以充軍餉仍命臣部多方措

處無得遲緩致悞軍機凛凛

王言聞之心惕臣立刻率十三司官屬面相質難

務求勝算而躊躇四顧其道無由且先陳匱
乏之源而再圖無患之具可乎臣聞人雖強
壯一指之疹必拂人雖好逸一脉之傷必救
情固有所不能釋也夫人主以天下為身今
之薊遼固神京之肩臂榮痒通焉豈忍格焉
外之輕于一指一脉之護惜乎奴酋覆軍殺
將國家二百年未有之慘宜
宸衷獨奮凡簡經略起廢將調南北水軍一一下
廷臣之請矣但國之大事在兵兵之仰給在

餉餉充則神壯而兵以奮餉詘則氣餒而兵以靡臣司餉者也餉至今日匱極矣鎮臣按額而呼至急也應者轉艱臣部欲按時而應至窘也呼者愈頻何内外相違至此臣因反覆而思其始國初充實無論也即萬曆初年疆場無事太倉冏寺凡積貯總以千百萬計日者倭播諸役賴此耳乃倭播諸役約費一千二百萬有餘以後則四方水旱之變年年慘心撫按災請之疏在在啜泣念餓鬼之未

起徵不得不暫停矣憂道殣之未還逋不得
不議蠲矣其餘王封婚禮并珠寶袍服
聖母諸典禮百凡正供何啻千萬而加派增添且
逾會議至無按司道贓罰俱係濟邊正額有
員不補動至經年見在者又多以灾荒留賑
矣夫太倉歲入方四百萬耳而出且浮于入
居常已自難支況意外之警不時之需乎臣
自四十一年間有薊鎮饑軍之變續復有宣
鎮疾呼之憂因條上七事列爲欵目詳哉其

言之益欲吹虀以懲往且期蓄艾而應來耳
然言搜索矣言汰華矣言儲積矣能仰佐太
倉金錢者有幾即事例奉有
明旨而事例未必應手往巳酉庚戌間
皇上軫念邊軍不難自捐內帑而以事例歸併臣
部則臣部匱乏不獨在廷諸臣所共知而我
皇上知巳先矣矧在今日乃值饑饉師旅並作宜
皇上俯從諸臣會議之請而有此十萬之給發也
涓滴皆恩固知三軍聞之壺漿動色但臣部

月來剳發遼餉凡上年所欠及今額數半給
已不下二十萬葢皆那諸鎭之餉權佐遼急
乃諸鎭各在戒嚴臣豈能聽其忍餓束手莫
應乎而多方措處
王言凛于天日敢不夙夜圖維凡已見之所可到
叅酌于科臣之曲算詳思自難後時苐所云
措處者非空口之譚而爲到口之餐也又非
果腹可待之時而爲枵腹存亾之候也事有
備則易救患卒起則難支臣計竭矣臣尤所

深慮者往嘉靖庚戌時朝臣玩于邊警匿不以聞北虜入內地一時糗糧不具軍政不修上下交震頹

肅皇帝赫然臨朝九門分置大臣統領將屬人心乃奮虜竟飽去然所損已多嗟何及矣今奴酋之辱國不但虜之薄城也奴酋蓄志有在不但虜之易飽也國耻終難含忍師行緩急未定儻不先具餉而廣募既集兵而始待餉是更生一敵也且寧夏之役甫數月耳約費

餉二百萬兩倭之役首尾七年約費餉及地
畝米豆等銀共七百八十三萬餘兩播之役
未及朞年約費餉及川中凑辦銀共二百萬
三千餘兩凡此軍興之需半係搜括外省無
碍等銀今搜括殆盡正內外俱竭之秋建夷
尤門庭切膚之災近報夷出虜入狡謀尤非
前寇之比科臣謂合此內外百萬尚存乎見
少者慮及此也萬一瓶罄罍耻不能具蔬糲
三軍怒色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臣一面嘀

略另疏奏請先苦于立應之無術而陳其迫切若此

籌遼碩畫卷之三終

籌遼碩畫

四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AC
95
C5
K97

AC 149 .P3 v.30

# 籌遼碩畫卷之四　戊午孟夏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江西道御史李徵儀題爲虜警甚急廟算甚緩懇乞
聖明早計防勦以固封疆事伏自撫順失守全軍覆沒遼東西悉已震動誠危急存亾之秋政
皇上宵衣旰食之時臣子臥薪嘗膽之日乃衆議遲疑似過于慎重毋亦狃于嘉靖庚戌之役謂何事張皇職竊以爲不然庚戌之役王汝

孝搆隙于前逆鸞勾引于後而俺答之欲止于子女玉幣飽當自去況虜款未定我兵習戰虜在內地豈敢久停今奴酋席猭詐之資擅參貂之利招集中國亡命蓄謀于數十年之久白頭舉事一出而墮我名城殲我大帥不飽子女玉帛而飽城郭土地其志誠不在小況我二百五十年太平人不知兵復以積弱之遼當積強之虜揆之事勢欲其不折而入于奴不可得也遼危則薊關而西漁陽孤

竹間無名山大川之限掉臂而行孰能禦之
禍且有不忍言者故庚戌之賊雖搶擄于近
郊猶爲疥癬之疾今日之變雖在千里外實
係腹心之憂較庚戌奚啻十倍但吏考當年
肅皇帝嚴旨頻下羣臣章疏流通而外兵之調度
芻餉之議處種種經畫載在方册
皇上固可覆視絕不類今日人才空虛章疏留中
羣情隔絕諸司鎭靜悄然若無事者說者又
云千兵之行餉以萬計兵集虜去費徒不貲

不得不爲此數米量羮之計而職又竊以爲
不然也黠虜踪跡詭秘其鴟張豕突長驅直
犯固不可知卽或異日乍起乍退多方誤我
亦不可知總之堂堂天朝有覆軍殺將之恥
自當滅此朝食故近地之兵不可不預備數
百萬之餉不可不蚤具兵已備矣餉已具矣
賊如遠遁則問罪之師接踵而東賊尚屯聚
則進可爲蕩平之計退可爲固圉之策如妄
兾虜之未必來也而兵餉不繼恐虜欲無厭

烽燧日逼禦之通衢者漸及于門庭禦之門
庭者漸及于寢室束手無策噬臍何及事且
不知所税泊矣或又云奴酋勢在呼吸之間
而徵兵在數月之遠鞭雖長不加于馬腹不
知卽有數月之濡遲尚有顧盼可候待之期
不然日復一日旬復一旬悠悠汎汎甲可乙
否所謂議論定而虜騎已過河則宋之已事
可鑒也或又云遼爲一隅之警何至紛紛徵
調頻年饑饉恐激而爲亂職愚以昔年朝鮮

之役未始不動天下之兵何以竭中國之財力援此區區之屬國哉救朝鮮所以衛遼也衛遼所以衛京師也豈昔日之遼東不可無朝鮮之衛而今日之京師乃不必有遼東之衛耶國家舉事當旁揣其情形之變而預度其究竟之歸奴酋之當必勦易知也遼兵之不能勦奴酋而必待于調募易知也以我之必往待敵之或來則調募于暇豫之時與告急于倉皇之際其得失利害又易知也慮必

周于事後患始弭于目前如苦兵食之艱習因循之見袖手旁觀苟且倖免事或中變則陳堯叟王欽若當年之策而徐珵復蹈襲于正統之季卒爲天下萬世笑皆以其策之不預定耳長城之外引弓之國其受我豢養如奴酋者皆鱗次櫛比見我之不能大創奴酋蹈瑕乘隙何所不有則國勢日以弱國威日以替而朝廷從此多事矣况奴酋狡焉啓疆之思政勃勃乎其未肯已也頃奉

明旨云其大舉征勦事還着九卿科道官會議具

奏故職恭繹大舉之

明旨瀝陳利害之大端見奴酋不容不勦又不容

易勦之狀若此

皇上試思此何等時耶請事留司馬門不報天下

事可知矣乃閣臣以發內帑請不報復以枚

卜大僚考選諸務請不報樞臣以揀用宿將

請不報各臺省以邊事條陳便宜十無一報

陛下即不能早朝宴罷如往時值此羽檄交馳之

際召閣部九卿科道時賜臨問以籌戰守之
宜則邊臣鼓其壯氣塞虜褫其雄心此所謂
戰勝于廟廊之上也先年遇有虜警曾遣京
堂兼憲職駐劄通涿二州以成犄角之勢今
督臣汪可受星馳出關撫臣劉日梧已議移
駐山海矣若黃花鎮古北口等處係
陵寢重地先年虜曾潰入儻遇有事撫臣料理稍
遠調兵援遼守備單弱按關二臣甚爲地方
慮似當于京堂中酌量才望者一二員

賜勅諭各邊口督同道鎮諸臣同心防禦如臺臣
熊廷弼素嫻邊事可即令回道以俟不次擢
用至部議調募防守亦當刻期赴遼以備不
虞者也邇來沿邊守備員役因太平日久未
盡揀擇間有人地未甚相宜者吏兵二部不
妨從長酌議移之內地另選素有武略者速
爲催補以重戎備至遼東被兵地方今督臣
旣已出關分任不可無人除原役守巡兵備
諸臣照常管事外不妨以督餉監軍紀功各

銜添設道臣以資謀斷凡此皆緊急之要務
所當亟爲料理而愚臣之杞憂又不獨此也
職每恨有宋澶淵之後寇準議不能盡用竟
釀靖康之禍蠢茲小醜卽非金兀之強大類
元昊之狡故是勁敵謀國者須畢舉羣策先
定規模一勝不爲喜一敗不爲懼守此不易
將日見其有可成之功而奴酋之首計日可
懸于　闕下愼毋若朝鮮之後議戰議封貢
日齗齗于交戟之下卒之戰與封貢皆成畫

餅而幸闕白之以内難罷兵也伏乞
陛下垂神省覽亟勅該部酌議施行
○巡按直隷御史潘汝禎題爲薊門逼近神京足
兵亟宜召補并速用昌鎮大將以重
陵寢以固根本事頃建酋倡禍城陷師殞遠近震
驚督臣汪可受請于薊永等處共調兵六千
五百名赴山海關應援于遼猶可照應于薊
今該部又議再挑選數千領之出關則去薊
漸遠矣昔之調客兵以入衛者今且移主兵

以離營矣遼以全不設備竟至大敗今日之薊備于何設内地空虛謀宜萬全京師堂奥也薊鎮門戸也遼左藩屏也利害呼吸相關虛實一脉流注遠近緩急均宜預籌盡薊去京師甚近僅僅數舍窮一日夜之力可直抵都門且也平原曠野無高山大川之險可恃而從遼至薊如石門等處酋由間道以入亦不過日許是薊鎮一帶近則門戸急則咽喉其關繫何如重所恃沿邊營路處處防守漁

陽之間撫臣任之畿輔東西督臣轄之聯絡

錯署扼華夷之要而當其衝盖擁衛

神京任莫重焉今遣調矣又挑選矣伍兩旣缺

老弱徒存儻奴酋詭道乗虛不知薊之爲薊

何以禦之且所可寒心者不獨奴酋也往昔

虜薄都城盤據近地其入也不由古北口以

至獨石喜峰諸口黄花鎮等處乎巳往覆轍

不足鑒乎况所可重懲者不獨往事也今石

塘路連報滿旦母子聞遣兵援遼傳調精強

達子乘機入犯將作何勦除誰保其止于竊
擄而已乎承平日久武備廢弛今日之兵增
之未必强梁少減遂成恇怯薊平之間夫亦
自救不暇之時矣反復籌畫終不敢以挑選
出關爲萬全該部旣議檄兩撫臣召補則目
前爲薊設備孰有急于此者隨召募隨訓練
務使強壯可用使虜有叵測各將不得以兵
調爲辭不然于遼希以成救援之功于薊先
已撤門戶而貽堂奥之禍咎將誰歸哉職接

領關務甫旬日遼報一至即飛檄嚴諭薊永
六道將領倍加隄防且不敢拘由昌平謁
陵而西舊例一領
勅即抵薊永沿邊巡視然閱視以兵爲先此閱而
彼調舍內而之外儻近地卒有不虞夫將何
辭至昌鎮總兵視他鎮尤亟
祖宗立法深維
陵寢之重故以督臣控制又設大將鎮守文武將
吏共爲防衛咫尺

皇陵易于居守若督臣遠出矣被議之總兵不能
視事昌密之間虛無人矣天壽山靈詎能晏
然此時不用大將將安恃哉當亟咨廷議必
擇有勇有謀堪任此選者以往昨年之調張
承胤不知何故今覩于覆軍之慘用人如此
亦當代得失之林矣柰何不速擢用以重鎮
托一良將也嗟嗟邊事至此時勢孔亟議餉
則計部當速籌處薊昌密永京運未發者悉
發未補者悉補時以呼庚癸爲防使軍實充

而士氣壯議將則樞曹當速咨詢有缺則補以官銜無缺則取以聽用急以將爲重使國有干城而師有元戎連日該部所起用有名廢將如劉綎官秉忠柴國柱王國棟俱蒙

旨俞允矣張承胤等捐軀賊虜身殉疆埸此而不即爲優恤何以酬往風來麻承恩等以廢將倡義以家丁固守此而不加以褒美何以旌勞鼓衆又據輿論所指廢將如馬林趙夢麟張萬邦等或舊案已定或彈墨方新總之國

人皆曰可職敢附聞以俟該部酌用焉

○河南道御史熊化題爲西虜合勢可虞督臣援
遼宜急伏乞
聖明嚴飭邊臣決策防勦以固封疆事昨職因撫
順之戰全軍覆没援兵不出鎮城孤危經畧
猝未能至議先遣督臣將兵出關調度相機
鼓舞將士又議將順天保定二撫臣移駐近
地以固東關盖變出創見不得不爲此救急
之先着也時因會推集議

闕下而諸臣皆以爲然該部卽據揭題覆奉有
明旨矣按臣初議遼兵新破宜守不宜戰宜守遠
不宜守近必山海關固而後京師無虞必遼
全而後山海關可守試以詰之謀國者遼宜
救乎不宜救乎既欲救遼督臣宜出乎不宜
出乎督臣既出宜急乎不宜急乎此問之國
人不煩再計也今爲持重之說者見奴酋尚
屯撫順妄冀其或退而復奉相機進止之
明旨遂欲決緩師之策也然職之憂正謂狡虜按

兵不動謀尤叵測盖逆酋兵止數萬傷一卒則減一卒遺一矢則折一矢抗以全遼之力而援兵繼至其不能長驅無疑也所畏與西虜合勢則遼必難支不覩開原道臣告急稟帖乎西虜方會兵十方寺堡治辦攻具則與逆酋通謀情形巳彰今日之計急宜用間諜牽制西虜使不得合而開鐵其咽喉也防禦之計務出萬全在遼陽宜宿重兵互相聲援而後開鐵可守若開鐵破則東西虜合遼事

不可為矣試問諸臣以上一切相機調度部署防守李維翰能辨乎不能辨乎呼吸安危之際能待經略乎不能待經略乎如是而督臣宜速出乎不宜速出乎此職所謂問之國人不煩再計者也至相機進止廷議已極周悉蓋援兵止數千戰不足守有餘必據城乃可併守必速出乃可入城若虜已圍城則數千之衆力難決圍而入已出之師義不返旆而西遼巡坐潰噬臍何及故常議虜圍開原

則宜入守遼陽圍遼陽則宜入守廣寧圍廣寧則宜入守寧前此衆議相機進止之說也非逗遛山海關首鼠觀望爲能相機也然待虜圍遼陽徙守廣寧又于緩急何益今督臣志切請纓計不及顧而議論煩多疑畏易起恐遼事去而山海關必不能守山海關危而京師之禍臣子猶忍言乎至是而督臣之首不足以膏斧鑕持議者又何以謝督臣也不觀臺臣李徵儀疏乎異時虜犯大同總兵張

達戰死而督臣郭宗皐廷杖謫戍此先朝故
事也今日事端百倍大同而尚無一
嚴旨申飭文武將士又何以激同仇之氣而勵敢
死者以忠耶二撫移鎮非職敢輕議也山海
關一墻以外逼近甌脫内無扼塞僅倚一關
爲固可弗備乎故按臣王象恒殊切近憂以
經略出塞則當以督臣留鎮職恐經略後時
議以督臣出塞則當以二撫移鎮且二撫之
移鎮寧欲其身先士卒嬰矢石決背城借一

之策耶督臣出關則近關人心不無震動而
修備禦餙保障皆非一二武臣所能任二撫
移而人心自固外備必周其不宜緩者以主
待客以逸待勞兵家之勝算也所可慮者黃
花鎮古北口等處皆當虜衝鞭長莫及則請
如李徵儀議于京堂中酌量才望者一二員
賜勑誥各邊口督同道將預戒不虞此內備所不
能緩者勿謂增一官則增一費而固爲是總
總也方漢全盛時烽火達甘泉而棘門霸上

細柳皆以宿將重臣屯兵防禦而虜卒亦未
至豈迂而闇于計耶
皇上方勤宵旰切拊髀謀臣畢智于內戰士力爭
于原而猶懼驛騷惜勞費若居恒無事時反
掌安危誰任其責乎夫職所議者皆應變之
急着也謂不急則于變無濟也使虜果退哉
師出無功乃徐而計職之過慮罪職之張皇
此社稷之福也職之幸也職願受之設全遼
不守東關動搖督撫之遲疑實階之厲自有

任咎者職不敢與聞也伏乞速下
嚴旨命將出師速張撻伐無蹈因循目前僥倖無
事庶于大計有裨矣
○管理山海關主事鄒之易題爲逆酋狂逞屠殺
無忌仰陳末議大伸撻伐以震
皇威以奠東陲事臣日屢接夷情邊報羽檄星馳
及偵探情實始知撫順一帶突遭奴酋殘毒
剪陷我城堡蹂躪我士馬虔劉我子女據吞
我土地我大將軍偏裨將而下及卒伍皆以

血戰就死地不下數萬猶躭躭內視欲窺我
清河垂涎我遼陽齦齦不已今撫順之間僵
屍遍野膏血成川真有痛心疾首而不忍言
者夫奴兒哈赤直女直一部落耳與其弟素
兒哈赤據有𥦗宮塔哈喇賽之地富饒狡黠
且幷其弟卜兒哈赤以兼其衆又幷有猛骨
孛羅結扯臣憨兎小歹青宰賽等爲聲援納
我逋逃噉我單弱陽爲納款陰蓄異謀幸我
邊臣不欲釁自我開故數年以來藉口北關

尚有需未發耳今狂逞大肆睥睨猖獗中外震驚數日以來臣坐不安席寢不貼枕食不下咽竊料遼左三面頻夷一面臨海環遼而穴者皆虜也豈但一奴酋假使沿邊諸酋效尤而動我全遼將若何計者曰必請援兵今將借之宣大諸邊乎借之真保三輔乎借之薊密與石燕等十二路乎文移之往來揀選之審詳糧餉之議處動以經月是假人于越而救溺子也即擬徹本鎮兵那東支西稍揀

其半令各堡主兵者應援諸堡官軍獨無信地又慮一旦竊發進之不能退之不可即勉强持戟以前而餉復不給各軍效命格鬬氣旣不鼓神將安王枵腹而驅之戰必不得之數也法曰將不知兵以卒予敵今紈袴之子肘印而坐市井無賴之人受符往發爲兵食租衣稅不可謂無人固宜中國長技萬倍于虜今之將領平日不習戰大都以退縮爲得計幸乘虜款沽酒擊鮮鳴劍鮮甲而樂帳中

麾下轉相效尤累年以來不修兵具朽戟鈍戈緩急不足爲用金鼓幾于絕響偶令之截殺股慄腕戰面孔殊無生色此尚足稱敵愾乎如神鎗火器放發衝攻更番裝載不留餘剩望敵便發一發無餘敵得以立睹其窮我無以續綴于後眞同虛演故事爲虜酋所褻侮也方今時事孔亟矣不速爲定計使奴酋喘定而下淸河南去則靉陽危北去則開原危西去則遼陽失遼陽失則廣寧莫支萬一

勾引西北騷然并馳全遼猶爲我鎭哉臣愚無識慮有一得妄爲當事借箸焉　一曰急補將領夫總兵叅遊誠諸軍司命也及今不補而聽其代庖可乎臣謂此有事之秋與居常大異宜于見任及閒居家中廣羅名將曾經戰陣能蓄有猛勇與敢死士及智勇兼備者速推塡補促令就任不採虛名不拘資格則人奮其忠勇智謀死綏死鼓期以成功報矣昔馬文昇經略哈密里麻悔罪余子俊鎭

守榆林虜人嚙指項忠單騎抵賊满四就擒
許進領鎮大同瓦剌入貢薛祥佩將印巡邊
圍斬虜騎郭登設攪地飛天網陷城朔北今
豈無若人誠得此輩重任之不爲中制無虞
狡虜矣　一曰急發邊餉雖有金湯非粟不
守今計遼運月糧月止四錢又每遲至數月
不沾實惠揭貸出息又有公私使用之需其
不脱巾而呼已幸矣更望其敢死耶顧值兹
危迫之日其年例之欠兑解發無從至矣岡

寺之馬價數借而補給無日矣言屯而不暇
算籽粒矣議鹽而不暇言開市矣惟借濟一
道可支目前乞行該部查勘當年額數春秋
該銀若干見貯者速爲起解未到者速爲措
處

皇上念全遼之重亦宜多發帑金以佐之蓋士宿
飽則力強壯自相期蓐食秣馬以雪陷害之
憾也　一曰急議救援方今遼兵止八萬有
奇其城堡大小二百七十有九以額兵分守

其中則一堡能幾何總調則諸隘誰守抽撤則集勢不多時事已不可支矣不得不借力于邊鎮謂其朝發而暮可及也即昌密重臣原屬一體自宜同舟共濟期滅此而後朝食今乘其驕氣借大兵壓服而圍制之毋俟其息肩毋待其勾黨或力疲于四應衆苦于屢勞我以飽食安靜之兵數挑而數撻之盖竈添則軍勢益雄力逸而軍氣愈振虜敢與爭鋒乎夫將領得人而士卒自知用命應援有

備則主兵必且自安兵餉以時不乏則上下相維而不解如是乃相其機宜審其形勢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勿妄爲動仍號召遼左及中外軍民有能投石超距者有能挽強引重者有能突入無恐者有能習知神火者有能善用間諜者開大網以收羅之如此期得二三萬人食以客兵之額糧待以不次之奬舉主客大兵分爲三路各以大將統之一從廣順關間道直走寧宮塔以擣其巢絕夷之歸

路一從靉陽清河以堵截其前一從遼陽城
或走穆家蒲河或走懿路武靖以横遏其衝
突列虎蹲大將軍諸火攻于前助以神鎗短
刀于後漸次而前又下
詔于諸邊鎮北則徵金台失白羊骨以爲翼盖北
關之役我軍生全彼彼受國恩未有不應者
也在靖安堡則召猛骨孛囉以充隊彼懷其
父王台之恨度未有不應者也在三岔兒堡
及仙人洞則召二麻子大真等以爲應彼德

我撫賞未有不應者也以至沿邊諸酋俱

明詔之曰我國家仁恩浩大其市賞賜給未嘗乏

絕彼何人斯故敢暴虐慘毒屠僇盤據與我

爲仇爾衆其爲我協力興問罪之師期于殲

厥渠魁剿滅羣醜且下令曰得酋長魁首者

賞若干得部落首者賞若干

皇威在前厚賞在後必不爲彼所招致而合謀于

我無疑如是則奴酋勢孤其黨將自敗全遼

始可保安無事矣抑臣尤有說焉夫奴酋也

兵撫順擁衆五萬橫亘四十餘里輕中國爲無人矯焉無忌橫行莫可誰何者今卽借援恐非數十餘萬不可李廣號飛將軍其破虜也以三十萬衆始橫行匈奴中王剪破荆曰非六十萬不可彼二將者要皆以多勝寡可落敵人之膽若曰苻堅之衆投鞭斷流謝玄僅以三千收淝水之捷顧今之將不乏謝玄其人今之虜非苻堅烏合之衆比又非臣所敢言也臣愚謭何知在廟堂當事與邊陲重

臣自有妙算然大都奴酋情形揣料不過如此不然優容養亂聽其自退自進媚以撫賞以救目前不但終爲遼左千百年之患而于喪亡諸武臣及數萬生靈之命寃慘將何以發舒華夏之氣雪天地神人共憤哉

○刑科給事中姚若水題爲勦酋決不可已治內必不可疎懇祈

聖明亟用人才併採輿論以圖全勝以雪大恥事

臣謹按奴酋本我屬夷久奉約束霑恩澤非

他虜比一旦稱兵犯順陷城殞將大逆不道莫此爲甚卽孜酋去來未易遙度而天朝聲罪致討斷斷不容緩已顧攻人必先自治決勝務出萬全可徼倖嘗試苟且結局已乎臣請歷陳之自古未有朝堂之仁賢而邊疆能奠安者文武壯猷集思廣益所從來矣今日大僚缺乏之言路空虛孰爲密勿鎮定運帷幄之籌孰爲師中調度壯將士之膽孰爲贊畫廟謨圖必勝之策孰爲閱視師旅振積玩之

弊昨廷議會推相視錯愕以不得人爲憾設臨敵分遣何以應之大僚尚可緩補乎候補考選尚可停閣乎行取留部尚可虛拘乎此目前最喫緊事舉朝合詞以請者也乃一切防禦多方勦除通國之論亦有可採擇者

一曰禁兵宜練大營暨各衛軍士不下十餘萬老弱虛冒固多強健精悍亦復不少當于營中擇一二副將令其挑選精銳特爲教訓或不難兼糧以優之庶乎居慣習當陣便捷城

守可憑以無恐矣

一日近地宜防山海薊門去京纔數百里不可無重兵守禦其間如黃土嶺一片石等處猶恐乘虛而入當于偏裨中擇二三驍將令各帶卒伍嚴爲防護或不難偵探以待之庶我能守彼不能攻　陵京可恃無恐矣

一日起用宿將酋虜東西交訌所在受敵豈將領寡弱能勝任而愉快者如杜松劉綎官秉忠馬林等業經起補尚有原任宣撫總兵王

學書甘肅總兵王允中皆熟知夷情屢立戰
功與債帥迥別且家丁慣戰可佐緩急宜併
起五府僉書以備大將之選可也
一曰召募遼兵內地承平日久民不習兵卽膂
力不乏之亦且見戰鬬而股慄遼左東征餘兵
多聚金復海盖間燒礦爲業皆夙善射騎親
冒矢石與市人自異且久挫驟用更覺感奮
宜命將招㨂以資衝鋒之用可也
一曰賞格宜懸兵凶戰危談虎色變自非破格

優賞誰肯爲我出死力須明揭榜文有能密
斬酋首者作何爵賞恢拓疆土者作何封拜
無論我衆感非常之遇誓不與賊俱生即驕
虜脅從中必有聞而甘心者未必非擒斬黠
奴之術也

一曰文法宜寬兵家勝敗決于呼吸必欲牽制
進止恐難悉中機宜莫若予以便宜勢可前
驅何庸逗遛時當觀變不妨持重無論虜情
可從容採聽凡我將領得一意制人不煩內

顧未必非風厲豪傑之術也

一日發登兵據地利以制狂逞自登州趨旅順可竟日而至由旅順抵黃峪島汪家口亦不逾一二日誠移舟師于汪家口與鎮江寬奠兵合可相機而前亦可依險而守酋且腹背受患能復逞兕西犯乎

一日諭屬夷搗虜穴以收全捷朝鮮北關于酋爲世仇此酋猖獗兩國震恐誠遣一介之使諭以大義惕以近憂必各出長技與奴爲難

而我以大兵乘之分道夾攻直抵巢穴酋且
進退無據能不落魄授首乎凡此八議皆採
之衆論參以一得似可爲邊防而其所深願
力請者則無如發内帑語云興師十萬日費
千金似茲大舉非百萬金錢不可頃部寺竭
力湊處纔五十萬我
皇上亦止發十萬何以充餉須慨發數十萬足彼
支給斯士卒無庚癸之呼有超距之氣以守
則固以戰則克不憂酋不殄滅耳儻猶然吝

惜興日財匱師疲大事已去發之庸有及乎
抑臣猶有慮焉近日報酋退撫順三十里
皇上得無易視之乎不知彼蓄志數年興師一旦
豈肯中罷而我以全勝天下受夷戮辱若此
豈有不犁庭掃穴繫頸闕下者哉矧此奴得
志他夷生心疆圉且無寧日若何其以省事
生事也臣謂剿酋必不可已者以此伏乞
聖上大奮乾斷補大僚下科道發帑金仍勅諭樞
部酌議施行遼左幸甚臣愚幸甚

○工科署科事給事中范濟世題為黠酋謀尚不
測國家計宜萬全敬陳末議以祈
聖裁事竊計建酋受國家豢養之恩二百餘年不
為不久歲得國家貂參之利金錢數萬不為
不多二十年來製兵器練人馬招集我中國
亡命之人以為羽翼謀又不為不深且毒前
者邊臣閉關却使欲聲罪致討彼便惶懼乞
哀退侵地減貢夷華車價惟我指揮頃又質
子請命矣則酋又似極其恭順毫不敢逆我

顏行者以故人遂謂酋止窺伺北關憚于
天威尚不敢逞耳今一旦陷我城堡戮我大將
抑何無忌憚至此極也由此言之則前之恭
順我者皆愚我誘我而其志欲有爲也夫爲
謀二十餘年而發于一旦輕背二百年豢養
之恩歲擲數萬金貂參之利與我爲難而今
又僅僅擄撫順而歸也是何發之甚暴而歸
之甚易也彼豈不念天兵之乘其後乎使酋
而愚人也則可若酋非愚人也則其謀尚不

可測而其志亦甚可畏矣語云疾加于小愈業壞于垂成言有易心也此正將士枕戈待敵之時未可以易心乘也真使奴酋歸巢無他志復質子請命我不可不與問罪之師明矣不待再計矣苐前酋之盤據撫順也勢雖忽然猶為離山之虎驅之歸巢尚易今酋之復歸巢穴也憑其險阻如負嵎之虎制其死命頗難似不得不需以時日耳然無柰孛賽諸夷又擾我邊關也在他夷犯順可以不慮

惟宰賽則不可不慮在宰賽平時犯順可以不慮惟宰賽此時犯順則不可不慮盖宰賽奴酋之壻而數通往來者也萬一我師渡遼之後朝夕與奴酋從事彼宰賽煽動諸夷出死力以蹂內地為奴犄角使我兵腹背受敵前跋後疐儻輿厮一有不備何以結局豈不見輕四夷而國家頓乎知巳知彼百戰百勝為今之計宜較量彼我之間果我能逐彼使不近邊上策也恐我兵不能禦之使不深入

中策也亦可坐待不然即厚撫之使不助逆下策耳亦可行也外此則無策矣惟有廣招軍馬多設將領使征酋者不分于備虜備虜者不使之征酋庶我不至疲于奔命彼不得合其兕謀蕩平猶可計日耳恐前此三五萬之說于征酋猶不足何以更言備虜耶然慮者曰餉不足耳職以爲今日之事惟當計奴酋當征不當征耳征奴酋惟當計宰賽當備不當備耳如奴酋當征宰賽當備而以金錢

之故輒以區區零星軍士試敵也無乃失計
乎國家度支雖乏內府外府皆我
皇上之物臣子于此尚不得自有其身于國家金
錢何以更分彼此云況我
皇上英明主也即愛金錢當不甚于封疆諸臣亦
不須過計矣昨撫順報至用兵無兵遣將無
將倉皇失措至使君父震驚起經略于廢棄
之餘用大帥于數千里之外募健兒皆五合
六聚之衆已爲堂堂天朝短氣猶曰變起倉

卒今事機已動矣可不長慮却顧復蹈前日
之失乎想廟廊應有勝算而職不敢不盡其
愚也職無任激切悚息待命之至

○順天巡撫劉曰梧題爲奉
旨移駐薊警頻聞防守宜嚴請命進止事自遼左
喪師殞將羽檄紛馳
皇上慭焉東顧屢廑
宣諭臣于本月初三日奉有移駐山海之旨即
日牌行該路修葺公署不日啓行外因念薊

門咫尺帝京臣責在封疆分宜固圉毋震驚
大內然遼實屏蔽薊門防遼正所以防薊安薊
正所以安帝京也臣自聞警以來日夕兢兢
謀所以外修防內備守者不遺餘力督臣汪
可受有援遼調兵之檄臣雖慮切根本而輔
車相倚豈容秦越視業如數徵發不敢後期
比督臣以前月二十七日過遵化與臣相向
淚潰憤憾已復慷慨籌咨仍慮援兵數寡且
天津保定更脆弱不足賴臣于本鎮正調五

千之外復從標下挑選鋒四百五十員名佐
之其諸可殫一得備緩急如聯絡北關諭檄
朝鮮赴援急着皆密相嘀確不覺達旦臣非
不欲條舉其槩而以爲責在薊門而侈言遼
事爲越俎既急遼左而復緦緦薊門爲張皇
故惟緊切實圖之期于慎固防禦毋重貽君
父憂耳今既奉有移駐山海之旨君命不宿
于家臣何敢濡滯其行以干嚴譴且山海亦
臣轄内也茀云移駐非必親臨矢石也去遼

尚遠非有利害逼身也臣即庸愚何至恇怯
不前但山海只一鎮城耳督臣見駐劄矣鎮
臣朱國良且隨徵調而俱往矣保定鎮臣王
宣亦以初九日至關矣丰大山城騷擾已苦
不堪臣即兼程以往何所駐足然此其小者
也本月初四日據石塘路稟報夷酋明暗合
落赤傳調各處達子隨帶食米盔甲弓箭前
往地方聚齊明說打圍暗要做賊又據古北
路稟報夷酋看見温布下部落有二十一夥

三十一夥一個一夥各騎馬帶弓箭食米往
西行走又據石塘路稟明暗合落赤領達子
數百帶盔甲弓箭食米明說在地名白河一
帶打圍暗要在石塘東白馬關西地名合大
肚犯搶初八日又據古北路稟毛乞炭并温
布揆妖什三家調兵要在十四五前後于西
協四路沿邊犯搶初九日據馬蘭路稟奴酋
何暈台吉騷腦台吉温布台吉三個頭兒共
湊達子五百餘騎隨帶弓箭要在這月二十

五前後往洪山口東西做賊拿人又差達子
二百餘騎亦同時往曹家寨古北口墻子嶺
東西地方竊犯等語又據喜峰路禀報東虜
挿漢王子虎墩兎憨等帶領部落三千餘騎
到關稱被賴暈歹率領達子將我們攔阻不
放過來索要他家走的兩個老婆偷了他家
牲口我們復差達子回家取了盔甲殺敗了
他賴暈歹也傳他的達子待我們接包回去
要與厮殺等語又據潘家口報初六日南門

外住人金满煎藥風吹火星沿燒城外關廂
房屋一百三十餘間南門城樓一座西城角
更房一間城内營房五十八間等因夫夷狄
犬羊耳雖豢養馴服然投之以骨則爭而滿
旦與其子溫布等酋皆狡黠甚強者也年來
以華賞之故蓄憤深矣故一面講款作搖尾
乞憐態一面竊犯為挾增新賞計臣鑒前轍
力持之幾三年不許加增縷粟其耽耽跳踉
何嘗一日忘狂逞特以内地戒嚴每每失利

以去如洪山口之斬級五顆墻子路之斬級
一顆石塘路之斬級二顆生擒四夷潘家口
之生擒四夷皆近日事也今乘調發之後瞰
知內地空虛乘釁蠢動勢所必至而外夷之
仇殺卽在關外潘關之火警猶屬非常時當
督臣遠出鎮臣偕行而臣復移駐山海一切
調度機宜責之何人且談邊事者只云薊門
密邇陵京而遵化鎮城之去羅文峪只十八
里去洪山口只五十餘里去潘家口只九十

里去喜峰口只一百餘里未必人人知也夫此數衝邊者皆隔一垣而與虜隣也薊門以匹馬不入爲功則必以匹馬闌入爲罪萬一防禦少踈致有潰裂微臣固無所自逭旁觀持議者肯與臣分任其咎否故按臣王象恒有遼左阽危薊門震驚之疏闗臣潘汝禎有薊門逼近神京宜固根本之疏皆誼切同舟故情殷語到願當事者熟察也且臣移駐山海未必能濟遼之緩急而去薊鎮則有肘腋

之憂不然臣之急公向不後于諸臣山海非
畏國臣何爲而呶呶自取畏縮之譏乎伏乞
皇上省察勅下該部酌議臣應否移駐山海或別
有責成如臺臣所云專遣經略到鎮代臣受
事董邊可恃以無恐臣方可一意東行而無
返顧之憂則不獨邊關之幸亦微臣之幸也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敬陳援遼一得以備
聖裁事項者奴酋狂逞爲二百五十年所未經見
主憂臣辱通國皇皇郎臣屢疏謬附于焦頭

爛額之誼無一報可而獨是海運未議從督

臣請餉疏中奉

旨着該部議覆未嘗不嘆

聖意固兵餉之爲惓惓也連日聞登州兵船未必

堪用而青州樂安縣塘頭民船素慣通海今

督臣疏又及淮船統在議覆諮詢斟酌顧此

爲餉之本色計耳而餉之折色先是奉

旨着戸部多方措處昨接

聖諭又令内閣傳知戸工上緊湊處臣托在計垣

正講求措處而未有方也乃戰守機宜有得
自採聽臣請熟數于前惟我
皇上試垂擇焉大約今日之役募兵未集糗糧未
儲經略未臨訓練未熟仍利用守而不得轉
以戰之一字漫爲嘗試于倉皇若募兵既齊
糗糧既備經略既到訓練既精即利用戰而
不得更以款之一字抱恥貽羞于百世夫戰
須三面進勦此人人知也乃東虜交訌將先
勦東乎先勦虜乎東雖暫退而整造梯刀虜

被勾連而紛紜犯搶今每日見告矣臣謂諸
虜入犯或權借講賞而延緩解散奴酋大逞
必全憑用計而深入搗巢此兩言盡之耳盖
宰煖二酋係福餘一派虎墩兎憨係擦漢兒
一派粆花又魁猛可一派各自為部各自為
心雖宰賽近為奴壻然犬羊有何情誼兼虜
性多疑而兵法亦曰太上伐謀其次伐交儻
設法行間以攜其交而疑其心能終保無猜
乎且堂堂天語一大舉虜必且旁觀蟜蚌進

退躊躇況其被誘引而來非夫蓄志多年者
比何不大彰朝廷恩威傳諭諸虜一諭以奴
狡敢犯天朝目中豈有虜黨奴得志必不能
並存虜虜于奴豈有利焉再諭我今大舉必
盡剪滅夷若虜能反攻夷縶奴首于
闕下准照順義王故事許以世受國封三諭爾
虜今日無非爲要賞耳虜其降心于我也貢
賞如故若敢據邊窺覦不即回還者永革貢
賞仍議剿除虜于此戀貢賞之利而復怵于

剿除之害當必翻然自攜盟約而退者一部
退諸部俱退然後隨而從事于奴此以逆虜
攻奴之大略也奴奴巢距宰賽諸巢有北關爲
之中隔彼此信使往來非由北關必由内地
若得將領有心計者設法密擒或令北關就
近擒之得其相通消耗用我通使假充彼使
改彼譯書反覆離間妖酋之情可得且奴蓄
異志四十年濡忍未發慮北關之尾其後也
今乘虛破撫順覆没全軍所不即長驅而猶

荏苒觀望無他志在北關耳若北關危而畿
左半壁皆非我有不可不蚤爲北關計者況
奴酋與北關金台失白羊谷相角有年中國
每季撥火器兵五百爲之防守北關深懷我
而厚仇奴今合一面爲北關多助援兵旦夕
隄防或奴西出北關北關即尾奴追之至大
征時定借北關兵若干爲鄉導擣奴右脇夫
北關隣奴北朝鮮隣奴南朝鮮當倭變時受
我南朝恩厚今合諭之曰汝于屬中故守禮

義我亦禮義蓄汝奴背恩汝當協力擒奴以成數百年忠順我當嘉乃績重乃封典至大征時仍調朝鮮鳥銃手二三千同我兵由鴨綠從山後進征搗奴左腋此以順夷攻奴之大略也凡奴所用皆華人也華人悉我中國情形如往時龔姓者事奴雖柄用事而時以好語諷諭奴故奴尚戢而不敢逞今龔姓人或老且死矣其他爲我中國士若民者必皆困厄無聊或懷材抱智斷絕功名之路甘心

爲奴用耳令須懸重賞購得華人之柄用事者細偵奴之謀略而一味設疑用孫子之五間法以繫奴頸況奴貪利嗜殺殺胞弟殺愛妾抄沒部落軍無不切齒憾者彼中無亟欲釋憾而甘心奴者乎聞往時奴中軍干谷里張海輩皆屢到邊與撫鎮道將各官叩頭相見則設法勾引當亦無難夫撫順至奴住牧處二百餘里有五關隘須進一關即守一關若越關而過恐無歸路凡奴住牧處遠近深

淺虛實堅瑕我軍須一一爛熟而非有奴之前後左右人與我同謀誰其悉此者夫奴于我誘之市則市致撫順陷矣誘之追則追致全軍沒矣而我獨無誘奴一法以制奴若多方得奴前後左右人皆爲我用何奴之不可誘者此以奴攻奴之大略也雖然今日之役專主必攻無煩再計乃三路進勦則須多兵多餉多用重臣今大將賴李如栢一人而經略楊鎬尚未知何日到會記朝鮮之役有經

略有贊畫有叅軍彼從事一路且周詳密慎
而況三路耶舊臺臣劉國縉熊廷弼一以父
母之邦倍輸忠悃一以幷州之地夙著威名
何不及蚤
賜環以需任用而部司中如潘宗顏之生長塞地
邊計多聞萬有孚之能讀父書家丁尚在或
假以督餉紀功等項名色亦足佐運籌而效
一臂至于劉曰梧倏而議鎮邊關倏而借推
樞貳當會議而銓臣與事未聞留以待樞貳

之推當會推而樞臣畫題未聞留以践邊關之任止緣大僚落落應手無人一時周章失于明白奏告而從中剖晰乃出自

天語之煌煌目今應否移鎮應否內推當事自應直奏至于樞長黃嘉善聞命飲氷諒在急赴該部仍須馬上速催不許稱疾再辭他若廷臣條議如關內則門庭莫切于薊密而喜峰諸口之必須慎防關外則遠兵或不習地利而東山礦徒之極宜招集諸如此類鑿鑿可

行未聞當事據揭覆奏大抵言官之言取
旨未易全在當事採擇應酌覆者酌覆應徑行者
徑行若必候
旨之爲拘拘厝火處堂臣不知其所終矣
○山東巡撫李長庚題爲遼左孤危已極援兵時
刻難緩請急調附近南兵水陸並進以保封
疆事該兵部題稱將登州文登卽墨三營挑
選一千五百名渡海赴遼應援緣由奉
聖旨是卽便嚴行道將等官將登州等三營內挑

選各帶盔甲火器卽以原領千把等官或另委堪用將領管押勒限從海道渡遼悉聽從中調遣不許逗遛觀望事平之日一體從優敘錄行糧卽于各軍應得月糧內預支兩月抵給文到之日該道府官卽行措處給發不得拘攣悞事仍將起行日期給付差官賫回投部查考等因移咨到職職看得奴酋犯順陷城覆將上壓宵旰勢若燎原凡爲臣子義切同仇況山東與遼左一海之隔事在震鄰

患在剝膚該職接報聞警之日預行沿海道
將兵馬聽職親行查閱飭備不虞茲者奉
明旨調援該職備查萬曆二十一年倭患方殷山
東沿海設兵甚密後因倭平漸行減汰連年
災旱每苦無餉以致營伍多虛其登州即墨
文登俱係本地衛所軍兵不堪調遣而登州
水營實額止存一千四百五十七員名又將
陸地南營內并行挑選湊足如數火藥器械
將省城貯備精利者運赴該營職即星馳赴

彼中尅期調發其應用將領中軍等官幷預
給月行糧銀及發兵日期容職另疏奏報外
惟是自古師行糧從而南兵調遣查之節年
舊案月行糧等所費頗煩且登州水陸二營
共額兵二千四百一十九名此兵一遣所存
止九百餘名俱挑選遺剩者該郡孤懸三面
備禦全空一水之外南有倭東有虜萬一交
警則束手坐困無可支撑該職數日以來預
慮有此調發必有此空虛與司道再四籌度

真有食不下咽者計一面發兵一面召募雖不能遽足一千五百之數而募補千名以保內地萬不可少乃東省自大祲之後民力竭困今年二麥雖收猶未登場京邊正供尚不能前該營春餉無從支給而司府庫藏俱爲賑荒搜括如洗泰山香稅往額每年五萬餘兩近止六七千至萬金而止纔足額數十分之二至于起解京邊銀兩急比燃眉不可那借此外官戶如懸罄民若反裘別無一絲一毫

可爲借用惟有臨清解部解監稅銀每年約
共四萬兩伏乞
皇上軫念東方遼左脣齒之邦與他地不同援發
既不可遲備禦又不可懈將前銀暫留應
解之數聽職等酌量爲發兵援遼及募兵守
登之用庶兵行不匱內地永安而緩急亦有
所恃矣盖簡兵練卒本忠義以激人心諸將
士不敢不竭其力惟是餉之一節非預備不
能非枵腹可待連年東省之災

皇上所鑒知也至于今日實不能爲點鐵成金之
計不得不望恩于我
皇上矣目前切近遼左北則薊門東則登萊最爲
要地方兵食之圖勢難需緩職叨疆場之寄
不敢不因調遣而慮及于防禦之資也統惟
聖明垂察
○兵部題爲奴酋背逆計在必勦謹按征播征倭
事例酌議兵食仰祈
聖斷事臣惟兵家之勝在于未戰謂廟算當先定

也奴酋世受豢養公然背叛陷我城堡殺我將卒屠戮我人民罪逆通天神人共憤廷議僉謂當殄滅此用振國威恭奉

明旨曰征剿曰撻伐亦曉然傳布于海内矣先是

臣等會議調兵募兵合用五萬時遼瀋危在旦夕徵兵于遠無當緩急故止議就近調募爲聯絡防禦之計云爾今朝議已決計剿伐非倣征播征倭事例用兵十餘萬欲以示壓卵之勢收覆巢之功猶是不可幾之數也按

朝鮮之役宣大二鎮共挑選馬兵五千山西
一千今虜封雖定事端未已西鎮兵馬固未
可多撤一面照前數挑選一面募補此額遼
左得援兵之助而西鎮無缺伍之虞或亦可
行乎往者征倭調浙江水兵四千又召募步
兵四千今征建州水兵無所用之止調陸兵
四千亦一面召募補足原額此時汛期將畢
陸續募補以便明春分布汛地計未晚也南
直狼山兵亦可調用二千照前例募補又往

時嘗調湖廣土兵四千四川土兵六千此輩
輕剽便捷登出如飛以當奴酋步兵更爲得
力至河南毛葫蘆兵往曾調數千征播此皆
應議調之兵也又嘗調寧夏鎮城兵一千五
百名陜西甘固三鎮各借五百而延綏則調
入衞兵一千七百名又發銀召募一千三百
名今延鎮入衞兵馬先調發出關而寧夏陜
西甘固諸鎮在在多事或未必有兵可借請
照往日延綏募兵之議各鎮分募若干并買

馬匹各差慣戰將官統領援遼錢糧即于京
邊內開銷亦各鎮纓冠之誼也畿內八府先
巳行文召募河南山東皆近畿地方亦應分
投募兵每州縣不必拘定名數但取有勇力
技藝者如難其選雖平原獨無亦可也如此
徵募幾于海內騷動矣猶不及五萬之數至
于橫江一帶礦徒先經移書督撫設法招集
近得督臣汪可受手書謂巳招有數千此則
在前議五萬之數者也督臣又謂密諭北關

報有精兵萬人併移檄朝鮮亦整兵以待矣
朝鮮受我卵翼得保舊封其圖報當不後於
北闕再祈
天語一申諭更嚴重于督臣一紙書也用此十餘
萬軍馬豈原議百萬錢糧所能濟事大約行
間用一步軍歲費十金用一馬軍歲費二十
餘金尋常防禦之槩也當此危急之秋使人
冒鋒鏑蹈白刃非有厚糈豐犒何以得其死
力況安家買馬製器等費又在月餉之外故

曰數米而炊不可以治三軍倭之役費至七百八十餘萬播之役未及朞年亦費二百餘萬而川湖貴三省民間買馬運芻加派私貼之費又不可數計此臣待罪楚中時所目擊者也今遼人能堪此乎一銖一粒勢必取索于公家即以三百萬計猶是大約之數耳盖當東虜交訌之時爲勦滅奴酋之舉必守者自守戰者自戰禦虜者禦虜勦奴者勦奴然後兵力不分而舉事萬全也調募之兵旣十

餘萬合以遼東堪戰兵不下十二三萬內以三萬人聯絡東西專備禦虜之用征剿奴酋者可得十萬人總領大將非得四五員不可及查征播八路進兵用大將六員副叅二員征倭水陸並進用大將四員是以羣力畢效而收功于一舉今大將自李如栢外合再用四員各隷以叅遊等官六員經略標下另設標兵遊擊二員此必不可少之官大將如劉綎杜松官秉忠柴國柱其選也似應再起二

三員添註五府僉書以備推擇而叅遊都等官聽經略督撫便宜委用凡遼將素負勇略曾經戰陣廢閑在家者皆可委也其各鎮統領援兵入援遼者率多選擇之官亦可酌用也臣部與科道各官更多方諮訪凡立有戰功以詿誤投閑者皆起送軍前隨宜委用有功即復原官功多仍陞職級前議固有起廢一途必攜帶家丁三五百名以上者始得收錄其有慷慨功名而貧不能蓄家丁者何自

致網羅亦不廣矣建議者諄諄以起廢爲請此臣所當申議者也從來大征有監軍有贊畫此在軍中爲提綱挈領之官吏屬喫緊是在吏部亟爲推用有應會同都察院者會疏上請可也他如練禁兵以重輦轂嚴關防以固堂奥布文告以剪其羽翼廣間諜以離其心腹事可徑行機難盡洩者臣等不敢一一瀆奏惟是徵發之兵幾徧南北續議之餉兩倍前疏事體重大非臣部所敢擅議伏乞

皇上勅下九卿科道再加會議詳確覆請施行

○戸部題爲遼餉孔亟仰遵

明旨那借湊處以濟時艱以重邊計事竊照逆酋狂逞陷城隕將東激西挑燄且燎原勢將滋蔓宵旰厪封疆之慮簪纓切同仇之恥政天厭其惡而棄之時也詰戎兵而行天討寧後時哉惟是軍旅之興糧餉爲急諸臣議兵則議餉鰓鰓皇皇唯恐悞國家大計借冏寺水衡未已也而至于請帑情可知矣幸蒙

皇上念餒卒不堪荷戈而空廪無繇裹腹慨發帑
金十萬兩以鼓士氣壯國威邊臣聞之色動
而思奮夷虜聞之舌咋而魂銷矣臣部司餉
者也當會議時餉計百萬而臣部僅以十萬
計知臣部之匱也今百萬又不可得矣
皇上知此數之必不可少臣部必不能處也屢頒
明旨一則曰多方措處毋致缺乏一則曰上緊那
借湊處不得借言遲緩以悞軍機洋洋
聖謨度奴酋之情形爲軍機之緊急量帑藏之虛

實爲措處之權宜籌畫運之掌上俘虜恍在目中矣臣感激自矢能無說而處此乎夫所謂借者非借之本部也又非獨借之北部也查得四十二年四十四年以薊鎮宣雲之請南戶兵工三部各有那借俱蒙

皇上俯允湊發幸而邊軍輯寧此往事之明徵也彼時憂在我軍其患小尚有同舟之誼此時憂在黠虜其患深豈無分災之心合無於南戶部見貯庫銀暫借二十萬兩南兵工二部

各借一十萬兩共足五十萬之數盖南北有
異地而部無異心欲獎帥三軍而紓君父之
憂遠聽更難安桄庫藏有彼此國計無彼此
欲剪滅兇醜而圖朝食之慶藎臣自是關心
况南戸之豆粟足支數十年究且朽蠹或平
糴而裒其實或改折而盖其虛皆可以充積
貯何憂不足哉其兵部工部時無大緩急事
而閭各饒于蓄應轉輸以佐軍國之急又無
俟再計矣至于臣部先奉多方措處之

旨即督率各司屬日借箸而籌緣節年額外浮費
既苦于人事額內儉縮復困于天時新例之
責成于法已無遺利事外之搜索于人又似
拂情無已則惟以本部之宜入各處之應出
者嚴爲催解乎查得先年河工借用過河南
及鳳陽等府解京漕折銀二十餘萬兩年來
河臣久缺聞河工銀兩積貯頗多應照數刻
期解還本部以濟急需者一也各省直州縣
拖欠京邊歷年即爲帶徵雖有參罰終鮮實

效見年徵解多至年終或逾年始至何以濟燃眉之急也他如缺員空月稅契贓罰事例納班等項并前現徵帶徵凡外府之入盡宜刻日起解以濟急需者二也淮安倉四稅銀兩除額支運月糧軍外每年約有餘銀六七千兩自七事申餉後僅解一次其餘年分俱收貯淮庫且有別項借用者矣應劄行該府及該倉查出盡解其徐州臨德等倉及鈔關凡有贏餘亦宜隨數及時併解以濟急需者

三也兩淮等處各運司鹽法既已大行凡舊欠及新引已納在庫者作速起解未納者作速徵完刻期解進以濟急需者四也各省直漕折銀兩多至愆期未解即前歲平糶糧銀尚有逋負在官者應各行督催以濟急需者五也先年東征各省直裁扣衙門各役工食節省公費曆日祭祀等項并一切軍興銀兩原議事平即止聞有仍留充本處兵餉者應行各省直查出以軍興而佐軍興盡數起解

以濟急需者六也凡此此皆不待設處可朝發
夕應者是在各撫按司道同心協力毋以秦
人而作越人肥瘠視也至于清虛冒節浮冗
摟無碍廣事例等項容臣同各司官按款斟
酌期在可行有濟實用另疏專請

○江西道御史薛貞題爲奴酋狡謀叵測天兵防
勦難緩懇乞
聖明申飭固守大張撻伐以安疆圉事竊惟奴酋
自陷城剋堡覆軍殺將後退出關外勾連諸

虜時出時入若有事若無事議者遂以爲無意大舉然不知此政奴之狡詐玩弄嘗試其憂更大耳夫建酋本東方虎夷而奴兒哈赤又多智而有謀自認質子爲恭順我已墮其術中及清河殺戮之慘苟且結局而奴益肆然無忌今番突發若火之燎原不可嚮邇豈僅僅爲屠陷城堡已耳不過陽爲緩而陰爲計或進兵而使我疲或退兵而使我怠其意在圖北關耳盖北關一綫犄角之勢猶足以

掣奴之肘而尾奴之後儻左窺右伺一折而
入于奴將東西結成一片更無足爲奴慮而
遼事去矣遼去而山海薊門危矣尚可悠悠
忽忽以尋常犬羊視之耶先議守而後議剿
此廟算之無遺策決勝千里之外者也然而
制勝之權則在督撫鎮臣尤在經略耳夫督
臣汪可受出關援遼業已得旨視緩急爲進
退諒不以逗遛觀望遺君父憂者此無容再
議矣撫臣李維翰身任封疆全遼百姓皆其

赤子當此殘破之極遼人如在湯火必奮發
其精神爲拯溺捄焚之計修城堡安人民增
調將士添設道臣凡可以固吾圉而扞夷虜
者當無所不用其極奈何平居無事旣弛備
以養亂一經敗挫又束手而無策今日報虜
至某堡明日報虜至某堡漫云大破打退俟
勘實再報竟不言傷虜若干傷軍若干不幾
隱匿如淸河故事乎夫胥城殞將喪師辱國
此在

世宗皇帝時業有明法今即不宜臨敵而易亦當
戴罪立功儻功不足以償罪國憲森嚴誰敢
輕貸此撫臣所當自力者也鎭臣李如栢以
世將而號能將今茲特當必有一段忠勇可
觀者第以新將而用素未練之兵說者以爲
兵與將恐不相習然而不然也國無必勝之
兵而有必勝之將陳湯發屯田吏士毆烏孫
兵破三重城斬郅支首此豈兵訓練于將者
哉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衆一號令而氣色精

明令以如栢才略而總其師指麾變置戎行有不改觀卒乘有不增色者乎惟熟計審處一面固守一面謀勦上以報國家下以保身名毋委責于人專任于已此則鎮臣所當自矢者也至于經略楊鎬朝紳推轂隨請隨報固爲急而用之也今將一月尚不聞動靜幸奴酋緩兵猶可稍待設使長驅何濟于事該部獨不可馬上數日一催乎又獨不可勒限急趨赴任乎夫經略未至兵餉未集則當固

守勿為賊誘勿墮賊計而輕言戰經略既至
兵餉既集則當速勦勿以小挫而畏勿以小
勝而驕而輕言款議勦則計兵計餉均不可
緩而餉尤急諺曰軍馬未動糧草先行蓋言
餉之當預也近聞薊鎮發援兵于遼數日間
資糧盡而餓居市食已相顧莫支羣思逃歸
保河所調兵沿途給路費無幾逃歸者日相
繼夫小小兵動尚無餉以固其志設異日興
師數萬令枵腹者嗸嗸內潰之患豈止敵國

之憂巳耶昔唐德宗募兵遣征藩鎮糧餉不
充以致軍士憤怨瓊林大盈之積卒不能保
此非殷鑒哉爲今之計必須多議糧餉以待
考朝鮮之役費近八百萬此豈百萬足以了
事要在盡力區處先議及各部次及南京又
次議及各省職猶記向令邢台時庫貯有備
倭兵餉銀約千餘兩一縣如此則各畿輔內
可知職又記向按蘇松時有備倭兵餉銀約
萬餘兩又訪之浙中亦然三吳兩浙如此則

各省又可知若處處搜括此皆見在實數可備一時之用儻搜括已盡開呈上覽

皇上尚吝此内帑乎慨然頒發當不俟臣下之喋喋矣餉足則當動兵然兵則衆寡相當而勁夷如奴遂足取勝乎遼金史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今奴酋精兵業已三萬有奇跳梁輕健無不以一當十而我兵非數倍于奴何以當其銳非簡練而精選之何以摧其鋒近日募調之兵未嘗臨敵止可守而不足以戰

惟寧夏延綏一帶兵素稱強悍其人日與虜狎且喜戰鬬而有節制或量調以備用或令杜松廣募壯勇多招夷丁捐厚餉以結其心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可以得實用者至應調南北陸諸兵務必挍其尤使人人可戰不徒取足于數而惟在于精然後合天下之精銳分要路以進借北關爲嚮導令朝鮮爲羽翼用横江亡命之民示復其故土而使之以仇攻仇三面夾攻肩背受敵又懸重賞以搆

之多間諜以疑之有不腹心內潰而望風披靡盡掃奴穴而繫奴頸於　闕下職不信也柰何其巽懦畏事者借口釋此爲外懼而欲姑置奴酋于不較夫以堂堂全盛之時而令幺麼小醜橫行無忌殃民損威莫此爲甚若不一大創將來遺禍有不可言者矣

○禮科給事中亓詩教題爲酋謀叵測虜患方深懇乞

聖明直以用人爲安攘第一義事職讀漢史至文

帝時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周亞夫劉禮徐厲爲三將軍出次細柳㶚上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及至武帝淮南王安謀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由斯以談凡爲國家者苟將如周亞夫臣如汲黯而用之以禦侮折衝銷于未萌何變之敢圖所謂戰勝于廟廊之上者也今日

奴酋横甚矣其入撫順也殺一大將墮三城損偏裨以下八十餘員屠軍民幾至二萬可不謂得志乎我猶未嘗一矢相加遺也有何畏怯倏爾遁逃此之爲謀殆不可測夫撫順爲酋市賞之處不難一舉而盡付之兵火之中其不貪我市賞甚明也既不貪我市賞必將剝我土地養威蓄鋭磨礪以須秋高馬肥進退瀋陽漸窺遼左一帶諸虜層見疊出蠢蠢皆動使之撓我疲我牽制我伺隙觀變有

待而發幾幸一大逞之為快獲哉酋乎計必出此今將何以應之昨觀兵部酌議兵食一疏徵發之略帷幄之籌其大槩可覩矣然職愚以為兵惟取于有用宜從少不宜拘于十萬也餉不妨于過多宜從寬不必限于三百萬也廢將作何安置召募作何訓練器械作何修整糗糧作何積蓄進兵作何分布朝鮮北關作何指麾一切機宜直候經略至條上方略次第行之此不煩再計者若目前喫緊

皇上第一義惟是用人爲汲汲此時朝中見在之
人內閣止一人尚書止四人侍郎亦止四人
科臣止七人臺臣領差在京者亦止十人總
之則不滿三十人也嗟嗟當國家全盛之日
祖宗累朝之所培養我
皇上臨御以來之所網羅豈其乏人忽至于此聞
之蠻貊傳笑四夷真是聖朝一大關事豈不
痛哉盖我
皇上深居大內雖寂不聞聲顧往往自神其智自

雄其斷似以人爲不必用又似以人爲不足
用有不必用與不足用之心橫于中遂視天
下無一可用之人矣以故密勿之
詔命不宣冢卿之環賜不決總憲之席虛不布臺
諫之門扃不開各衙門之印刓不予一日如
是日日如是一人如是人人如是但有剝落
絕無登庸積薪之嘆時聞空國之形已見羣
工解體主勢益孤
皇上試一思之其在外廷托重恃力者誰分猷亮

釆者誰明目達聰者誰可備緩急當禍亂者
又誰也急則露肘終將噬臍嗟何及矣盖
皇上用人人無不願爲所用者惟
皇上不用人人雖欲爲所用不可得也至人欲爲
皇上用而不可得天下事尚可爲哉此賈生所以
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然用人亦何難之有
一俞枚卜則絲綸之地有人矣一
召趙煥則統均之地有人矣一簡李銶及劉日
梧則紀綱之地有人矣一下前咨考選李君

珪等與散館綦謙貞等再聽部院題知考選丙辰題留陳亂叢等及在京俸深中行等官一併允行則青瑣烏臺之地有人矣他如內而部堂左右大小京堂之推外而督撫重臣藩臬大吏及二千石之推亦無不隨推隨下則百司庶府之間皆有人矣做成箇圓滿世界露出一番赫耀聲靈觀聽一新播之塞外蠢爾匪茹所不膽寒心戰若崩厥角稽首者未之有也內安外攘順治威嚴更何酋虜之

足慮哉必如是然後可以議兵可以議餉兵不容已則餉亦不容已師行糧從軍之制也但外府空必索之内帑理勢固然無足怪者
皇上想亦不得靳内帑之請矣不見戸部遾餉孔亟之疏乎所那借者僅十之一巳存乎見少所湊處者雖云有六是亦畫餠耳西江之水耳曾何裨于有無之數哉議餉若此萬一兵集而餉不敷餉缺而兵不安必且有望内帑爲奇貨而耽耽生心者矣

皇上幸再勿曰空虛空虛云也昔唐德宗時李希烈反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赴京師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于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赴趨京師上召禁兵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宮從官左右僅百人以幸奉

天假令德宗蚤發二庫餉軍斷不至此亂臣
賊子敵國外患何代蔑有
皇上尤不可不深長思也雖然畢舉羣策共濟時
艱用人以圖安攘者
皇上也同心戮力勿二勿三盡瘁以效忠貞者諸
臣也近因遼事一言不合輒紛紛見告比肩
事主何忌何嫌不爲壎篪之吹反成水火之
勢職實憂之惜之宋當元昊之初叛也韓琦
爲陝西安撫使獨薦范仲淹代范雍守延州

後夏人議和琦又請與淹俱出按行一宣撫
陝西一宣撫河東仲淹請益兵屯河陽琦以
爲不必請上前議未合退于殿廬中猶爭仲
淹抱忿欲再請對琦道語琦笑止之會富弼
贊琦說卒不發兵仲淹亦不以爲忤卽此亦
可以釋東事之爭矣諸臣苐各求如仲淹與
琦無不可者職雖不肖職心無他惟願與諸
臣交相勸勉共成國事已耳伏乞
聖明統賜裁察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何宗彥等題爲風霾屢作可懼時事孔棘堪憂懇乞

聖明亟渙大號以安人心以杜釁萌以固根本以保萬全事祠祭司案呈到部臣等竊見本月十九日申時黃霧自東初起頃刻蔽天風霾大作日色無光相顧駭愕者久之因追思前三月十一日曾見此變匝月餘遂爲奴兒哈赤計陷撫順之期喪師殞將應若影響此何等變而可令再三見也常聞

祖宗朝每遇一番風霾則申飭一番邊備今邊情
大可見矣鴟張侮慢目中已無中國東西交
訌處處戒嚴不啻申飭而豫防之矣而臣所
私憂不在天變在人心不在外侮之蠢爾在
根本之空虛也夫所謂空虛者何也曰無人
也無財也夫中國豈乏人哉山川所鍾毓
祖宗二百餘年所培植儘足供聖朝之驅策而
皇上一槩投之閒散而不用中國未嘗乏財也盂
帶九有筐篚萬國農生之工出之商賈通之

催科者錙銖而取敲扑而斂之儘足供九賦九式之出入而
皇上一槩積之朽蠹而亦不用今日曰俟即查點明日曰次第檢發自起經略及二三廢將外曾見有破格用一人朝上疏而夕報可者乎甚之印刓弗予科抄半停兩咨考選及起復散館諸臣守候雲集朝廷曾不得借半箸之畫但不思帷幄之中幾人運籌幾人制勝邊關之外幾堪將兵幾堪將將甚矣無人堪憂

也今日曰帑銀知道了明日曰庫藏空虛無從所處自搜發十萬兩外強半倚辦那借則連年進奉是果安在但不思六十萬之發曾不足召募之用可能了撻伐之事否昔漢高祖用反間割四十萬金授陳平不問所出入今以堂堂全盛之天下大張撻伐而終日告貧苦寒酸此詎可聞于醜虜耶近聞調援之兵行糧不能果腹中途涕泣有欲自盡且逃者至用人押送而行夜則拘防之此不可強

之赴伍况能使之死敵乎儻在在調兵皆然
萬一不逞之徒脫巾倒戈適所以召寇而速
之亂耳至于稅監張爗
諭授虎狠以吞噬之資當此民窮財盡其能堪
此朘削痛楚不可忍之下當必有奇變出于
意外是無財堪憂而所以斂財者更可危也
夫奴酋直一隅之醜耳不愛參貂之餘利招
納亾命爲中國逋逃主江南猾悍負辜多機
智者率投其中郎以我中國長技併逞于我

常聞其襲陷撫順之時器械鮮整師律嚴明邊關守堡之卒且無不為所餌誘受其厚賞透送情形轉為嚮導若寬然有餘用也者而我中國一味儉嗇慳吝官吝賞患寡患貧此不待對壘交兵而先聲巳自披靡

皇上有人而不用有財而不用言之可為痛哭流涕者此也何不渙然發大號盡下會推考選之章使賢才布滿庶位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速發內帑數百萬給為軍興以鼓將士之

忠勇而資其操縱榷稅之使所在罷撤毋致朘削貧民敺使從亂其已徵之稅分給調兵經過處所充作行糧從厚優恤使人人有感激思奮之心仍重懸購募之格有能斬奴酋者封之徹侯即以其地畀之無復挾廉望奢如前日所云千兩世職者使天下英雄豪傑聞之掩口而裹足一申

命間四方鼓動當自有繫奴見之頸而獻之

闕下者或不必罄帑發而事半功倍未可知也

陛下有風勵之權不自操之以鼓舞人心而使風
霾得橫發以塵溷下土此臣所目觸而心憂
循職而不能已于聒瀆也
○兵部署部事戎政尚書薛三才題爲奴酋議在
必剿兵食計當早決懇乞
聖明立斷以定廟算事奴酋背逆自干天誅廷臣
建議咸謂不殲此小醜無以威示四夷
聖怒赫然特下征勦之令臣職在司戎敢不肅將
天威咨籌兵食先議兵五萬餉百萬止是就近調

募防捍目前未及于征剿之役也

國家舉大事興大役必算無遺策動不後時然後能一舉而收萬全之功奴酋雖小醜其威力足以吞併諸夷其財力足以糾連諸虜鳴鏑控弦之衆不下五六萬我兵調募者即以一敵一得失且未可量況多不習戰之兵乎李如栢生長遼左于奴酋情形甚習具揭到臣亦謂須得精兵八萬臣部續議十萬併北關朝鮮之兵亦在數内實止得八萬耳先是

臣等會議五萬募兵居其七今已匝月遼左
召募尚不滿萬續議徵調又未奉
旨而空言征勦不幾以兵事爲戲乎聞遼人曩時
應募者一隷兵籍遂同永軍非甚無聊誰肯
以軍遺子孫者且糧餉不厚器械不具亦非
所以招徠壯士也寧前開原聚落本稀總募
故難廣寧遼陽海蓋三道若懸令如招家丁
之法豐其糧犒而不隷于軍籍鞍馬甲仗等
項俱官爲製備勇力技能之夫必出而應募

矣旣廣募召又不得不急徵調盖薊保援兵
不過萬餘加以南京登州兵四千五百眞保
快壯六千止得二萬餘遼左募兵見不滿萬
即再募萬餘僅得二萬合之不過四萬人耳
非徵兵南北安得八萬精兵而用之兵勢旣
盛然後間諜得行而北關朝鮮之兵始爲我
用也督臣汪可受貽書于臣謂招一壯丁須
得安家銀五兩盔甲器械銀三兩鞍馬之費
又須十四五兩而月餉不與焉計募軍二萬

費亦二十餘萬矣調兵安家銀近者三兩遠
者四五兩各將官家丁亦然以五六萬人計
又得二十餘萬先議百萬今止得見銀六十
萬耳大兵既集而糧餉不繼變且虞脫巾何
言剿賊哉寧夏播州役未及朞費各二百餘
萬而民間轉輸不在此數奴酋蓄謀數十年
帶甲五六萬東西諸虜互相連結非若楊酋
哱賊突發于一旦而坐困于孤巢者也故昔
之勦播勦寧夏賊易而今之勦建夷難東夷

之爲酋長者數十各擁部落數千異時王杲王兀諸酋猶且喬其螳臂逆我顏行今奴酋併吞諸酋盡奪其部落是昔止一酋之力而今合數酋之力也故昔之勦諸酋易而今之勦奴酋難臣非不念多徵兵則海內騷動多發餉則國計空虛顧上欲爲朝廷伸撻伐之威下欲爲遼左規一勞永逸之計不得不摹倣征播征倭故事指陳其大略如此乃議餉三百萬說者猶謂是書生數米量鹽之見也

今秪候十日矣未奉
明旨施行臣自惟知識黯淺惴惴懼無能佐軍國
大計度奴雖暫退勢且復逞經略旣至而兵
餉未集楊鎬故多方略恐亦難于措手臣又
何辭于不蚤計之罪伏乞
勑下九卿科道集議當否取候
聖裁一切兵食之計豫爲調度庶廟堂有必勝之
策臨事不致倉皇矣
○直隷巡按劉廷元題爲世變在在可慮時政事

事宜新懇乞

聖明爲社稷計修常法策交警以弭禍亂事項者

　姦酋大逞一日而屠三城覆軍隕將殄萬命

　此亦千古大僇也羽書旁午

皇上始愕眙東顧在廷諸臣蒿目動色其選將則

　以增設經略總鎮遴材起廢議其聚兵則以

　募壯士帶家丁議其儲餉則以部寺帑金贖

　罪開例議其策戰則以兵未集堅壁固圉勢

　旣昌長驅掃穴議其除戎器則以盔甲出之

府庫火藥矢鏑造之水衡議謀無遺慮矣職
愚謂便宜欲假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剏閫
以外轉盻咄嗟情形已換安能隃度督臣暫
出關料理與經略交代蒐良將鞠精兵觀變
而動勿泥請
旨而坐失當機勿疑掣肘而有碍直前懷忠仗義
期殲小醜而止寧虜氛既靖以功罪付之實
勘可也賞罰欲核重賞迺有死士猛罰庶不
偷生今失律之法有死無二矣若耑以首級

程功未免跋疐惟搴旗擢鋒先登者上賞即通侯世爵以全局奏凱論勿以一夫斬馘較可也不分力于割級乃得奮勇而陷陣也然此門庭之患也都城何地而戒禦全疎窺伺可慮諸臣于門禁則以兵部官親領議于啓閉則以辰闢酉扃議于冒濫則以清出占役議于器械則以預備多積九門議于操練則以重總協事權議畫無餘策矣職愚謂內市宜罷憶職于四十三年曾驅出各門外貿易

商民樂從其後傳

旨令之復入紛亂而進姦細宄其誰為檢點此萬萬不可也宿衛宜嚴憶巡視皇城時官不及厮輿軍不滿十之二三旋振旋弛何以護

宸嚴在選材而授按籍而校以克之如符卿熊尚文金吾押牌之申飭毫不假借可然此猶蕭墻之患也其腹心病根在

皇上轉移間耳建夷狡焉不逞蜂屯鴟張尚未卜所竟而煖宰粆憨諸部落聞且蠢蠢浙閩之

倭楚黔苗獞聞且洶洶省直啼饑號寒之孑
遺瘡痍未起聞且睊睊際此剝膚燃眉之秋
宜勵臥薪嘗膽之志改弦易轍職方謂一切
除拜機務無巨無細朝上夕下柰邸報中
奉旨者僅僅經略總戎會議數事耳閣部所籲諸
臺省所條陳十無一報也職方謂恤灾之蠲
賑榷稅之荼毒不崇朝而行者行止者止柰
何損內帑之毫毛存阽危之金湯尚爾屯膏
未見霈發也職方謂召鄒元標史孟麟歐大

倫王德完李騰芳于禁近列劉光復劉國縉于行間還劉文炳郭尚賓凌漢翀翟鳳翀等于言路以濟時艱柰何熊廷弼之監軍廢將之揀用尚爾刓印未聞概俞也豈知在廷臣子以枚卜請以補大僚請以下候命候考請豈迂遠而不切事情者從來六相五臣謀斷相資乃緩急有賴矧國事旁午其需協贊尤甚從來六卿九官分任而職業精互叅而忠益廣矧封疆孔棘其需共肩尤甚從來青瑣

蘭臺濟濟鏘鏘補拾各攄見聞更代遞爲激
揚糾虜情搶攘其需糾彈尤甚諸臣稔悉治
亂安危之關全懸于此今日喪師辱國政爲
人賢寥落時事鬱塞故至此則目前之轉禍
爲福因敗爲功者其喫緊亦不外此
皇上試叅稽古今章疏之滯如斯也揆地之匱如
斯也大僚之乏如斯也言語之空如斯也內
帑之盈如斯也歷代治世然乎不然乎
祖宗朝然乎不然乎萬曆初年然乎不然乎胥失

其常安得不自召其變草野之民知有令日久矣爲令之計在舉數者交警而致行之而又有三要焉一曰旌實心任事之臣均一幹濟也而任事者與循職者懸矣與市名者抑又懸矣中外文武諸臣豈無介特精明持理法以營實事者然利于國利于民不利于狐鼠城社一遇清釐而蜚語鼓譟隨之旁觀且從而齮齕之所由不得展其施也惟

皇上著爲令廉有真任事者詬書盈篋勿爲投杼

事完以顯陟隨其後庶豪傑烝烝響應耳一
曰貂璫不預外政大小臣工無論同心堪與
籌國即畸見究歸濟事獨此輩叅焉糜金錢
虛營伍公然無忌迨披瀝叫閽而彼且煬之
也其自托也完勢必不可問夫都門鎖鑰禁
地宿衞關繫何如而蠱壞至是良可寒心惟
皇上著爲令一槩禁革勿與聽各衙門調度整頓
庶蠱弊可頓洗耳一曰
皇上捐玩世之心

皇上神明天縱何所不矚直狃熙泰而恃英哲方
日舉世可弄于掌股也或曰殃孽之象亦氣
數偶然也又或曰言官痛哭流涕之談直謾
我嘗我多不盡驗也即稍稍任意何害乎詎
知國家禍患發之驟者淺而易救蓄之深者
蔓而難圖且幸而不驗耳不幸而驗也天下
事尚可爲哉今固已驗矣圖之此其時矣惟
皇上懼然憬悟朝兢夕惕修復常法爲期庶國以
人實政舉民和而可戢戎心于萬一耳是役

也謂可嘗試浪戰是委駒犢于虎狼之吻也禍必不振也謂可苟且結局是損國威而熾邊釁也欲偃誅伐五胡雲擾且立見也恡帑藏而踟蹰是聚羶而來虎視耽耽叢貨而俟探丸胠篋之躑躅也鶩于邊境不式于廟廊是顧蚊蚋之撓其膚未知鼷鼠之食其角也求之干戈戎馬而不講于任人納諫是治標忘本爬搔疥癬而罔念骨髓之潰也非任事者實做一番是塵飯塗羹坐而待斃之道也

近倖仍聽縱横是漁獵幾竭夫澤梟竊且及
于膚扶戸揖盜而羌夷接軫輦轂也臣而泄
泄沓沓是以人國僥倖也義所不敢出也君
而悠悠忽忽是不正其家之主而欲葺主之
家將補東而罅西支此而傾彼竊謂噬臍之
無及也遼東勢屬肩臂安危與共大非朝鮮
哱播比今日病入膏肓事勢狼狽萬非嘉靖
庚戌比救焚拯溺即披髮蹶足猶恐不及而
尚可抑鼻息于馬上之口嬉狎旦夕效處堂

燕雀乎塞旣漏之舟維將顛之厦在
皇上自爲計審耳職邊警時聞震鄰爲恐輒陳其
款款若此

籌遼碩畫卷之四終

籌遼碩畫

五

-ar East
AC
95
C5
K47

籌遼碩畫卷之五　戊午仲夏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江西道監察御史唐世濟題爲奴酋罪在必誅兵餉宜先酌議仰祈聖裁增餉臣豫輸輓以皷士氣事竊照奴酋蠢爾小夷不足當中國一郡邑當王杲擒破之餘𢦏然若釜底魚耳天朝寛其萬死之誅弘以再生之路彼得生聚訓練併吞諸部日漸跳梁雖外蒙豢養外爲崩角冄弭耳以示恭順而

AC 149 P3 V.31

中藏叵測在廷諸臣獻曲突徙薪之言已二十年於兹矣遼撫李維翰在事已非一日乃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狃目前覊縻無駕馭遠略平時備禦不設間諜不施以至狡酋突然發難如入無人之境隳城殺將大損國威戕二萬之生靈動九邊之窺伺今赫怒整旅滅此朝食誠不俟再計者頃屢奉

明旨欲大張撻伐大小臣工罔不悉飭從事樞臣議調各邊及浙直川湖等兵共十餘萬萃中

國之長技合南北之精銳以此制夷自當綽
有餘裕矣臣愚以爲兵貴精不貴多頃者大
帥張承胤以萬人臨敵竟全軍覆沒未聞以
一矢相加遺此病不在少也且兵有宜於南
而不宜於北者有宜於北而不宜於南者廉
頗在趙威名振列國後一爲楚將無功拊髀
而嘆思用趙人則人與地貴相宜而將與兵
要相習也況數千里褁糧道途跋涉費且不
貲樞臣疏中恐騷動天下慮已先及此似應

聽經略楊鎬至日遴選將官令其各陳方略
或調發或召募或用邊兵或用南兵總之
皇上以便宜聽於經略經略以便宜聽於諸將帥
要俾上下同心將卒一體若身使臂臂使指
而後一舉收必勝之全功可計日待矣至於
兵餉一節查往年征倭之役費至七百八十
餘萬征播之役費至二十餘萬葢播在籓籬
之內爲力易而倭在海島之外爲力難今樞
臣籌度此一役也所需兵餉倍於征播半於

征倭卽舉朝商確皆以爲勢必至此玆奉
明旨那借之議先已借及於陪京儻值軍興繁費
之時計必仰需於內帑
皇上捐宮中撲滿之積以收閫外安攘之功當自
有慨然無靳者惟是目前喫緊尤在糧運語
云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兵不宿飽
頃援遼之兵間關道路不免啼饑山海關米
價聞斗米值銀數錢此不可不豫爲之計者
雖議開海禁以通登萊或可稍濟目下但東

土大災後計一歲所羸必不足給全遼緩急
今查通州至山海有水路可行似宜及時蚤
計先運米十萬於關內他日大兵陸續到關
有所恃以無枵腹之虞此方今最急務伏乞
聖明勑下戶部專遣司官一員至山海關調度輓
輸及給發等項毋致臨時有緩不及事之嘆
再照通州為神京肘腋四百萬軍儲在焉庚
戌虜警御史王忬提兵駐其地亦以咽喉要
害防守宜嚴向承平日久城池未經大修昨

職以儹運駐扎該州見其垣土單薄由歲久剝蝕以至於斯亟宜大加增築爲未雨徹桑之圖此則撫按道諸臣自能先事綢繆職耳目所及輒不能已於言耳統候

聖明裁定

○遼東管糧戶部郎中馮汝京題爲孤鎮阽危亟需兵餉懇乞

聖明軫念邊疆速復豫發限解舊例以固軍心以壯戰軍事竊惟遼東一鎮

神京左臂倭虜控扼會區也九邊形勢獨居要害其額設月餉視他鎮獨薄故先年皆預發限解到鎮邇以二運不繼浸至停壓目底遼餉遂缺三季兩河饑士已困憊極矣頃奴酋突肆跳梁破殘城堡陷折官軍又糾引各酋部落於沿邊處所不時侵掠全遼罷餒兵騎日相尋於鋒鏑弓矢間形單力弱莫能自固時事益萬分岌岌矣幸

皇上痛念危遼從諸臣之請隨下

明旨慨發兵餉臣又何敢贅懇但臣查萬曆十四
年御史王國弼題請遼鎮京運皆先半年預
發三十一年二月間戸部又咨前巡撫都御
史趙楫行山東撫按將民運銀兩亦勒限於
本年五八等月到鎮題奉
欽依遵行已久不知十餘年以來何以相沿遂短
欠至此豈以遼士尚可以存立耶臣竊見遼
士居恒謀生亦最窮蹙矣候領本月之餉而
不得候領上月及上季之餉而又不得借貸

而食典衣甲弓矢而食甚至鬻兒女而食今
所驅以戰者皆孱餓輾轉逃亾垂盡之孑遺
也彼平時曾未得度一溫飽之日倏遇急難
輙望其枵腹支撐持死力以效用於我此非
有破格恩賚當不能使之一旦振鼓若其應
得之餉只照舊而先予之於此際復何所靳
也況今日之遼何等情形也骸骨未痊瘡痍
未起無濟急金錢安能存恤其家療扶其傷
痛至行役從戎及荷戈防守者又當先有安

家之資衣装之資修緝器械之資餧飼馬匹
之資脫不爲一二料理只拘拘每月而支給
之使其百凡所須急切無備如此困苦如此
沮喪不但無軍容而且無人色羸瘠支離之
輩聊備人數而往遼可以戰乎故遼於平時
月給以月糈可以爲生也遼於今日月給以
月糈不可以爲用也且遼人到此又似可因
而爲用者虜所殺擄者非遼人父兄卽遼人
子弟切齒揮淚而思報復其仇憤可乘其銳

氣可鼓更當感而義激之胡可急迎緩持以
失此一時之人心也矧此半年京運一年民
運每歲内帑之儲餘眞如沙聚特爲孤危地
方通融豫奏諒亦不艱於設處而數月後之
物數月前與之均與耳蚤暮之間立分德怨
便立見向背試思停留時日有何益於得失
有無之數乃不亟出之以收此時紛解之心
以維此時殘缺之勢也計前此十四等年承
平無事尚亟亟於遼中餉薄之軍而此危急

存亾之秋則照例預給更不容後時矣人在湯沸火焚中先一舉手而立可置之生地且必無愛於髮膚豈以邊鄙呌呼不徹九閽遂置為耳畔以外之人也夫此輩亦易生心也窮而無路輕之乃釀離携重之乃徼訌亂耳儻此中散叛情形敵人偵知益驕益悍瞰虛而入更不大可寒心歟臣司遼儲往日無餉饑軍鼓譟禍止一身目前無餉饑軍訌變禍中國家故不得不援近例以請至本鎮

及外鎮調募兵馬糧料知
廟堂自有區畫臣不敢妄議也懇惟我
皇上俯念全遼危迫特甚
勑下戶部將春夏未到京運刻限盡解外仍照十
四等年題准預發限解事理京運先發半年
民運依限解發歲以為例永無變更遼士聞
此將踴躍懽呼不戰而氣自倍已握勝算矣
○錦衣衛都指揮使張懋中題為略舉建夷今昔
情狀以俟參考因抒一得之慮以佐撻伐事

頃者奴酋狡焉啟疆陷城殺將震搖左輔我
皇上憂厪宵旰當事舉無遺策選將募兵儲器發
帑虜宜在吾目中矣據報奴尚結聚邊外意
圖再逞羣虜乘機煽動更番疲我遼危則京
師不得獨安此正臣子竭節效命之時也然
事有先後一轍或可按而索倣而行者職請
略言其槩萬曆二年七月建酋王杲誘殺撫
順備禦裴承祖於時職祖張學顏任遼東巡
撫鎮守則李成梁也奉命討逆隨於十月間

誓師出塞直抵建州將士用命一鼓而墮其
堅城再鼓而斬首一千一百餘級火焚崇臺
親族卵覆部落星散往返八日遂以捷聞建
寨雖破杲尚逋誅職祖乃分遣通官宣諭屬
夷王台等酋聳以天威餌以厚利整兵秣馬
用間設疑隨其所向不遺餘力卒使王台等
誘拘元兇我兵四集縛杲以獻我
皇上登午門樓受俘此往年擒勦建夷情狀疏奏
一一在科可按也夫奴酋實王杲支黨均之

建州夷酋也事起撫順其地同也裴承祖見
殺李永芳被執均之撫順將官也昔止承祖
一人以輕身擅入虜帳而遇害今永芳扞禦
踈失致夷衆豕突入城商民虀粉流血漂杵
矣昔止備禦一官今則大將偏裨同日死事
精銳萬衆飽飼鳶烏矣昔以遼之兵餉結杲
一案未嘗借關西一矢一粒之助今則總制
移鎮薊兵出援撫道請餉請兵洶無虛日矣
遼固非昔之遼奴即非昔之杲相提而論亦

豈什伯千萬哉良由我
皇上初年勵精圖治紀綱肅然内外禀畫一之規
上下聯臂指之勢其事易舉其功易收今則
灾變迭臻民力殫竭官府情隔而不必通泉
貨壅閼而不欲用讜直徒激欝結彌甚百務
潦草九列曙星猝有不靖宜其難以措手也
幸而奴酋自矜一勝不能乘撫順迎刃破竹
之勢急攻遼陽直走三岔還視鐵木貞下烏
沙堡破白登城而攻金西京者有間抑或暫

屯境上以示隋歸而愚我若隆緒駐陽城陡剽掠佯引去以狃朱師乎雖彼陰謀叵測而我得以乘隙料理處處戒嚴人人思奮奴又安得出我不意如掩襲撫順之無備耶尤幸盈庭之議力主撻伐鑿鑿石畫充滿公車應敵無難同苦時詘然在今日議兵議將務蕑精銳以濟時艱無庸泛濫以困度支也以職愚見在遼撫鎮姑亾羊補牢之是圖以城堡士馬各歸信地聚養休息忍痛修備分防他

虜勿汲汲以報奴為念在
當宁以奴事盡付經略重臣要其成功勿傍掣其
肘調用兵將查照庚寅西征火酋事例題請
寧武宣大每鎮騎兵三千薊鎮主客騎兵五
千合得萬四千人分為四營每營統以大帥
副以偏裨別錄遼將數員抽選廣寧正兵各
營夷漢騎丁三千以資鄉導鼓行而東直擣
奴穴攻其中堅招募薊遼步兵五千人嚴加
訓練輓駕隻輪輕車多置火器如虎蹲鳥鎗

之類務極精堅應手不乏爲騎兵殿後挑選
保定忠順天津海防歩兵三千人金復海蓋
各營騎歩兵四千人由朝鮮北境擣其左以
援遼麻帥原領兵將約同北關屬夷趨其右
凡此三路同日俱發聲勢相倚連營併進勿
貪首功勿事零勦奴酋兵力固盛腹脇受敵
顧彼失此自救且不暇矣緣奴有城有家非
移帳住牧諸虜比當果成擒日奴所目覩四
十年來兇鋒歛伏未必不竟懾前車今已暫

退時薀溽暑夷之弓馬裘幕事事不宜於夏
我因其敝而制之傾其巢窟如王杲故事經
略督撫諸人力所能辦振國威銷外侮在此
一舉兵行糧從宜專設東征邊郎一員齎戶
兵應發錢糧隨軍按日查給士馬騰飽戰勝
自倍軍門更重懸賞格以勵人心將吏有功
不時請爵於朝不必拘候彙叙士卒有功不
時頒賞於軍不必復待查覈如將士不遵號
令小有挫衂一依軍法不必待奏請定奪如

此而人不思奮奴不授首職不信也或有難職者曰日前張帥全軍覆沒固遼勍兵也奴豈易言哉職曰勝敗有機非衆寡所能限張帥聞撫順城陷將無深負守備不設之懼愴惶奔命又倖桑榆補過之功壁壘未完爲奴所掩此戰之罪也非強弱之數也今臣所擬騎兵皆邊兵中最健者因劑量其地之緩急遠近而抽取之以有制之兵授知兵之將所謂以一當百在精不在多耳古人以寡尅衆

者何限今若驅未經戰陣之人驟當強胡適
以取敗且各鎮自有封疆之責敦急公之誼
肯精強相應足矣敢侈言兵哉然其要則又
專在擇將大將聽經略自擇領兵諸將聽大
將自擇宣雲兵則用宣雲將薊鎮主客兵則
用主客將抽選兵馬本將任之兵將相習如
父兄子弟未有不用命者盔甲馬匹器械等
項一任各兵自占勿強其所不能用給其所
不可用俾我將士神閑氣定伸縮自如於是

遠設偵探備悉夷之動止路之險夷以及扎
營水草之處奴遇我如撼山我加奴如拉朽
振旅而還無煩再舉矣說者以奴酋二十年
聚集二十年教養遠交近攻規畫嚴密而我
遼自壬辰以還驛騷於征倭重罹更張之擾
削弱於李如松之戰沒銷鑠於高淮之銖求
占冒掊尅之弊多東西交訌之警亟遼之為
遼所存有幾若不大破拘攣大興師旅作一
勞永逸之計勝算未可必也臣愚謂有餉則

有兵餉倍則兵倍前會議疏請發帑我
皇上括十萬助餉懸千兩購逆閣部臺省唇敝齒
折所得不過如是何以鼓舞人羣而致豪傑
死綏今必欲滅此朝食非餉十倍於兵不可
與其那移勸借孰若再四告急於君父祈我
皇上俟經略提兵出關士馬雲集之日慨然下
明詔曰凡我臣民得奴酋懸之藁街賚萬金爵徹
侯夷部中有能執奴來獻者即以建酋原額
勅書畀之永作外藩豈惟將士爭赴功名將

奴肘腋間必有掇袂起者矣職少遊遼塞出
入戎行原因祖擒杲功次承襲世廕嗣登武
選國恩難報適奴酋發難義觸主憂以故不
避僭越直述今昔夷情併抒徵兵實着仰佐
廟謨萬一儻得備王師之全驅奮鉛刀於一割此
則職之分也伏乞採擇施行

○薊遼總督汪可受題爲援遼事急謹遵泒
明旨允過餉銀先圖防禦乞再允兵部續議餉銀
早備撻伐事自奴酋不恭上厪

聖懷節奉
明旨增餉募兵一則曰共圖防禦一則曰大張撻
伐職巳　欽遵備行撫鎮道將諸臣一體
欽遵去後今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呈稱節蒙
督撫檄令召募新軍三萬敢不遵奉第計募
兵一萬照廣寧大營例從儉酌給每月每名
糧銀一兩一錢五分料銀四錢伍分一年亦
須用銀一十九萬二千兩每名再給器械銀
二兩共二萬兩二項通共該銀二十一萬二

千兩至買馬一萬匹該銀一十五萬兩然則
京發六十萬尚不足募二萬軍一年之費也
所云招三萬之數似屬空言若兵聚而無餉
給之禍豈獨在虜乎今何等時而可務虛聲
以釀實禍也催添新餉不得不亟懇疏請等
因又據遼東管餉主事及寧前道各呈稱往
例援遼官軍千總一員日支粳米三升折銀
六分肉菜銀五分共銀一錢一分把總一員
日支粳米三升銀六分肉菜銀三分共銀九

分百總管隊二名日支粟米一升五合鹽菜
銀一分伍釐共銀二分四釐軍士一名支粟
米一升五合鹽菜銀一分共銀一分九釐馬
匹一日支草一束料豆三升折銀二分九釐
及查所屬倉庫罄竭如洗前項將何給領等
因又據薊州等鎮各糧儲各呈稱本鎮額餉
已竭援兵經過方始旣慮薊兵有庚癸之呼
又算經過無應付之具郎云莫非王事義切
纓冠而無米難炊安能托諸空言再照召募

新兵憲票豫備糧餉支給該道移會到職備
查往例從來未有糧糗未據而調集邊議者
今日之事欲以急於外援且先防其內囂乞
題照先年東征事例召募經過之餉俱另項
給發與薊餉正支錢糧不相蒙涉則薊與遼
兩有賴矣等因又據保鎮總兵官呈據援兵
五千五百名告稱各軍原供內地城守糧餉
最薄有春夏月食四錢八分秋冬月食三錢
二分者又有四季皆月食三錢二分者今千

里應調無不典當衣單乞憐遠戍增餉等因
各到職竊惟國強以兵兵強以食食足氣充
不待臨陣而知勝食鈌氣餒不待臨陣而知
敗故未議調募先議轉輸此行師之道也我
皇上業採廷議許以百萬金爲遼左防禦之計職
據此分布聊以支持終歲而猶虞未足職觀
今議募兵者如科臣言禦遼之虜必遼之人
此爲第一義矣主兵不振客將誰助職所以
行遼募三萬近據撫臣書言廣寧城中募過

二千六百名各道所報募數或二千或千餘
或數百不等大都疑於餉之不繼耳蓋鎮城
往募家兵之例每名安家銀伍兩即器械在
内月食糧銀一兩一錢五分馬料銀四錢五
分其糧銀如薊門之雙糧家丁而馬有料無
草尚不及也今撫道諸臣似謂不如此募則
又莫之應募而盡如此例嫌于過費臣切計
之遼募若少則遠募宜多遠募非雙糧其可
得乎既雙糧而加以遼之行糧不愈費乎馬

又例有月草不愈費乎倍費招揀總不如遼人虜情習熟痛痒相關也則厚餉宜無靳乎職謹酌議募以力強技熟者爲第一等給安家器械銀五兩力強而技應教習者爲第二等給以器械銀二兩多寡相參可每名三兩而足以三萬人計之該銀九萬兩每兵月食一兩一錢五分該銀四十一萬四千兩步六馬四計馬一萬二千匹每匹月該料銀四錢五分通計歲該銀六萬四千八百兩馬一萬

二千匹除發寺馬三千外尚九千匹該馬價銀十三萬五千兩總計於新餉百萬內該發遼鎮主兵銀七十萬三千八百兩援兵行糧且以先所議調一萬一千名歲計之大約該客兵銀八萬兩其馬料草照議於遼借給行各鎮解補通計百萬新餉內該發遼鎮主客兵銀七十八萬三千八百兩薊鎮募兵且照先議改募入衛之數預募八個月計八千人該銀七萬六千八百兩買馬五千三百匹該

銀六萬三千六百兩草料八個月該銀三萬七百四十兩每名器械銀三兩該銀二萬四千兩通計於百萬新餉內該分支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四十兩尚存銀二萬一千六十兩該發薊密餉司各五千兩永平餉司一萬一千六十兩充援兵行糧之費通計新餉銀一百萬兩盡數分派給訖保定援兵職前已議請出守關外今視其旗幟多鮮火器多習此撫鎮選練若可用者然月糧太薄日食不

滿分半安家路費皆取足於此無怪乎行千里而有菜色矣遼撫亟移書於職止王宣出關益恐饑軍反爲遼亂耳今部議又以保鎮民兵刻期出關職意民兵食稍厚而膽更怯與其多而無實不若併而精之似應行該鎮撫臣將此六千民兵擇其素有膽志自願立功殺賊者給盔甲器械解職軍前調發出關其不願出關者扣工食銀解貼見調官軍五千五百人每名日給銀二分卽作守關行糧

若出關亦添支行糧於遼或扣前銀充貼費有餘宜行鎮守王宣募慣戰家丁五百名給雙糧以備充鋒之用使素不習戰者亦以有倡而成勇敢保鎮援遼通計南北兵七千名不必再有責望以疲內地也職先遵奉
明旨為遼計防禦如此守定則三韓元氣漸復可以圖進勦矣若實進勦非如兵部續議三百萬不可蓋建固屢叛之地也成化三年曾遣武靖伯趙輔等率番京邊官軍五萬征之三

道並進朝鮮遣中機府率兵萬人合勦此以
天威勝也萬曆二年王杲殺撫順備禦裴當時
且用宣諭講折遲以二年我之用間既就而
彼之戒心已弛乃夜入險阻一鼓功成此以
廟算勝也然彼前僅一隅耳今奴兒哈赤并有
南關江夷灰扒兀喇以益其衆召集中華亡
命以助其狡擅數十年貂參之利以成其富
合東西大虜以增其強禁畜山林築建重城
以添其險其不可以曩者王杲輩視之此中

外所共知也兵部續議請動三百萬不及往例東征之半猶以時詘從省顧

皇上之勿疑其多也大都此事既無不動之理自有必動之時而事機不可預泄謀未就而聲太張是速其再發之毒也但得可動之餉自有可動之兵而遠調且宜緩定餉未備而兵先集又開其自亂之端也當事與言事者惟在同心處餉為謀國之忠我

皇上惟有慨然發餉為保天下之智職則惟有鞠

躬盡瘁而他非所知矣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遼薊指爲脣齒根本計慮宜周謹議切要事宜伏乞

聖明思患豫防事職竊惟建夷發難各虜生心瞎約者恐其聯屬部落以挑釁聞風者恐其窺伺乘虛以煽禍職蚤寢食慮之而不虞其果見告也臣自馳驅而東耳聞目擊眞見薊鎭爲肘腋重地不可一日疎防據各路將領塘報日日踵至督撫二臣及關臣近疏言之不

嘗詳矣而報者未已也夫往者入犯不過零星數百今則千餘騎或三千餘騎五千餘騎報於喜峰諸處矣往猶止於弓矢刀鎗搶掠人畜今則鈎杆雲梯攻打城堡見於馮家峪諸處矣往止滿旦溫布諸夷在三協地方東偷西竊今則虎憨兎憨卜白郎中阿卜亥等亦西來松棚諸口矣據報阿暈乞炭驛腦等頭目殺牛祭天要犯墻子路一帶絡驛不絕其情必的其意必不在小則薊門在今日豈

無事之圉乎除申飭將領遞傳烽燧簡練兵馬操演壯丁職與撫關諸臣倍加戒嚴外職近因遼而思及於薊因薊而并及於遼有言似迂漫而實切要者敢敬陳之夫沿邊薊永諸處各關口及州縣城池之外舊皆設有屯堡大而廣博者可住一二千家小而散落者可住三五百家初意正備虜一有警則收斂屯寨可保無虞耳承平日久風雨坍塌不堪防禦而基址尚在也往年榆關之失河流口

之失儻城堡堅固豈能闖入故及今宜將原
有村堡每州縣緊要數處速爲修葺職巳行
各道查核然修葺必需工料而州縣如掃之
藏焉能贍此必須酌議近邊而大者班軍泒
修腹而小者查地方有應動錢糧行各道臣
督理一時不能全完而每年每州縣須帶修
二三處令其堅厚堪守虜有警則登垣可以
禦虜平居則環堵可以禦盜若以其費也則
兵與糧從不尤費乎此所費不及兵餉百分

之一而所全者大是一要也都門抵遼東有
兩路一則沿邊如石塘古北馬蘭松棚以抵
三屯營喜峰太平寨燕臺石以及山海關此
沿邊之路處處有兵馬有將領以其迫於虜
也若永平薊州通州以抵京此內地當由者
一線之路而三處皆稱扼要今永平近山海
巳有將官通州原設有叅遊守備而薊州北
枕邊南隣海西障京都東接關門所稱漁陽
巨鎮也乃祗一守備城操五百餘皆老弱祖

軍每月糧銀止二錢四分又多占役使卒有急荷戈而從戎者何人哉况今大軍所過亦當有重兵彈壓而可空虛若此今查本鎮有裁革中西南兵營之議而遵化之左右輜重等營皆萃於一城職以卽所裁南兵之遊擊駐薊州江城操之五百餘再議以募兵之六百餘共得千二百人而金湯屹然矣如以議餉之難則有原貯民兵銀一項原係薊鎮班軍折色可用也不然則卽以遵化輜重移駐

而兵馬隨之亦可也總之視東事緩急以為
更置而都門血脉之區可免踾盭之患是亦
一要也自遼事起援遼之兵日日東馳且今
徵發遍海内矣除登萊水兵可横海徑渡而
宣大山西浙直等處凡赴遼者必經過通州
薊州永平諸處其一切支應蒭糧皆有舊例
皆仰給於餉司每將官一員日支一錢千總
日支米三升百總日支米二升軍日支米一
升五合馬日支料豆三升草一束查舊卷征

倭時一鎮經過軍馬錢糧費至二十餘萬皆先發豫備而今可獨緩乎況今各餉司懸罄去年穀豆米粟芻料多貴即太平寨五重安諸倉山荒地少今每草一束價至五分部價特估給二分六釐各商猶分告賠累之苦即此一端餘可類推及今不爲收買一旦大軍輻輳而來支給有悞則沿途呼庚之變關係豈小宜及今諭令通薊永平各餉司豫請芻糧若發銀數萬招商糴買以待支應所謂豐

其委積者是也葢芻糧無時不用大兵經過固可應供給之需即不過此亦可備本色之放此又一要也三協各營路市馬未嘗不有其數然每匹祗定價八兩以故欵段不堪則當增其價值至十五兩而止期於騰驤可用至於州縣腹地之馬原不堪山邊衝突之用而每匹價三十兩其膘解寄養苦費不可勝言宜通改折一年令其解價同寺借發於各鎮隨便市買一匹既可得二匹而且邊馬膘

壯宜於邊軍即本鎮不能取盈而差官於宣大等處稍增其盤費草料亦可一呼而得數千視之解而養養而免繁勞省便不同而且有實用此又一要也通灣稅銀原攤派於各州縣平時尚不能足額況茲畿輔騷然繁費之時又焉能辦此乃黃封之傳奉督責之森嚴以致該監復藉口

明旨開催覇州等道拖欠二萬餘兩此何時也而可使人心駭懼如此乎師旅方殷方期大沛

德意以佐軍興乃內者既不肯發而外者且欲復入儻果取盈不已則鳥驚魚散之衆將北走虜東走夷是藉寇兵資盜糧耳

皇上何愛此針頭之鐵而不捐以收拾人心是萬萬所當軫恤而無嫌反汗者也又一要也夫此數者職爲薊言也人獨憂遼職兼言薊蓋遼爲震隣之警薊爲剝膚之患遼之爲禍著薊之爲患隱兵法曰知微之爲著者強知緩之爲急者安漢文時甘泉上谷烽火急而亟

屯棘門細柳則以細柳棘門爲地近耳若今之爲遼事計者言已盈庭無可復加乃就其中再潤色之則城堡之當繕尤甚於薊也即以所議三百萬爲率七分養兵三分繕城可也芻糧之當峙尤甚於薊也即添設一餉司一以掌主兵月糧一以掌客兵行糧可也起廢將帶家丁約北關聯朝鮮皆切要之論不待言矣而調兵之數某省幾千某省幾千勢固自不容已然今之所少者兵乎有餉不患

無兵而有兵則患無餉即職至薊數日目覩
密薊永三道所募者巳二千餘人頃接督臣
字遼之應募者且巳萬人矣乃餉則茲無着
落夫挑去之舊兵原餉既决不可扣而召募
之新兵議餉自時不可緩今新兵赴遼者有
雙糧有安家補額者有月糧各道巳借支餉
司正項然非長計宜速照數給發以安衆心
不然市井烏合之衆人懐觀望久之竊恐如
摶沙隨手散去耳是又該部所當急議不容

玩視者職愚人耳就該部疏以各省調兵詳之則宣大山西爲上山東浙直次之江右又次之川湖爲綏若以募兵地方言之則遼東爲上薊門次之再則莫如宣大腹裡地方爲綏葢來太遠則有奔疲之虞取弗精則有冗濫之病糗糒不繼則有脫巾之虞安揷未當則有弗戢之灾故經畫欲其可久體制欲其有定今爲時尚暇當豫爲之區畫無俟旣載而呼也大衆未集當豫爲之分布不可聚族

而處也故爲遼計長久莫若設兩總兵各爲駐劄一廣寧一遼陽廣寧在河之西遼陽在河之東遼輿圖城堡多寡地里廣狹皆相若也自三岔河不守虜進據腹心限隔東西且南北亘數百里守望勞費顧此失彼儻虜犯河東而大將在河西虜犯河西而大將在河東艤舟渡河常至後時虜或陳兵河上而咽喉斷矣況開原又孤懸天外也卽如撫順之役儻東西各設總兵寧至蹶上將哉故今莫

若以新添總兵新添兵馬均數而分畫地而守其徵調兵至亦隨時分發廣寧總兵一枝遼陽總兵一枝各有統馭而不亂其紀各有信地而不淆其疆鼎足勢重犄角形成總一調遣於經略而統馭於督臣無論首尾聯絡互相應援即此巍然兩鎮巳如山之苞不可犯矣布置既定兵力厚集乃始從容議出塞張問罪之師蓋必能戰而後可以勦否則惟有守耳必能勝而後可以動否則徐以待耳

今聞遼左人情以無餉則惟恐兵馬之來在
援遼各兵以無餉則惟恐旦夕之出即總兵
王宣所統之兵已有以枵腹而逃回者數百
人矣如此情形自顧不暇儻四方之兵雲集
而無以待之所患豈在外夷哉職又聞
今上甲戌建酋王杲誘殺撫順守備裴承祖當時
大將李成梁奉廷議布散木牌明開賞格投
之虜中杲之親族左右舉不自安後杲屬王
台擒送京師

皇上登午門樓受俘宣捷告廟今雖不能如此之易然聞奴酋料我兵之至至挑壕設塹以爲備禦計察其動靜似已有懼心而況三面皆其讐敵部落心亦不一若重募以搆內變必生乃昔以爲長纓之繫者今以爲封豕之食則算多算少寧可不思而祇騷動天下使人心岌岌既防外侮又憂內變也哉臣謹觸目切衷抒其悃伏惟

皇上棌擇

○戶科等科給事中等官官應震等題爲合詞瀝
血仰懇亟發多金以救危遼事項奴兒哈赤
之計陷我城堡覆沒我全軍也不自悔禍愈
益鴟張借送漢人覘我空虛明言入犯未肯
罷兵跡其七宗惱恨之詞渾是一片激挑之
意且以幺麽屬夷而自稱爲國自稱爲汗稱
我明爲南朝儼然北朝自居者神人共憤天討
必加無煩再計矣顧念今日不直難在兵難
在餉驅枵腹而率之戰徒以卒予敵也先是

兵部集廷臣會議泒外帑五十萬而以五十
萬請内帑臣等屢疏每存乎見少不謂
皇上且慳此少數而僅有十萬之發乃切責戶部
一則曰措處再則曰那借讀戶部措處六條
自是應查應催與應還太倉之故物而獨慮
有司惰窳相仍望梅難待尚須嚴督有法乃
可濟事至所稱那借南京五十萬合前會議
百萬纔共六百五十餘萬之數而内帑尚有四
十萬未發又總計不過百十萬耳

皇上豈以百十萬便足了此大征耶臣等斷謂今
日發帑不可不多朝鮮之役首尾七年費近
八百萬卽如建酋王杲入犯當日所攻城亦
撫順城也所殺將亦撫順將也計杲獻俘之
期用兵兩年而始結局乃奴之犯順與杲同
而加富強倍於杲奴懷二心四十年倍於杲
奴足智多謀狡黠而不可方物倍於杲雖兵
貴神速而用間設疑度可而動只恐非一朝
一夕之故卽兵貴精不貴多而兵之精者亦

往往從訓練操習得之況乎重賞之下方有
勇夫如所聞保定援兵日食不滿分半而安
家路費月糧皆在焉頃且逃亾者踵相接也
此等餒卒可能得死力否伏乞
皇上卽時慨發四十萬瀕踐向者會議共奏南北
內外一百五十萬之數此外如樞臣所言三
百萬菸無着落我
皇上儻忻然捐出一二百餘萬此危遼之幸也臣
等所翹首跂足而不能旦夕徼靈於我

皇上者也容與計部會同作何議處相時疏請而
目前四十萬則給發不可不速一以屬饜見
在各兵之腹一以招徠陸續赴募之兵一以
鼓舞將帥令得趂蚤布置安排以毋失事機
之會不然者如遼中五道募兵多寡不一豈
非緣餉數缺少非赴募者之縮朒而不前召
募者之疑遲而中阻也所誤非細所損實多
漢之興也蕭何轉餉不絕韓彭因以成功後
則糧運不繼蜀將齊志而炎燼微矣是可不

爲殷鑒哉目今火起榫杅示不戢自焚之象猴從婦産顯沭猴而冠之形恰好一見廣寧地方一見開原地方是豈偶然之故耶臣等竊謂戰勝攻取前日之所北一朝而反之惟今日迯奴猖獗危及北關浸假而幾左半壁俱危浸假而長安危亦惟今日安危判在呼吸是可忽乎哉勢切燃眉舉朝束手顧我

皇上蚤自爲計保危遼以保宗社臣等曷任祈懇

○錦衣衛都指揮同知郭振明題爲時事孔艱長

漸難理仰乞
聖明整軍經武以彰天討事切惟
皇上御極以來夜狠旋歸版圖島夷驅逐海外虜
訌卽滅伍譁隨安頼
聖明赫濯聲靈師武臣力內安外寧幾五十載柰
何坐狃承平因循無振刷之期而積習銷豪
傑之氣邊事之壞不獨遼也而遼適遘之此
時有必至勢有必趨機有必不可遲疑者也
夫建酋僻處東隅雖世受覊紲而收我逋逃

諳我形勢兼東併西生聚深謀何止數十年
往矣其志必逞已見於清河之衂我
國家聲罪致討當在十年之前乃封疆之臣不
主戰而主欵歲時輕騎鬨於互市之下邊人
習見之而未敢以一矢相加遺懼生釁之爲
戾也而虜因得蓄謀我反恃欵弛備開門揖
敵而將士授首此臣所謂時有必至者此也
先是告警謂搆禍撫順必不自撫順止今何
懼而完旅歸乎此狡酋以兵嘗我又以計玩

我將合東西虜以恫愒我未可知而合之之
情已居八九矣彼操其欲戰欲守之權我受
其且戰且守之苦戰必多調援兵調之處安
知無變守必多儲餉餉之路安所取盈有如
天未悔禍東西黨附陽入旣殘之撫順陰襲
不虞之北關調援未必卽至供億未必相仍
何以遏其方張之勢此臣所謂勢必有趨者
此也今帑金已發重臣已移起宿將於林臯
調勇敢於南北業已爲必戰必勝計矣臣固

不慮我兵不能勦虜慮當局者苟且目前月不圖歲朝不計夕或托以收保自解或冀以遷官釋負或誇小勝爲大捷或賄賂使他出爲遠遁或局難卒結而思卸肩或變出非常而想規避或南北士卒無同舟之濟或東西將吏有震主之嫌致身殊域萬有一安之危忠勇之不急則其氣阻利害之不悉則其志昏議論之不一則其用撓信任之不專則其權葸疑謗之不測則其慮分積日累月勞師

傷財而當事者欲行欲止朊有奸如洸惟敬
茅國科者扱足其間卒以媾免如是者則必
不勦奴酋不勦而宰煖粆花爲其恊從者亦
不能問諸虜又從而嚆矢之將疆埸事憂方
大矣迄今乘其首禍一大創之此臣所謂機
有必不可遲疑者此也方今
廟謨成算相於必勦臣足未履邊陲未經矢石而
敢爲越爼觸時之語者何也從來邊徼之弊
戰首和尾每遇要挾必增金繒如河流洮河

之慘至今譚之痛心故臣不避忌諱冒昧直
陳誠恐將士之倚寧于守而復冀以和免也
漢武帝悉志掃匈奴當時猛將謀臣蜂起蝟
集卒犁瀚海而封狼胥以天下之廣豈無衛
霍其人乎今之大將雖與監司禮貌敵體而
去留惟命如李如栢杜松劉綎輩夙在行間
曾建無前之捷止以片語不合遂挂彈墨若
輩豈無思得當以報我
皇上者乎惟善馭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機宜

收保不必促其進攻宜進攻不必責其堅守如是斯有自出之奇而無掣肘之患矣往歲朝鮮之役徵兵十萬餘費金錢幾八百萬寧獨援屬國乎今遼左之事實亟於外籓而奴酋之謀更熾於關白益兵益餉不能不佐末議焉征調者皆摧鋒冒鏑之士非修防入衛者比今邊備日弛老弱半行伍而工匠牢健薪水居什之三一旦盡驅而戰無三之一況室廬妻子之變道路間關之苦未必咸堪任

戰盡願當虜也合無行選法百人内止選五人三千人内止選百五十人以其人統受其長合其鎮統屬其將此北兵也若南之狼山淮安大半皆彼中土着止習舟師較淅兵差弱每各選五百登萊水陸可選一千淅兵標遊四營共選二千五百合爲四千數各分將領統之踰月而可達遼矣留其坐糧給各軍家養則免安家之費而量增行糧供途路日需則無貴買之艱在舊伍不覺空虛在遼左

得收實用至於班師日又無銷兵之難此寓練于選之說也與師十萬日費萬金而歲月未可必太倉冏寺告匱莫不需於內帑當此全盛時不苦兵而苦餉可使聞于四夷乎加派於民十室九空開納於例濫觴已極合無借各省直稅租之銀解內解部者盡濟其餉葢大工雖不可緩邊患尤爲最急奴酋旣滅則歲省欵市若干銀建州素稱沃壤併其地而衛所之又可得屯糧若干銀其參貂之利

不與焉將一勞永逸入可償出此急則治標之說也兵已強餉已足于是三路進攻一軍出東路以攖其前一軍從鴨渌以掩其後一軍合北關以斷其借力西虜之勢戰車聯絡可以遏戎馬之衝火器迅速可以敵萬矢之遠步卒鎗銃可以爲馬軍前矛騎士驍騰可以爲步兵後勁嚴加申飭勿貪首功惟以覆巢擣穴爲三軍令則馬步無攘功之心南北有一致之效至因敵制宜因機制變是在經

略督撫臣自有石畫無俟臣之喋喋也
○工部署郎中事主事米萬鍾題爲御戎勝算宜
周遼帥輕敵當鑒敬獻一得之愚以備戰守
採擇事臣自諸生對策時嘗聞建酋遠交近
攻蓋已逆知其有日內犯而不意其一戰而
覆軍殞將至此甚也臣聞之兵法云上兵伐
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曾記二十七年奴酋
竊買硝黃爲撫臣李植練兵知縣劉元功發
覺將欲上聞以撫臣被劾而寢蓋逆謀已萌

此時即伐其謀甚易而卒無伐之者是年即吞執北關屬夷猛骨孛囉矣夫猛酋向效忠順以衛我奴酋明知而故執之豈非以此餂我哉此時當事諸臣止仰宣我
皇上威靈諭以放歸本土竟不深責無何仍罹其戮而又不討其違諭之罪如此情形業已心無天朝曰無我兵是交形見而吾又不伐其交也緣是屬夷亦漸讋其威朝鮮亦時受其擾既朝鮮求援而我不應酋之雄心益逞獨

有東關屬夷哪嘿哼囉強抗不下遂相仇殺
亦曾求援于我而我亦不應是兵形已見而
吾又不伐其兵也說者謂以夷攻夷不為夷
以疲中國不知必朝鮮猛酋非我屬則可屬
即我也攻屬即攻我也不援是自外其屬而
夷之矣以致諸屬懷我日淺畏彼日深黠酋
窺伺日徹披猖日甚彼反得我之情形虛實
而我反墮彼之籠絡羈縻養禍釀亂已幾三
十年矣夫以三十年之深謀而一旦橫發機

豈淺近且明糾北虜諸路分攻肆掠敵豈渺
小奈何馳六百里外勞憊之衆倉皇輕率以
駈之敵哉而況彼以衆我以寡彼以高我以
下彼以佚我以勞有一於此兵家大忌孫子
曰高陵勿向鋭卒勿攻徉北勿從見敵不及
此何也又云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
而後求勝正卤與我今日之謂也所幸天地
默祐卤靈當彼勢如破竹之秋我實草木皆
兵之候遂按兵不進而我得以徐集戰守之

策則多方籌畫以急圖萬全何容稍緩也臣
敢畢生平之聞見爲我
皇上陳之
其一在急牽掣以疑其進夫逆酋欲以全勢加
我而先糾連羣虜以擾我且豫張聲勢以撓
我此皆兵法所載其謀誠長而其計誠詭矣
然窺其所不疾發者朝鮮與屬夷在其側故
彼先播弄以覘其動靜耳今速當一面傳檄
哪嘿哼囉諭以平素奴酋窘彼之仇今趂

天朝大兵壓境正彼雪恥之會令其振刷夷丁以攻其北而我整大兵以伺其後而一面傳諭諸屬夷無論其中心向背我否悉誘之以利恐之以害背我者用之以間向我者宣之以恩而近奴酋之處或以大旗書字或以飛箭射書明寫不拘夷人華人有能搆奴酋之首以獻中國者賞萬金官萬戶奴聞之必跼蹐而自疑必退縮而自保即不然亦必分勢以旁扞持重以觀望尚敢深入重地腹背受

敵哉卽不能克敵而徒張其聲勢酋亦不暇我何兵家所謂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強則進可三面攻之以批亢擣虛我弱則退可乘時循守以徵兵衆也

其一在固要隘以防其徼邇見開原道臣書謂瀋陽最危當再加驍將更增重兵以保開原然廣寧鎭武以東地名沙嶺者東去爲三岔南至海止五十里東北則盡虜地也此城係東北要路儻虜奴據其河口旁掠城池中襲

我之東牛庄海州則西兵不得救援襲我之西高平盤廣寧則東兵不得救援此之要隘更甚於瀋陽設備添兵尤宜亟也至於薊鎮古北喜峰各要及天津海防之兵未宜全調精銳即調矣急當議補即補矣急當議餉而訓練尤急彼酋蓄積年之謀鼓動諸夷之勢焉知無他構煽豈可不長慮却顧即臨德當糧道咽喉儲需緩急乂乏道臣而兼攝者豈能及腹止一守備將兵幾何亦宜早爲之計

也兵家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此之謂也

其一在練火器以擅其長夫火器中國長技然法種種不同有戰器有埋器有攻器有守器有陸器有水器用之合宜無有不勝故戰器利於輕捷兵不疲力而銳氣常充攻器利於機巧兵可奮勇而移動不常埋器利於爆擊我兵不動而彼兵中火立碎而烟猛守器利于遠擊彼兵未逼而我兵中火反瘴而氣毒

陸器則遠近長短相間爲用分番疊出各爲陣號火砲火箭火銃火雷此遠器長器也則與長鎗大刀相間火鎗火刀火牌火棍此近器短器也則與強兵硬弩相間選以精兵練以陣法而又審天時察地形以用之經云良將一員火兵二千足敵強兵十萬葢戰與火相需爲用火與兵循環無端火以濟戰之短戰以補火之隙今宜豫造火器急選能將訓練能訓十人百發百中者若而賞能訓百人

千人者若而官十數百百數千以之備戰守則我兵寡弱可無患而奴酋聞之亦膽落矣其一在練車戰以濟步騎兵法車制五車爲隊十車爲師凡車千乘將吏二人此節制古法也況虜賊羶腥之氣百步侵人往往未習虜者聞之而讋加以我師素無節制立脚不定何能當其衝突今當倣飛載寨諸法以練車兵如下營則衆車鈎聯環固如城以拒衝突如用戰則旋折爲門内攢強弩火器爲守行

則部止則聯每車御以二人而執兵者不限數則立戰拒敵皆可制勝矣聞二十七年虜賊率十萬衆入犯而大將以三萬兵被圍於七里沙灘一月竟以車營保全虜賊自遁此亦有明效不知其後何以廢而不用也

其一在廣羅材以備器使令用人率求其全舍其偏以故寸長常掩於尺短而得自效者寡矣經云兵家所利用隨短長精悍者使鬬果敢者使攻沉毅而性執者使據險阻蓄智而

善斷者使定謀畫輕捷者使誘敵剛愎者使當鋒利口者使行說善隨地形結搆者使度樹壘諳山澤高下水泉之利者使擇地形明七曜休咎者使察曆數善占風者使候氣吉凶曉六壬奇門者使查日時趨避善筮龜者使占卜隨所用而各㩲其長一人之身可兼衆能一時之用可用衆妙兵法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者此也假令昨撫順之戰有能明七曜者即當知本年四月二十日内外土

金水三星同昴而日制之夫昴胡星也將令胡星而受制天象既垂正孫子所謂不若則能避之也為將者觀三才以應變而可冥行蹈哉故英雄豪傑之伏於天下也無盡馬骨千金在上者風之斯來耳今

皇上速下用人之命諸凡枚卜考選起廢之政一時頓行彙徵諸君子誰不各攄所見各舉所知將見以羣策屈羣力何有於區區小醜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也

其一在明恩威以鼓士氣夫投膠挾纊而三軍用命此兵法重信賞必罰也今之將兵者未有罪而不罰者矣乃餉不足而夙無所懷安望其能用命哉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諺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頃百萬之餉能議於外而不能請於內其何恃以鼓三軍之氣此發內帑必不可不如數者也

其一重將權以盡其用兵法云將能而君不御

者勝葢謂其臨敵當機審時察勢未可一毫牽制也自國家上首功而重戰不重守於是有不較衆寡不量勞佚輒驅之死以圖徼倖萬一者孫子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戰可也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此古之爲將非不無運籌帷幄折衝樽爼者亦未嘗無權不豫設變不先圖者今日之將權可令不自重哉不然縶騏驥之足縛孟賁之手

而責其不盡力何以異也雖然此其小者也
年來災異疊見天心仁愛我
皇上至矣宮殿箭樓之火壞坊劈門之風藥局兵
仗車之燬種種災異我
皇上曾無修政回天之舉古所謂天變不足畏將
有大可畏者至夫見可畏而畏之可圖也至
大可畏而畏之不可圖矣日者邊報如此其
急何啻萬倍於張差事衆言洶洶一經
皇上天語中外屏息此時人心皇皇我

皇上何不如前出
御召見大小臣工集思廣議以採擇其長不但
中外之人心定而外夷聞之亦且却步鼠伏
矣頃見邸報羣臣之畫策甚於嘔心而我
皇上且重於報羣臣之請帑甚於救火而我
皇上且重於發此何時耶而可泄泄然耶卽如近
城河變色之水尤出異常夫水至清明而流
行者也唯流行則清而且明又滯遏抑鬱之
極始改味而變色今恭紀

皇上種種之政如留中不報則上下鬱懸缺不補
則紀綱鬱考選不下則耳目鬱稅務不罷則
商賈鬱繫臣不赦則刑罰鬱自天子以至庶
人無所不滯遏抑鬱特以無形不爲
皇上見此天心又不得已而示以明白易見者我
皇上猶不惻然動心一亟圖之耶夫此數者皆尋
常應行之事誠一舉手而行將見災且變而
爲祥賊且退而自寢臣目擊治亂之關不避
斧鉞冒昧上陳惟我

皇上俯賜省覽

○南京前府掌府事誠意伯劉藎臣題爲遼鎮傾陷已半救援方略宜全伏乞

聖慮深思布誠激勸以貫忠義以急危亾事臣痛遼事壞皆由兵弱備踈而招侮啟釁又因國貧餉乏之事至今日人臣之義分當捐竭然必

皇上以先之臣近覩邸報該户部題爲黠虜計陷孤城等事奉

聖旨該鎮虜情孔亟軍餉缺乏朕非不體念但內

帑無措朕連日搜括所凑銀十萬兩發給以
濟急用爾部多方措處毋得遲緩致悞軍機
天語如斯人臣孰敢不信但金錢盈縮人人具知
若必曰内帑不足責之該部則該部亦可曰
本部不足責之外省外省又將曰官府不足
徵之百姓若是則天下之心解矣夫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也天下安則天下之財皆
皇上之財天下危
皇上有財將持之焉往哉此理明著無甚難見我

皇上豈可不沛然捐竭以先天下使天下感動則
含氣之類皆思奮其勇懸罄之民亦將竭其
資此倡率鼓舞之微權在於我
皇上一念之揮霍我
皇上一念之揮霍關於天下國家之安危是爲第
一要機不可須臾緩者也次則今日募兵異
於往日又當畧懲往弊審擇良法臣觀近年
募兵軍吏受賂多用游食致傷國威古者募
兵貴精不貴多昔呂望練熊羆貔虎之士三

千人以興周范蠡聚君子六千以覇越至宋孟珙惟忠義軍四萬以勝金師岳飛常以軍八百破兀术十萬衆金完顏止以忠孝軍三百敵蒙古二十萬衆此則精而益精者也故所選愈精兵數愈少兵數愈少戰攻愈奇今天下奇勇之士定非全無

國家既無薦例不肖者流於賊盜賢者隱於山林使國之爪牙投於閒地不惟無用一旦有變又皆吾敵也今宜

宣諭各省俾縣令各舉境内奇勇貢之京師所在
有司皆爲紀功特異陞擢如此則不費朝廷
遣使齎金英鋭皆萃于輦下矣然後簡軍師
以教之選良將以將之以此撻伐則何醜不
殲以此入衛則何國敢侮此皆先哲遺法
皇上所當採用者也惟是緩不及事宜先下
明詔發帑藏俾起用諸臣即得展布以救傾危則
下可以折虜謀上可以回天變今之國家始
可言萬全無慮之國家矣臣世受國恩世臣

之義與國存亡休戚所關不敢以畏斧鉞拂
天聽而緘默爲是披瀝上陳乞賜採納
○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題爲奴酋狡黠百端遼
左情形可慮敬陳募兵與勤守機宜以備
聖明採擇事據遼東撫臣李維翰塘報內稱酋奴
送漢人張儒紳等四人在酋寨內住居月餘
後乃給以長馬給以印文差章台等送進求
和等情又據儒紳等供稱奴酋沿途夷寨到
處有精兵千餘上下絡繹不絕直抵近關防

備甚嚴等情此非奴酋審知張儒紳等係東厰所差故令其齎印文而歸以使傳於我中國乎曰求和則愚我也曰到處精兵嚴加防備則威我也又據齎來夷文曰七宗惱恨公議明白誰是誰非專等示下我好罷兵則又輕我挾我也奴酋之狡詐狂悖種種若此遼左之情形可不爲大慮乎而畫遼者尚漫無成算也職得與聞遼事則安得無憂憂則安得無言當今之時爲今之計區區之言謂可

兩言而決一曰兵貴求精不貴求多也一曰邉當急言守不可徒言勦也何以言兵不貴多也今之議兵者不以五萬或以八萬或以十萬乎夫兵多難集非徵調於遠方則召募于內地此理勢必然者也遠方涉跋於路途則疲內地不習于征戰則怯且星散之人不齊烏合之衆難久究而言之徒滋中外之騷擾何裨彊埸之實用乎而兵至於無實也則與無兵同兵多至與無兵同也一切蒭糗必

且委之溝壑也蒭糗而至於委之溝壑則又與無餉同無兵莫患其無兵也及有兵與無兵同再議兵則難矣無餉莫患其無餉也及有餉與無餉同再議餉則又難矣善乎按臣王象恒之言曰募兵以遼東爲上薊門次之調兵以宣大山西爲上山東等處次之蓋以薊門宣大山西之遼則易至又以薊門宣大山西之人在邊方則知方兵也議兵者信無以異此何以言遼當急言守也奴賊乘勝之

後視我中國不啻輕矣雖其暫歸巢穴或以五六月炎暑時不便居我内地轉盻秋高則又虜驕之時矣如其仍行襲撫順之故擁犬羊之衆飈忽而來復結連西虜沿邊牽制遼當積弱之久覆敗之餘兼以新兵未集舊壘未固使我狼狽不得不顧不知可保無殺掠否柰何不急圖所以自完之策徒侈言大勳以新人聽聞臣竊以爲失算矣况乎言勦則大而無當難言守則易簡而可修易大而無

當務勦之名者寃以失守之實簡而可修圖守之實者終以裕勦之計失守之實亦何救敗亾於目前裕勦之計猶可伸撻伐於異日勦而不能守即專言守可也守而可以勦即不言勦亦可也則勦與守之緩急又何待智者而後决哉說者曰奴酋受我國家豢養之恩一旦稱兵犯順陷我撫順覆我全師損威辱體罪在不赦興師問罪萬非可已臣又何敢謂議者之非是也獨計撫順破後生靈之

殺剠以萬餘計張承胤一戰全軍覆沒又以
數千計白骨蒼莽郊原枕藉試過戎馬之場
而一弔焉得不愴然於懷乎賑收未必而隨
興問罪之師所賴社稷之福祖宗之靈
皇上之威武臣之力一鼓而奏蕩平之功事或有
之萬一險夷失利強弱不敵致陷敗車之轍
爲承胤續主威益損國體更傷當此之時而
謀國之臣又不知計將安出以職之愚謂四
方之兵不必調也當出其厚犒募遼兵三萬

度其地之緩急酌以兵之多寡分布於開鐵遼瀋撫清寬靉之間指臂相聯首尾相應烽火一傳援兵四集可戰則戰必量敵而後進可守則守勿輕發以喪功我居其主則主勝而客敗我居其逸則逸勝而勞敗我居其飽則飽勝而餒敗我居必勝之形則我氣日張彼居必敗之勢則彼氣日怯常勝在我操縱如意或用間以離其黨或設疑以亂其謀或借北關朝鮮以摧其鋒或調近鎮精兵以助

其力長驅塞外横行虜中彼奴賊者直釜中魚几上肉耳其以復殺掠之仇雪敗亾之耻豈不幸哉舍此不圖而决一勦計無論勦未必利斷斷不成其爲勦即擁十萬兵費三百萬餉苟且而完勦之一局事完兵散遼左一空遼之爲遼將復不知所終已非以爲遼策萬全計久安也說者曰兵難遙度機非豫設經略入遼當圖上方略自有制奴酋死命者今且必舍勦而言守舍多而言寡迂執不滋甚

乎臣竊以爲當國家全盛遇奴賊猖狂士飽馬騰則勦與守不得分而爲二揆以今日物力度以奴賊情形餉缺兵微則勦與守不得合而爲一若曰將將之權用兵之法呼吸之變進止之宜自聽經略便宜行事廟堂之上不得中制至於強弱有定形勝敗有成算勢之所不得濟時之所不及爲則經略之施爲次第亦須斟酌必不能驅枵腹之衆卒無紀之師輕以入虎狼之穴徒取敗衂則豪傑與

虜衆人之見恐亦不甚相懸耳抑臣猶有說
焉奴酋陷城殺將撫臣李維翰應有守備不
設之議經略未至則疆埸不可一日無撫臣
今楊鎬將入遼矣可以代翰矣宜亟
勅楊鎬以經略管撫臣事即令維翰解任候發落
且當邊事倥偬必須重臣攝之而後人心肅
而不亂則撫權不可不一也劉綎柴國柱官
秉忠等原起五府僉書備緩急之用今聞議
者皆欲令其帶領家丁出關援遼非惟與

明旨不相符合且各將所帶家丁不知多寡多則
勢有不能寡則無益於事況遼之總兵已有
李如栢麻承恩而山海關又有杜松矣如令
各將出關將一將而共結一營乎則將多而
兵亂仍令劉綎等前來五府到任以遵
明旨待疆埸有事聽其調遣斯於事體庶爲長便
則將權不可不重也此皆遼東目前所關至
切職敢一併及之

○南京禮科晏文輝題爲外夷孔熾内地可虞懇

聖明亟圖修攘實政以安社稷事臣惟中國之于
夷狄修德以來之而使其來王者上也修備
以守之而使其不携不二者次也至於叛而
始議救策斯下矣乃議救而猶然周章失措
踈略寡謀不圖所以計之萬全則下之下者
也今建酋肆逆敢負國恩誘陷我城堡擄掠
我人財致張承胤全軍覆没偏裨俱亾此神
人所共憤天地所不容者
皇上赫然震怒憬然省悟起廢將調遠兵命督臣

出關以安遼左之心留撫臣移鎭以壯遼塞之勢先聲誠足以奪氣矣顧有先聲者必有後實乃能運成算而奏膚功今所起之將果能朝檄而夕至乎卽至矣果有兵以聽其驅策乎就使帶有家丁爲數幾何進難以攻退難以守無米之炊巧婦不能縱有所調之兵亦未必隨調而隨可用薊備倭者不能備虜南兵三千須暫留城守次第教練然後可以應敵不然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得無惜歟

及今之計宜令援遼敢戰之將召募全遼強力數萬習見夷虜之壯者厚其糧餉教其戰陣以應遼東之急令新起廉能之將召募燕趙武勇十數萬衣糧厚給訓練勤督以集山海關而又廣延謀臣策士以資其略遍招驍卒死士以資其力或行間用諜以離西虜之黨或裹應外合以繫東賊之頸或檄北關檄朝鮮以尾其後而擣其虛或立起熟知遼事之熊廷弼立補習察夷情之劉國縉立豁素

諳軍機之劉光復立陞久鎮開原之薛國用
與經略楊鎬同心一志嗚劒伊吾北直抵建
州城以共滅此賊而後朝食庶外夷膽落而
中朝之憤洩也苐行是數者非數百萬金錢
不足于用昨見邸報
皇上僅僅出内帑十萬此猶杯水救車薪之火必
無當也於斯之時宜下詔聲罪致討以鼓將
士之心使其忠義倍激明示以大發帑金百
萬外庫銀幾百萬以飽將士之腹使其膽氣

雄壯則蓄之平時用之今日天下咸頌昔者
非厚藏今者爲實用不獨功可建而令名且
將益著矣儻猶吝而不發恐大事去矣而多
藏厚亾瓊林大盈之積往往徒齎盜糧漢唐
季世可鑒已是發帑尤今日急務也斯皆外
攘之實而內修實政則尤不可不講者是惟
亟選四五閣臣于以調元贊化亟點南北部
寺卿貳於以亮工熙載亟用都察院臺僚於
以率屬飭紀亟下候補考選留部科道於以

封駁巡方亟勅內撫邊撫于以安民固封守
亟置宿將尤繼先趙孟麟戴燁張萬邦劉國
鎮等於九邊要地于以扼險而待戰勦無示
以寡無示以弱無示以貧而又於南北戶部
總督急令催賦而佐軍輿薊南糧逋欠甚多
而舉劾之權獨在總督即正堂及署事者皆
不得行以故外吏不畏而甘心拖欠今合無

勅署部事督事者查明舉劾
勅南京巡倉御史不時劾奏則數載之逋負得完

而南兵召補之糧餉可足斯亦救時微權乎而未也王道以人心爲本試觀四海内二十年來爲中使搉稅而民膏髓竭矣怨毒深矣斬木揭竿呼號而起望屋而食如陳勝吳廣者實繁有徒儻乘隙而動莫可禁禦其爲腹心大害更甚于東西夷虜也其亟撤貂璫稅務專催惟正之供以足國用則天下大悅斯又收拾人心輯安内亂之一大機括乎

○遼東巡撫李維翰題爲逆酋勢在必勦兵餉時

不可緩懇乞
聖明蚤定大計以誅元兇以杜永患事職切惟建
酋奴兒哈赤猥以屬夷敢行稱亂罪大惡極
天討宜加業蒙我
皇上俯允諸臣之議大奮赫怒之威慨發內外帑
金百萬餉募援兵五萬且特遣經略專主征
伐彼幺麽小醜曾足膏吾斧鉞哉職惟有選
將調兵召軍買馬置器除戎修城挑壕吊死
扶傷恤孤問寡預備芻糧收斂人畜嚴督官

民保守城堡分防瀋清開鐵寬奠各地方洛
行朝鮮諭令北關簡練兵馬聽候臨時調遣
亟修戰守之具以待大舉苟可便宜調度曷
敢一一煩瀆
天聽也惟是帝王之師動出萬全前所議烏合之
衆恐不足以張撻伐而振國威故非厚集兵
馬大發糧餉不可該兵部復援征播征倭之
例以請其爲謀慮益深遠矣乃旬日未奉
明旨仰窺

聖意或以爲奴酋旣已回巢遂不足置慮乎不知奴巢去淸河纔一百五十里去撫順亦不過二百里此何異卧榻之側豈容賊人鼾睡也况奴酋已明言不能罷兵轉盼秋高馬壯又虜人得志之時萬一乘我不備再圖狂逞則遼之爲禍尚忍言哉及查職前請發户部餉銀五十二萬兩兵部馬價撫賞新兵銀十六萬餘兩俱係年例京運外客兵銀十萬兩太僕寺銀二十萬兩至今有解有未解前請調

近鎮援兵二三萬今止陸續到有五千餘名

此不過爲目前防禦之計原未敢議及大勦

也今會議兵餉雖已奉

旨尚未到鎮職不得已通融那借馬價等項招有

徤丁一萬四千餘名内廣寧七千遼陽四千

開原二千四百海蓋八百合之援兵五千將

及二萬軍聲雖云稍振第我分之而寡彼合

之而衆不待兩兵相交而勝負已有分矣然

則原集兵馬蓋時不可緩也至餉銀見發六

十萬遼左止得四十餘萬且安家買馬俱在其內總算尚不足各丁三五月之食及查海運暫開兊是良策但聞海運有順風可過無順風不可過似已難以日計且旅順至遼陽又有六七百里計一人一騾止馱五六斗日行五十里每一日該口糧草料五分往返二十餘日該銀一兩二錢有餘又合之登州糴買船運之數大約費銀二三兩纔得糧一石似不若就近糴買為便職以通行各道多方

召買討用糧料百萬餘石所費價銀不下百萬將何取給然則大發餉銀更時不可緩也語云不暫費者不大省不一勞者不永逸仰知

聖明自有洞鑒矣伏乞

皇上乾斷立賜施行

勅下戶部兵部凡一切兵馬俱限六月前後齊集遼陽無悞秋防其餉銀或先半發陸續再發接濟如此庶足食足兵而奴酋不足平矣

○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薛三才題為東事正殷
軍興多費懇乞
聖明俯允會議之請再發帑金以保全遼左事先
是奴酋發難遼瀋之形危于累卵臣等倉皇
議急于防扞以兵五萬餉百萬請即蒙報可
已奉撻伐之
旨臣部復以兵十萬餉三百萬請至今未奉批發
臣等仰窺
聖意益慎重斷事圖萬全非以餉三百萬為過多

也朝鮮之役首尾七年費至七百餘萬播州寧夏師不逾期亦費二百七八十萬夫此三大役皆近事也寧夏資全陜之協濟播州合三省之灌輸朝鮮則因糧于屬國猶費多金若此況以遼左之孤懸一切皆倚辦于輸者乎即如近議用兵五萬調援者不過薊保之六千五百南京登州之四千五百永保定續發之五千與真保快壯之六千皆無當于戰守之數者也故督臣汪可受酌議遼左募兵

三萬步六馬四條發寺馬三千匹外另買馬
九千匹總計調兵買馬日逐糧料併先調援
一萬一千人行糧歲欲銀七十八萬三千八
百兩薊鎮募兵八千買馬五千三百匹以八
個月計該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四十兩而
分發薊密永餉司二萬一千六十兩充援兵
行糧之費則百萬之餉分派已盡而援遼各
將官廩給與隨帶家丁安家糧料及延綏宣
大一路行糧不便費十餘萬乎遼東撫臣謂

海運既開從登州至旅順有舟運之費從旅
順至開遼有陸輓之費更請就近召買多積
蒭糧不又費二十萬乎凡此皆費必不容已
目前所急需者也大抵奴酋一日不滅則防
勦之兵一日不得撤藉朝廷威靈一朝殄滅
此虜蕩平巢穴屯兵列戍費更煩鉅耳
國家既興此大役自不得惜此煩費慨發內帑
以粟紅貫朽之餘收除兇雪耻之效正惟此
時臣等每與討臣反覆商確諸可以摎括那

借佐助軍輿者亦各諮諏一二以備計臣斟
酌類請苐中多畫餅無當療饑且救近焚難
資遠汲以此不避煩瀆再申前請先掌發帑
十萬臣等不勝手額懇乞再發四十萬兩以
足原請之數此尤臣等惓惓得隴之望亦
陛下自爲
宗社生靈計也經略楊鎬近且出關轉盼秋高擘
畫戰守惟日不足糧早發一日庶得早濟一
日之用臣等曷勝迫切待命之至

○大學士方從哲題昨接兵部等衙門揭帖以遼
事方殷兵餉不足請
皇上再發內帑以濟軍興核臣看得自奴酋肆逆
以來談邊事者率以兵餉爲第一義先該廷
臣會議擬戶兵工三部奏銀五十萬請
皇上發內帑銀五十萬共成百萬以充援兵之費
此但爲一時防禦計未嘗議及大舉也隨蒙
皇上慨發帑金十萬兩令即便解彼應用仰見
宸衷軫念封疆俯恤士卒不難捐儲蓄以溥恩膏

如此中外臣工及沿邊將士誰不感激思奮
矢滅醜虜以仰紓東顧之憂惟是已發者無
幾未發者尚多以是人心皇皇不能不切隴
蜀之望希再發之思也
皇上明見萬里洞悉邊情今日勝敗之機乃
宗社安危所繫豈其慮不及此而度外置之
聖意淵微或者俟大兵齊部運不繼之時或再撥
內庫之贏金或俟金花稅銀之解到將陸續
給發以完前數臣愚所爲靜聽而未敢數數

強聒意在此耳由今計之與其需之後日使
人望空懸想孰若當此急切仰望之時早渙
明綸顯示德意以爲朝廷决不吝此朽蠹之物而
不以恤暴露之苦酬鋒鏑之勞此音一傳將
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内紓計部持籌之
算外鼓邊臣敵愾之忠豈不一舉而兩得哉
頃者戶部屢奉旨處之
旨議借南部銀五十萬議括河工借用諸欵茲又
議改折南糧扣除工食十餘事救近火于遠

水助江海以細流此其力已窮而計畫已無
復之矣此外倘有可以佐國計贍軍需者敢
不窮搜力索求濟目前緩急而惟惓惓以發
帑為請耶
皇上亦當諒其不得已之心而不容不曲為之處
矣經略楊鎬計此時已至山海一切防禦戰
守機宜區畫當有次第近聞各處調兵到者
頗多不難分布調遣所可憂者獨餉銀一節
耳除屬戶部者已經多方那湊借之工部及

南部者督令速為解發更望

皇上深惟安攘大計關繫匪輕將廷臣所請四十萬金不拘二三項盡數准發以資匱乏以救危遼邊事幸甚

○中軍都督府掌府事恭順侯吳汝胤題為急發帑金速允廷議以快雪耻以安危遼事近者奴酋跳梁遼左鴟張在廷諸臣議餉百萬半望内帑我

皇上僅發十萬臣竊以援兵未集經略未至

聖衷或有待焉臣何敢效催請之瀆然聞保定軍
赴援者以無餉逸則餉當備于未集軍之先
也明甚且撫臣疏中謂本鎮招有健丁一萬
四千餘名近鎮援兵已到者五千餘而陸續
到者相繼軍多而餉不足不但有逃逸之虞
而且起脫巾之患矣經略聞已到彼調度撻
伐足食爲先豈能無米之炊謂今日援軍集
矣經略至矣
皇上續發帑金尚可須臾緩耶輔臣九卿單疏合

疏催之不報省臺諸臣婉言苦言催之不報
是官府判爲二體堂陛幾于不交臣客秋疏
中曾言及之然謂承平章奏猶當朝上夕下
矧軍國大事成敗呼吸利害指顧者豈可言
之愈切
天聽愈高乎臣昨于邸報中讀鎭臣塘報一報西
虜擾亂長寧等三堡一報東虜闌入馬根等
五處總之奴酋煽惑黨與聯絡邊疆數作誘
兵先使我疲于奔命妄意再蹈覆車其爲計

甚狡爲害甚毒臣愚以奴酋雖蠢然小醜敢
肆無忌陷城殞將罪在必滅滅奴酋以威四
夷安遼東以安九塞端在今日問罪之師也
皇上惔帑金而不發豈以問罪之師可少緩耶轉
盻秋時風高馬壯正胡人憑凌殺氣兵法曰
先發者制人此時而餉猶無措則三軍乏折
衝之氣萬壘有枵腹之憂固無望其犁廷且
難責其禦侮思之可不爲寒心昔漢武帝利
折秋毫而竭用于征伐後世稱其以天下之

財用之于天下我

皇上德過唐虞陋漢武于不爲者獨不能以天下

財用于天下耶今雖日費百金興十萬衆而

國家壯金湯之固雪被侮之耻一勞久逸暫

費永寧計之善者伏祈

皇上俯允諸臣之請亟如數沛發帑金庚軍餉足

勝算得犍伐裕臣料奴酋之首不難獻于

闕下矣

○河南道御史盧謙題爲奴酋有必剿之形經略

抱議論之慮懇乞
聖明申飭定畫以正天討事職頃接經略楊鎬受
任疏見其慷慨任事心甚偉之其中所恐者
有曰議論不定倘爲勦守兩端言乎夫國家
之患莫大乎議論不定經略而恐議論不定
則經略舉事何以定哉職觀奴酋當討非模
稜而不定者也受我爵勅敢行稱戈是爲犯
分犯分者法無赦頻年市賞渥澤天優是爲
負恩負恩者法無赦屠戮撫順血漬川原是

爲肆虐肆虐者法無赦憶昔楊應龍申辦猶
有哀詞請命之狀而張儒紳傳來七宗無非
强悍不遜之詞是爲怙惡怙惡者法無赦臣
故曰奴酋當討非模稜而不可定者也
皇上赫然震怒志在必勦雪耻除兇天下之定義
也討横行以安民天下之定計也奴酋蓄謀
有年鴟張方甚勦者定然之勢也我不先勦
彼已先動先于彼自不得後于我所不可知
者遲遲早晩而要不能免也故勦者定然之

勢也本朝之于奴酋有定當勦之機而誤于守養不勦之害而至于今非一日矣毛隣西海南關皆我屬夷奴酋狡焉而滅其地此當以問罪勦三十五年明言犯搶不肯進貢倏退倏種以地嘗我此又當以問罪勦而我皆以守之說失于摧𢦤釀于養癰是已誤也而今豈再誤乎今日之議論定以勦爲廓清之大綱而以守爲勦中之節度葢無有不定于勦而定于守者也古有以戰爲守者金城祁

山之類是也古有戰而後能守赤壁肥水之
類是也若守而卒不能守宋是也此古今戰
守得失之林也而今豈有不定于勦乎且今
天下有望勦之人情亦有不慣戰之積習議
論設有不定積習益甚衆望謂何豈惟誘舉
朝與四方之人心遼陽之人將謂置彼度外
志意瓦解北關進無所恃以自固退將甘欵
于奴酋西虜附從各邊嚮應彼其時欲勦不
能欲休不可進不能勦退不能休則其流將

至于不可言由斯以談議論之定于勦也豈再計而決哉故經略之于奴酋當叩囊底竭智勇以求大定之事功而毋患有不定之議論

廟堂之于經略當假便宜寬文法以收功于勦之中而毋務騈議于勦之外益攻守之方戰鬬之術一日百變猶嫌其拙若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在千里之外此向者唐陸贄之所憂也今日之事當如漢武帝擊朔方伐南越惟

霍衛樓船諸將軍是任毋掣肘毋深文毋欲

速使寛然有餘于展布事定之後討功罪而

賞罰之豈不上下兩利哉職久欲言之而况

經略疏中又以文法不寛與議論不定同類

而並慮也伏乞

皇上申飭撻伐之

旨使經略知朝廷有一定之論軍中無牽掣之虞

則三軍有直前之勇奴酋在尺組之下矣

籌遼碩畫卷之五終

籌遼碩畫

六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8
C5
K97

AC
149
P3
v.32

# 籌遼碩畫卷之六

戊午仲夏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江西道御史李徵儀題爲遼撫喪師失地乞頒
嚴旨立賜建問以伸國憲以勵人心事切惟人主
君臨萬國如天地生養萬物潤以雨露暄以
日月而尤必震以雷霆雷出地奮勾萌悉達
是生物之功未有迅于雷霆者人主憲天出
治慶賞刑威兼施並用所稱一怒安民亦人
主之雷霆也稽之往代未易殫述即

皇上近年如寧夏之戍功播州之抵定朝鮮之救

援陳用賓之斃獄雖得失難易不同而

天威神武駕軼百王以基億萬年之太平道固必

出于此乃有失陷城池逼殞大帥殺數萬無

辜之赤子若遼撫李維翰者尚可建牙吹角

儼然于三韓之地哉職請歷數其罪

陛下以全遼疆圉命維翰守之今且墮三城矣

陛下以全遼軍馬命維翰統之今且殺大將殺偏

裨覆全軍矣

陛下以全遼生靈命維翰撫之而今且殺擄數萬
人伏屍數十里矣肉腐成山血流川谷陰房
鬼火白骨黃沙孤兒寡婦之哭聲維翰畏縮
目固不敢見耳豈不常聞耶百里趨利法當
蹶上將軍聞虜警猝至維翰以令箭紅旗促
諸路兵馬數晝夜而馳六七百里致張承胤
等受其逼勒忿激赴死全遼之銳一舉而盡
實維翰往遺之擒耳臣尚望
陛下法湯武罪已之言下奉天哀痛之詔以慰遼

人生死之心而維翰前疏惟悻悻與人爭長短角口舌且以開鐵無虞爲可解嘲向使開鐵有虞維翰之罪豈獨可嘲笑而已哉夫寄間諜謹斥堠乃守邊長策奴酋逆志昭然在人耳目者已三十餘年糾數萬騎入犯內地而維翰俏然不知則亦幾同木偶矣虜退後自當親履其地掩骼埋胔吊死問疾以宣布

皇上德意可也乃塞戶自守不敢移師一步今日一報曰達騎聯絡關外若干明日一報曰胡

騎圍某城搶某堡然惟云殺敵軍搶豬隻而
止豈有重大失事而將領欺蔽之耶豈虜退
巳久而喇吹火光皆八公山草木耶束手無
策或方之閉門修齋之王欽若然欽若猶上
馬盃直赴天雄軍恐惟翰視之不啻賁育之
勇矣乃長安人言更有甚焉盜樹旣以名殺
人羊之血莫辨通夷復以啓釁出關之使不
返守將賣城降虜妻子乘軒赴敵事雖風聞
通國人人駭愕人人歎息卒未有上聞之

皇上其故難言矣維翰生平不聞他過但其喪師
失地職于東事會議之日曾語同官若當
肅皇帝朝緹騎持琅璫而東馳者此時幾數十舍
矣同官以臨敵易將止職不言職一腔孤憤
勃鬱之氣忿懣于中已久茲聞經畧部臣楊
鎬已至職不敢不直陳之君父之前若守勦
機宜經畧督臣仔肩于外樞部臺省謀斷于
中職復何言但守者如人之能立而勦者如
與人相搏者然世未有不能立而能相搏者

然不能相搏而僅僅曰我惟自立恐人之擠之仆之者踵至將怒目奮臂而與之角勝負乎抑俛首揖讓而遜詞以謝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勞于求艾在三年前而逸於用艾在三年後若苟爲不蓄則終身不得耳戰守和三字紛紜葛藤于宋人之口者幾三百年卒至于航海後已職以爲今日之議毋無備而輕言勦毋畫地而諱言勦必以勦之規模爲守而守自固以固守之餘力爲勦而勦自

勝職前疏不容不勦不容易勦之說也若陽
借守之名陰用款之實則俛首遜詞之驗在
廷必無此不忠之臣但武弁之欺蔽或媚以
幾倖于旦夕而奴酋之詭詐或嘗我而弛我
軍心叩關悔罪何所不有而我議餉苦于仰
屋議兵苦于搏沙將有漸入其彀中而不知
者故職直爲此廩廩耳若乃兵之強弱亦何
常之有賞罰明則士卒奮兵勢強矣賞罰不
明則士卒不奮兵勢弱矣進有厚賞退有顯

戮士何敢不進進有強虜退無明誅士又何
苦不退大將之將兵朝廷之將將未有賞罰
不明而能振勵人心大張撻伐者則辱國喪
師之臣豈可一日容于堯舜之世哉而職復
申之如奴酋之首不懸于北闕則楊應龍不
瞑目于地下李維翰之罪不行建問則陳用
賓將叫屈于圜土塞虜必且生心邊臣誰復
用命天下事不可知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餉燃眉舉朝袖手

敬勤交儆苦詞以祈急救危亾事奴兒哈赤敢行稱亂爲二百五十年來所未遘此乾坤何等時而內外堂簾悠悠忽忽徒開端于撻伐莫究竟于始終守恐未堅戰于何地門庭現動搖之象堂奥釀臲卼之行真漢賈生所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夫今日最急無如餉最難處無如餉最臣子所宜蚤夜竭蹷而圖無如餉乃以借餉言之微論借及留都者緣修途尚且無耗即如會議百萬不以五十

萬分派戶兵工三部乎戶部十萬則部臣萬
有孚押運久矣樞部二十萬委運何官起運
何日卽云酌緩急後發乃督解不宜用部司
官如萬有孚輩乎部司不宜蚤題乎何者葢
此銀若樞曹委官則前日帑金解發不曾委
安國相耶而國相托病不攺委史邦寧耶而
邦寧托病雖在委會應星運解而時日已邁
文移滋煩斯亦足明委用之難矣若聽遼東
委官卽未必再有如延綏王立恭敢行盜竊

然兼聞逃亾綏卒載道萬一不戒能無慮乎
且也水衡亦借二十萬矣委運有官乎起運
有日乎聞水衡止肯以十萬發讀其稅銀奉
旨一䟽有云遼左募兵于冬官何預乃亦議派此
猶然爭職掌之故套也夫職掌之分在庶僚
猶可而老成謀國僅甘心一官一職之用乎
在平時猶可而正當披髮纓冠尚向規規于典
衣典冠之間作分别相乎卽是循職爲言而
大工急則急大工疆場急則急疆場該部乃

爲此硜硜乎斯亦闇于緩急之差數矣且大
工業經罷而庫貯稍有嬴餘借盈濟虛此莫
非王事而慳吝乃爾何怪乎我
皇上于帑金惜不肯發也此即借餉而見人情之
袖手有如此者以運餉言之臣有海運未議
非爲今日也今日明知遼中穀價尚平只恐
大征時不無騰踴海禁須預開若臨急而開
則晚也又非爲全遼也全遼地遠明知鞭長
不及馬腹而近海者通海亦聊爲山海關一

綫之助也

國初置遼東即隷山東原爲運便耳洪武間鎮海侯吳禎永樂間平江伯陳暄其奉督運悉自登而遼嗣是米粟布花之給遼運者由海運歲以爲常歷考二百五十年內通者什七禁者什三其禁也爲防倭變其通也爲濟遼窮然變固罕聞而窮其時有况先年劉忠武殲倭以望海堝取捷則海運一役倭虜兼防載在遼志可考也昨歲東省荒大開海運東

人賴遼以拯饑兵獨不能賴東以充餉乎唯
是臣之所慮登萊距旅順一衣帶水不五百
里而遙揚舤一日可到獨旅順隸遼金州衛
從旅抵金不知有無水道但陸路可一百二
十里此當作何接受作何輓輸作何防護臣
考海運之利全在聽遼人與東人互相貿易
以致遼人之富足若糧石恐不須太多以其
獨于金復海葢諸城更便而他處飛輓稍難
祖宗朝所以飛輓容易者是遵何道今邊臣既一

無容心鮮所考究則曷若趁此穀價尚平時估多買入常平倉以備緩急該部可不爲之早計乎山海關斗米數錢馬草亦倍貴矣臺臣唐世濟議從通州糴買運至該關甚爲得策獨此沿途水道不知近遠若何夷險若何臺臣疏未得旨該部可不星速諮詢據揭蚤覆以爲之地乎此卽運餉而見人情之袖手有如此者以處餉言之措處旣奉

明綸部議業陳六款但轉屬而下不無稍度居諸

嚴檄而催自是再煩文告即如鬻爵贖罪祗
正堪羞雖經臣言而臣實媿也夫贖罪難行
姑不及鬻爵開納亦旣有年但各衙門弊孔
多端據臣所陸續發覺姦胥如徐弘義林宗
斗輩行查叅送懲往創來議者得無懷見噎
廢食之思而忽罄瓶恥罍之想耶臣謂嗣後
措處得當漸應議停若懸罄如常則往奉連
收二年之旨又不必二年之爲拘拘只待遼
平方從分派蓋處無可柰何之時勢行萬不

得已之權宜新舊條例互叅並用似亦無不
可者他若金花銀原額百萬貯在太倉
皇上初年加增二十萬同入承運往計臣趙世卿
亦常增二十萬矣臣甲寅春請合百萬還歸
太倉非此諸臣所併與稅銀議留者乎顧止
于瀆奏謂之執爭不謂執留執爭者司議論
之所爲也而執留者司出納之所爲也爭者
空言留者實事乃今日曰留金花而金花內
解如故明日曰留稅銀而稅銀內解如故甚

有南曹軍士水兊餘糧久經攺折各處司府
州縣庫藏間積剩存然未有明言數目直達
楓宸非緣道聽朦糊則係嫌疑引避此卽虛餉
而見人情之袖手有如此者以請餉言之餉
非計曹職掌之專寄乎外帑搜括旣僅僅若
干惟有延頸內帑而已而計曹不聞特請樞
曹會議內帑五十萬中未發四十萬非樞曹
未完之一大件乎而樞曹不聞會請卽如輔
臣稱疾邸居臣等登門責以大義乃出如用

經畧起廢將募兵一樞曹請之足矣樞曹亦隨請而隨允矣獨是發帑爲

聖意所難當輔臣開藉陛見時若顧以多發帑金爲言一疏再疏一揭再揭疏揭不巳親爲叩閽叩閽不巳號泣而隨之一日如是日日如是宮府原應一體明主可以理諭此非舉朝所跂望于輔臣者乎而輔臣不聞力請遑時如儲講藩封王婚諸事動有公疏甚且文臣合詞矣而武臣繼之勛臣又繼之今帑金之

發不發宗社安危在此一舉所當合詞補牘
豈啻儲講諸事之急已者臣向猶曰姑俟
聖意自轉此一念臣善則歸君之隱衷也頃
聖意已見大都矣各衙門同聲瀝血此其時矣乃
自六垣公疏以來而各衙門不聞合詞並請
此又郎請餉而見人情之袖手有如此者夫
昔年餉缺而薊門軍譟不下九卿會議乎宣
大軍譟不下戶兵二部會同計議乎可見司
餉雖專于計部而國恤體任于同朝彼時卒

旅小諱尚須羣策況此鷙奴大逆能廢僉謀
而柰何通國付之于不聞不見也至于議餉
固急用人要焉如文則白養粹之胸富邊籌
石應高之立擒劇盜武則張懋忠之夙承祖
烈喬一琦之久負將才俱經封事公推未見
登庸破格而他如劉國縉者新起條議原從
土著柰銜稱僉憲跡溷道臣于撫臣則爲屬
員既屑越其體貌而不便展布之于上于地
方則爲公祖又牽制其情分而不便錯施之

于下曷若另議部衙營精籌畫而更上下相
宜之爲得也此雖疏出督臣而不可不改自
銓部以成督臣之美意至于太倉一庫兵餉
攸關故事臺省共巡未嘗缺一項臣以孑然
病軀支撑半載栢臺委官寂而無聞夫獨勞
固所甘心而重擔原宜共負
祖宗深意若謂必如是而後互調均濟毋致差池
署院亦何泄泄視也大抵今日遼事每見小
臣中尚不乏憂形于色情見乎辭而大臣則

否局外之人客有焦心而慮蒿目而憂而局
中則否静言思之良可浩歎夫封疆者
祖宗所垂統之封疆也
皇上所照臨之封疆也失封疆以失社稷即使覥
息偷蔭其何面目以幽對
祖宗明對我
皇上况使么麼小醜黨忽薄城下諸臣縱欲保首
領得乎毋論爲
祖宗討爲我

皇上計卽諸臣自爲計亦當有以處此矣臣常謂
今日之役兵貴簡而精多反糜餉餉貴多而
裕少則妨兵在邊臣宜以愼重二字備兵而
毫不得急在廷臣宜以迫切二字備餉而毫
不得緩奈廷臣不此之務坐視旁觀譬如同
舟遇風波其始尚可救援乃舟人不思設法
濟渡而坐者立者起者臥者歌者飲者各煦
煦然樂不知舟將覆而身亦隨之也至若我
皇上邊報初來猶厪宵旰習聞漸熟如等泛常以

發帑則吝而益吝以用人則艱而彌艱以章
疏則滯而愈滯即如趙興邦之議戰守王象
恒之議薊遼皆字字訏謨而莫獲徼
絲綸一諾甚者如流言瑠後東還得行反間而天
下事莫知所終矣夫奴酋以到處精兵爲禦
防而反以求和愚我以七宗惱憾爲讐怨而
反云明白示下我好罷兵撫我奴不啻玩弄
我于股掌而
皇上直度外視之時後志之也

皇上且然又何責于諸臣之袖手乎屬者夏行冬
令榆林雨雪福建雨氷肅殺之氣以盈干戈
之禍未已我君若臣尚不思交儆修備以固
吾圉耶臣言及此泣數行下臣不識忌諱冒
昧瑣陳死罪死罪臣疏瀕發而適接真定按
臣有稅璫說謊欺君矯旨嚇衆之疏則見稅
銀一節廷議方欲執留而稅璫乃爲攫取甚
有已徵而奉旨發賑未徵而奉旨全蠲奉旨
減徵者一槩勒索祗恐煢煢之衆不堪驛騷

挺而走險嘯聚草澤將東偏之大憝未除而畿輔之釁兇蜂起也中外交訌議兵議餉又不知何以策此亟

勅停罷以安近畿敢因邊事而附及焉

○順天巡撫劉曰梧題爲急缺援遼兵餉懇乞

聖明速賜給發以濟燃眉事先准督臣咨議調薊鎮主客兵馬五千出關援勦又准兵部咨督行各屬分投名募壯士期在速集俱經督行各鎮道遵照調發名募去後今據薊州道叅

政高邦佐呈稱除援遼兵馬已經調登州并
南北新兵見在名募外隨准餉司手本會稱
本鎮額餉已竭援兵經過方始旣慮薊兵有
庚癸之呼又筭經過無應付之具即云莫非
王事義切纓冠而無米難炊安能託諸空言
其名募新兵近奉軍門明文預備糧餉支給
備查往例從來未有糧糗未具而調集遽議
者今日之事欲以急于外援且先防其內囂
煩爲轉呈題照先年東征事例名募經過鈌

餉俱另項給發其薊餉正支錢糧絕不相蒙則薊與遼兩有賴矣等因准此爲照遼左兵連禍結薊門義切纓冠寧敢異視如募兵給餉造甲除器凡所爲應援計者亦旣不遺餘力矣查得中協原調援兵一千五百餘名先經奉行名補缺額近蒙軍門明文暫免名募外其奉文名援遼新兵二千餘名月糧照薊鎮雙糧之例支給業該本道督率各州縣分投名募及本道自募已七百有奇委官統領

教練亦稍有次第矣頗應募者率赤貧之徒利于得餉數日支給環門乞討復欲散去隨移會餉司暫那借正餉五百兩給領矣然此非額設之兵將來兵日以衆餉日以增憑何處給欲懸餉以號名則不應欲停募以待餉則無兵至于將領千總廩糧薪水之費各兵安家器用之資費且不貲徒切焦思終難措手則募兵之餉安可不議處也調徵客兵輪啼雜沓疾如風雨糧芻豈容時刻少緩業將

主兵正額本折一槩停支權宜應一時之急矣顧主兵豈能枵腹以荷戈乎且南北並調經過方始積儲不預何以應卒則客兵之餉安可不預計也查薊餉經制所入原不足以供所出先年流積已經扣除空月還官纖毫入計每遇閏月尚若促衿露肘以上二項事出不經糧非預設搜括一空勢難再借正額不敷薊卒設有庚癸之呼患豈在遼下哉餉司以東征餉銀另項題發之例亦理勢所必

至也乞將原議遼餉銀亟為題請先撥數萬兩解薊貯庫已借者照數補還將來者速為預備庶薊遼兩不躭誤而重地不致空虛矣又據密雲道兵備副使喩安性呈稱查得調去援遼軍缺先蒙各院明文業已募補過半今蒙軍門牌行援遼軍士月糧已准給各軍家屬再若募補前缺餉銀無從設處行道不必募補等因本道再四躊躕在東協近蒙添設大將駐防山海以壯聲勢在中協駱駝已

死邊警或畧稍寬未有如西協正當虜警緊急日夜戒嚴之時正急鄰患不顧切膚安有旣缺而可以不補巳券而可以復散者至于師行糧從足食爲急先該本道奉文新募出關援遼軍一千餘名每名准給雙糧例應于援遼餉內支給因遼餉未到暫借馬價以給支但馬價有限不能常繼此輩俱係烏合之衆身旣隸藉于軍口必仰食于餉萬一餉銀不接又寧能免脫巾之虞乎所據薊西募兵

請餉二事是誠不可須臾緩者懇乞軫念薊西根本重地虜患方殷將前項調去援遼主兵名伍俱准募補足額以資戰守仍乞將各軍月糧并新募援遼軍士餉銀亟賜一併請發以濟急用庶虜患可消而内釁可杜矣又據永平道兵備副使劉澤深呈稱查得東協援遼兵馬早以調發出關矣其名募新兵餉銀業該本道呈請軍門批允借動餉司寄庫銀然餉司之銀有額此銀皆在本鎮舊額之

外無論額外難以輕給即那借一時能支幾何而本鎮正項糧銀一時不繼本處兵馬何所仰給寧無大可慮乎況永平又與別道不同別處所給援遼行糧不過一站而止而山海關尤兵馬雲屯行居雜沓來一人則支永鎮一日之糧一日不去則仍支永鎮一日之餉即西來兵士無非取給于額外而況新兵那借豈可以爲常乎若郡縣寄庫銀兩絲縷之積能有幾何且一切打造皆于茲取給哉

數日思之不募則星散難名亟名則錢糧無
指是以除本道自名者已過五百餘名且借
餉司銀兩其陸續後名者已那借如許保鎮
之行糧又在此日費已無窮矣合無呈乞題
請速將名兵銀兩毎鎮計雙糧之數及安家
之銀若干速照原題名數如數發到庶各處
便于名募不然此無藉窮棍聞餉而來無餉
而去安所得吸風飲露之人而應募也至于
本鎮銀兩俱被新兵月糧及援兵行糧借及

無遺若不預請正項例銀及補還那借行月糧銀恐散給不前而本鎮告急將𢃄巾之變近在肩𢁉矣等因各呈詳到臣據此該臣議照薊遼接壤勢同輔車遼事頻危則薊門震動凡所爲赴援計者自當殫竭心力圖之除徵調兵馬業已督發赴遼名募新兵亦有次第另聽督遣外惟是軍行糧從兵必先足食未有議兵而不先議餉者自遼左警報以來徵發匆午所調客兵行糧俱暫借主兵正項

并那馬價銀以應之未敢遽問及抵補也然
瓶罄而罍亦耻矣至于名募新兵俱係遊手
烏合之衆非津津安家月糧之故孰肯貿貿
而來若已收用而不即給餉竊恐應募者皆
掉臂而去未募者亦將裹足不前故各道趦
趄而不敢遽取盈額者以此該鎮望援不啻
拯溺此中徵發未免後期稽誤之誅臣與各
道且廪廪焉先裳
皇上採廷臣議許以百萬金爲遼左防禦計該督

臣酌派應發薊鎮銀二十一萬六千二百餘兩而今紙上雖有空傳未見明文解發畫餅望梅何濟饑渴近聞經畧楊鎬不日抵鎮各處調援兵馬雲集索餉急于星火于時而問之餉司則額餉甚虧索之有司則搜括已盡那無可那借無可借千里赴難之衆安可楞腹荷戈庚癸之呼勢所必至是遼未獲救援之力而薊已先受擾攘之禍矣郊圻重地關係豈小既經各道具呈前來相應題請伏乞

勅下戶部將項派定援遼兵餉速爲給發以濟目
前之急其已那借過銀兩亦湏及今酌議令
行抵補而一應軍器借辦又當責成工部速
爲查補分投解發庶遼患可濟而薊事可弭
矣
○山東巡按王逵宜題爲奴酋背逆難貸廟堂天
討宜伸懇乞
聖明虛心聽言鋭意圖勳以奮國威以消禍亂事
今者奴酋狂逞一日而陷三堡覆軍殺將舉

三韓精銃盡遭毒慘且佯退整旅勾連諸夷出沒無時以疲我緩我玩弄我于股掌之間撫臣李維翰平時既不戒備一遭挫折膽落魂搖一籌莫展祇聽鼻息于馬上之口虜氛張熾聲勢燎原神京震駭患在剝膚矣幸我

皇上嚇然動念愕然東顧下廷臣酌議出帑金十餘萬又屢頒

明旨征勦撻伐措處那借兵餉而一時廷臣會議先固疆圉後事勦除殊得制禦之方可稱決

勝之策已顧值奴虜交訌之時爲禦虜滅奴之舉其選將聚兵秣馬除戎訓練韜畧戰守機宜徵輸轉運豈一二謀畫所能盡殫所望

皇上廣收忠益以運籌帷幄取勝千里者正殷殷也乃自奴酋發難以來在廷諸臣同切仇讐共抱憤懣各輸忠讜章滿公車其所幸得允

旨僅僅用一經畧起二三總兵并會議數事而已其餘閣部之陳乞科道條議率塡耳置之不報豈以邊事孔棘防禦掃除全在總鎮戎臣

今得有經畧總鎮折衝之術盡在此中又烏用衆言爲乎曾不思奴酋蓄謀數十年聚兵五六萬器械精利紀律嚴明又東挑西擊暫爲休息以逸待勞轉盼秋高風肅弓勁大肆跳梁固勢所必至者不及此時策于未戰以取勝廟堂而僅僅臨敵扞禦倉卒對壘果能殲滅此奴耶是豈可悠悠泄泄視爲緩圖忽危急之剴論迂桑土之綢繆耶奴酋女直裔也史稱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今滿萬之兵

五六倍矣殊可寒心我兵即倍于奴亦難與爭衡況今調兵幾何募兵幾何且以素不習戰之人驅之恐徒棄之虎吻也而選邊方之兵萬難少緩葢其風氣勁人强悍習見戰陣多不懾虜故名選關陜宣大各邊精兵就以各鎮廢閑勇將統練每隊火器弓箭各半器械長短相兼庶乎可爲奴敵邊兵選用不足而調及各省及横江亾命礦徒以壓卵覆巢如諸臣之議者此何可不急採之也兵法云

行師十萬日費萬金言軍旅之典糧餉爲急也今大舉征勦滅此醜類而後朝食固計無反顧然征兵雲集擾攘邊境如食之不足聚集焉往恐變起脫巾而患又不在顓臾已樞臣所議餉三百萬眞是數米而炊尚虞不敷而羣臣先議借冏寺借水衡計臣復議及南戸部兵部工部以及各省直漕折與先東征裁扣節省等銀非不勻爲喫緊然各議那借暫濟燃眉耳其所搜索各省尚屬西江之水

望梅之談也試思所借能有幾何則夫冀及
發帑以助軍興而鼓士氣期成剪伐之功者
豈僅十萬可當緩急耶諸臣請帑之說又不
可不加納之矣兵足餉裕神氣丕振威聲遠
播自可寒奴酋之膽而奪驕横之氣由是制
以有能之將假以便宜之權李如栢杜松劉
綎官秉忠柴國柱等各統所部分道而進經
畧楊鎬相機調度指授方畧協心戮力犁庭
掃穴無爲中制牽掣手足而借北關爲鄉導

調朝鮮爲應援與夫多間諜以疑其心懸殊賞以褫其魄而又練營兵以壯吾勢嚴宿衛以固吾本凡諸臣所諫議皆不可不蚤僉而急行之也語又云制禦夷狄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言用人治內尤爲制勝長策今所當朝上夕下者又無如舉枚卜簡大僚補科道諸事俾政本充實謀斷相資庶

皇上有所倚藉可高拱無爲而坐收鞭撻之功至軍前所最急者尤莫若監軍等官當破格除

用廢棄諸臣以充任使而名熊廷弼于湘江
起劉國縉于遼左出劉光復于獄中授以監
軍贊畫督餉職任與經畧總鎮贊襄兵機又
無庸再計也然職猶有慮焉民維邦本本固
邦寧自古道之矣今畿輔宣雲軍民左右前
後拱衛神京尤本之本也平居無事苦于賦
重差繁而又年來権稅頻興敲骨吸髓人人
窮咨久矣儻臨之以兵革孰有固志恐多掉
臂而去耳及此時而罷撤諸稅以聯屬人心

俾之感恩效義安土重遷以扞衛君父洵
皇上所當留心採納而汲汲允行者矣不猶安內
攘外保安宗社之第一義乎

○直隸巡按潘汝禎題爲遼餉萬分急迫議餉萬
難遲緩伏乞立發前疏募兵固守以圖進勦
以保危邊事職以前月陛辭巡閱范陽以東
行則跋涉居則操演目前方抵山海關喘息
稍定始暇遍搜邸報乃知樞臣議餉之疏猶
未沛發職不勝駭且憂矣遼禍初發樞臣之

疏隨上隨下後且漸見留中豈逆酋業已出
口遂可拒塞昌言如宋時所謂城門開言路
閉如此景象豈惟遼必不支立見邊疆之禍
而天下岌岌乎殆哉有人所不忍言者葢職
涉歷邊口據所傳聞有謂姦民議獻酋以三
策者有謂酋于擄去生員仍使之衣巾相接
加以禮遇者有謂李永芳彼時投降挈家屬
隨去到彼隨授之官銜委之兵權且以第三
子之女招永芳之子爲駙馬者有謂酋于所

擄去弓箭刀鎗盔甲相視共笑揮折弓箭爲不足用盔甲改造以二三副爲一副者有謂北關知奴酋計圖兼併惶懼乞請益兵又習知遼左兵餉俱無將來或難倚恃而金白二酋且疑且畏因生二心者此其言豈盡無根哉所傳之策以由西徑衝潮河川墻子路直薄都城爲上策由一片石喜峯口犯畿輔搶掠通薊爲中策由三岔河尅廣寧據寧前南攻山海爲下策設當師殯城陷之時有一干

此即下策而我何以禦之説者謂朶顔三衛皆我屬夷東西之虜非彼親暱假道直衝酋必不能且不敢而職竊以爲不然犬羊之性易合狡猾之謀難測不見我中國堂堂大臣皆被籠絡欲質子則質欲獻界則獻欲戮酋犯于境上則遣之戮以恭順爲餌而又何有于口外一帯夷虜不爲利誘術愚乎不見其陷撫順之日恨遼人仇遼人欲盡殺之乎而何生員爲人望則不殺李永芳以提兵相抗

之人抑又不殺且加之任用乎不見其數年
以前之集市散于清河寬奠靉陽等處乎而
何以恐地多利分侵此失彼詭以貂參集市
撫順一處使我東西南北之人擅集蟻附無
亾矢遺鏃之費唾手席捲歸巢乎此其狡獪
異常陰陽莫測是元昊復生女直再見故向
猶叩關悔罪以愚我而近且詞語誖謾犯順
逆天旣覘我又緩我且敢于挾我尚可蹈已
覆之轍曰建酋不足慮養殃悔禍自貽伊慼

也哉久毒勃發其憤必慘種種大患殊費支
持何以言之秋高馬肥從來屬狂酋可逞之
日況其挑引勾連一酋啟釁三面蜂攢一患
也彼既富強可恃且練兵利器而力謀于十
年之前我以疲地窮民無兵無餉急而謀于
旦夕之近二患也彼既勝不懈銳氣日新磨
厲以圖而我喪師辱國戮一大將死一叅政
内外上下恬不爲耻三患也彼招亾納叛聞
厥後則導之出疆遇降將則加以寵用而我

有一鄉評推重緩急可恃之劉國縉尚不亟用四患也彼于西北之虜威信能軀之使動約之使來而我則東恐不能倚力于朝鮮西恐兵力無以終扞北關五患也有此五患非

聖武旁昭乾斷迅發亟下議餉之疏

勑在廷大小臣工各出所見爲兵食計其何能濟不然餉不足而驅枵腹之兵以援遼敗道也兵不足餉不足而苟且支吾徼倖于萬一成和局也貽萬世之羞啓九邊之釁何以洩數

千遊魂之恨于九原何以瞑張承胤潘宗顏之目于地下故今日之計非必勦無以定畫一之謀非主守無以圖萬全之策然守亦譚何容易遼既三面皆虜則必處處議守處處增兵首衝則萬次衝則千此數萬數千非亟議新餉其何能濟且也士卒不練不可言守盔甲不堅不可言守器械不利不可言守火器火藥狼筅藤牌之屬有一不具不可言守葢守者以備戰完而蓄之兼而習之相機進

止有備無患一年爲三年計三年爲九年計始謂之守豈其畫城繕垣以饑軍綴卒修鳴金掌號故事鈍甲朽戈作擺陣列營虛文而遂謂之守耶是固守之計非亟議新餉其何能濟今經畧楊鎬業已抵關矣餉若不足兵于何募兵既不足畧于何施況其暑雨衝突兼程馳赴夫亦慮遼禍方急遼事爲重耳儻此時餉疏求一發尚不可得是彼急而上故緩之恐全遼士卒望風解體彼重而上故輕

之不益使逆奴聞風竊笑乎豈二百餘萬之
議識時務者方存乎見少而我
皇上以爲侈無庸是頻頻乎守而議戰勦而後已
度此事恐非此可能結局即前日六十餘萬
新餉所謂升斗之水巳耳于事何濟而抑何
慮之不遠哉雖然記有之明其義者君也能
其事者臣也轉眼秋高時迫勢亟儻至再至
三回天無術計無復之則惟有議而後請先
籌供餉之需可那動者則那可改折者則改

可抽扣者則扣摟括之可及豈宜袖手而曰
嫌疑禍患之共防誰可及唇而曰職掌大小
臣工畢力盡心區畫上聞計
廟謨必有當焉不則慮請帑之頻頻停會議之
明詔
聖心既展轉牽制以閣之窺纖嗇之素懷懼遷怒
之實害宵小或乘此簧鼓指爲不足慮而置
之邊疆之禍國家事尚可言哉至于新餉之
運亦宜急焉職前見薊門一帶督撫籌畫道

司支撐俱已力竭計窮新糧月糧行糧捉衿
露肘竊恐內地先潰薊門亂起方欲于新餉
六十萬向督臣剖六分之一以與薊及十三
日至關叩之則惟萬照磨之十萬當先出關
曹經歷之十萬以是日至關其餘四十萬尚
屬杳然職不勝扼腕以爲
皇上忘遼矣當事諸臣抑漠然相視耶昨至漁陽
見樞臣薛三才揭始知其餘已經發領而前
所委官以病更移夫委官亦有半通之綸一

命之寄豈不應爲朝廷出力况廣寧非異域
山海非八公山且沿途自有地方官防衛不
過至彼交兊而返乃轉相推諉若此又何怪
係定營兵望關股慄藉口盤纏以軍法爲兒
戲哉此後新餉解者領者所當嚴爲程限不
得以病免而曠日持久重加之罰庶水火之
衆其望早慰耳職敢請發餉之疏而併及之

○山東巡撫李長庚題爲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安內地以重軍需事准兵部咨
遼東撫臣暫弛海禁以通登萊之糴責或遼
東差官往糴即用新餉以充糴本仍移會東
省撫臣借發遼左欠餉數萬兩委登萊府佐
各一員催船糴粟再選武職數員督兵領運
止許裝載米豆不許挾帶違禁貨物緣由到
職爲照奴酋犯順撻伐方張飛輓之資責于
內地上奉宵旰之慮下切唇齒之思凡爲臣
子敢有後期其中應動錢糧及應議事宜職

與司道諸臣面計再三敢爲

皇上陳之

一曰議本折查得運餉一節先准部咨動遼左欠餉續准部咨議動香稅贓罰葢念東省大祲欠餉之難驟完也所調劑于軍民間者可謂備悉矣及據布政司呈稱泰山香稅昔年約四五萬兩不等値四十三年年荒盜起香客稀少每年止解六千至一萬而止不敷往數之二三又查得院贓罰銀按臣畢解過四

千兩其新按臣尚未奉命入境除贓罰解過
二千兩外止見在一千一百六十三兩八錢
零爲數不多似爲無濟及查本省拖欠遼餉
濟南府未完銀四萬七百五兩一錢零青州
府未完銀一千八百四十三兩七錢零萊州
府未完銀七千一百三十五兩一錢二分皆
係四十六年壓徵年分亦在開徵該職與司
道議將四十四五六年分所完錢糧濟東兖
三府近京者解銀而留青萊登三府近海者

以爲糴本解米今查三府共報到銀四萬一千二百九十二兩九錢零並係遼餉俱應留作海運其非係遼餉者仍行解京以逺近而分本折庶銀米均有濟于遼職等議定即以通行各府遵照解運此本折之當議一也

一曰議船隻備查二十五年征倭舊案俱用淮船遼船及本地塘頭漁船隨至沙門島本地船板薄者多有傷壞止揀修板厚者運之本年赴淮安及南直等處造船五十隻并舵工

水手月餉共銀四萬五千兩又于二十六年造船一百隻共銀九萬兩俱于解部京庫糧價銀扣除茲國用方詘而運糧數少職且不敢輕議但職在登萊之間遍詢海上云本地塘頭等船往來天津及濵海素未及外洋一時應募頗覺趦趄惟云淮船最便但如往例打造則費鉅而無裨急用若得咨行江北撫臣借見在兵船以運糧而優給資費殊爲甚便又查今驛傳道副使陶朗先前任登州府

正通遼濟荒初用兵船數隻所載不過百餘石聊以先救一時之急而隨開海禁聽遼船之來每船所載可千石數百石者且堅牢有用玆登之兵船盡以載兵赴遼其運糧所用船隻除職等一面于本地多方招商議處外仍須行薊遼督撫轉行海蓋道將遼船盡數催募來登俾載糧廻遼一切催值脚價于登郡糧田科筭定從優給則船大而運多況徵兵調餉所以為遼計者登以任其十之七八

止有運船一項責望于遼以爲同舟之濟想
亦難辭葢登舟不能渡海而遼舟見無别用
接此濟彼情義當然此船之當議二也
一議値價該職在登郡詢之市價每米官斗一
石值銀四錢指目前而言如此若遼運多行
則必增矣夏雨儻足則價日減夏雨不足價
必增矣難以豫定大約脚費在登郡以每石
費銀一錢四五分不等共銀五錢以外俱湏
筭入米内總計一石價值脚費若干遼左速

定委官于旅順等處近海岸地方俟到船即行收買而價值脚費一如所計總筭錢糧則官之輸納無辭商之領運有利而赴者自雲集矣又聞此際遼陽金復米價與登萊止差一分是以遍招諸商不肯趨赴然遼左大兵漸集其米價之增可不待慮而知者但須寛目前之升合以爲後日之崇墉則在委官之收受早而所計價值之寛也至于運糧成案有碾米之費有陸運抵海口之費有僱船之

費有舵工水手之費所費不貲須總筭入遼餉之内准其開銷或照二十五六年事仍于戸工兵三部解京錢糧酌量稍留以爲費本俱循成案而爲請者此價費之當議三也

一議海防登州承平久矣兵不習戰𡨚惰其常兼以連歲大祲兵缺而未補船損而方修日者挑選一番盡其精銳以往援遼所存之兵止于九百餘名而每伍挑去數人即列營操練殊不成規一水之外倭虜交隣内地之防

跡玩已極刎海運而開奸宄潛伏各島亾命實繁有徒風聞遼左有一種江夷素爲奴酋可指臂使者萬一乘機截運不無震驚該職有疏請銀募兵未蒙

俞允而目前運舟一發更無兵可爲防護茲聞奴酋暫退還巢塞外蟄伏狡藏正爲求伸之計而前發援遼水兵或且暫住金復進可爲寬奠之聲援退可防運道之扼隘又職發過兵船七十隻議令十隻在遼海岸其餘駕回若

令每月更番往來供後此門戶之要策也但
舟兵登岸每船止餘舵工水手共七名不足
防護勢不得不添募則職前已具疏上請矣
此海防之當議也抑職又有説焉今之海運
與昔之海運事同而時異昔當國用充足之
時而山東物力全盛故留用之銀既多功令
之行易辦今部帑告匱而灾祲方新欲留而
不敢多留欲借而實無可借故令招商然商
非法可繩止以利誘之耳而令登之濟遼與

前者遼之濟登又稍異蓋當日登郡大荒米價數倍于遼而今遼陽之米價尚平而有待也且山東如大病之人甫離床褥方期靜攝調護遂令以持斧備糗禦侮于外其能堪乎職見青登萊三郡二麥有收深為加額而滿目荒蕪甚多咸四十三年大荒遺地也民畏分糧不聽耕種又聞催募刈麥之人其值反增于麥蓋死徙太多丁虛人乏所致也目擊斯景深切寒心至于海運往牒運到之數固

多而漂損之數亦復不少民聞之初未免疑
畏職沿途傳諭有司遍示百姓以招商厚値
之意衆心方安切念慮患棘矣師行糧從責
東省以運糧臣民之分義也不敢辭也而船
則勢難猝造脚價則必欲從優脚價不優則
商船不至商船不至則糧運難行然商船猶
煩招徠而遼船可徵淮船可借庶需急用方
稱完策凡所條議俱酌民情事勢兩爲調濟
必東土內安而後得盡力爲遼左外拒之圖

矣

○太常寺署掌寺事少卿等官徐紹吉等題爲奴情愈深軍機匪易臾緊發帑一事懇乞

聖明立沛仁恩以安人心以修邊計事竊惟我國累世患虜而建州夷人則人皆知其伏弩已久竟以蘊火未發度外置之乃果有今日之慘隕將喪師爲辱不小致

聖怒震赫廷議必勅其徵發名募之宜戰守緩急之勢諸臣計之熟矣臣等何說而加茀今日

奴酋之情形似緩而實急中國之武備似急而實緩無論往來塘報某日某處定期犯內率皆以術誑我惟是奴酋書一紙悖慢傲語藐笑中國無人誰不怒髮上指縱我今日議征明日議募豈眞兵法所謂九天九淵可令彼不知者耶宜彼初犯猶有懼心而今竟復何畏所謂奴情愈深也說者謂今之議防者徵調同于搏沙南北憂于鞭腹且行者無委積則山村荒落必至甘心于剽掠居者無俯

仰則嗔目疾視尨恐躍冶而脫巾旣虜裨臂之軍心不復來而又慮巳聚之軍心不能散然則今日軍機豈易易哉臣等竊爲軍機之難不難在勦亦不難在以守爲勦所患者兵勢方張而糧不繼此其難憂方大耳項者奉

旨搜括至窮及纖細以佐緩急即旦暮獲之亦是涓滴而今竟何如哉邊疆以無米之炊望之

廟堂而廷議以嶺上之梅慰之塞外儻果可以措處者諸臣非罄巳之筋骸也寧忍遺之然

實已無盡矣為今之計非
皇上速發內帑其誰有濟蓋內帑之積亦已有年
皇上四海為富豈真利此無亦唯是作法于儉姑
留為大事用耳用之更無踰于此時者嘗試
籌之此中有四美焉會議百萬之疏大內出
其五項止發十餘萬而減其四候未定之陰
晴者詡其遲生無端之窺伺者疑其吝稀冀
于不可知者意為僥倖感慨于主聖者知為
必予今一旦畢發之天下皆謂

聖心之無他是曰至信撫順之遊魂已不可救乃
方聚之軍丁非藍縷之窮徒即遠方之枵腹
既欲其敵愾以捐軀安忍不厚給以宿飽使
帑金一發而饗士椎牛投膠挾纊誰不感
皇恩而思圖報者是曰大仁初時帑金輕與恐用
之者多耗今至于勢窮時極討臣束手所謂
倒懸扼腕之際也一粒千金壺漿九鼎最足
以鼓舞人心蒸爲忠義是
宸綸一渙非安危存亾之肯綮耶是曰大智況三

軍獨患無食耳食足則方畧可施將鼓腹之衆奮作干城渙散之卒盡歸刁斗進可以直搗長驅取虎子如寄退可以深溝高壘養天威如山是曰大勇我

皇上試思此朽蠹之資用而有四美沛然發之直反掌閒耳柰何使在朝之臣徒灑痛哭之淚空懷仰屋之嘆哉往代瓊林大盈不稱富乎濡忍不出竟作何狀當日人主詎不事後自悔嗟何及矣此又臣子所不忍言者

皇上神明天縱何事不燭儻思及此則四十萬之
發猶其淺鮮者耳臣等謹合詞控籲伏乞
聖明洞察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為敬陳措餉三議以備
聖裁事竊惟奴酋入犯隕將覆軍罪在不貸且敢
出誖語狎侮天朝賈生所謂足反居上首顧
居下一言念及當時不與奴俱生而頃者潘
御史一疏且述所傳聞奴之三策奴豈能須
臾忘中國哉乃我

皇上忿奴如遼撫按致誤封疆臺省交章論而
皇上亦不之省甚者需餉燃眉請帑不報則廷臣
亦無如我
皇上何矣夫自部奉有措餉明綸六款之後周諮
爰詢所條議皆鑿鑿可行者臣切叨計垣以
臣之愚合于戶部之見則臣有省直差督餉
一議焉夫戶部不稱留都倉糧之堪變價耶
浦口遺豆之可出陳耶水兊餘糧之折色當
清備倭銀兩之剩存當核以及查坦田升科

于閩廣查修河遺費于吳中院司道府之尚存留贖鍰稅廠橋梁之不無浮羨凡此皆積貯之有餘者也戶部不稱京運解部其見徵帶徵之欠數甚多耶民運解邊其巳完未完之批難考耶他若漕折銀若撫按贓罰銀若藩司事例銀若稅契銀魚課銀缺官俸糧銀吏承納班銀未必逐一輓輸如數凡此皆徵解之不足者也諸如二項一經廉覆足補漏卮但臣愚慮清查縱奉

明綸而轉行還憑部檄即仰體而躭時日亦等塈
梅列玩愒而視空文更同畫餅則曷若于各
省直中或省分之大小而原無有餘不足可
以清理者免行差官滋擾外若其果有積餘
多逋欠者請從戸部差督餉官一員給予
勅書專清庫藏于地方别項事體全不相干惟是
庫藏一應積餘一應逋欠除南京各部倉庫
自戸部移文清查若兩直所屬聽令巡行至
各省督餉官每到任先赴藩司細細查盤然

後周歷各府其周縣小者弔查大者親查、而
又恐其隱匿掛號也則逢人諏訪
到處講求
或該本府起運或自藩司連
輒文早晚不拘隨
有隨解而本差四季、
報部三歲考成若其查
解數多推頗、
邊臣超轉至于差出毋論正郎
副郎、
俱以本司差往本省譬如浙江司官郎
督浙江省餉當其在部已洞悉該省錢穀之
盈虛而及其差又洞悉該部需用之緩急內
外關紐首尾呼應縱地方偶爾多事或念舍

已耘人而積存不必于盡括天灾偶爾流行或體一緩二而逋負不必於全徵又在權事變于臨時亦須開簡明于報册夫各省有設糧道者矣彼特攢漕粟于京師此則督軍糈于九塞彼特倉庾之米粟一項而此則庫貯之頭緒多端督糧可設督餉不可設乎各邊差有餉司矣差之邊不過以見成解到之銀藉手給散而差之省則合在官在民之數竭歷搜尋若果行此任怨任勞較邊差倍之矣

邊差優轉省差不可優轉乎至于考成条罰
降職降俸罰俸住俸視府州縣毎遞減一等
其遞減也爲各官專寄一隅而差官統司一
省其不可不条罰也爲糧餉關命運脉而督
餉須嚴責成若本差官俸薪衙後工食或曾
有監兌地方則以取給于原裁監兌數內不
者或于錢糧加派恐太倉粫米亦不爲多若
衙門則省城空閑公署隨便住居惟是臣所
慮者郡邑易查而藩司難核葢藩司體貌滂

覺尊尊崇一少有隱藏安所容其廉察或聽
本官之揭報以憑臣等之糾叅庶足爲藩司
倔強者儆耳臣又有儒學進粟生員一議焉
往歲山東大饑賑臣過廷訓曾行學准民間
俊秀輸粟入官借學援例不數月而累巨萬
六郡孑遺全活亾筭昔以濟饑今不可倣而
濟邊乎今東省係近事或即除東省免再踵
陋規其他省直合無通行素封之家有子弟
年資堪進取者許以輸粟名色納銀各該地

方借學充附限三月内起文入監不許久覊夫納粟係祖宗舊規太學爲士人淵藪且始得托名以輸白鏹原非久占以濫青衿較之准貢非正途所宜鬻爵于仕路稍擁者亦大有間矣況一舉而收起解之利于内再舉而收援納之貲于外借學者或酌議百兩有奇入監者則開納成數具在其借學初納之銀直隷府解各省司解多者每季終時起批文少者聽隨便搭解京運行之一歳仍復議停

何不可者臣又有衙役裁工食一議馬夫工食之裁計曹不亦及此乎故計曹議兵壯一役而臣推廣各役計曹議裁什分之三而臣有半裁全裁者夫國家惟備不虞特設兵壯用之團練今不事團練而事勾攝其工食之應抽取此不必言乃若兵壯而外凡援役衙門者其所資給果僅僅工食而已乎除看司門子走遞厨夫鋪司鋪兵等若後照舊全支外其餘門書皂隸等項併與兵壯俱領半裁

蓋此輩爲人白幇者有之一名而朋當數名者有之被貪墨官司扣剋者有之究所取償即全追奪不爲苛而况僅半裁也至應全裁者二曰冗役曰缺官役夫郡邑地方不有土司之淳事體之簡良有司之肅淸即勾攝不煩而衙役可汰者乎後且汰革而後之工食可知不有官去而銓補未遑或已補而過家不赴如近日司道往往經年逗遛者乎凡缺官薪俸無不扣解而缺官衙役之工食可知

此須文到卽可立解直隸府解各省官解限
期畧遠近各照地里行之一歲仍復議停何
不可者夫年來臣于金花請留矣稅銀請留
矣雖臣言不厭乎再三而
聖聽難移于萬一若十庫宜折則臣昨春所陳也
香蠟宜裁則臣今夏所及也衛營馬料須覈
臣業臚列之而未允緹騎冐濫須請臣嘗廉
得之而未言總以中璫武弁易阻
兪綸臣姑不數數而獨是疏議上于

大內無關非有批鱗之可避下于宵人無預非有投鼠之足嫌事在必行無煩再計伏祈
勅下戶部從長擬議再覆施行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趙興邦等題爲夷氛益惡遼事益危伏乞
聖明急圖安攘之策以奠疆場以安社稷事職據撫臣李維翰塘報于本月十九日奴酋統兵無數攻圍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已被剋去等情夫奴酋之犯撫順也蓄謀而來饜欲而

往我之虛實彼備知之雖其暫歸巢穴固日
料其有今日之來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亦日
料其有今日之失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今日
而陷一城明日而剋幾堡今日而殺將士明
日而虜人民遼之爲遼寧堪此再壞否又況
河西西嶺乃蠻諸虜或搆犯于開鐵或聚兵
于錦義羽書狎至烽火時聞遼之爲遼又能
堪此東西交鬨否從古有疆埸告急而朝廷
不聽臣下之條議者乎漢宣帝以羌戎皆叛

趙充國之奏每上輒下其議又以罕开刼掠加納酒泉大守辛武賢之策拜賢爲破羌將軍以七月上旬分兵擊之故文帝無匈奴之患宣帝成破羌之功漢之二帝其制虜得策垂之千古以爲美談方今奴賊之猖獗無異于匈奴于文帝羌戎罕开于漢宣也

皇上聽羣臣圖撻伐宵晝靡遑正在此時乃深居

大内若罔聞知諸臣一切請帑不報司農措處邊餉不報遼東撫按不得其職屢經言官論

劾左右司馬所以協理樞機廷推既久而皆不得報蟻穴不塞尚慮其潰尋丈之堤今其堤以决裂而不可收拾矣勾萌不折當慮其煩斧柯之力今其勢已成將斧柯之不尅矣

諸所圖戰守講兵食者漫不關諸

聖慮正以其不關諸

聖慮也中外人心莫不洶洶以我

皇上爲棄遼也即今莊誦

聖諭雖云遼事方殷軍餉不足深厪

皇上之念當事在燃眉之秋苐責令戶部設處據
今戶部非不有設處數款列以上聞然皆西
江之水又何濟于目前之用乎故不敢言
皇上有心棄遼顧所急者乃在目前而所處者殊
無濟于目前之事則遼又安得不棄
皇上實棄遼矣乃其嚴責臣不得以借帑爲詞臨
事致悮軍機責有攸歸職竊以爲兵餉俱足
疆場之臣不能辦疆場之事則責在疆場之
臣兵餉可以措處而廟堂之臣不能爲

皇上措處致悮軍機則責在廟堂之臣若疆埸告
急不能以須臾待也而廟堂諸臣又不能爲
無米之炊神運之計坐失機宜封疆破壞不
知此專臣之責乎亦
皇上之責乎如其責不專在臣下而並在
皇上也中外之人以
皇上爲棄遼也無其心而有其事則我
皇上何辭于人言哉遼棄則山海以西不保萬一
九廟震驚宸居搖動

皇上即散財發粟日聚羣臣議之嗟何及矣以我
皇上聖明之主國家全盛之時稍稍不克振勵遂
不得與漢之文宣比隆而較烈也則損虧
聖德不可不重爲計耳職冐昧爲遼目前計須發
帑四十萬并所議新餉旬日內盡數解遼
勑經畧楊鎬以便宜行事但以殄滅奴酋爲期勿
拘常格其餘凡有不足皆令戸部措處陸續
接濟勿得再言請帑致擾
宸聽撫臣失城喪師速下廷臣議以應得之罪按

臣不職即勅都察院選才望御史一員刻期
出關以監察遼事左右司馬亟渙
明綸并速推代者趨令入部視事以贊軍機庶其
内外得人兵食不缺國威有振虜氛自滅
宗社靈長在此舉矣
○河南道掌道事江西道御史唐世濟題爲奴酋
勢愈披猖廟筭更宜周慎懇乞
聖明亟行申飭以張撻伐以保封疆事頃自奴酋
狂逞遼左阽危

主上旰食宵衣大小臣工罔不汲汲皇皇圖上方畧遣將調兵議戰議守旣已畢智竭慮嘔心以備

聖明之採擇矣乃彼夷謀蓄愈深肆毒愈熾先設求和貢緣厰役佯爲搖尾乞憐之詞中藏誖謾不軌之意明言告天已露磨牙相向之態兩月暫退彼方大修戰具志在長驅乃內地人情旋已解嚴悠悠忽忽觀望逡巡有識者不勝厝火怡堂之懼昨接塘報奴果捲土重

來撫安三岔兒白家冲三堡近日被圍不旋踵而攻剋破城殺將若火燎原開鐵隄防一朝盡撤勢巳岌岌乎不可支矣值此時勢危急當有聳動天下之政令職敢不避煩聒爲

皇上陳之

一曰申明必勦以勵人心奴之當勦人人能言之也數十年受我封植之小夷突然稱兵犯順屠數萬生靈于原野驅數萬子女于犬羊敎大帥隳名城國威大挫感憤請纓之士誰

不欲滅此而後朝食建言諸臣有謂以守爲
勦不過慎重大舉之意謂殘破敗衂之餘未
宜輕嘗試于一戰非謂當守不當勦也然我
方雍容議論商度于應守應勦之間彼已乘
勝猋馳倏忽爲拒抗擣虛之策藩籬旣失漸
窺堂奥此時尚可言守而不戰乎且未有不
能戰而能守者也乞嚴
勅經畧銳意大征進有豐功退有顯罰
明旨一須議論自定不然大臣懷猶豫之心諸將

爲守鼠之計灰志解體未有能立功于撻伐
者此目前喫緊宜亟爲決策者也
一曰歸一事權以神鼓舞奴雖小夷實勁敵也
酋云兵滿萬則橫行茲不啻三四萬矣掃穴
犁庭須大費籌畫非若王杲一隊之雄可猝
然組執而繫者楊鎬雖以宿望起爲經畧然
係新設之官一應文武將吏向來知有巡撫
而不知有經畧觀其疏中云三四僮僕蕭然
出關難壯軍容事權未一已可想見項御史

李徵儀請逮治懦撫李維翰舉朝壯之乞
勅下速爲處分儻猶遷延未下吏部不妨先爲議
覆行令維翰入關待罪彼中調度聽之經畧
一人庶遼人耳目一新旌旗改觀此目前畧
不可緩者也
一曰嚴究姦細以張國體自古蠻夷猾夏皆由
內地姦人勾引輸我之情形動彼之窺伺故
通夷者殺無赦令至嚴也況廠衛禁地安得
有差役闌出外夷者乎頃者奴酋以令箭長

馬送進漢人四人又給以印文沿途傳送且賫帶夷文佯爲求款內有七宗惱恨中含要挾輕侮之詞辱國莫此爲甚問其人則東廠所差張儒紳張棟等也舉朝駭異謂

聖明必赫然震怒嚴究通夷之罪乃靜聽連旬未聞批發此非細故也東廠何衙門建夷何地到彼有何公幹執何衙門勘合山海關未見盤詰撫按未聞究問往來出入綽綽自由即彼狡夷且將笑中國無人矣宋范仲淹通書

元昊昊答書不遜仲淹對使焚之朝議謂其不當通書宋庠請斬仲淹以罪輕率邊臣且然何况禁地將帥通書猶禁况以夷文輕瀆至尊其罪可勝誅乎乞

陛下速將張儒紳等勅下法司勘問正法懸首夷境以示遠尚存國體于萬一耳

一曰嚴功罪以示激勸頃者遼左喪師大將戰没前撫按爲之請卹矣如張應昌則經畧亟爲之任用矣然兩月以來時非不久偏裨而

下功罪尚未見一一查明聞中有在陣逃歸
者聞有按兵不救者聞有不聽大將號令先
期馳出以致敗者聞有火器把總當陣失機
逃回未正法者至于李永芳則人言其先輸
款奴酋勾引入犯故覆巢破卵全城屠毒而
芳闔門歸夷方揚揚効用且結婚姻聞有千
總王命印印者酋挾其降印厲聲罵賊併大罵
永芳背逆不忠遂爲夷所支解一家駢首受
戮迄今遼人爲之感涕若永芳不卽誅命印

不追卹何以示叛臣之戒作義士之氣乎乞
勅下經畧先擒李永芳寸斬叛逆仍查死事之臣
如王命印者亟加優卹庶人人激勸亦轉弱
爲強之大權也抑職猶有慨焉遼陽多事之
時大小將吏稟承惟撫按二臣是視以楊鎬
兼巡撫可謂處置得宜頃按臣楊一桂復爲
科臣所指摘職昨奉堂官面諭亟擇有才望
一人爲將來之地職屆指計之見在止三四
人皆有見差兼差奔走日不暇給昨爲邊餉

孔棘少巡鹽御史三人已苦無可差者露肘
促衿不勝空虛之嘆況疆場待用之時尤非
尋常無事者可比伏乞
聖明自爲社稷計速用考選候命孫之益等選擇
才望堪任者以備驅馳與經畧大臣同心共
濟以張神武以作敵愾實攸賴矣
○經畧遼東楊鎬題爲抵關聞警急議應猝兵將
以資戰守事職以本月二十一日晚至山海
二十二日查閱係定營援遼官兵二十三日

正與督臣汪可受計議兵餉又于其衙門內見所督造鎗刀戟車火箭之類甚備方以爲勦夷不患無具而開原魁堡之報又至矣職等相顧駭愕職鎬先自永平巳行鎮道凡遼之東瀋之北多有不堪邊堡俱宜加謹貼防設法破其鉤杆木梯之具火器擊其指視發縱之賊此時當文尚未至即文至而防守苦于發兵遂如東州馬根單之事且近其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者尚有松山柴河靖安等

堡卒皆單薄圮壞賊亦蠶食無難豈不岌岌
岌也而尚請兵不報請餉不報乎夫當奴酋
陷軍隕將之初中外惶惶我
皇上亦旰食憂邊捐帑求舊歷傳諭發
嚴旨起宿將起愚職矣然兵自薊保山東而外再
調再催不聞動靜餉自十萬而外科臣合疏
合催一槩付之沉閣今宿將猶鮮至者雖百
愚職如之何當坐漏舟之時伏焚屋之下即
調川兵楚兵浙兵已無及已所謂患在千里

之內不起一月之師也職詢之衆議有一急着如薊鎮雖煩滿旦總屬零竊之夷九標十二路但一處止摘家丁一百或摘臺上南兵數百選一將如朱萬良者統之可旬日至遼矣宣鎮總兵標下右哨家丁一千坐府家丁五百奇兵營五百柴溝堡萬全右衛尖兒手一千北路東路屬夷如史車二酋者數百選一將如張萬邦者統之大同坐府通丁一千外哨家丁二千左衛京兵營自養馬匹家丁

五百選一將如張聽者領之山西總兵營選調三千偏頭老營北路代州利民兵共三千亦選一將領之俱可一月至遼矣至于陝西延綏雖時有虜警而寧夏甘固近頗息烽且播役亦調至六千踰山越嶺數千里往播州獨不可迤邐而來以援遼乎此亦可月餘至遼矣盖兵將俱取諸沿邊非徒以其征戰素習道途不遠亦以其甲馬器械不必製買耽遲故可應猝急用耳不然眞定六千已爲烏

有山東三千尚盤桓海中南兵三千尚遷延
道上卽係定兵在關上迎職者皆伏地哀號
不願出關此可令外夷聞乎且不待遇賊已
有敗勢兵不可用與無兵同故必調邊兵爲
今日實濟願各鎮督撫同心憂國如各部之
那借銀兩者以那借兵馬作目前戰守資而
後再俟川浙湖廣兵兼募土著備征勦之用
庶爲萬全之策毋謂冲邊難借也邊莫冲于
遼東當寧夏之後李如松曾率遼將董正誼

等十餘人帯家丁數千赴之矣望

皇上亟下部議仍賜

嚴旨俾各刻期督發庶幾不悞大事至于杜松劉

綎官秉忠柴國柱之已推者再馬上催之馬

林趙夢麟之未推者許便宜調之各調其家

丁源源而來較名募待練之土兵徵内地之

冗兵一可當十百可當千且省名募之費矣

職又見將領自叅遊而上思享富貴保身家

其勇往直前之氣便捐于少壯時今數宿將

之外豈無方在中軍千把總等官而爲後來領袖者乎故有山東撫院中軍滿桂宣府撫夷千總蕭斗王宗畦尹堯泰杜福楊相原任守備王進闞之三次援遼見在通州指揮曹邦輔之親拿巨盜若而人者皆宜改推遼鎮或聽調置軍前大張熊虎之士以驅犬羊之羣若口若懸河貌若冠玉中情實怯而亦厠在行間者臣當征勦之時身自督兵儻有退縮得以軍法從事矣豈猶似朝鮮時之可虛

縻金錢耶

皇上既已經畧責職職不得不言兵之大槩若此

○大學士方從哲題爲虜勢愈迫邊患燃眉懇乞

聖明速出臨朝集羣議以保封疆事自醜虜犯順

隳我城堡殲我軍民勢若燎原不可嚮邇既

而歛兵出境伏處月餘議者咸謂虜志已驕

狡謀叵測少俟秋高馬壯之時必將復逞不

意于五月十九日統領大衆將撫安三岔兒

白家冲三堡一時攻尅矣據昨日塘報謂虜

騎往南由懿路城東一帶深入總兵與中軍雖駐汎河駐懿路然而衆寡不敵不知能遏其狂鋒否萬一懿汎不守則瀋陽危瀋陽不支則遼陽危而廣寧以西皆岌岌矣此可不爲之寒心哉夫沿邊城堡雖云單弱然多者數百少者百餘未嘗無兵也柰何虜之入也如蹈無人之境而我兵不聞有一矢相加遺蹂躪縱橫所向如意彼又何所憚而不逞其長驅之勢耶聞薊保援兵已分防各堡見在

又皆退縮不前當斯時也欲令經畧之臣以
空拳禦寇其將能乎爲今之計除薊鎮家丁
臺兵聽督臣酌量摘發外惟有速催總兵杜
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各率敢戰家丁悉力拒
虜先爲扞禦之策徐圖收復之功或遏之廣
寧以東或挫之遼陽以北庶近邊不致震動
而內地可恃以無恐耳臣又惟戰守之計在
封疆而鼓舞之權在朝宁自奴酋暫退
聖意若遂以爲無虞中外本章率多停閣諸如補

閣員補大僚補科道所藉以培養元氣恢張
國勢宜何如汲汲者而一切度外置之百請
而百不應甚至用一劉國縉令其贊畫軍務
必能效纓冠之義規桑梓之謀此遼人所深
願亦廷臣所共請者而亦堅不肯聽嗟乎奴
酋所侵者誰之疆宇所虔劉者誰之軍民剥
床之患已臨震隣之恐轉迫
皇上何爲不此之慮而徒介介然與臣下相持哉
謂宜乘此邊情緊急人心駭懼時亟出視朝

名見部寺科道文武諸臣令各陳方畧其圖禦虜
長策仍乞
天語嚴諭邊臣務期剪滅此虜永除邊患行見
赫怒一伸威靈自震不獨三軍勇氣百倍彼虜
衆聞之必且怵于天討而潛消其鷙鷔之志
矣此外若多補缺官以備緩急速下章奏以
快人心多處糧餉以防匱乏皆時事最急
皇上不宜視爲緩圖者臣驚聞儆報不覺心悸神
搖爲此激切奏請伏乞

聖斷銑然臨御慨然施行
○兵部武選司員外陳騰鳳題爲寬緩坐誤軍機
　　吝惜恐妨大計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謹冒死披肝仰干
天聽亟圖萬全事切惟我二祖櫛風沐雨百戰勤
　　勞奠此土宇列聖兢業相承雖不無有事之
　　日實不有無事之心臨朝定計不時名問凡
　　議兵議餉議用人聽若轉圜章疏下若流水
　　英雄得展其畧戰守各適其宜以故夷狄寒

心金甌無恙試觀今日事勢爲何如者奴酋
搆諸虜以蹂躪內地數十年之狡謀狂逞于
一旦屠城殺將無辜生靈枕尸流血金帛子
女一掃而空意至而來意倦而去小犯小得
大犯大得無所不犯則無所不得而我從未
有一創之彼何畏而不來何懼而不決去乎初
撫順告變羣情徬徨時覺
聖心微有儆動既聞稍退遂不爲意未幾而一日
連陷三堡屠殺又不知若何慘者切謂

皇上聞此當何如震恐當何如延訪當何如採納與批決也乃諸臣所竭忠畢智恨不能即達宸聰即見行事者

皇上竟付諸罔聞楊鎬起自田間任以經畧披髮攖冠之時諸所疏請即朝上朝報夕上夕報猶云緩也不意留中數日且有不報者使之束手無策至經畧束手無策則東事無能為矣東事去而天下事不可知矣兵機至迅勝筭在蚤而今遲緩失筭是誤兵機以誤大事

也天下事至于不可言處臣亦不忍言願
皇上蚤自悟而蚤自挽耳第恐緣往時征討如意
視天下事若無難者加以靜攝日久視天下
事又若不介意者與諸臣睽隔不親視言及
天下事又若不足信者自古戰勝于廟廊羣
策羣力非主心之憂勤不能集若邊陲岌岌
廟廊泄泄豈是好消息哉臣聞奴酋之入寇
也廣集謀勇結以腹心惟其指使賞罰嚴信
又能得其死力內地情形偵探甚眞而我堂

堂

天朝攢眉告匱若窶人狀又若秦越肥瘠漠不相

關致使言者舌敝望者眼穿如此舉動外夷

聞之豈不笑我輕我而益逞志于我乎彼鹿

臺瓊林何常乏之財無事爲朽蠹有事爲寇資

此非今日殷鑒耶儻捐內帑百萬之積貽大

業萬年之安此其爲利孰大捐今日之百萬

省後日之數百萬此其爲計孰長

聖主慮周萬全當必不待諸臣請矣若一切那借

顧此失彼與夫開納陋規追逋剜肉皆迂遠無濟于目前必欲靠此以結軍士而不煩發帑則軍士必無飽日遼左必無靜日矣

皇上將謂奴酋滿願而去必不復來耶且觀撫順既破又轉而尅三堡矣三堡既尅又轉而合西虜煖兎宰賽等酋窺開原鐵嶺等處矣從此日甚一日乘勝長驅必難收拾如再延緩建後悔之已晚圖之無及彼時即發金數百萬又何如此時之百萬哉說者謂今日有二

慳遂成百廢當急發之金而不發是慳財也當急用之人而不用是慳官也及今而決尚恐其遲必欲慳之而大事去矣此臣所謂安危在此一舉萬萬不容緩者也譬諸素封之家忽有戶庭之寇主翁惜牛酒之費不藉扞禦于衆乃獨抱箱篋以爲固也可謂得計乎語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非千金輕而一壺重謂呼吸生死所係耳若慳以成廢此在無事時已不可況事急之秋乎置有用之人于

無用雖堯舜無以格頑而無餉之兵無兵之將雖孫吳無以制敵矧東西夷虜合兵交攻衆寡強弱不問而知沿邊諸鎮誰不自危彼歌舞而入此拱揖以迎無人可拒亦無人可援全盛之朝不能赫然震怒示威四夷尚望援于朝鮮及金白二酋今且有不可必者事勢至此眞可憂可懼痛哭流涕長太息也臣每聞塘報忿醜類之日横虜受侮之無極耻爲堂雀之娛少效曲突之計度臣所言非狂

非躁天地祖宗實所共鑒

皇上儻以臣言有當伏乞俯採末議亟圖經久之策際此之時即一日三接諸臣遍詢石畫不言勞也章奏隨上隨下不言瀆也以六合爲蓋藏何患無財以百官爲手足何患無人去兩慳之心振百廢之病急發所當發之金使士有宿飽人有固志而當事者無掣肘急用所當用之人使智者效謀勇者效力而窺鼎者自寢謀二百五十年來之大物毋使一朝

大環則億萬年無疆之慶自我
皇上貽之世世矣
○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惠安伯張慶臻題爲遼左事勢孔亟兵餉匱乏可虞懇乞
聖明俯僉廷議速發帑金以作士氣以張撻伐事切惟狡爾奴酋悖恩不靖一入而撫順破再入而三堡殘疊尸流血野哭原啼傷目慘心莫此爲甚且也恣豺狼之性出倍慢之詞而猶未已也近閱邸報又見夷虜東西合兵耽

耽開鐵矣誠賈生所謂非弄直倒懸而已者釋此不討長此安窮我

皇上赫然震怒自聞儆以來宵旰靡寧移督臣于險地起經畧于林間授鉞推轂調卒征兵期滅此而後朝食豈非雪恥酧王除兇報古繼

二祖而興之偉烈哉但國之大事在餉與兵餉足而後兵與俱足餉虛而兵即與俱虛有兵而無餉則雖蜂聚雲屯無論形之合神之離而神之離與無兵同將見朊巾而呼曰我以莫

必之命離父母捐妻子披堅執銃不憚祁寒暑雨而令枵腹以待斃何如受若直任若傭或操瓢而乞者之反得緩須臾死耶故聞募而不應者有之矣中道而奔逸者有之矣身履行間而心懷反側者有之矣兵法曰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古有簞醪之餽投河共飲而三軍樂爲致死者此無異故以上能同其欲也夫有所欲則必有所不欲奪其欲而與之以不欲則渙于何萃離于何合而荷戈禦敵

之士爲操戈入室之人也矧天子富藏四海
原不患貧赫聲濯靈救一方之塗炭固萬載
之苞桑則内帑再發直一反掌間耳
皇上何惜此朽蠹而請于五十萬之内者不報請
益于五十萬之外者不報耶想
聖衷淵玅節之神固而内歛而膏之普以時外溢
耶顧軍旅未行糧糗先儲際燃眉之時而卽
實師中之腹不戰而氣自倍及今不爲之所
以至土崩瓦解始鰓鰓焉謀足餉

皇上即盡發其蓋藏亦曷有濟是仁恩之下沛不容頃刻緩者也抑臣又有説焉戰勝在廟堂賢才非所由以制勝者歟目今九列寥寥臺省落落殊不知一官有一官之任一日有一日之事代庖者苦庶務之難遍獨運者苦共濟之無人況多事之秋正建樹之會則大僚之補考選之下又今日吃緊第一事也

皇上自爲社稷計即當爲諸臣計而渙汗之須有不待臣言之畢矣臣稔知罪蹈越俎緣世受

國恩誼同休戚當此主憂臣辱一腔葵赤不
覺渤渤欲吐故敢尾諸臣　上陳

○山東巡按楊一桂題爲馳報叛夷再犯情形甚
惡懇祈
皇上急發帑積增選裨將以保危疆事五月十九
日酉時據總兵李如栢差大撥口報本日巳
時東夷達子約有五千進懿路城邊內圍住
三岔兒堡又據鐵嶺大撥口報本日寅時有
三千東達子從河口臺進徑奔撫安堡口報

相同至二十日卯時據大撥魏景春口報十九日辰時又進達賊一起不知其數圍白家冲堡及至午時大撥王尚仁報稱三堡俱被達賊尅破李總兵麻總兵兵馬見合營懿路地方拒敵等情該臣看得陷城撫順之北三十里為會安堡北即三岔兒撫安白家冲三堡鼎足接連相去俱三十餘里賊酉一日而進尅之則開原東邊之堡已去其半連前所陷撫順城堡南北幾二百里瀋鐵東面藩籬

殆盡壞矣儻賊長驅勢若破竹今城堡各兵
相戒固守彼衆我寡未敢輕戰薊鎮援兵五
千分散三處貼防所募新兵不過萬餘尚在
各處方行操練且因無餉已募者欲散未募
者不前似此情形開鐵瀋陽存亾之機可立
而判蓋在逆酋蓄毒二十年而發之一旦故
其鋒難遏在我十餘年玩愒一旦發而後制
之自爲力難辦賊一發得利則志驕再發得
利則志逞今正其逞時矣禍患不測事在燃

肴懇祈

皇上大奮威武慨振乾剛立發帑一二百萬以收

士馬

勑下兵部速選附近邊鎮慣經戰陣褊裨一二十

人以整練生軍先固疆圉隨議勦賊尚可圖

全不然全遼之禍京輔之憂不忍言也

○前軍都督府管府事臣東寧伯焦夢熊題爲東

事可憂空言無補佇望

皇上臨朝講求萬全之策立奏蕩平事臣自束髮

侍朝見哱劉倡亂于西關白紇紛于東播酋
負固于南皆蒙我
皇上奮然征討相繼底定彼時廟庭濟濟不聞推
轂乏人庚廩陳陳不見轉餉無策況哱劉之
坐守孤城關白之羈踪海澨播酋之遠在川
蜀皆與今日建酋狡黠隣近不同也此酋久
懷異心時竊窺倚宦遼者無人不騰口頰以
聖主照鑒于上遼人扞禦于下未即見剥膚之禍
不意邇年以來東征起而遼疲矣高淮出而

遼削矣大將捐軀于沙場帥府幾夷爲郵舍

茵中借箸者半係中原亾命以此窺遼輕遼

而一旦卒發也

皇上選將征兵筆籌劍畫似無遺策然今大寮臺

諫寥寥無人比曩時濟濟者不同司農司空

相望束手比曩時陳陳者不同酉又乍進乍

退變幻莫測邀買人心蠶食邊堡此等舉動

豈可與哼劉等同日論耶臣祖東寧伯焦禮

起家遼帥以有今爵臣頊見戎馬縱橫不勝

并州之憤恨不卽寢皮食肉以繼先勛然今
皇上所用文武紳弁皆海内良儔旌旄東下此酋
定無噍類惟是臣思忖有一大窾要焉惟在
皇上早出臨朝而已益
皇上者天下之主也當此乏人乏餉之時值此費
財費力之事
皇上高坐深宫止凴傳宣作用臣下固無敢不用
命但謦欬不親瞻承不肅精神終是不貫血脉
畢竟不通何若

皇上暫一臨朝名見大小臣工指揮可否商確利
害將見百靈呵護九塞懽呼普天下誰不爲
皇上東向切齒一日而鼠穴之酋立碎矣譬之有
家鬭者主翁焦勞不寧事事胼胝凡家督亞
旅臧獲而下誰敢自愛自然勢張氣倍今日
東事惟愿
皇上蚤出臨朝而已不然兵雖有而士氣不鼓餉
雖有而轉輸不裕日遲一日人甚一人此酋
今日得一堡明日得一堡萬一開鐵失則遼

陽危遼陽失則廣寧危山海之外皆非我有

萬一

陵寢震驚京師搖動

皇上卽出而臨朝不亦晚乎臣爲此不避斧鉞聊

從諸臣之後懇求

皇上出朝爲破虜第一策至于若何而兵精若何

而餉足諸臣之牘幾于山積臣不敢復贅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餉曆處惟艱遵

旨敬陳一得之愚仰懇

聖明速賜允行以濟燃眉事項因建酋蠢動邊軍
不戒喪師辱國天討方行屢奉
明綸命臣部以多方厝處毋悞軍機該臣于前月
十九日疏請那借南京戶兵工銀五十萬及
查催各省直應解部銀六款奉
旨允行其淸虛冒搜無碍等容另疏專請者亦奉
旨依擬行矣除應請覆應請留者仍另爲陳乞外
爲照遼之需兵必不得已之役也兵之需餉
亦必不容已之費也但議餉于無事之日東

那西湊尚露肘于捉襟毎至呼庚而丐瓊林之積議餉于多事之時四盡三空徒望門而持鉢安能剜肉以充羣腹之枵頷事至今日急矣樞臣以三百萬議矣督臣以三百萬請矣大約酌于征倭征播之費而姑慎言之耳然此三百萬者不知天雨乎抑神輸乎合戶籲

天未見恩膏之滂沛乞憐微惠終是涸澤之呴濡

臣日夜焦思集各司屬矢議而斟酌之計畫

雖勤利孔難再或目前見爲利而要之經久
則必渝或事後若可行而揆之慮始則必駭
毋敢爲嘗試也臣謹叅之衆論之同少抒一
得之見凡得可行者數事稽之往牒足據質
之人情無疑者也敢縷數之而
皇上試垂聽焉
一查得南京戶部本色米自三十五年以來所
積頗多皆未動支浦口倉之豆足支四五十
年究且朽腐無用盖軍有消而糧無減糧多

餘則可資別用此理也查得隆慶三年令南
京戶部查各該監局等衙門米穀豆麥果有
餘積足彀數年支用照依每年額派數目行
文各該地方坐派暫徵折色三年自後以三
年爲率斟酌改派折色銀兩着徵解戶部接
濟邊用夫以
穆宗朝帑藏豐實猶惓惓邊餉今南糧積朽邊計
騷然所當改折三年解充遼餉也
一各處兵壯名色不同額設不少按季支領工

食多費金錢但各處資之防守者少而用之
差遣者多且省直州縣無處不有兵壯亦無
兵不有工食其工食見在不費歷處今議每
十名暫扣工食三名一年之外仍舊給還原
設如兩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近地各府
俱限文到一月內差役徑解太倉其東南省
分遠隔者聽各府隨便搭解限文到三月內
即速爲起解到部不得遷延月日無濟緩急
凡各州縣每處各兵壯若干每名工食若干

十扣其三共該銀若干于某月日解府該府先報部查考延遲者計程查參庶各處俱有協濟且不驛騷小民而所得亦不貲矣

一各省直京邊錢糧一年額徵原以備一年之用年來拖欠數多雖相沿已非一日而當此事勢窮蹙之時舍本等歲入不爲嚴催即嘗晏持籌無復之矣遺負多而責解于一時似有焚林竭澤之嘆兵餉急而總緩如平日亦非分猷共念之心應咨行各撫按文到之日

先儘已完者盡數起解未完者立限催征遲
亦不能過今歲冬季其現年征解者一面陸
續起發接濟于遼事庶有裨乎
一遼東各鎮司民運屯糧原係國初額設贍軍
正項京運特後來之漸增耳乃各鎮造報未
完在遼東則稅課司雙山等處欠銀九千二
百兩零矣屯糧欠米穀豆三萬一千九百九
十石矣在薊鎮則順天河間共欠民運銀五
千八百八十兩零矣山東共欠三萬九千五

十兩矣密雲則順天河間共欠七千三百一十兩零矣永平鎮則順天河間眞定共欠二萬七千二百六十兩零矣昌平鎮則順天河間欠四千六百兩零矣五鎮如此他鎮可知所當照册清查嚴行催解以濟窮邊以舒太倉之急者也

一三十九年南京巡倉御史傅宗皐題將水兊軍糧三十萬石除正支一十七石外餘俱每年改折徵銀其從前拖欠酌為帶徵分數併

解遼東兵餉自三十九年起每年改折江西
饒州等府直隸應天等府水兑糧一十四萬
石每年該銀八萬九千六百兩又自二十九
年起至三十七年止各省直拖欠糧石盡改
折帶徵并前見徵每年解遼餉三分之一迄
今八年以見徵三分之一計算該銀二十三
萬八千三十四兩零而帶徵之算不與焉乃
至今分文未解據該部原議則前此二十三
萬八千餘兩所當作速遵

旨補解者也據傅御史原題及今遼事孔棘則後
此當每年盡解本部以濟時艱不然即取解
三分之二其何説之辭焉
一御史薛貞題稱任刑臺時庫貯有備倭兵餉
千餘兩一縣如此各州縣可知按蘇松時有
備倭餉銀萬餘兩訪浙中亦然三吳兩浙如
此各省又可知處處搜括皆現在實數可備
一時之用案查本部前疏題稱先年東征各
省直有裁扣衙門各役工食及省節公費別

派等項銀兩事在丙申丁酉間原備征倭之
用事平未復總計各省直為數不少或即係
前項備倭銀兩每年積貯未解或係另項貯
存即當查明定數逐年起解以佐軍實者也
一先年倭播之後各省直搜解無碍庫藏協濟
頗多遂以成功三十三年京師水災本部題
准各省直差官解運米糧至京平糶價銀即
少抵解京邊湖廣徑解銀一萬兩助賑今遼
左告急甚于倭播奚啻水災各省直誼切同

舟凡一應庫貯無碍銀兩如條鞭之有積存
也各衛所倉糧之有支剩也撫按司道府州
縣運司贖鍰之有羸餘也監兌及各省題裁
官員各役公費之未盡除也西北有開荒備
邊而東西之新墾編派也閩廣海田之額外
升科也沒官贓罰有如李寧等之類也粵東
之有久裁巡撫贓罰而上元等縣之有餘鹽
銀兩也吳中之有修河餘銀而各處橋梁稅
厰之有浮羨也諸如此類地異事殊難以悉

數總屬無碍所當一併搜括以助軍需者也
即撫按爲地方水旱計亦當酌解十分之五
六內外庶其兩利乎
一北直隷山東河南等處之有俵馬也所以重
京營備戰守也何敢輕言折也但每匹官價
近三倍而醫人蒭槀解驗諸費又幾不貲近
該順天巡按王象恒題稱各營路市馬定價
八兩當價增十五兩期于騰驤可用至于州
縣腹地之馬原堪山邊冲突之用每匹價三

十兩其俵解寄養苦費不可勝言宜通改折
一年令其解價冏寺轉發各鎮隨便市馬一
匹可得兩匹之用此足軍甦民之長慮而權
變之善經也相應暫折一年半價解冏寺照
議給邊市而旣不失俵解原額半價解太倉
那充遼餉馬政無損于馬兵與大有賴矣
一各省直漕折銀兩原以寬民力也當年弗及
徵解未有逾年不派徵者今查南直隸江西
湖廣河南山東各處總計共欠七十一萬一

千九百餘兩夫以漕糧折銀至越數年不解果眞小民拖欠乎抑地方那用乎近該廵倉御史條陳本部覆准另貯太倉爲京軍之需目今請內帑借南北部銀如救焚然豈以太倉應入而反不得爲太倉之用乎所宜作速催解仍立限本年之內盡行報完者也

一考成參罰近例森嚴各處督撫非不遵行而拖欠如故則虛飭之意多而實核之意少也如給由各官尚可據册籍稽其到部完欠若

叅罰開復一節則止據咨文報完各督撫亦據道府申報層纍而上耳中間豈無那移虛報之弊此叅罰開復之宜覆者也如南糧拖欠舊議年終叅罰近來未見毅然舉行欠者不叅則完者觀望而生怠如南京戸部前疏所稱各年本折拖欠幾二百萬則此後又可知矣合無將累年拖欠南糧水兊改折之外仍盡行改折帶徵并灾折銀兩現徵完欠于年終奏報照例嚴行叅罰造册報部以憑覆

請已徵完者照前起解三分之一充餉永爲
定例其于足食足兵非小補也
一各邊鎮屯糧鹽糧入倉俱宜照年給散軍士
以免陳腐虧折若倉攢綱利收不如法積久
支放項處軍譁偏支折色餉既坐困糧復烏
有如遼東四十萬倉糧不數年而半屬空文
可鑒也是又在各餉司加之意耳至于事例
之開原以濟太倉之匱臣非不欲推廣途徑
以助涓滴然終不敢破格輕議致壅仕路其

有一二與工部不侔者或此加而彼減或彼開而此停容臣會同巡視衙門參酌新舊會議歸一改刊書冊曉示援納人等事體微細且非更端未敢一槩瑣陳伏乞

皇上念軍務搶攘瓶罍空懸將臣所議俯賜採擇允行係額外搜處者發軍前聽用係本部額餉者觧本部濟邊庶撻伐之威可彰東隅之耻可雪卽以誓奴虜而安九邊輩

神京而奠盤石端在是矣抑臣尤有深願焉天

下猶一身也人身一指受痛則百骸不寧所
爲摩拊而呵護者無遺力也況今痛在肩背
項脊之間可云形骸各異痾痒無關已哉臣
之爲此議也
明旨督責于上羣情顒望于下近見順天撫臣急
缺援遼兵餉一踈勢極迫切臣部既無點金
之術可使馬騰而士飽又無卸擔之地可能
右諉而左推不得不屢爲多方之措耳然議
南料則皆已題之往事議搜括則皆見在之

庫藏議拖欠則皆惟正之額供議設徵則皆
僉同之輿論外此而談胥處是挈覆釜而饑
行道之饑炊塵飯而飽孺童之腹也巧婦能
乎哉所望同心謀國者共襄時艱勉完大局
毋專恤民窮而忘國計毋輕議越俎而病祝
宗臣一片苦心幾于嘔血無地矣更望
皇上留神遼左勿以戎心暫伏而泛常視之
嚴勅諸臣務期協濟凡此奏功惟斷乃成其于
宗社生靈亦有餘休哉　籌遼碩畫卷之六終

籌遼碩畫

七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5
C6
K97

AC
149
.P3
v.33

# 籌遼碩畫卷之七　戊午季夏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遼東經畧楊鎬題爲夷虜東西合兵開鐵萬分危迫懇乞

聖明速勅薊鎮兵丁刻期出關以救剥膚之患以遏長軀之勢事據開原道禀稱二十五日丑時夜役口報有東夷不知其數在松山堡邊外下營犯在卽刻勢甚重大同時又據夜役邢大漢禀報有西虜巴領兎憨合宰賽煖兎

卜兒亥各營㺚子已上了馬只在一二日犯
搶南朝同時又據李應元報稱先十九日奴
酋攻尅撫安三堡之時蒙道恊分付差通使
萬國輔飛馳北關金白二酋寨內調兵援勦
金白二酋堅執不允只說保守家事夷情叵
測事難逆料等情到職職念松山等堡民雖
已歸併大城堡內僅五百人防守賊必有以
三四萬扎營待戰以數千圍繞攻城我兵仍
止數千又不敢戰又不敢救恐五百守堡者

且往遺之擒矣況前尅三堡時止添有守賽之三千今據西虜且以萬騎不知合攻一城不知分犯各處向所恃者金白二酋爲我鄉導爲我驅使今或見我勢弱慮恐嫁禍不免有遷延觀望之心遷延觀望猶可安知不陰逆陽順終聯奴夷以圖我乎此時卽再尅空堡猶可又安知不乘勝鼓行以攻圍開鐵乎開鐵儻難保全遼去其大半夷虜合爲一家闗東似纍卵之形畿輔增卧榻之賊震及

陵京憂在社稷此非被髮纓冠之時乎職一面
先以旗傳開鐵云大兵已陸續前來一面督
發副將李光榮保定總兵王宣俱馳而東然
光榮統領堡兵止一千五百王宣選挑不過
數百沿途前去但可張聲助勢尚恐爲賊所
遯豈堂堂正正而足濟事哉職前所請宣大
陝西各鎮之兵不知得奉
旨否即奉
旨猶覺爲遲乞先將薊鎮各標下家丁作速摘發

三千或朱萬良或張聽領之臺兵亦併摘發
二千即以見在南將領之刻期出關救援如
兵不精強器不堅利者領兵將官聽從重叅
庶夷虜不致長軀畿輔得以鞏固矣
○兵部署部事戎政尚書薛三才題爲抵關聞警
急議應猝兵將以資戰守事職方清吏司案
呈准經畧楊鎬前事到部爲照奴酋再逞一
日而陷我三堡幾同破竹開鐵之藩籬盡撤
遼瀋之情形益孤蓋岌岌乎危在旦夕矣賊

衆動以數萬騎而我兵分布各城堡多者僅
千少者數百卽自固且不能足況望其能救
援乎經畧楊鎬請先徵兵沿邊各鎮爲目前
戰守計再調川浙湖廣之兵兼募土著以備
征勦盖度彼已之勢審強弱之形不如是不
足以規全勝保完局也臣部就經畧爲折衷
薊鎮先已調發五千頗挑精銳今再于九標
十二路内各摘家丁百名或摘守臺南兵數
百是又挑去精兵二千四五百人矣近日石

塘路馮家峪之報温酋携有鈎板攻具似不止零竊而該路邊長空多防禦又不可無朱萬良此兵將應否調發是在督臣度薊事緩急何如耳薊鎮先議改募入衛兵八千人此兵見募若干亟應督發出關或以募兵未經練習將此項分撥各營路而挑選舊兵之勇健者赴援如經畧所摘調之數亦一便也宜大山西臣部先日請兵之疏亦嘗倣東京事例各該調數千大同山西撫臣皆遺書於臣

謂卜素二酋方治兵相搆勢不便于調發卽
薊鎮燕河路將調張聰于大同督撫卽移咨
議留矣臣部先議各鎮以見在兵馬調發而
陸續募補正謂西鎮非無事之日但論事勢
緩急調者不容時刻緩而募者猶可次第集
也陝西四鎮昔劉哱之變遼師亦直趨寧夏
則東西何嘗不相顧哉但人臣畫守封疆一
彼一此不能無分畛域徑調其精銳則兵馬
自慮空虛言乎召補則錢糧漫無着落宜各

鎮有辭于遼耳臣請立發新餉二十萬特差
本部司官二員賷解各鎮一面催押兵馬前
來宣大山西二鎮各發銀四萬兩以一司官
領之徑解至各巡撫衙門而聽調兵馬視經
畧疏請之數聽彼中總督自爲裒益總之三
鎮以萬人之數爲率甲馬器械俱備即以原
任山西總兵張萬邦原任遼東總兵馬林分
統之各聽其帶慣戰裨將所携家丁或千計
或百計徑赴經畧標下宣大以十五日爲期

山西以二十日爲期延寧甘固四鎮共發銀八萬兩以一司官領之總解至三邊總督衙門聽其分撥所調兵馬之數即視其發銀之數總之四鎮以六千爲率如經畧所請甲馬器械俱備即以原任總兵趙夢麟統之亦聽其自帶裨將家丁徑赴經畧標下延寧以三十日爲期甘固以五十日爲期其發去銀兩每兵先給家丁銀三兩本等月糧草料本鎮即于額餉内豫給一月供其行資而沿途之

行糧料草視入衛兵馬應添之數于發去新
餉内一頓拆給以免逐程關支或致遲滯大
率每名安家行糧計費五六兩上下調兵三
千餘約費一千八百兩其餘銀兩即以補各
鎮調去馬價不足聽其督撫移咨戸部兵部
于新餉内補給援兵入遼即支遼餉視其原
糧之數或照遼丁之額而本部之月糧便可
另募補額之兵矣各兵有内顧者每名月給
銀六錢贍其家季終類報戸兵二部亦于新

餉內照數發補總不以遼餉累各鎮寧復有
趦趄者乎通計七鎮共該發銀二十萬兩乞
勑戶部速爲處給俟各省直解到新餉補還太僕
馬價督臣汪可受見請買馬萬匹臣部正在
酌議似難再有責望矣史車二夷安撫宣鎮
東路者臣待罪宣撫時薊遼督臣王象乾曾
調至客雲挑選能控弦者不滿二百今越七
八年少者漸長數當愈昔然恐不能滿三百
也各夷生有男女俱給有名糧其調去援遼

者每名止給賞二兩併月糧俱留贍其家而
行糧視各兵稍加厚焉亦各願爲効力但須
得一驍將統領之耳杜松劉綎官秉忠柴國
柱後先且至初謂大兵未集進勦尚無定期
會議令杜松暫駐山海劉綎等暫于五府到
任迨調集兵將稍有次第調遣入遼亦未爲
晚今開鐵之報急于星火勢難少緩相應速
令各將携帶家丁星馳出關聽經畧調度卽
昌平總兵王國棟隨任家丁亦督令一併赴

遼此際遼人之望援兵不啻饑渴況各丁皆慣戰先登之士真所謂當十當百者乎至于山東撫臣中軍項日李長庚遺臣書謂東省比年多盜自本官至而練兵飭武賴此以安戢且勿推陞臣部既調登州防海之兵不便調其得力之將古北路中軍滿桂督臣汪可受業咨用之潮河川矣其張定蕭升王宗陸尹克泰杜福楊相曹邦輔等不妨移會各鎮督臣徑自檄取此經畧得以便宜行之者也

浙兵及川貴土兵臣部初亦議調有謂水陸
步騎用各不宜跋涉路途氣亦易竭不如就
近調募而劉綎一稟揭至謂川貴兵出入崖
峪埋伏攻擊是其長技馬戰堵殺亦稱便捷
且鞍馬器械多其自備招集不一月可致數
萬皆舊所歷戰統率之人大非烏合之比此
亦李牧思用趙人意也臣已兩次馬上差人
于中途趣之浙兵及湖廣永順保靖二司土
兵征播征倭時俱曾調用請如臣部前議各

調發四千以一驍勇將官統之徑自度遼一
切安家行糧或支本處錢穀或動解京軍餉
皆有成例可以覆視也臣愚每念南北徵兵
海内騷動遼左如募土着數萬可以撑拒亦
不願紛紛調外兵今度此事勢必非遼左兵
力所能獨支不得不倣東征事例以調發爲
請楊鎬頃過都門意亦不欲輕調南兵出關
之後見奴勢張甚沿邊諸鎮徵發有限亦不
得不議及湖廣川浙之兵矣盖今日救遼非

止爲遼正爲京師門戶計也禦盜不於門戶外迫其延入堂奥持挺而逐之豈有及乎揚鎬此疏盖趙充國馳至金城圖上方略之意既經具揭前來相應亟爲題請懇乞

聖明立賜裁斷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勢甚危遼餉甚迫謹再陳那借之策以救燃眉以保疆土以免震京師事照得奴酋么麼小醜而狡詐異常每伺我不備狂逞攻撫順等三堡則破攻撫安

等三堡則破忽然來以乗我又忽去以怠我
彼有取卽獲我隨在失守若怠而不急爲備
則彼有拉朽之勢而我有破竹之形全遼之
地恐爲此酋席捲長驅之所矣臣奉
旨那借措處業兩上封事百般嘔心昨閣臣傳奉
聖諭仍欲臣上緊多方那借設處務使軍餉不缺
臣有心憂杞無術點金凡遼之京運額餉上
半年二十六萬餘已爲解解發訖先議新餉一
百萬及帑金十萬在京者俱解解惟借南京者

未發尚有待于
明旨也近據總督及經畧揭帖及通國公論遼餉
非再得三百萬不可臣聞之寢不能寐食不
能咽也夫以三空四匱之時而云三百萬何
多也然以固守封疆并征勦叛逆之舉則三
百萬不爲多也聞彼兵來如驟雨去若飄風
在遼之舊兵既弱而新兵又寡所謂宿將又
多未到是遼今日真爲無人之境可不寒心
哉況遼左有失則京師危遼左可守則京師

安以安危之計付之經略而經畧無兵無餉勢處其窮請兵請餉急如星火若機會一誤則後不可爲矣臣與司屬等官私爲商確欲不奏瀆則勢不容已致誤國家則臣罪滋大且臣部及臺省諸臣前後條陳措餉疏無慮數十上而得　旨者惟臣部二疏先疏六款業已馬上飛遞去矣近日十一欵亦爲馬上飛遞去矣然以地之遠近料之近者須一月外遠者須三月外今遼勢急于呼吸是時不

能待也況搜括不過數十萬是數亦不能多
也近聞臣同官尚書張問達昔日撫楚時爲
採木乏用議借湖廣監稅一年荷蒙我
皇上俯允至今賴之夫採木可留稅今東事危如
纍碁獨不可留乎楚中可留稅今省直徵調
紛然獨不可留乎盖此稅原係一半解部一
半解監者若並解監一半俱解太倉以一年
後即止仍舊亦爲便計查得湖廣遼東則有
河南山東南京江西浙江福建蘇松湖口臨

清天津河西通灣等處雖多寡不等亦可積少成多而濟急也又查得湖廣迤西則有陝西山西四川廣東廣西等處雖多寡不同亦可積少成多而濟急也盖動天下之兵宜動天下之餉民窮財盡既無所處現在稅銀自宜借及况稅未解入尚屬外府留之自外于内無損捐一時之監稅奠萬里之封疆孰得孰失何去何從顧

皇上决擇于斯也不然遼陽城薄不可爲守兵勢

寡弱不可爲戰且奉 旨起用諸將尚未即
到止督臣經畧二人方在徵兵又苦無餉恐
奴虜突至必無幸矣臣痛今日之遼病已漸
深是扁鵲望之而走者也夫天下事至于扁
鵲望之而走即窮天馨地而無救于危矣毋
謂臣言不亟也伏望
皇上軫念遼左阽危干係社稷封疆逼近京師與
當年征倭播不同俯允臣請將各處稅銀暫
留一年儘見在者先解濟急其餘續解仍將

各額數預先報部庶遼左安則京師安京師
安則四海免于驛騷而天下之民舉安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為遼左日急一日遼餉
日緩一日仰祈
聖明勅諭南北臣工星速借湊以圖共濟時艱事
先是酋之敢行猖亂陷我三城而旋退舍也
即明知其狡焉叵測或圖為再舉在秋高馬
肥之日不謂乘我無備就此夏月糾集東西
諸虜不須刻而再破三城盖臣往始聞遼變

時有三議二防一疏卽云建酋馬喜食夏月河邊柳英逆料其狂逞不在秋而在夏也臣不幸言而中矣夫奴先後尅去六城中間敵臺多至一百一十五座自撫順至張家樓子幾可三百里近復蹂躪汎河懿路之間懿汎危而瀋陽危瀋陽危而遼陽危漸及廣寧且岌岌乎易如破竹奴之勢何綦洶也聞奴住牧險隘背枕巉巖凡議事則率諸子登巔頂密言卽奴將領無一知者子八人除長子羈

囚未知曾否釋放每領兵皆諸子爲政而一切事權不寄閫外且也霎時議兵霎時出兵霎時進兵或霎時退兵來如驟雨去如飄風閃爍迅疾而不可方物奴之計何綦詭也奴來以五六萬騎而我之抵敵奴者不滿數千奴衆我寡奴強我怯奴以主待我客以逸待我勞以數十年蓄謀待我倉皇猝應而至于束手無策往時與北關可恃爲鄉導近則北關畏奴方惴惴有戒心又恃朝鮮可爲犄角

流聞奴且欲與朝鮮締秦晉子女之好奴之窘困我何綦迫也今日議調薊鎮兵矣議調宣大延榆一帶兵矣議調川湖浙各處兵矣議新設山海關總兵杜松令其到關即出關矣議新僉書劉綎官秉忠柴國柱諸將俱俟到日即赴經畧聽其指撝分兵翼援矣夫此遠近調兵總計不知若而人新設諸將帶領家丁不知若而人千萬成羣責以枵腹荷戈微論長驅夷虜自外來者不可禦而只此脫

巾士卒從中變者恐尤難支矣故今日需兵
需餉事急燃眉乃徵調有期而糧糗未備則
不能不仰嘆而欲墮賈生之淚以無從也夫
尚方積餘緘縢日固此聽
聖衷之自轉難容臣下瀆陳舉朝口噤舌咋姑不
必論獨措餉一節除戶部兩疏得
旨陸續通行省直外臣不有措餉三議乎不有錢
法一疏乎錢法雖權子母之厚貲難免歲時
之延緩至三議中有請差督餉一議拜疏後

衆論棼棼或謂搜括不便于藩司或謂錢穀
原專于糧道臣卽未敢獨持偏見靜聽
宸裁至若俊秀輸貲則東省救荒近事具在上食
半扣則往歲征倭成例可循柰之何竟留中
不報也顧此猶曰請命自臣子可否俟之
皇上耳若奉命惟謹乃臣子分誼南京戶兵工三
部昔借銀五十萬不有赫赫
明綸在耶而柰何僅以半解也據南戶部疏稱該
部庫銀共止二十三萬有奇所借二十萬則

所存僅三萬彼執以爲詞猶若言之有故持
之有理至南兵工傳者謂兩部庫積尚饒卽
兩部自疏亦不及該庫多寡數目則大意已
可想見除南戶或仍照議定前數或姑減前
數聽戶部作何議覆外至于南兵工各銀十
五萬兩斷斷斷不可少減願
陛下速令如原數及蚤全解此臣爲留都諸臣請
勑諭者一也顧此猶曰近火而望救于遠水等待
少需時耳若輦轂之下冏寺水衡通國僉謀

非兩處借貸不能救助萬一而冏寺且先期
爲戸部折價之請則有疏爲督臣買馬之請
則有疏臣念寺臣職掌攸關自不能無說而
處此且馬價所從來原爲京師備緩急今遼
左既危則由門戸而堂奥勢自堪虞此亦所
謂持之有故言之有理而獨計京師緩着尚
可徐圖就裏通融終難堅執若水衡則大工
既停原在可借況
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嘗謂京社誠安即茅茨土

皆從古且稱爲盛治封疆不保即瓊宮瑶室
從古悉化爲丘墟一念於此水衡得無愴然
動容耶水衡于會議二十萬初雖少難尋已
捐發而通國僉謀更謂水衡于二十萬外須
大爲那湊臣晤討臣約以登門力懇亦不啻
數矣據經畧諸臣謂是役也非三百萬不可
只恐猝然之頃遽難取盈大約三二日内權
發得百萬以壯邊臣之膽暫安邊卒之心
其餘陸續再作區處庶于事體少濟而獨是

百萬先且難之又難頃接太倉兩主事交代
之冊除老庫八萬外僅存四萬餘金而各邊
討催年例如織如鱗皆未之應查巡青衙門
尚有二十餘萬若借以水衡五十萬冏寺三
十萬共可足百萬之數討臣明告
皇上急效持鉢貧兒惟今日
皇上沛德音曉諭諸臣以同仇之誼同舟之濟亦
惟今日少緩則遼左半壁城堡幾何而再堪
數數見告乎此臣爲輦轂諸臣請

勅諭者二也夫金錢則一庫有一庫之用那移出
納律禁森嚴官司則一官有一官之職代庖
越俎昔人譏之矣今以別庫正項之銀而槩
爲餉用以不係司農之官而代爲司農用於
祖制則非經於官常則甚誖而臣之爲此饒舌者
是臣前疏所云處無可柰何之時勢行萬不
得已之權宜計臣清夜自思諒不以臣言爲
悞盖臣嘗以遼事譬救焚然當火發而家之
主伯號召焦頭爛額者于村落窮鄉至亞旅

而下平時或司門扃或守委積今亦各營各
職恬而不之抹
皇上主伯也諸臣亞旅也
皇上所恃賴惟是計部條陳搜索省直猶遠召
焦爛于窮鄉而如所謂各營各職者在諸臣
謀國同心萬萬無此獨是危難迫切中蔘恤
杞憂臣不得不以苦口藥言互相激發況乎
借之一字就戶部對各部而言則爲借若論
皇上則南北總皆

皇上之財以
皇上之物力保
皇上之邊疆誰分畛域而直為是拘拘也臣近見
經畧疏揭及其傳諭報房語一字一泣乃
皇上一切置之後時以阿堵則日益緘藏以章疏
則日益山積以官爵則日益印刓甚者主不
臨朝相不入閣為今古罕遘我大小臣工儻
復拘文牽俗不為行權委曲立濟顛危天下
事尚忍言哉伏祈

皇上一面諭戶兵二部即議借銀確數具疏上聞
一面于應借衙門諭以大義令隨借隨給毋
執爭以悞大事臣曷任懇禱待命之至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左危在旦夕急借部
寺現銀以濟軍興以保疆圉事臣自奴酋犯
順以來夙夜淵氷唯湊處糧餉是慮而無柰
太倉之如掃何前于閏四月間已設處銀十
萬兩即命臣部照磨萬有孚起解矣隨又發
京運額餉八萬餘兩命臣部郎中李枝秀起

解矣往解解銀者及關而止臣命二臣俱出關直抵廣寧盖一面解餉一面探知彼中虛實爲後來轉輸計也昨萬有孚回悉言遼左情形臣不勝驚駭遼事急在旦夕則督臣及經畧所請三百萬之餉亦急在旦夕矣奴酋蓄謀叵測用兵甚詭聞其精兵健馬與煖宰連合已近十萬突來突去如風如雨而我人望之伏匿奔竄曾無一兵一馬敢出而犯其鋒觀奴酋再入已過半月而將官提兵不聞以

一矢相加遺則可知者盖奴知我之虛弱久矣其所陷撫順撫安等城堡雖云六處而所尅墩臺已百十餘座所失地方自馬根單直至張家樓業已二百一十餘里其老幼之虜劉丁壯之擄掠及奸狡之歸降者業已數百餘萬又東距清靉北距開鐵不過二三舍一蜂擁而即至而其城堡單薄外磚內土久未備葺不待衝擊而崩圮之形已見矣舉全遼之人膽已落而氣已餒即募兵兩月應募者

少其人先有愜怯畏死之心故也又乃蠻獨骨諸虜素經奴兒今見其所犯輒克益有傲睨中國之心且傳語遼人我秋高大舉看與奴兒哈赤孰強蓋一虜狂逞而諸虜生心遼之危殆岌岌乎一髮引千斤也遼危則山海恐不可保乘勝長驅震蕩京師此時而罪兵餉之遲亦何及乎臣之力已殫無米可炊前疏所請催徵等款雖已移咨飛遞而地方寥廓勢難猝辦西江之水無救燃眉臣仰體

聖心不得不為多方那借設處之計昨已於巡青
科道借銀二十萬兩為山陝西調兵安家行
糧之費亦既許以相濟矣其有現銀在庫可
以急借急解而急救旦夕之危者則工部及
太僕寺也竊見大工既停主憂臣辱之時急
難不以相濟而尚硜硜職掌之是拘乎
皇上之輟工正謂有所輟于此將有所用于彼也
為遼事而輟即當為遼事而用此而不用雖
輟亦奚以為況急借于今日以圖破賊之功

而徐徵于異時以竣大工之業亦濟變之權而先務之智也太僕馬價其見貯者較之往年雖少而每年有拆色解入則所積亦不爲不多矣昨少卿趙士諤疏中有云儻事未可結局再有所需臣寺誼切同舟自難秦越視緩急定有以應是士諤急難之心重於守職而明許臣部之再借也況馬有拆色原備緩急時勢急迫孰逾今日臣請于工部再借銀十萬兩而于太僕寺再借銀五十萬盖此餉

之借非徒爲援遼計也門庭之寇滅則堂奥寧矣肩臂之患祛則腹心固矣脫遼左一旦有不可支之禍則京師亦一旦有不可釋之憂土崩瓦解其患不獨在遼也脫遼事稍緩臣猶可從容以俟外解之至而此何時乎臣安得不亟亟議借也且天下

皇上之天下也天下之財

皇上之財也自臣部言之似乎乞憐之窮計自

皇上言之誰非公家之藏則誰非公家之用詘于

西羸于東損于一日益于百年正富有四海
者之勝筭而典守者所不得錮其鑰也伏乞
皇上速允臣請卽日
敕下將工部太僕寺現銀如臣請之數工部借一
十萬太僕寺借五十萬旦夕發解以慰將士
雲霓之望以脫遼民水火之阨庶封疆可守
而撻伐可施矣惟
皇上之自爲社稷計也
○南京大理寺右寺丞董應舉題爲日象大異可

畏國事可危懇乞
聖明早覺反危爲安事臣聞外人傳喧二十八二
十九日日中黑鬬爲變異常五月初一日未
時臣于宅西空地親用水盆仰照見日旁有
黑氣作態游移上下忽入日中日光盪轉不
定若不能堪旋爲黑餅盖於日上黑出日光
奄奄如紫少頃黑氣在外又作態復入日光
盪轉黑盖仍如前奄奄變赤如是者三又變
淡黄未申以後遂無光彩臣稽李淳風玉曆

通政中其占甚惡臣聞變不虛生日變尤大四月之日變尤為至切以其為六陽之極而陰敢犯也黑者陰象掩日最為不祥臣亦未知應在何等但舉目前至切之事莫如夷虜建酋之禍蓄謀已久人皆知而不言彼此相挨惟以甘結勸碑苟安目前養成豺虎使之搏噬及至今日事變倉皇徵兵索餉驛騷天下而前後敗事之人無一奉

嚴旨樞臣家坐不來將臣懷疑不進朝廷甚急臣

下甚緩臣下甚急朝廷又甚緩無餉無銀無
兵又無成筭熟視拱手騰口以待時日聽胡
夷之交合爲嬰城之危計大言勦而恐不知
所守慮在外而又慮域中臣切不知其所終
縱倖無事不堪再舉矣何也力竭而難持財
竭而難繼法玩而不威不可收拾也夫
世廟之世南倭北虜並發卒以不危者何也法嚴
而任事者惴惴也故以兵部尚書翁萬達自
潮州二十七日到京尚被嚴譴且財賦有餘

武臣不乏之名臣名將得以便宜從事故雖亂而卒平今萬事隳窳以天下之大賦稅非減于前事例日多于舊太倉銀庫何以若洗臨德徐淮四倉昔皆三十萬名爲備郡國荒以代轉輸實陰備有事日師行糧從之用也今乃不及數萬漕運以秋爲期先臣于謙當也先之變所以得留漕卒自益也今踰期不到漕卒亦大不如額太倉糧餉昔足支數年今能有幾昔時通倉米多于謙恐爲虜資請給

官軍一歲糧俸聽其自運以餘米爲之直今不知所積多少議者但欲招兵而不急催漕運師旅叢聚量沙難飽變且中作且各省招募卒非精卒費銀又多且恐未必中用不如發銀聽大將自募其募必精精則可少矣精卒一可當三精卒三萬即可當十萬矣如以兼人之餉餉一精卒十猶嬴四猶之費也與其以不練之卒充數而無用毋寧發銀聽其自募之爲精與其充數多而糜餉毋寧兵精

數少而餉猶可支又況處處招募將令奸雄生心卒有澤中之呼海外之警首尾衝突肢腹單潰此立蹶之道也

陛下視朝中文武吏有可倚仗者誰如有可倚仗必能發夷禍于數年之前處餉銀于不虞之備何至今日倉皇驛騷計無復之但以内帑爲恃乎萬一城門晝閉更有何策臣願

陛下先自備言兵言餉言法言域中事事停妥毋生後災而後可言勦也如其不然願願察日變

臣聞緯嫠恤周漆室憂魯況于蒙恩澤被寵
榮者哉行取諸臣久覩時變必有奇謀宜令
條畫以資朝闕閣臣一人斷不能獨當其任
宜得知兵者參其事宜令朝臣悉舉在官在
家習知兵陣真心任職之臣以修實政仍舉
草澤奇武材傳至京師仍
詔朝臣克廣德意和衷廣益破藩籬求功實惟賢
惟能有益于國者是與毋以意見橫生猜疑
凡事議定而後行期于成效毋或二三

勑內外文武百執事各修其職所職不效必罪無赦亦無或故爲摭拾撓亂職守使人不得盡其用得以逃咎分責

陛下宜深加修省臨朝咨詢得失登進賢能允下考選使官充其任事責其成毋滯奏章修

祖宗故事振持綱紀一以令甲從事其有詿誤罥犯心忠而跡狂其才有可使者施以不測之恩使感奮自效而重朋罔失事違命自恣之罰如此法一立亂不定變不弭臣未之聞也

○直隸巡按潘汝禎謹題爲條陳薊鎮事宜仰祈

裁議舉行以重秋防事臣觀薊路一帶一墻之外虜卽逼處以故薊之防守視他鎮宜密薊之功令視他鎮獨嚴而今日之薊何如哉意氣頹于承平膏脂竭于撫賞數年以來一切眶虜媚虜養虜之驕者雖漸去其故而要之邊長則綢繆之難力分則聯絡之難犬羊豢養則操縱控制之難故以夷情言之三表不絕五利未收濫惡之物非不禁也暗加之

賞非不杜也無柰獸性不常如夷婦阿卜亥
近日如喜峰路今年欲領明年之賞從來無
此要挾虎墩兎憨又駕讐飾辭率領五千騎
接包明欲乘機入犯效撫順故智因有備乃
止至于駱駝滿酋其子卜荅倣賊不了温布
軟梯鉤杆又蓄謀方深是撫賞不足恃也以
兵力言之凡此三協除各標營外每協兵大
約不過二萬有奇分之四路每路止以千計
分之各守提止以百計又分之各信地各墩

不過以十計即老弱與影射之弊已革即占役與賣閒之蠹已除然冊籍實在止此人數設虜以千騎數百騎闖入而此爲百爲十計者能禦之乎抑不能禦之乎多寡之勢不敵勝敗之形已分是兵力不足恃也以地利言之墻以外虜所處如弓絃平原曠野任情往牧其來疾如風雨其去速如脫兎而我內地反處弓背崎嶇之險紆徊之途賊入而希救援傳烽未必即聞聞烽未能即到況墻以外

凡深林茂樹陟頂可俯窺我神京四面如霧靈等山俱屬虜有我墻內則若焚若焦一草一木兵馬見之而喜採取衆若架梁樸捉獨供屠肆是薊之險要不足恃也則今日之薊將安恃哉矧自有遼變以來督撫道府州縣等官全副精神爲此奔波不曰募新兵則曰發戰具不曰造盔甲則曰打器械脊脊皇皇幾無寧人無寧日倘兵糧無措器具無資薊惟有坐敝以俟脫巾之變呼庚之慘已耳幸

聖明垂惜因撫臣之請于新餉則有酌量分派之

諭于薊密諸鎮用過的則有抵補之諭督臣

于此豈宜急遼緩薊而遺蕭墻之憂哉今秋

高馬肥隄防喫緊於不足恃之中而早爲之

計則臣有十款敬竭其犬馬之忱仰質

聖裁

一曰補練宜速夫薊遼脣齒相倚手足相應左

臂既潰正被髮纓冠之時薊門兵力原弱朝

而議調夕而議補始爲長策昨督臣因錢糧

無出又以所調皆貼防之兵欲徐徐足額而臣以爲斷斷不可不亟補也今有空虛募補之肯矣各道宜照原額急爲召募分屬塡補守信地者仍守信地聽應援者仍聽應援且無日不討軍實而訓之使將識士意士識將心務期人人可用盖所調者皆薊之精銳即補而不練猶爲無用況可併其舊額坐視缺乏若慮奴酋既平之後調兵撤回新餉停止原額之糧不足兩給臣以爲邊長如薊方苦少

兵即多方籌處新舊兵俱用之于薊亦未雨
綢繆之急着是補額訓練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戰調宜審臣昨見二三路將恨滿酋之屢
犯欲領兵直擣幔帳以張撻伐臣甚壯之但
漢過不先師貴有名若輕率以出毋論長驅
深入兵法所忌即兵不留行恐混殺屬夷反
滋口實不若用力偵探乘其大舉屯聚一鼓
殲之境上亦堂堂正正而張
天朝威靈乎至於調兵調將遼事誠急而薊門

邊防尤重則兵之必不可調者南兵是也將之必不可調者朱萬良是也沿邊烽臺夷虜無日不窺伺而所憚者南兵扞禦之勇卽南兵漸有妻子之屬視其臺如故業亦日夜慎守焉儻調選以去一時豈能補額卽補額矣一時人地豈能相習烽臺何地而可若此至于遊擊朱萬良滿酋母子所素憚其驍勇機智于講賞足以抵抗況馮家峪酋旣挫去必圖復逞目前該協方移兵助防而萬良且撤

之去乎其不可調不待智者而决矣是慎戰
止調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要地宜防夫薊門之功要于匹馬不入然
不慮其兵來而獨防其馬入何也蓋以凡此
綿亙天險其扒山踰嶺而來者不過竊賊其
何能爲惟是要害之地胡馬一嘶
陵寢便震然臣遍歷潮河川喜峰口劉家口等處
豈惟匹馬哉萬騎馳騁可衝突自如且朝入
此而暮抵京師要害莫甚先臣戚繼光時爲

此慮或設長橋橫空或設營兵防拒而數十年以來則梁橋無存防兵稀少臣周視締觀不勝驚怖竊慨小庄小堡往往堅造而獨于此濬築莫施非不為也時詘舉盈即繼光復生未易措手為今之計急則治標凡胡馬可入毋得泄泄宜于各協家丁或聽援標營擇其鋭者千人以外領以一智勇將專守其地每日即于衝口操演結伍披堅巡哨使信砲之聲車馬之迹相聞相聯諸虜見聞定為歛

戢是大舉之地防兵最緊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偵探宜明夫薊鎮虜穴與州縣相距率皆二三十里雖延寧宣大未有剥床如此者先臣歷相險阻創設樓臺置立兵軍以伺偵探謂虜之闌入內地我固無如虜何也若其偵探得明虜亦無如我何也今虜謀日深秋防日亟各道于尖哨等役務以強壯勤謹之人充其選探的即加厚賞不的立加顯罰而于樓軍烽軍各分路提註名在臺造冊在道每

出不意多方查點離臺者千把而下并治以罪必令晝夜俱謹耳目咸明無論零竊即大舉而樓臺砲傳官軍俱集虜何能得志于我哉盖内地庄疃相聯城堡並峙主客官兵防守頗密獨是臺烽偷安支瞭不勤時受虜患故哨探之聲息一聞虜來之緩急可决是臺烽偵探秋防第一義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南兵宜恤夫涉險登高便捷無如南兵然彼時南兵無人故先臣設以南將使之往募

率領而來其精神自爾相洽近來則南兵不召而集所爲南將者往往北其人南其民兵之視將塗之人耳加以南兵月糧饒厚其將視爲奇貨剥削侵漁視北爲甚故南兵之恨其將深矣今南將已裁南兵之害已除當此更新之初卽宜策爲萬全凡南餉之分散道臣親給之其路將守提不敢問南兵之補額亦道臣自募之其路將守提不敢問一切支賧防守各路可時爲稽察必不可歸南兵于

其握中蹈拒虎進狠之譏但南兵固以支聯爲職尤以操練爲業先臣不有臺操之法乎畫地而分操之計日而時操之技藝精工旣長技在我信砲常震自先聲奪人是南兵之歸併各道勤爲操練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保甲并守夫華夷之地僅界一墻虜穴民居錯趾接壤當事者謂民居之衝也防以軍丁築以城堡曲爲之圖柰彼此不相習民苦軍之騷擾曰彼喫錢糧也柰何以衞我溷我

軍苦民之把持曰我護若屬也柰何以勞我
難我於是卒有緩急多以不相能而每每推
托失機今宜倣保甲之意沿邊鄉民與其地
防守軍丁造一花名總冊編立字號每夜輪
軍幾名鄉民幾名上城巡邏上山瞭望一有
警急同心衝打合力防守但能偵探堵截則
民與軍同功旌賞不則同加究問夫以鄉民
之精神力量保鄉民之性命身家誰甘坐視
況重賞在前嚴罰在後有不鼓舞悚惕者乎

即近日滿酋之犯馮家堡其時防堵鄉民劉大江等實與有力此臣所親見者以民爲兵不費公餉荷鋤扶杖之人皆成勁敵寓兵于民責成有司即有奔走廵緝之勞實無擄掠屠殺之慘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夷市當防夫夷饒于木料由潘家口桃林口入而與我內地之民貿易布貨等物絕之不能激之不可柰換手奸民數百成羣蟻聚鴟張刁難射利使木夷坐困含憤啓釁實爲

隱憂臣俱嚴示厲禁潘家口如徐應選充騙以致木夷持斧劈門則縛而問之王廷用等盤據縱惡則訪而擒之然人多則奸叢已經撫臣審革幾半此後宜著爲令遷安遵化兩縣之外其他不許營充而兩縣充當此役者大約各二十人而止且爲之平價不得任意減增又爲之立限要于隨到隨易宿蠹其有廖乎然此爲恤夷言之耳至于夷人鱗集口外或以賣木爲由混雜窺伺乘機生奸我內

地人與之相狎相玩隄防盡弛撫順之故事行且再見于薊查潘家口已有專官設兵惟是三令五申責在該道若建昌一路南將已裁南營已空正對桃林河流口等處昨據居民惶懼紛紛赴臣控告宜以建昌車營移居南營城内原有人馬以二分輪守桃林以一分仍在建昌防守冷口如此設備庶夷人無所施其衝突是木夷之恤防口之兵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勘功宜覆夫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卽堯舜不能治天下况薊之失事其法較嚴則其功最宜亟録乃孤山之捷斬首級二十一顆而東恊大毛山以斬馘爲先聲西恊艾窋等以殺賊爲後勁已經前關臣覆勘叙録朝到部而夕議覆豈顧問哉乃延遲至今未覆此何以故如謂此零星之功可置不問則各堡各路倘被虜撲殺幾人擄掠幾人亦以此爲零星之罪而東之高閣乎抑或謂賞案未結侯

滿旦事竣徐議未遲彼之款服無常此之公案已定設有失機之罪亦挨排歲月俟竣役而後議罰乎雖掩敗爲功以少爲多近日邊疆通套第薊門去

神京咫尺聽睹最真誰爲掩護闗臣勘而不覆安用闗臣爲從此薊鎮卽有應叙之功前車爲戒行且相率噤口結舌戹皇華之心墮戰將之志滅賞功之典一擧而該部之戾多矣獨不思共知共見公案豈一人所能扶持而

如林如雲之仰望不甄叙何以服其心乎若
云督撫尊官厚祿或無需此而各將血戰作
何優叙酧往勸來斷不可已矧今疆場有事
賞罰更不可稽是議覆勘疏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資格宜破目今功令所用武弁詎不曰世
職耶武科耶此外有納級有行伍兩途據所
睹如尤繼先以家丁起曹文煥以夜役起芝
草無根醴泉無源鼓刀負販虎變不測從古
而是又何必拘拘以世系律行伍至于納級

之例相沿已久大約三種有腹裏素封銅臭
與夫已罷佐領藉此以圖升級者有草澤英
雄膂力過人膽氣自雄不惟承襲無路抑且
文墨不通只得藉此爲效用之階者有將種
世胄生而承汗馬箕裘習韜鈐方術胤襲歸
之長子嫡子彼雖綽有門風無繇列名仕路
不能不藉此爲進身地者如此三項彼夫銅
臭與罷吏冒級自榮所當永棄舍此外凡能
斬將搴旗弓馬爭先矢石不避而陣斬首級

又顆數可驗功次可查其當與世職武科并
用一體推陞又何疑乎以殺賊爲案以戰功
爲程則無功者不能鑽營濫冒而下之倖竇
塞有功者不得遠嫌拘常而上之登庸公況
此時尤當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以收豪
傑之用者乎是資格不可拘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軍力宜養夫古之善用兵者必先振士氣
然氣必精力素壯而後能倡彼以赤貧窶户
一入軍伍月糧爲命即其精力也額數幾何

而衣食于中仰事俯育于中與夫一切有名
公費派辦取給于中猶未已也傍門漏巵千
蹊萬徑莫可究詰試觀鎮協以至叅遊都守
人人有軍在在有卒能飲冰乎茹蘖乎常例
却乎一錢不取乎死喪恤乎甘苦與同乎舐
癰和藥若古賢將如家人父子乎舍是則其
氣已與軍卒不相聯絡況其猫鼠也相臨之
體蕩無一存相殘之孔巧爲百出其鷹鷙也
層層有賓視爲固然等等相食不奪不饜蓋

總歸于軍丁錢糧内百端科索凡此卒伍竭力以承又何怪其不日耗日削以至于盡而氣索然餒哉又安能鼓其氣前徃與強虜對壘爭烽爲國效命哉道路所聞人言向年鎮恊以下無節無餽無季無程施者極其誇張受者毫無顧忌甚至覿面揀擇稍有不堪即爲嗔罵不復知禮義爲何物至于星相優人之奉猶屬二天此亦今日薊鎮大小將領之鑒也臣近考察各恊得一戰將不勝愛之重

之得一廉將尤不勝愛之重之何也戰將所
鼓者一人一身之力之氣而廉將則能以一
人之心鼓千萬人之力之氣安得人人如此
軍無剥削士氣壯盛所向無前哉宜行之各
道廉者特聞不肖者即報是懲貪崇廉所當
亟行者也以上十款詢之輿論揆之利害非
關薊門之至切至急者不敢以瀆
睿覽而懾服夷情恢張兵力增壯險要端在于此
豈非永永可恃者哉伏乞

陛下即勅該部議覆轉行薊鎮文武大小諸臣遵
守以為秋防之計若其中有昌保兩鎮天津
海防可通行者容覆議後臣擇而行之于彼
由此巡歷所至更得昌保等處利害又當另
行列款以聞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謹揭職前疏為遼餉請借
工部銀五十萬蓋謂該部大工奉有停罷之
旨而戶部又奉有各衙門那借之
旨遵旨而言非創言也職疏上而該部堂官一疏

四司官一公疏又一公揭雖未明言職疏之
非而意已相左職讀司官疏云累年一百萬
兩原備三殿三門鼎建經始之需據此則百
萬之數原爲專備大工明矣該部旣奉
旨停工則亦宜奉
旨那借明矣乃大工專隷繕司與每歲四司各監
局年例原無相涉今職所言者大工一項而
揭中所言者監局各項職所請及者營繕一
司而揭中所臚列者合虞衡都水屯田各司

且據揭之硃語云錢糧解貯有限支用頭緒
甚多及讀其臚列之數頭緒果多然別項什
一監局什九如第一內官監修理成造物料
第二內官監成造細草紙第三內官監裝鰲
山燈只此開卷三項視遼事果孰輕孰重耶
其餘多款盡皆此例且支用有二年一次三
年一次五年一次賑遼事之危在旦夕者果
孰緩孰急耶且聞該部所最拳拳在內官之
冬衣靴帽等銀稱爲年例支用之必不容已

者夫職巡視光祿首尾六年餘矣二十四監局每月粟米銀非光祿之年例乎巡視太倉半年矣御馬監之料草銀供用庫之香蠟銀非太倉之年例乎職因庫貯空匱屢疏

上聞或請全裁或請半給郎

俞綸未下而監局唯唯縱其以近習恃恩寄奏亦未見

主上赫然震怒及職繇斯以譚倘該部庫貯果匱傳泒不時諒明主可以誠動監局可以理遣

而該部之可以執爭不待智者而知也況大
工自大工監局自監局假令遼左無變大工
不停縱百萬數内暫爲
二王婚禮不無偶借其各監局亦敢冒支大工
分毫耶且嗣後外解豈遂全無可支者耶疏
云轉眼秋冬一切監局等項未審從何措辦
恐一旦奉
嚴旨責愆期又據揭云轉眼秋冬内府之常例急
需必按藉取盈執券徵負嗟嗟該部于中璫

之傳泒抑何廩廩也夫遼左得喪繫
宗社安危職所重在
宗社而該部所重在中璫人各有見不同如此或
者曰該部不過先爲此語以便他日傳泒時
藉口于職職謂不然盖職借請旣停之大工
其何與于傳泒而便以藉口乎然卽藉口有
何不可彼時職當以明告君父也職特因部
司有揭不得不一揭以應之耳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運道查核頗確謹酌議

便宜以濟軍需事先准戶部雲南司手本內開遼左多事援兵缺餉議撥漕糧十萬石運赴山海關接軍需查水陸路程及應用脚價而水陸自天津至豐臺照河剝則例共該水脚銀二萬兩自豐臺起旱陸路至山海關照橋車則例共該旱脚銀八萬八千二兩照起凍糧則例共該旱脚銀四萬兩若自通州徑由陸運到關計程七百餘里照橋車則例約該脚價一十二萬有奇照起凍糧則例約該

脚價六萬餘兩其中途之險夷車行之通塞
顧募之有無未之知也仍用口袋十萬條又
該銀九千兩其出食搬運下船落崖之數不
與焉口袋一節或于經紀摘用俟糧運盛行
之時令行處補此事之可辦者至剥船應用
千隻大車應用五千輛脚價于何措處船車
于何僱辦相應移文順天撫按酌派各屬民
車照例裝運等因到職隨該臣牌行天津道
卽查山海運道有無險阻可行或可至某處

止或可通行至山海其船隻有無原設水夫
有無習慣文到作速查議確報候親詣查閱
去後看得山海兵馬輳輻糧運誠不可緩而
通州運糧十萬部議由陸運脚價遂議至十
二萬卽一半亦六萬又欲派及民間車輛無
論其中山河阻塞風雨連綿而民間車輛焉
得許多無已則惟折色與海運二者當議而
海運之說有言但至豐臺者有言可至前屯
者至前屯則太遠而遼海之風濤叵測至豐

臺則大近而大半之陸運爲艱今職親赴天津而詢各官及船戶諸人乃可徑至永平府樂亭縣馬頭營灤河口等處地方水路五百餘里而糧既至樂亭則其去山海已近或用車搬運或卽于永平寄囤地方皆不患無米況船之載米每百石用銀八兩約十萬石祗用八千兩卽陸運二百里再用一萬兩亦祗一萬八千兩視部議通州之用已省十分之八且查該道有征倭餘剩銀一萬餘兩見今

在天津衛庫卽可支作脚價既不煩民間僉
派又不費部中帑藏惟卽將漕糧見到者截
留數萬趂此六七月風順之時一葦可航惟
是督運必用委官今巳行天津道查營衛官
朱栱臣等九員每員可領船十隻每官廩給
須銀二十兩以爲往來之資而又須特加以
名色許以優升鼓其趨赴之勇至彼處卸載
必須委官收管容職行永平道預定職名一
二員督理一時運發不及者或賃定民房或

壘砌倉廒以待寄放庶無雨濕暴殄之患至
下船落崖必用僱夫搬移合即于陸運脚價
內開銷裝載必用口袋而彼處驟議見做必
皆駭阻前部議已許發借用合無令每船即
帶五百條至彼交付與彼處委官令其裝載
車運事完總計其見在破壞之數開報該部
可乎再照朝鮮之役遣戶部侍郎張養蒙赴
天津督餉于時由海南岸運赴金復等處經
由二千餘里險阻不常故運止數萬今由北

岸而又在關以內路近而穩似無他虞或即
令天津管倉主事董理監管將南糧派定截
留某衛令海戶艤舟以隨兌其原來旗甲亦
須每船留一二人跟隨交割庶無推諉誤事
者也職查核已竣聞邸報見戶部以運米折
銀解山海關奉
旨海運之多阻而陸運之多費即職初議亦如此
但奴酋之事結局尚無時日而遼左軍需供
用尚無底止儻日後倚辦不已則部中之折

色不能常繼而海上之方略又將講求于時卒而試之又不如趂此查核有序之時事尚可爲之日一面解銀一面運米卽不能必多應或姑先發四五萬以鬬運道彼其風波無虞路徑熟坦則數十萬之餉可以源源相繼是又所當自今伊始者也不然今日麽格他日又從頭做起日復一日無敢下手海運之說徒爲畫餅矣況職所議水運之程五百里道路酌中而職所請漕糧之運數萬石取數

甚少職所議之脚價查自外衛收貯銀兩不費部帑其値甚約非漫爲荒唐大言無當者也統惟
勑下户部覆議
上請職無任隕越之至

籌遼碩畫卷之七終

籌遼碩畫卷之八　　戊午季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添註右軍都督府僉書柴國柱題爲恭謝

天恩敬陳愚忠以滅奴酋以圖報稱事今年閏四

月閱邸報見奴酋犯順殺將覆軍臣不覺髮

上指冠切齒痛恨必欲滅奴而後朝食於二

十九日接兵部劄付題爲遼事方殷謀帥爲

要議請亟起謀勇舊將以備緩急備劄到臣

臣即率弟原任肅州叅將柴國棟臣子原任

山西都司柴時秀隨帶家丁二百餘名日夜
兼程不避炎暑星馳赴京於六月初十日馳
至保定府接見邸報該兵部題爲抵關聞警
急議應猝兵將以資戰勦事節奉
聖旨杜松劉綎等都催他星馳出關以備調遣臣
方念奴酋猖獗我
皇上不遑寧處東顧深憂敢不竭蹶趨事以效裹
革之報候臣所帶家丁到齊馳赴遼聽經略
調度外臣謹陳一得之愚條議用兵數款重

將權明賞罰以專責成以鼓士氣法曰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若不假以兵權難以率士
令杜松有鎮守山海關之權李如栢有鎮守
遼東之權麻承恩有應援遼東之權而各鎮
調發兵馬又有趙夢麟張萬邦馬林統領臣
國柱劉綖官秉忠以添註各府僉書奉
命出剿奴酋欲自爲一營各僅有家丁二三百
者無多兵不能成營欲與他將合爲一營又
掣肘難行懇惟

皇上將臣劉綎官秉忠照征寧夏事例假以兵權
庶各得效犬馬之力此將權之當重也法曰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又曰刑一人而千萬人
懼今遼事孔急非諸邊可比若不賞以時及
則將士解體若不嚴刑峻法則誰肯用命必
破格懸賞以待有功朝功而夕賞夫官爲爵
士卒爲利爵勸利誘乃鼓舞三軍之機權也
至於將兵之用命與不用命係法之寬嚴何
如耳文法固當寬宜寬之平日方今遼左事

危如纍卵于對壘交鋒之際寬其文法則全
軀保妻子之臣誰肯用命若有觀望不前致
悞軍機者毫不姑息則人人畏法而不畏敵
可以取勝若不如此嚴法則奴酋非他虜可
比此一舉師所費財力不貲萬一輕忽則奴
勢益熾九邊之虜皆效尤而起其禍可勝言
哉此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一多用火
器盖中國之長技惟有火器臣多經戰陣非
火器不能取勝今征奴不知幾路發兵大約

一路一營除各軍隨帶鎗砲外每營仍用滅
虜大將軍砲一百位每一位用軍八名擡之
裝放用砲手二名馱火藥鐵子馬用馬軍四
名萬一步軍不足宜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
等處遞運所夫每所量調二三十名可以足
用臣在河西用大將軍砲以騾馱及臣奉
命道經河南直隸等處見所夫擡重物行步甚速
臣因問一夫能擡六七十斤日行百十餘里
似此便捷故臣以爲砲用夫擡尤便于騾馱

況一砲不過重三百餘斤以八名夫共擡之
是一夫擡三十餘斤可以任重致遠矣然火
器之利惟滅虜大將軍砲爲最大將軍砲得
四五百位可當強兵數萬臣不知遼東有大
將軍砲否即有又不知足用否儻無或不足
用當速行打造如法若練用火器又必得人
如西寧衛指揮趙用賢百戶韓詔李可興莊
浪衛百戶王維賢甘州冠帶官臧討策臧計
科陳尚仁王明德大靖營家丁劉可英調取

各員役即令各選善放大將軍砲手百十人分發星馳前來軍前聽用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則火器之利賴無窮矣一山陝宣大等處兵馬業已奉

旨調發法曰兵貴精不貴多臣陝人也知陝兵之強弱如延寧之兵素稱驍勇而甘鎮之兵尤為精強陝臣奉命挑選知必以精強者前來但恐器械不備臨時辦置不便臣請言之挑選先儘精壯降夷降夷不足數選內司外司

必平日屢經血戰奮勇不怯一可當十者選
之每隊五十名用鎗手三十五名弓箭手十
五名馬馱砲二位鉛鐵子火藥照常多備每
四人餘馬一匹豫備倒失仍給領兵官勘合
將各軍鎗砲甲冑沿途馱載前來甘肅至遼
東八千里若不給勘合恐將戰馬馱疲難以
臨陣其兵馬甘肅寧鎮延鎮三邊多選之至
於應用將領千把總等官無論見任廢閑副
叅遊守措揮千百戶惟素日身經血戰夙負

才望志切報國者取之如甘肅原任叅將張
大紀原任遊擊保定汪海龍可用也其甘肅
所調之兵卽令三帥自選萬一有不堪者責
在三將至於各鎮選兵之官亦行令各鎮大
將舉其所知如舉用官員不當責在大將選
用兵馬不當責在選兵各官如此責成自不
敢以不堪者充數矣盖奴酋强勝於他虜而
用兵多謀尤爲狡詐若不着實攻勦徒飾虛
文奴酋豈有自死者乎萬一不能實心行事

以致不能成功悞國家之事有臣子不敢豫
言者彼時雖正以三尺何益哉此將領兵馬
之不可不慎選也臣職在戎行不可越職言
事況用兵機宜調遣方略自有經略主持臣
又何言但臣職任將兵自此入遼面經略請
議事宜往返月餘不致遲悞乎此職不得不
冒罪陳言也

○南京陜西道御史趙紱題爲酋賊罪在不赦王
師慮宜萬全懇乞

聖明大發帑金以鼓士氣以伸國威靖邊氛安宗
社事邇者建酋犯順陷我城堡戕我將帥覆
殁我軍士擄掠我子女遼之受辱極慘毒矣
皇上赫然震怒議選將則選將議調兵則調兵議
添經略則添經略兼討臣謀士扼腕而談攘
臂而起求所以張撻伐之威者亦既無所不
敉獨内帑五十萬衆方奢求於數之外而
皇上且儉嗇於數之中豈以是舉不甚大費耶抑
以城已破矣虜已出矣其事少緩遂視爲不

急之務耶臣視近日奴酋所上一書彼且爲
僭言以挑激我爲大言以恐嚇我彼不罷兵
我其能先罷彼呼我爲南朝我其能任彼爲
北朝今之兵固不得已而應之者也然其事
亦不易矣昔年王杲犯順遲三月而搗巢又
遲二年而後繫其頸以歸之
闕下今之建酋則又非昔比也臣宰盧龍時便
聞此奴久有逆志彼其增墉浚濠以爲固選
將練卒以爲雄鍛甲淬刃以爲利固以二十

年生聚二十年教訓而
廟廊上方且狃于燕雀處堂之安而不爲意甚
至以厓羸積弱之金礪易腹裏而邊方以沉
毅有謀之白養粹易邊方而腹裏臣聞養粹
遼陽團鄉兵禁通虜嚴治剥軍之弁力裁入
貢之夷三年內秋毫無所失胡至今日遂決
裂如是則酋窓而我踈也今援兵漸至矣奔
赴之衆其能敵彼安閑之衆臣知必有待於
休息也募兵鱗集矣新聚之衆其能敵彼素

習之衆臣知其必有待于操練也百人之必
死也賢于萬人之必北也盖言兵不在多也
兵不知戰以將予敵盖言兵在訓也顧一人
有一人之費一日有一日之費孫子云軍無
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今合南
北所湊僅僅得百十萬數其餘所議則猶屬
畫餅望梅耳先儒朱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
備他用兵進取不時之需我
皇上裒貨牣宇宿鏹充棟連年議賑饑議濟邊俱

慎重不發臣知
聖意淵微固自有在而今猶非其時哉不然有兵
無餉與無兵等耳遼不守而薊隨之薊不守
而京師隨之俟勢不得已而後决焉於事何
濟故均一餉也那借之祗播空虛之名於塞
外頓發之實昭富足之盛於中邦均一内帑
也留之則物爲腐而有用轉爲無用出之則
人爲震而無用轉成大用均一内帑之出也
遲發之則倉皇而無益于成敗之數早發之

則從容而可收夫全盛之功
皇上試惕然思慄然悟當不待臣詞之畢矣然奴
酋得志後方勾連西虜以寇邊又胡可驟議
大舉合朝夕操練姑爲自完之策俟彼久而
散散而歸後從而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則法
所謂避其銳氣擊其隋歸也督臣素負天下
之望東北半壁倶嘉賴之不必定以出關亦
不必定以不出關量敵緩急相時而進止自
能有嚴有翼以定王國苟定于一反恐繫于

一而不得通矣李如栢父子兄弟俱受國恩
遼事強于彼家亦弱于彼家不於此時報乃
兄之讐續乃父之業更將何待杜松勇將麾
下亦多力士第生來客氣難除每易與人爲
忤善戰者藏形於無游心於虛當此大敵在
前尚與督撫經畧同心協議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可乎官秉忠先年爲東協副將智廉勇
藝幾於兼備調遼之際行李蕭然至賣養馬
以佐路費賢可知也臣向日因廵歷在外見

報稍遲歸來得遼事始末即向同臺御史兩
臣言曰朝廷調大兵以全遼不若先以遼全
遼借四方賢智之士爲遼畫尤當先本鎮賢
智之士使自爲之畫職於彼中知兩氏關東
則劉國縉關西則白瑜父子疏未上而國縉
果爲督臣所舉白養粹果爲臺臣所舉亦可
以見人心之同而臣非阿其所好矣然更有
請焉帝王制馭蠻夷其備不在邊境在朝廷
今邊事壞而朝政亦多非矣其憂不在兵食

在紀綱今兵食乏而紀綱亦將紊矣盖華夷
止此日月日月惟常在天故人共仰其明華
夷同此雷霆雷霆惟時出地故人共畏其震
假令日月不出雷霆無聲將魑魅魍魎遍天
下不獨是建夷作孽已也伏惟
皇上大發內帑修政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遠斯
用兵之上矣
○原任宣府懷來今候調守備顧文綱揭爲候調
有年感時思報謹陳根本要議以仰佐勝機

事茲者奴酋犯順甫兩月而四尅城堡從來邊患莫此爲甚凡有血氣者誰不思滅此而後朝食況卑職以多年候調而分應報效者乎卑職嘗以探夷之命得熟察夷之情于有日矣因是而知其必有今日之禍又知其不止今日之禍而且不止遼左之禍也征勦勢必不免而徒手何以搏虎然今日請兵請餉抑又何其難耶謹陳芻蕘三事仰于採擇亦未必無少補于京邊之萬一也曰簡練舉猶

可以需急用夫兵法貴精不貴多言習變也
近見中外校軍之法但列車而陣以禦敵人
之衝而已此可謂知守不可謂知變不知變
則奇正攻守將安所出卽百萬之衆亦何當
于成敗之數昔長平四十萬之坑正謂其不
知合變耳固知前日撫順之事不可盡諉之
衆寡不敵也卑職曾窮究諸家兵法凡百十
門其間刪繁振弱撮其最精總括十四變曰
璇璣陣法凡車步騎伏之勢激勸鼓作之方

悉寓焉習千人即得萬五千人之用戰勝守
固萬無一失且成功只朞月間也曾試于京
城廵捕時果稱精銳率以步軍二十三人擒
馬上飛賊李安等九十九人案在職方再試
於浙江前撫院劉遂蒙萃成圖帙流布宇内
今議調議餉而急不可得何不一面令當事
者司兵者講究此法將見在之兵逐一簡練
務使每變皆悉每人皆變以需目前之急用
乎昔田單鼓遺宗百人尚復全齊况遼左未

必如區區一莒之弱也仍于京營照先年議設倭營事例挑選精壯另悉一枝以備緩急猶緊着也曰偵探的亦足以奪虜氣夫虜犯必預有情形我偵之果的即不能戰亦能守胡爲幾番受此虔劉竟若夢中而莫之支耶無亦爲偵探者之始焉悞于玩繼焉悞于怯不過爲觀望遥相僞傳已耳然欲其捐命踰限以必得虜之真情要不可獨責之區區夜役也必有機智出衆而身家關係者若而人

董其事庶幾有濟不然偵探一惧塘報無所不悞矣且如遼陽猶在千里外事尚可諉之塞上也乃薊昌去

陵京曾幾何地萬一有警一切扞禦之師勝筭之畧皆出之廟堂之上而可令塘報悞耶必另設熟識夷情官數員分布其間遇警卽直書情節不必知會外衙門致遲時日限刻報京以作準備庶幾無悞夫虜之得以分我兵勢惑我軍機惟此先聲詭合之爲務而後得

以乘我乃今一一探得其真虜復何所恃以逞故此舉功莫大焉曰間諜行可以致奴酋夫奴酋不能自為力也智能任人一切畜養治繕皆我漢人而亡命者一切聲援應合悉得之宰拱諸虜而鼻息者然犬羊無行易信易疑令如掄選材官必口若懸河膽若峙嶽者而亟付以間諜之任乃復遣一員相繼而出使其彼此勉勵爭取頭功稍寬拘束聽彼便宜行事凡東駕朝鮮西經三衛并北關諸

虜之地任其進止我但屯兵於鴉鶻松山之
地以觀其變且爲應援如是而夷虜不自相
殘害亡命者不悉爲我用理勢之必無也此
即以夷攻夷彼班定遠西域故事大率類此
矣職見兵餉不足事多掣肘而三事者或可
以立致奴酋況經已試之事敢冒昧陳之

○遼東經略楊鎬題爲事任加劇材力難勝謹據
實情仰求多助以圖共濟艱大事奉
聖旨楊鎬進以經略兼管巡撫事務職聞命自天

措躬無地將欲辭卸緊誰仔肩况當羽書旁
午妄冀反汗絲綸亦微職義之所不敢出也
顧官可攝而職非兼攝之材責欲專而職無
專割之器及查始事會議之疏有曰督臣遙
制千里之外則呼吸難通撫臣兼理米鹽之
細則精神不一故復添設經略本以經略建
夷也今經略兼巡撫是制千里而筭米鹽矣
駑馬篤鹽車上太行方苦汗背穿蹄又復益
以兼兩之載可免于摧轅敗輪乎盖全遼之

虜不啻數十部落投間思逞在在可虞職受經略之寄而不辭意謂巡撫足籌西虜職得專精東夷耳茲領兼官必須兩河打成一片戰守總在萬全豈一木可能支厦遺大投艱未易獨荷故臺臣常有設兩總兵之議矣部咨又爲長久之慮盖恐事權不一兵馬難分徒滋掣肘愈示孤單一似總兵不可驟添者無已則請師法臺臣之意彌縫兩河之闕可以濟職兼攝之所不及者惟有加西協副將

李光榮以總兵之銜俾其便于東西應援耳
光榮以裨將居遼七年戰守功績居多兩陪
推總鎮獨未登壇今且統率所部日奔波于
遼海之間往來動涉千里名雖駐劄一綫之
前衛實則驅馳四道之衝邊似當加光榮以
總兵之銜以防禦于寧前遼海之間則寧前
遼海一帶將士兵馬俱得隨便調發率而赴
警應援庶不虞我之單弱自可制虜之強梁
迤西冲邊既得託重於職右臂亦有幇扶是

無增總兵之名有增總兵之實有增總兵之益無增總兵之害者然非職之私臆也據寧前道閻鳴泰通詳到職謂寧前東西一路干城非光榮不可非暫假以總兵名銜仍管協守事不可非光榮移駐寧遠與叅將易地亦不可其曰光榮宜移駐寧遠者以寧遠衝而前屯緩又前屯偏在極西無濟于東援也其曰光榮宜以總兵銜管協守事者謂協守止管寧遠一帶非總兵銜則難以調發錦義右

屯諸營止提所舊部而援廣寧之東亦無濟
也其曰光榮爲一路干城者以其七年之間
身經大小二十餘戰斬首以五十餘級獲馬
以二百餘級生擒賊夷三名救回人畜無數
此其功顯在人耳目必不可不一勸酬耳然
職更有說焉餉尚未足且添一督餉郎官兵
已漸多猶靳一詰兵賛畫臣下所急者
皇上所緩舉朝又袖手真末如之何矣查得錦衣
衛指揮使張懋忠當寧夏之役曾以邊才爲

十三道御史公舉職向在河間道上覩其謹
抒一得以助撻伐一揭沉雄練達心竊重之
儻使叅謀幄次圖畫席末文章武功應有建
竪伏乞即以李光榮加總兵銜仍掌協守事
移駐寧遠如遇廣寧東西有警廣寧諸營將
士並聽調發援勦俟夷酋討平之日李如栢
回鎮李光榮改推別鎮寧遠仍補協守叅將
永駐前屯是雖目前之權宜實係經久之長
策張懋忠屢經薦舉似應酌處推擢庶于今

日邊事緩急有裨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借餉
俞綸巳沛司空爭執不休仰祈
聖明再頒嚴諭趨令早發以濟危遼事頃因邊餉
不敷司農告急屢蒙
聖旨敕諭那借臣備數計垣不揣愚昧因而拜疏
議三百萬中欲急處百萬而内以五十萬借
及工部臣疏上而討臣尋亦如臣議以疏聞
矣乃工部襲職爭故套堂疏未巳而四司公

疏繼之四司疏未已而四司公揭繼之幸
皇上軫念邊疆十分緊着照部科所議給發應用
且一則曰人臣當以國事爲急毋得藉言職
掌再有爭執致務軍機再則曰大臣當同心
禦侮毋得自分彼此執爭悞事舉朝手額謂
有此百萬暫救燃眉而不意工部乃有庫中
積貯甚微額外軍需難緩一疏也夫臣所請
借者營繕司大工銀兩耳據工部疏稱虞衡
司硝黃軍器等項果係要緊然而臣切計虞

衡尚足辦此奚以明其然也營繕自營繕虞
衡自虞衡兩不相蒙工部前疏不云乎百萬
料稅封貯老庫先該巡視科道具題不許那
移別用者也由斯以譚可見大工銀原備三
殿三門之用其不爲虞衡那用明矣又可見
虞衡自足虞衡之用其原不借資于大工明
矣藉令虞衡積貯果不足辦又令工部所視
爲至緊至急者果真在硝黃軍器則前此一
疏再疏與夫旣疏又揭何不專以軍需爲言

而乃獨監局年例之爲諄諄也昨之連篇累牘在監局而今之最後一疏在軍需昨之連篇累牘在會四司爲言而今之最後一疏在摘虞衡司爲言此何以解焉且卽就今疏論之其曰譬居家者不宜盡散其藏以予鄉隣旣若以被髮纓冠之救無關于已其曰忝備大臣與國家情同休戚又似比附勛臣戚畹之誼獨切于懷若不關情又若關情諒司空之終以同室激衷而不以鄉隣卻責此自司

空之分義也冏寺馬價業無所辭司空者何
為獨不然乎伏乞
皇上再諭司空星速刻期如數轉發以濟遼軍犒
腹以預征勦急需不者轉盻秋高虜當大逞
而無餉則無兵無多餉則不能集多兵從前
敗亡之恥何由得雪而國家大事去矣
○錦衣衛都指揮使許濬祥題為外侮剥膚中朝
阨腕伏乞
聖明勵精思奮發帑伸威以寧

宗社以解遼鎮倒懸事逆酋奴兒哈赤本建夷醜
孽僻在東鄙襲富致強煽氛縱虐猝起一朝
我疆閫失守郊壘殘破全軍淪覆隻輪不還
盖寰宇之變國家之耻也我
皇上承
祖宗洪基嚴華夏大分震怒孔赫簡制帥搜將才
羣策畢舉所以爲遼計者備矣臣仰覩我
皇上神聖英武駕馭六合鞭撻四夷何憂乎奴酋
何慮乎兵餉單虛哉保釐大臣希卸喪師之

罪綴飾郵報之詞今日云酋已出境明日云
手格零級始若乍驚不及掩耳之迅雷俄若
默收不戰屈人之妙術
聖心疑矣逆酋巧飾擄獲附以嫚言恣毒慾于吞
餂弄詭言爲誑餌
聖心惑矣諸臣以益餉請以增兵請不蒙賜報臺
省以衂功建罪請併不蒙報甚至經略視師
之初以監軍贊畫請亦不報章溢公車剳心
瀝膽言同救焚拯溺聽用鑿圓枘方言之愈

煩聽之愈飫

皇上操斗魁禦羣下遠近惴惴無敢有竊政干紀

宸衷自生懈玩進諫執奏用人行政之疏類多寢

閣因拒內帑之乞遂將言涉東事者一槩留

中呼吸安危所係

皇上似無意於遼者忘遼是忘天下也奴酋包藏

邪念妄肆窺覬所爲吞併所爲教訓既三十

年矣奴之必爲遼患人皆知之人皆能言之

遼非不廣且大也凡百有位誰非膺鎖鑰之

寄者曾修一日之備否聽其開市禍實囮之
撫順客邏要荒稽限防範漫無檢點奸商啗
貂參之利迯逋乘隘口之弛我之情形消息
罔或不偵硝黃銅鐵罔或不匿騁騎控弦倏
然直擣守禦者銜璧抱關者投戈生就俘馘
死踐血肉雉堞樓櫓刈爲丘墟矣迨大軍往
援兼程趨渡巳蹈危機前逼方張之敵後迫
屢至之符饑渴困頓陣無行列于是一鼓盡
殲秉鉞分旄之將佐捐軀草野如林如旅之

士馬併命沙場矛殳鍪鎧笼銃鞍仗平日所愛惜儲蓄者咸爲敵資奴酋席捲凱旋區分鹵獲據其糗醪輜重偃卧恬熙居無何萬人壓境撫安三堡白家冲尅如拉朽屯聚冲突惟意所適承乏之諸將束手相戒未敢一矢相加遺沿西衆虜受奴指畫協言合犯開鐵各塞遼殆累卵矣有撼山難動之堅方可圖利今則韜鈐不固恐見崩潰之形有騰槽飽歌之壯庶可圖戰今則寡弱不支仍踵敗亡之

趾喪亂以來殺擄之慘丁男韶婦汚爲左衽
老幼棄于甿礫流脂滿壑暴骨彌山垣屏晝
閉行旅滅踪濁霧悲風梟鳴狐攫一二遺孑
哀哀待盡莫必瞬息之命遼陽以北瀋懿以
東不異羅刹鬼國此等景象受事者嘗遶
重閣乎張承胤挺東道之岔躍馬喪元萬邦寧
抗雎陽之圍殉城剸刃梁汝貴卜向績之死
綏王命印之罵賊數臣者忠義是式視死如
歸矯哉烈丈夫也九原爲厲一字未褒陰雨

啾啾游魂漠漠若敖望絕弧嫠夜號較昔年
李如松戰歿贈祀隨之者殊逕庭矣胡不早
爲分別勘奏表承胤等之功次徼
聖明懿典以風勵來茲至于守備不設之律三章
具存從來所無之罪一褫難謝又降虜叛臣
授僞官婚夷女建牙擁隊以氈裘富貴自豪
者不識遵何道逭赤族之誅賞罰憒憒
天憲幾於廢矣奴之狡驍狙詐百出片檄發難已
露閃爍之端七宗惱恨又雜漢人之語中行

衛律效吠滋多一寇陷邑再寇掃堡其意豈止洩北關之怨涎清河之腴已哉前後侵地已數百里三韓延袤餘幾堪此摧剪毋論皇輿版籍寸地寸金環九邊茹毛飲血之虜屬耳我之聲類嶺海流沙之外雕題辮髮自爲聲教之種類小醜不卽撲滅何以懾觀望令戎狄見也奴雖橫然有大志無大度飈忽去來剽竊蹂躪犬羊豺虎而已以遼勦奴誠不易以天下勦奴取而磔之以釁鼓可旦夕待

也酋酷惡窮兇天地山川厭其腥穢乾斷森嚴決誓定勦矣大將殞精銳屠蕩牧斥堠數不蔽額標冀練勇少不填伍空鎮渺無可恃召募調遣中原爲之洶洶薊永天津先至真保繼之淚痕相向腸枯者桃驛門遁者趾相接矣應募士着生雖邊氓未履營陣金鼓之節擊刺之方曷能諳察驅之攖鬭有不旗靡轍亂者乎含靈具體之赤子何辜以助奴酋一快耶續抽宣雲秦楚強健約以兩月齊

至關中金甌之盛率土皆兵兵漸集至餉不
足憂方大耳自古用兵惟將將爲兢兢遼有
總兵人各爲軍不相統攝特拜經略以冠之
乃晉魏之都督軍事唐之大元帥宋之都督
制置安撫大使是也雄要莫尚焉僉薦舊遼
撫楊鎬受節臨戎羣情屬望錢糧兵馬進止
機宜悉以聽之卽秘謀長筭亟授幕府使其
鎔裁任專則心一權重則意行告厥功有大
賚不用命有顯罰搆非常酬知遇是在鎬勉

之然無米而炊空拳而搏也縱神乎技者幾
以濟矣初議暫措軍資一百萬兩以爲目前
需費俟大勦日兵倍而餉倍之除戶部外貸
冏寺貸水衡僅五十萬其半則丐于内帑我
皇上始允十萬若有待焉久之以搜括不敷竟責
度支矣内庫贏縮非臣下敢測以累朝豐裕
皇上恭儉遽諉曰匱非臣下所敢信也
勑下戶部多方那借設處不得藉言内帑爲辭
欽奉

綸音司農議索南部賣米豆停快壯清虛冒帶徵
剩存遺費贖鍰浮羨稅課漕折俵價屯鹽缺
俸班銀戶科議扣工食廣事例查覈藩轄創
冶鑄錢不遺涓滴纖毫臚列條款可謂罄智
殫思矣諸臣之抒畫策者如此

皇上自爲軍國計者何居催徵四出勞騷窒碍而
遠者踰年近者匝月燃眉之窘奚賴西江顛
危日蹙羽書迭至輸運遲滯經畧未由展布
仰屋而歎部曲宛且渙散枵腹以去耳屯膏

之澤有時而施望蜀之心豈能自已宮中府
中總皆富有之積外庾盡終及于內帑速給
緩急均亦浩蕩之恩旁求竭豈容于獨靳早
一日蘇遼人一日之塗炭多一分免遼地一
分之破殘宗廟所付托臣民所懇禱合遼生
齒起白骨而再肉係于
聖心一轉移間也我
皇上作古今真明聖主爲天下大慈悲父惻憫艱
難深維至計軍中馳奏暨讜言入告者留神

省覽最關緊急卽詢于輔弼立賜批答儻須看詳
申命於樞臣亟擬按覆慨沛内帑數十萬身
任督解之役朝兑發而夕就道不十日可抵
軍前宣揚
皇恩遍示將卒當感激歡呼勇氣百倍矣冐險阻
觸鋒鏑祥甘之如飴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極陳太倉匱乏之由竭
攄軍餉急需之策仰祈
聖明權時通變酌盈濟虛以固封疆以奠治安事

臣自遼事阽危以來頓覺心膽俱裂籌畫罔資凡臣搜括於庫藏督催於省直借湊於南北部寺亦旣智盡能索不能逃

皇上洞觀矣今遼旣喪孤城又尅三堡彼如負嵎之虎莫之敢攖我反爲遊釜之魚殊難自脫

東事之難支已見其形

神京之摇動須察其影則今日議餉非但爲援遼也更有根本之深圖焉無柰設處雖有多端緩急殊難猝辦臣又安得不仰天而疾呼

頫首而陳請盖與其坐而待疲徒貽悔于將
來孰若巽以行權且通融于今日臣自屢牘
措處外再無方以黙化惟是彼此輕重之衡
敢悉計而徹聽聞今日之事臣姑權外庫之
朽藏及一二折支而權爲那移可乎臣姑陳
太倉之出入及物料之徵解而求
皇上軫念那移可乎夫太倉歲入僅三百八九十
萬歲出邊餉三百八十一萬及一應庫局內
外等用約四十萬實共四百二十餘萬則出

浮于入矣遇有饑荒隨卽補措此出者必不
容減而入者必不能盈故匱竭所從來也而
況借支也而況題留也卽使外解剋期至猶
慮不敷乃各省直所欠京邊自三十二三年
起至今不下六百萬又極虧之數矣此太倉
所以匱極而邊餉所以拖欠數多也臣且爲
皇上括大旨而陳之
皇上必有洞然于此必有惻然于此者盖太倉所
入之數已定而不勝其縮誰能益之分毫況

缺而未必充也脫不意如山東之旱江西福建南直之水能保徵輸如期耶守臣之請蠲請賑真忍坐視耶此虞其縮于額之内者也然而未始不浮于出也太倉所出之數已定而不勝其盈誰能減之分毫況事又未可預度也脫不意如薊鎮宣鎮兵變如征播征寧夏備朝鮮之役能無車牛轉漕之費耶能力請之内帑耶此虞其溢于額之外者也然而又嗇於入也出者浮則源之索也安極入者

嗇則流之窮也何繼臣方惴惴焉而更念遼之兵餉未有已也前疏搜括而外又不得不憂其卒而圖其始則有暫講那移之術以為有備之圖耳　其一改折十庫物料查隆慶元年禮科給事中王治題甲字庫銀珠紅花光粉水銀等料將見該起解之數各照原定時估折徵銀兩解發濟邊又題丁字庫黃蠟顏料油漆并銅錫水牛皮角等項各照原定時估折徵銀兩解部濟邊凡以十庫之物用

之有限而供之無窮故惟權其盈詘如此今查甲字庫實在銀珠等料共四百八十五萬六千四百六斤零丁字庫實在銅漆等料共一百七十萬六千一十二斤零其間名色頗多近年充積不貲歸之鼠壞者多矣曷若改折一年以後另徵本色庶幾百萬之金錢立可坐致而于庫用無損盖以無用之積拆有用之銀兼以恤物力而補軍需也況此何等時何必坐蠹也　其一改折弓箭弦條查得

會典開載弓箭弦條軍衛有司俱有徵解而
民運居多皆解工部轉收戊字庫嘉靖元年
奏准浙江等省薊州等府歲額解部於軍器
局內僱匠團造四年以後仍解本色三十年
奏准南方通行折價分發附近山東山西河
南等省真定等府委官如式造置今每年虛
糜錢糧一萬餘兩而濫惡無當于用何如改
折一二年仍充本色即朽腐之資皆軍實之
需也　其一議留各關折買錢鈔查得臨清

蕪湖荊州南北新關滸墅淮揚河西務等處
各收商稅錢鈔解天財庫等備百官及軍士
空名賞賜積屋充棟不計其數近來給官者
少矣每軍士給鈔數百貫計值不過數十文
隨手而易之九門錢戶鈔戶逐月交納亦隨
納而隨易各處鈔關通同倒換衹煩故事莫
可究結暫議折收銀兩解部俟事定之日照
舊徵收錢鈔更于常額無碍而芻粟有藉何
聽其中飽莫問也若崇文門所解寶和店銀

店之名近于市而解之數不過二萬餘何難
捐天府之粒米果萬軍之枵腹并謝其名于
貨取也　其一處織造以杜那借查得近來
御用日新婚禮日侈凡內外欽賞表裏袍色倍益
頻增蘇松兩浙之民杼軸其空于是正項繼
之加增加增而至于那借矣昔猶以事屬之
部借工部錢糧今則借稅契借條編借京邊
正項蘇松已借支本部三十餘萬兩浙江借
支二十九萬二千六百二十餘兩此皆積匱

所由來也夫法官之服自有定式臣不敢知編派之賦自有常經該省直何爲缺額而借支臣部合裁其加增禁其額外宣索凡所應還臣部者責令補償仍嚴諭永不許那借斯亦補偏救敝歲計有餘之一策也其他御馬監勇士營馬匹糧草宜裁也供用庫買辦香蠟折色宜濟邊也則皆科臣極慮之言臣亦同此心也其他各衛軍丁占役包糧宜革也錦衣衛月糧之增宜清也又皆諸臣欲言之

慮臣亦共此念也凡臣是疏所請不過以外
庫之贏餘濟外儲之不足而已此積之以待
用而未能盡用彼則懸罄以待炊而收其用
于呼吸者也又不過以後日之實徵爲今日
之權那而已此積之以不用而終歸無用彼
則枵腹以待飽而收其用於封疆者也況於
軍糈固有益也於庫藏無損況封疆固
皇上之封疆也于庫藏之出納孰重我
皇上守在四夷而以一隅竭天下之力使臣橫索

幾盡也固
聖智之所必慮也
皇上四海為匣而以寸粒忽九邊之防使臣焦顏
莫解也固
聖慈之所必隱也今奴酋之氛亦孔熾矣初聞其
來則急及聞其去則緩聞其復來則又急不
知酋有去來而伏尸流血之慘豈容一日去
心全遼危在旦夕而令持節秉鉞之人操空
拳以搏枕戈環甲之旅捧饑腹以殉耶臣不

能以旣罄之瓶罍實以天來之物而消

皇上枝枯幹萎之憂臣又不能以升斗之熬煎當

于大冶之鑄而成

皇上內寧外攘之績故揣慮至此而臣色已枯矣

臣心已碎矣合於前後數十款臣已畢竭而

無餘矣卽咎臣以呰窳而補綻決壞臣不知

堅移之神力矣卽罪臣以枘鑿而隨形裁華

臣不知轡委之神馭矣是在我

皇上通重輕之權度本委之數商于禍福利害之

源究於一時萬世之紐慨然

批允立賜舉行寧直局促愚臣稍逭罪戾將三韓

之墉壘仍藉壯麗而萬國之梯航無憂阻塞

矣國家之安危實在此舉臣故冒昧仰瀆

宸嚴不勝惶悚懇祈待命之至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為憂患思防再攄一二末

議以佐軍興事職竊見自遼事起內外震恐

救焚拯溺日不假給無論四方調發即一薊

鎮言之撫道切纓冠之義協路權池魚之災

簡兵馬勤輓輸造盔甲置車輛造刀鎗火藥弓矢鉛鐵子督臣當關調發無一不灌輸于遼近經略又請照征倭之例抽選薊兵八千七百督臣增益之而家丁之外每營挑選力士力士之外各協又挑選鳥銃手亦不遺餘力矣而兵餉未集募補未足舉朝既憂遼又憂薊臣不敢多議以掣當事之肘亦不敢以危言分實事之益惟以事俾軍興敢直陳之盖有久逸而當使之思勞久安而當使之思

危者則京軍更番之制是也是舊例所已行
而後遂廢格者也夫京營三大營兵馬十萬
有奇又選鋒九千固國家歲費三百萬漕糧
養之者也重以馭輕義固宜然承平日久驕
惰日甚一遇有警恐不任受甲而班皂寄踪
剽掠時聞則偷閑之過也今諸臣日日簡練
旌旗頗生色矣查得大明會典萬曆二年議
准總協大臣防秋之時將三大營戰車之兵
調撥一枝就令本營將官統領赴薊鎮軍門

聽泒相應處所屯駐遇有虜變與邊兵併力截殺事竣撤回又嘉靖三十七年題准聽征官軍三萬五千員名防秋三個月每員名行糧每月四斗五升又嘉靖三十八年題准巡視京營科道會同提督聽征等官將營軍揀選精銳在十二團營者選作八陣以四陣為奇兵四陣為正兵專防京城在東西二官廳者分作十二枝六枝出征六枝休息更番節力四十年題准京營春秋二防各選兵四枝

赴居庸防守每枝三千人馬兵三百步兵二千七百春防以正月十五日行三月終回營秋防以七月十五日行九月終回營每防叅將佐擊各二員聽彼處總督廵撫節制夫自內而外更迭往征其益有二耳習烽燧可以識虜情身親矢石可以練膽氣藉名稽發可以覈實數此雖不可多出不可遠出惟酌量往日之數於秋防之時分發客鎮潮河川喜峰口古北口一二要害處防守三月一換路

途窎邇發則一二日可至而足力不疲儻都城有警撤則一二日可旋而往來甚易且三月一換時非久也況薊鎮兵馬赴遼者精銳幾盡補額尚未有緒而秋高實爲可虞京營有此七八千似不加多而邊則有一人可省一人召募防一處即免一處空虛譬之富家主人素養奴僕多人日食廩餼儻盜賊環攻則使之安坐于家乎抑出而扞禦于外乎若云恐有庚戌之變不知庚戌之變未嘗不自

潮河川古北口諸處來也明王守在四夷豈
曰區區一城之聚乎夫此言其近而小者也
仍有至大至要爲諸臣所已言而猶視爲泛
常者當此奴酋暫退當事諸臣不可不亟爲
着力則結虎墩兎憨粆花阿卜宰賽諸虜是
也夫我之兵力不及酋之百一人所知也我
日益添兵彼日益糾黨我所添者鳥飛魚散
草木皆驚之衆彼所糾者狠吞虎噬風雨不
避之儔彼謀果合我卽日日添兵猶以雪點

湯亦何益乎故千兵萬兵不如使西虜向順于我千筭萬筭不如使西虜不歸于彼夫北關爲奴酋所切恨宰賽則其親戚也恨者料不爲彼用然我不可不更以堅其心戚者料不爲我用然我不可不搆以散其合至虎粆卜煖諸酋日受我撫賞乃日爲彼糾合須大爲招捄曲爲宣諭覓邊臣以文法假通事以便宜能使其盡爲我用者上也可省我數萬兵之力卽不惜數萬兵之餉以給之而且加

以封號即不爲我用亦不爲彼用者次也可省我數千兵之力即不惜數千兵之餉以給之而且厚以撫賞黨得犬羊回念鴞鴟懷音遼事尚可爲矣且聞奴酋所用以攻城尅堡皆遼之民人皆遼之器械彼方能用我之人以攻我而我乃不能用彼之夷以禦彼即此已出酋下矣夫漢之討至行賂于單于閼氏唐之亂至借兵于回紇盖知中國人力不足與虜爲敵故因而用之而柰何不以此爲第

一着也昔永樂九年建酋歸附
文皇帝卽設奴爾干都司以羈縻之然必分而爲
三又分其種二百六十誠以分則氣散合則
勢大耳今彼之兼併已盡諸夷獨有西虜尚
在觀望而我可不亟挽之亟收之乎嗚呼遼
事急矣一時暫伏必將大逞幸一日之無事
不啻一年真有如遠臣所揭者以氣數度之
必非晏然柰之何人心方切緯恤而
皇上漠然若不聞知夫胡馬生郊

肅皇帝時盖亦有之然而當時何等明威何等法
紀赫然濯靈臨朝召問以故文武將吏凜凜
用命昆夷喙息而今何徒以寘寘决事耶
皇上無謂重熙累洽必無是也唐玄宗之世海内
太平桑麻遍野乃一祿山倡亂震動中原名
城皆下哥舒翰擁五十萬衆於潼關猶爲失
守至每夜令驛路燃一火炬號平安火宫中
望以自慰及麾下告急始倉皇西幸夜半出
延秋門嗚呼晚矣伏惟

皇上法
肅皇帝之所以得鑒唐玄宗之所以失召見臣工
商確政事以爲整旅遏徂之計使秋防無恙
更議大舉庶無與亂同事也
○南京山西道御史孫光裕題爲國患正憂叵測
聖心豈宜解嚴伏乞
皇上發帑任人討必勦以保疆圉事我國家奠鼎
神京三犂虜廷造玆寧宇二百年來降王納貢
安若覆盂奴酋一小醜屬夷世受國恩一旦

稱兵犯順爲九邊嚆矢潰城破堡覆軍殺將
虔劉我人民以數萬計誠非常之敗衂未有
之戮辱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舉朝非婦人
誰能坐視今酋雖退而狡謀不測志不在小
或張聲勢以嚇我或聲東擊西以牽我或更
番迭來以罷我或堅壁不至以衰我或乞和
以愚我或故爲小敗以驕我或委南人以餌
我或挑諸虜以分我最後則大舉以攻我度
其形情總不出此雖兵略不能爲女直而富

強猶可爲元昊奴酋一日不滅遼東一日不得安枕遂成一尾閭漏巵國勢由此削弱萬一天不悔禍忽然得志于我則遼東非并國家有也遼東震則薊鎮危而宣大隨之

神京能晏然寢處乎此誠肘腋之患腹心之憂

皇上宜何如憂勤旰食博採羣策以爲勦滅之計乃遼警以來所僅見之施行者惟起一經略一總兵三四廢將外未見一議之報聞一事之轉動居然自以爲無患置若罔聞如所請

內帑五十萬猶存乎見少偹發十萬以爲搜括所致酸澁至此敵人聞之其有以量我也議者見空拳之不可赴鬬無米之難於巧炊不得已而主守之說亦苦心甚矣竊以滅奴之策不過戰守兩端戰不離守必能守而後可以言戰守不離戰若不戰何以成其爲守合之其實並濟分之其名兩犄主于必勦則人懷敵愾之思士奮死綏之氣不能取捷于目前猶望收功於後日如以守而已究竟亦

和之別名而已遼方膽落於新挫振之猶不
能起策之猶恐不前而先授以守之題目將
來不彌縫結局苟且弛擔者幾希二十年來
惟不主戰而主款以養成今日之禍今日若
不堅主勦之一策異日爲國家肩背患有不
可勝言者宋人專主和議和之一字與宋相
終始而宋遂以亡堂堂天朝猶是金甌之天
下其甘宋人我乎說者謂女直兵滿萬不可
敵竊揣奴酋不然昔女直倔起草昧討不反

顧混同一渡勢不留行奴酋酣飽富貴之餘
乘撫順之勝不能乘勝長驅猶然反顧其巢
穴還是戀棧之馬而所居重城自固非逐水
草之本性猶虎豹之遊園囿雖猛可縛聞其
內城以居親丁外城以居踈族城外以居部
落降人猜忌鷙毒非誠得人心者親弟而殺
之愛子而囚之父子兄弟宗黨之間人無固
志所親愛者披裘食肉而踈遠則不免饑寒
之恨弟畏其威耳南關遺種仇怨入骨北關

亦圖一當以擬其後而遼人南人沒于虜者未嘗無鄉關之思是奴酋亦自有間可入也第恐與奴酋習者不能辨必取之志耳李氏功名富貴起家遼左自一敗于李如松而精鋭盡再悞於李成梁之棄地而釁隙起人有遺憾焉李如栢誠以此時雪兄之耻盖父之愆不難捐家報國奮揚天討生擒奴酋還報闕下豈不一門鼎盛功名隻千古無兩哉如栢有心王室必能勉之經略楊鎬三入遼矣奴

酋之情僞微曖盡知之矣兵機之秘不可先
傳閫外之事豈宜中制聽其防秋事竣圖上
方略假之便宜優之歲月寬之文法必期滅
酋而後已裴度告憲宗曰臣誓不與賊俱存
賊滅則朝天有期否則歸闕無日誓志激烈
卒有成功臣願鎬之爲裴晉公也岳武穆有
言曰文臣不愛財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
矣今日之遼值極貧極困之秋而人心又當
靡焉索焉之日必須武臣並不愛錢文臣亦

不怕死而後遼事可爲也臣爲遼之文武諸
臣願也自遼至撫順六百里而遥鞭長不及
馬腹宜以撫臣仍駐遼陽完固根本而經畧
往來開寧閒大兵重鎮以斷夷虜交通之路
撫賞諸虜諭令各守舊款毋與奴合而我乃
得專事于奴或用北關或連朝鮮或水兵渡
海得其要領出其不意以興問罪之師此非
得精兵六七萬費數百萬金錢不可
皇上内帑所儲窮天塞地卽東征西征裕然有餘

古之能用財滅虜以雪漫書之辱千古稱雄者漢武帝是也不能用財爲姚令言之一掠者唐德宗是也近奴酋以漫書聞輒敢自稱爲建國稱中國爲南朝幾同敵國豈

皇上雄謨神武羞稱漢武而甘受其辱若此臣竊耻之謂宜赫然震怒大張撻伐滅此而後朝食而尚吝惜阿堵爲哉伏望

皇上速發四十萬以濟目前則三軍聞之不戰而氣自倍矣然餉之一事宜大爲料理或新創

減奴事例如鬻爵惟有司不宜餘自中書而下皆可贖罪惟大辟不宜餘自遣戍而下皆可其銀一歸之兵部專備遼用戶工二部暫讓毋爭以救燃眉之急他如開採織造羊絨潞紬黃金等項暫借折價二年他如內府之茶蠟鹽料硃漆麻膠皮張等物充牣如山徒資朽蠹聽巡視衙門查其料有餘而用稍緩者暫出本色亦改折二年他如各稅監之銀毋解內府盡留充餉以免出納之吝方爭罷

稅而臣乃以借稅請者適見
勅下張燁催儹稅銀急于星火搜括無遺豈宜借
此名以實囊槖正當爲權宜之濟耳奴酋不
當中國一郡縣侈言富强我國家四海財賦
精心講求多方稽覈亦何難具數百萬餉餉
足則不患無精兵不患無謀臣不患無死士
奴酋之頭可計日繫矣廷議先守而後勦原
爲目前萬全慮第恐邊臣不察因之藉口巽
愞觀望浸淫其說變而主和以至悞國則有

石星之殷鑑在勿謂臣今日不言也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趙興邦等題爲遼勢方危

援兵難緩乞

勅各鎮兵馬務選精銳依期赴援切同讐以紓

聖懷事竊照奴賊匪茹大肆猖獗一入撫順沒我

全軍再入開原尅我三堡經略楊鎬以遼左

殘弱之軍不能當奴酋方張之勢請調各鎮

兵馬不啻執熱之于濯也

皇上允兵部議復奉

明旨這議調各鎮兵馬及先發餉銀以充召補俱
依擬行兵部隨發新餉二十萬特差司官二
員齎解宣大山西延寧甘固一面催押各鎮
兵馬前來一面聽各鎮募新兵充補額數夫
遼左迫急勢不得不調兵各鎮各鎮空虛勢
不得不募兵充補調兵各鎮所以爲遼左計
者甚亟募兵充補所以爲各鎮計者又甚周
皇上計各鎮甚周則各鎮必不得以有事爲辭
皇上計遼左甚亟則各鎮又不當以時日少緩也

况今傳聞奴酋稍俟秋凉復圖大舉遼之安
危尚不可知厘
皇上東顧之憂無已時也如各鎮之援兵稽遲無
當于遼之緩急則又何異于無援職以爲各
鎮援遼之兵入遼之期宣大以七月初旬至
山西以七月中旬至延寧以八月初旬至甘
固以八月中旬至如躭延過期是爲違玩如
各鎮援兵不盡皆可用則又何異于無兵職
以爲各鎮援遼之兵入遼時又赴遼東巡按

御史點查中有一卒不銳一馬不強一器不
利徒具虛名而無實用者是爲欺罔至若宣
大山西三鎮所調兵不過一萬延寧甘固四
鎮所調兵不過六千取數不多似亦易應況
隨調隨補有救于遼左又無損于各鎮此非
有便有不便也如其再執各有封疆之說復
作舍巳耘人之議或以新兵相雜或以半數
相應者是爲支吾違玩也欺罔也支吾也有
一於此各鎮督撫鎮道臣皆不忠於

皇上者也職得執白簡從事毫不假借仍乞我
皇上再加嚴諭令各鎮諸臣勿襲故套致誤疆場
以貽君父憂庶幾不失人臣之義已然職更
有說焉宣大山西所調兵馬一萬分統者則
原任山西總兵張萬邦原任遼東總兵馬林
也延寧甘固所調兵馬六千總領者則原任
總兵趙夢麟也夫張萬邦馬林趙夢麟所統
領兵馬或以五千或以六千各赴經略聽其
調度軍威自壯將權自崇職可無容議也獨

計劉綎柴國柱官秉忠等亦皆奉
旨出關以聽調遣今柴國柱至矣所帶家丁則僅
二百聞劉綎官秉忠所帶家丁亦不過各五
六百人曾不得比于中千遊守之數相率出
關則其氣色先已黯淡安望其有吞胡之志
而為奏撻伐之凱乎職前曾以諸將出關無
兵可統有兵寡將孤將多兵亂之慮即今經
略亦言東援諸將先後至者各求兵馬愈分
愈薄職區區之愚似與經略偶合世未有無

兵而可以爲將者亦未有二三百五六百兵
而可以爲大將者故大將出關既有成命雖
其分兵太薄然終不得不分但使成大將之
體隆大將之權勿爲軍士所輕夷虜所笑得
展布四體以共圖成功是在經略處置得宜
非職所能預設也職又據經略前疏謂真定
六千已爲烏有夫此六千快壯當時保定撫
臣靳于中以遼東事急募兵難應將原籍壯
快暫議援遼義在急公爲計甚便今且檄下

州縣聚令赴援矣又聞于是月終旬督快壯起身出關有日矣惟是畿內承平日久快壯向不過供勾攝守城之用金革之事曾未之聞雖保定撫臣履任之初時行練習多方振刷終是脆弱不堪戰陣且保定總兵王宣所統援遼之兵四千餘督臣汪可受以單弱無用徒糜行糧止留二千五百揀退幾半快壯之無用猶甚于保定之援兵也與其至關揀退徒滋往返之勞不若先行酌處更免行糧

之費快壯工食每名歲該七八兩之間職以
爲六千快壯之内留一半于各府州縣守城
捕盜以衛地方折一半工食計三千快壯可
折銀二萬餘兩解至遼東就近召募壯丁以
資備禦遼東得精兵之用畿内無騷動之苦
中外兩便斷斷可行該部急議咨行保定撫
臣如快壯未發而蚤諭止如其既已起程亦
卽速行撤回無滋煩費其應折銀兩限於七
月解遼不得稽遲致悞軍機又據戶部議抑

在官人役工食十分之三以充遼陽六千快壯其工食皆在扣中既折一半爲遼東募兵之資前議應扣工食似乎此項人役應行發銀以蘇貧役此皆遼東兵餉所關亦便計之一端也故敢列以並聞

宜速

○南京河南道御史郭一鶚題爲忠謀盈廷采納

聖武布昭奮發惟斷萬祈紀綱自肅狡囚必伐以雪羣忿以保永治事臣聞重陰閟結之後必

有震霆以宣其滯骨節積轄之餘必有攻餌
以蘇其鬱國事倥傯之甚必有一番震動以
肅其威理固然也我
國家二百五十年來未有突被奴酋之虔劉橫
遭狡夷之玩侮如今遼事之甚者也近抄傳
酋詩書至南殊爲可愕可恨爲人臣者憾不
犂其庭掃其穴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詎謂臣
下所不堪者一經
聖覽能堪之乎夫天下非乏忠智之謀勇戰之士

也惟上恣所使之從違左債事上自政府下逮郎署旁及武弁其間嘔心謀國竭愚獻策者不啻詳矣雖言人人異而酌取之有頗可採者其間議餉議兵議勦議守者又不啻詳矣雖見人人殊而參合之各有恰當者是在

皇上以虛心兼聽而以奮心獨斷盖周祐是篤全憑文王之一怒蔡功立就必唐憲之决行剝

今日之天下猶是物力全盛之天下也今日之人心猶是愛戴聖朝之人心也今日當事

文武將吏猶是奮不顧身可策而前之將吏也何物奴酋敢一旦藐中國而易視之顏行故逆天誅難逭貽我大恥通國衆憤此正我

皇上一怒用斷以安天下之時也請得悉所宜斷者言之以政本孤單日懇枚卜者則斷以言路垂空急請候命者則斷以督撫駐關敷陳諸石畫者則斷以經略既至且圖上方略者則斷以建議募兵一惟北地宜者則斷以羣議籌餉惟內帑多發者則斷以擅才品如熊

廷弼足當一面者則斷以熟遼事如劉國縉
允宜贊畫者則斷惟一斷可以服中外注望
之心可以奪奴酋狂逞之魄可以壯三軍敢
戰之氣可以洗
國家無端之耻讐之日月高懸而幽伏畢照矣
譬之霹靂必發而魍魅潜踪矣臣因感憤遼
事且慨今天下之紀綱幾頹敗盡也聞之先
儒曰天下之患不在邊境而在朝廷不在兵
食而在紀綱謂紀綱一肅而兵食乃裕邊境

自安耳臣無暇遠引卽以近事論安置罪宗
也可擅毆無辜之郎署潛避淨犯也可誣謗
執法之有司近藉
聖斷而暴行稍戢甚者以罪過叢積之郡佐被劾
常事耳至反噬撫臣而不恤以盜庫故逸之
犯吏爲類么麼耳妄訐州官而罔忌鹽徒可
駕巨艦而雄行狂寇可刼鄉紳而晝遁姦弁
巧合于庚吏至侵冒多糧而肥巳監犯潛通
于外寇至反獄幾處而相聞此豈盛世所宜

有卽有之豈宜頻于今日長此安窮將令持斧大吏不得問一轄屬之員司庚部曹不敢詰一武弁之姦豈成世法豈成事體是內治之當振不後于外攘之當急此亦我

皇上一怒用斷以安天下之時也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原相循環而撥亂反治勢當早計今忠謀畢效于廷矣可憂可懼者臣亦不憚焦唇繼諸臣後言之矣伏祈一震奮而紀綱霜肅一振揚而外內風清愼勿習屢倖之

徵而忽茲深恤狃小喜之集而忘茲大恐盖
安遼劇酋之長策要從議餉始必餉足而後
兵足兵足而後將任將任而後度時勢決進
止議事者姑勿遽掣人肘此必然之成筭也
不然以目前計之設餉不足三百萬兵不滿
六七萬起用諸將不練精卒不習技擊而輒
撻伐狂酋恐非制勝之深計籌邊之全策
也國耻欲雪則酋在必討國威欲振則餉在
必先伸威雪耻則紀綱在所必握是在

明天子加之意耳

○左軍都督府鎮遠侯顧大禮題爲時事可畏敬攄微忱懇乞

聖明兢惕在念速勵乾綱以全遼左以保萬年

宗社事臣自聞警以來日夜惶惶祗緣勳庸末裔愧無一籌以報稱徒髮上指然而漆室之女尚且愛國矧臣世受國恩休戚與共葵曝之忱敢不披瀝以瀆

聖聽臣思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當
二祖創業定鼎費幾許拮据綢繆以相傳至今一
民尺土悉當注念頃者奴酋侵剋我城堡豈
尺土之地殺我赤子豈一民之命此何等時
勢値民窮財盡更遭此干戈屠掠使賈誼復
生其痛哭流涕者當何如乃
皇上猶深居靜攝災異頻仍曾不聞有罪己之詔
封疆日促曾不聞有震怒之行偷安積弛釀
成釁郛今尚怡堂不悟夫遼東爲

神京左臂左臂業已傷殘腹心豈得寧謐所云養
其一指失其肩背者不其爲狠疾人乎臣揣
聖意不過謂向者若哼酋楊酋闗白等俄報猖獗
俄報掃除區區奴酋亦何足慮或又謂向來
臣下專飾虛詞務爲誇毗即邊情報儆以小
爲大出師以少爲多徒耗費錢糧冐功冐賞
所以今日緩視遼事而一切章奏留中不發
臣以爲奴酋之蓄謀也久立志也大其爲計
也詐而狡非諸酋可比今日邊臣之所奏者

皆實也羣策畢陳亦有可行也
皇上非無離照之明特息忽而不振耳臣竊恐以
皇上泄泄則臣下未有不泄泄者矣將
國家大事倚賴何人萬一根本動搖噬臍無及
宸斷亟宜奮而
廟算不可不固也泰交者國之治徵
世宗肅皇帝留心國事不時召諭曾未有堂陛隔
絶如今日者
皇上昔爲張差細事而召問今遼事何如危急反

不一行
召問目今根本之患不若一張差么麼耶臣願
皇上亟當時召輔部大臣面相商確已失之地何
以克復見在之地何以固守兵何以足餉何
以足計畫萬全務保無虞有此都俞氣象何
酋不滅則上下之交所宜亟也賞罰者國之
大權昔逮沐睿陳用賓于獄而武定遂平今
乃以喪師失城之大罪付于不理邊臣何由
盡瘁且馬棟等以怯敵而議死今維翰以失

城而罷官是法最重于武而輕于文將帥何由致命唐雷萬春以愣腹守空城面中六矢而不動令天下寧乏此輩患在勸懲不立無以激其忠勇耳毋惑乎李永芳敢于背君而竟為奴酋效用統數萬之衆睥睨中原輒當上書自稱曰汗今止懸賞千金而欲以擒之賞既不重誰肯捐軀若張承胤之死今皆賞其忠自臣言之彼罵賊而寸斮者眞忠也承胤素不習戰始聞寇至不勝張皇既迫于維

翰而寘行被戮臺臣不曰李維翰以紅旗殺承胤乎是承胤之死非以報國實以辱國非死于忠實死維翰也特較之永芳彼善于此耳則今日必欲掃蕩妖氛賞功罰罪之條尤所當亟講也若夫守者國之常經能戰所以固守惟有兵有餉始可戰以守維能戰能守始可以征勦今兩月來議勦議戰而虜勢愈熾開鐵又且告危遼將不可守矣昔御史屠仲律言邊臣禦寇不善用兵之弊有九以今

觀之不能制敵而反為敵乘其弊何止于九
也尚書張直言近日邊餉增至二百八十餘
萬士馬豈盡皆實數芻餉豈盡皆實用以今
觀之邊餉之增無有定時則其無實數無實
用更有甚焉者矣毋慼乎一旦有事遂潰敗
不可支也整理更新正在此際臣伏願
皇上亟為惕勵念
祖宗創業艱難速求所以全保之道專責于輔臣
樞臣計臣先固疆圉後議撻伐不獨山海重

地凡係口堡俱爲緊要亟令部臣行之各邊選將練兵嚴謹斥堠防守不可少疎蓋奴酋明欺中國之貧弱敢于狂逞兼有我人爲之鄉導情形虛實已盡在虜腹中安知不由經而來乘虛而入秋高馬壯時正可憂此固守最爲急務也臣又聞古者以夷狄攻夷狄如唐代宗時回紇吐番合兵圍涇陽子儀单騎往說回訖約擊吐番吐番聞之引兵遁去回訖帥衆追之遂大破吐番今東西聯合其事

相同此策正可行也亟宜曉諭各邊酋長誘以厚利有能擒奴酋者重其賞大其封仍以建州屬其統轄有能擒永芳者亦厚懸封賞而不吝德威所及孰敢有違不惟奴酋跳梁可除而諸酋合謀逆志亦可潛消則遼可保無患矣遼無患而社稷可永無憂矣至于關禁法最嚴啓張儒紳等借稱厰置買皮張將欲何用是何年月日出關何衙門文憑而行且擅帶夷書敢作姦細明係私通外夷法所

不赦守關跡虞亦可當宼問也至于請帑之
疏束于高閣不思諸侯所保者惟在土地人
民政事況天子乎今日土地可棄也人民可
殺也政事可廢也而帑金必不可發臣恐無
餉則無兵無兵則無遼遼一失而天下未可
料也值此土崩瓦解之日即傾儲而出夫復
何益
皇上早翻然省悟思此大寶爲
祖宗相傳不可等于朽蠹早定睿算嚴諭羣臣矢

心謀國共期安内攘外鼓舞將散人心挽回

將危國勢則金甌無缺天下安如盤石臣帶

礪之盟亦可幸無墜矣

籌遼碩畫卷之八終

籌遼碩畫

八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5
C6
497

AC
149
P3
V.34

籌遼碩畫卷之九　戊午孟秋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足餉惟艱用餉宜愼

仰祈

勅諭督餉新臣上體宵旰焦勞務持撙節以重軍

需事竊惟三韓告變以來

皇上睠焉東顧至廢匕箸憂之且謂足餉方可足

兵一則曰上緊給發再則曰上緊那借三則

曰上緊措處此等

明綸不一而諭

皇上蓋軫念三軍命脉誠重之矣乃自會議百萬數中纔得六十萬已而有南京五十萬之借有巡青二十萬之借有水衡冏寺百萬之借于羣議三百萬纔得二百三十萬臣等不知費如許爭駁如許瀆聞

皇上不知費如許

睿思如許批荅而後乃今得此也蓋湊辦若斯之難也且即此湊辦者止會議六十萬到邊其

餘在南京尚不知到邊何日在水衡冏寺之
百萬纔准四十萬先發尚不知發于何日而
餘六十萬又稍後期蓋轉運若斯之難也奴
酋狂逞業三月餘我于奴尚未一矢加遺而
薊密永諸援兵已爲補過銀二十一萬六千
兩零矣雲中上谷調兵已去銀十二萬買馬
已去銀六萬矣延寧甘固四鎮調兵買馬已
共去銀八萬矣山海關已議發銀六萬餘兩
矣除已到邊者其用數尚無稽考外只據京

師中耳目覩記已費過銀五十三萬餘兩而
外之催儹搜括肎乎無聞費日益多來日益
少盖接續若斯之難也遼餉較各鎮最薄家
丁頭目及選鋒與夜不收等尚一兩内外各
有差若軍士月饟不過四錢而止此奚以得
其死力乎臣謂今日宜酌新舊而輕重布之
原額實在官軍八萬二千三百四十一員名
是謂舊兵原額年例京運銀五十二萬五千
六百兩零民運銀一十四萬八千二百兩零

是謂舊餉新召募調遣與各將帶領家丁是謂新兵新議三百萬數是謂新餉夫兵亦有新補舊者如原額內喪亾于撫順等堡之役則舊且化爲烏有而即以召募補之此雖新兵仍從舊論至于前日緊急時得無有新餉未解或將原貯之舊餉借支舊餉無存或將已到之新餉那用各須查補無容混淆總之舊餉有馮如京爲政新餉有潘宗顏爲政自當彼此明白不須臣贅大約舊兵主守新兵

主戰舊兵自支舊餉若新兵之餉諒自從優夫寧夏播州事在遐逖若朝鮮不與遼隣平當日征倭酌定軍糧自可考鏡而造器懸賞用間設疑聽經畧督撫發縱主持者又在額糧之外總以有限之物力填無定之漏巵盖敷用若斯之難也夫餉旣有此四難而儻不設之以節後虞莫繼此雖當事所必無而臣愚憂杞惟恐萬一支銷易盡有孤

天子宵旰之思何不趂今潘宗顏聞命方新

勅下戶兵二部相與商確一面移咨經略督撫併
舊餉司各以支用及補償數月纂造清冊以
俟宗顏之至嗣後則主持雖在經略而主納
實係宗顏夫宗顏之以督餉舉也爲其生長
塞外閑習邊情兵法天文多所暢曉原假督
餉名色俾之佐運籌而效一臂非專爲餉也
而餉則其本職也節之一字宗顏宜用廪廪
矣宗顏受事以後要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
的數不時造冊每季終報部報科歲終奏繳

至凱旋事竣合前後總撒彙奏又不必言至于宗顏之差雖有征倭時葉惟新董漢儒已事而在今日則爲創設衙門駐何地方心紅紙劄人役等項作何處置糧料糴買應否仍聽各道分任而宗顏但稽確數倉庫收支應否移隸近邊郡佐而宗顏得資委用陸續募調而來者作何畫一清稽而不至以紛沓淆成額武弁遠檇而至者作何廉核逃故而不至以虛名冒實廩卽錢糧一放一收雖係宗

顏專任而彼中掛號銷號屬何衙門稽查至
經略督撫二臣皆兵餉兼總恐亦應歲終咨
部銷算奏冊進繳此皆不可不蚤爲成議也
盖臣見部臣萬有孚以買馬行其一人而買
馬若干匹彼中陸續買到寄頓何處牧養何
官沿途迤邐奔來管押何人料草何處譬如
初起各將安家行糧皆未之議臣目擊有孚
行未經當事奏白故宗顏行而欲定計于鮮
者如此謂宗顏既以督餉爲名而餉之頭緒

歷襍帳目棼紏故不得不爲三致意耳抑臣
猶有說焉需餉者兵用兵者將而將將者本
兵也今本兵黃嘉善萬無可入朝之理此何
等時尚虛演故套稠疊
溫綸會須改推以慰霓望至于戎政一日攝樞一
日不得卸責實心實做諒戎政自不以代庖
諉者以將言之起杜松矣起劉綎矣起柴國
柱官秉忠矣起馬林趙夢麟張萬邦矣又用
朱萬良張聽矣又用王國棟由昌平赴遼矣

合李如栢李光榮輩桓桓赳赳實相望于行
間但不知初到時各駐信地安在乎臣考朝
鮮之役領馬兵之將十五領步兵之將十四
領水兵之將十二然率多偏裨以下而大將
僅五六員今大將濟濟若是異時合兵則恐
各不相下各不相能分兵則恐勢渙而力微
反以衆盛成其單弱計經略督臣自布置有
法或者機事貴密臨時妙用有不得預洩其
謀而掣其肘也以兵言之初調薊保天津兵

矣調登之水兵南之陸兵矣已又調薊鎮九標十三路兵及臺上南兵矣調宣大山西三鎮延寧甘固四鎮兵矣已又議調川貴土兵調浙江湖廣永順保靖二司土官雖不知曾否行調而劉綎業有揭矣總合遼左召募計當數萬而到者寥寥查征倭用兵至九萬八千五百有奇而今何如者時已屆秋樞臣料當再四劄催速赴以濟燃眉儻各邊鎮尚以各守封疆爲詞或遲解或半解或以不堪者

抵解如項者趙興邦一疏不可不據揭叅覆
明告
聖明懸三褫以示重創則樞臣今日最急務矣臣
不知兵而因餉及兵盖前日無餉則急餉今
日餉有次第又當急兵不者恐延捱日久將
已到之兵坐糜月廪故速催兵亦所以節省
餉也總惟
聖明及當事諸臣之留意而已矣他若三百萬之
議尚少七十萬容臣擬議另疏再聞

○遼東經略楊鎬題爲西虜大犯河東官軍堵截出境謹據塘報奏聞並議市口緊要將官以伐狡謀事臣會同總督薊遼汪可受查得奴酋于四五月間多齎銀幣等物投送西北諸虜或欲其助兵同犯以抗拒內地或欲其分兵各犯以牽制內地而各虜有從者有不從者其不從者則卜言顧諸部落其從者則乃蠻與伯要兒諸部落而粆花部落又在從與不從之間也故六月初九日乃蠻等兄弟入

犯大淸先得款夷打剌漢入報預防斬其一
級而退又于十九日入犯大寧南及邊墻望
見兵馬知我有備而退回巢矣及二十一日
降夷額克兎等又報伯要等十個頭腦約粆
花共連兵二萬要犯搶廣寧大小黑山雙臺
一帶如不得便就搶河東一帶地方此時鎭
城無兵除保定總兵王宣帶丁兵數百出防
義州未回止有新到遊擊劉遇節適入廣寧
陞任遊擊丁碧適過廣寧共令挑其所帶兵

丁數百並麻岩家丁一百名設伏于黒山雙
臺一帶虜已露形知覺復從南轉東而窺遼
瀋降夷額捎又報虜衆東向遼河糾聚瓢船
的確將犯遼瀋臣以令箭急傳河東總協各
將官去後二十四日果犯河東長勇堡至梨
木山矣去瀋陽盖止三十里而總兵李如栢
向駐瀋陽備東夷遂得率見在官軍二千五
百餘名出與交鋒據報斬獲虜首一十三級
得獲虜馬三十三匹并盔甲夷器等件虜實

傷亡甚多又未及開營掠搶一人一畜虜之
初意詎止如此乎特我又失一坐營官雖以
身體肥大墜馬而亡而我亦非有利無害已
除得獲功級傷亡士馬聽巡按御史另行查
勘坐營官聽兵部即行選補外乃伐謀伐交
兵家所貴奴酋不惜多金厚幣予虜以圖我
而我于市口所惜者寧幾以不收未款之虜
于此時而甘坐受其牽制乎但威不可損恵
不欲褻就裏陰陽操縱全在駕馭得人耳查

得鎮靜關市口正各大虜領賞之處往年除
守備外尚有一官專管撫賞講處夷情一以
委之近自遊擊郭濟川蒙議後遂不復設所
謂因噎而廢食者又查得管鎮武堡遊擊事
王牧民在關三年最知虜之情狀且得虜之
懽心每曰馬法可轉别地何苦常在此間我
每不好作歹等語及其陞任臨行又皆盒酒
入送查其任内月日虜亦不曾犯搶則王牧
民之能撫馭虜情可知已及查正安堡額設

遊擊一員鎮靜關正其所屬相距又止三十里而近合無將管正安堡遊擊麻承宗與鎮武堡遊擊王牧民互相更調不數日各領事任使牧民得兼撫虜使諸虜得見舊官庶巳款者可堅其款未款者同就于款西虜旣款則東夷勢孤我不勞于牽制自可專于撻伐矣再照臣等累疏請救援皆非虛事張皇遠水近火竟難如望更須樞臣勿憚嚴檄早行徵發幷速調川兵刻期出關專以備劉綎之

用庶不再誤事機而近見講論東事者日繁
有徒集思廣益誰曰不然顧大半模寫喪敗
之形不無虧損國體而于處置機宜或言之
未必中或洩之又太輕皆兵家之所忌也况
奴酋專用內地之人窺覘內地虛實緩急且
並邸報言前後喪敗之形者相爲傳笑言兵
餉匱乏之實者相與樂談言如何攻勦之策
者預爲餙備是可視爲無所關繫而不爲之
禁制乎統乞

聖明下部覆議行臣等施行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爲東虜西虜交訌開鐵

深爲可慮懇乞

聖明深惟邊計以固金湯事前者建夷反叛戕我

陛下之赫怒亦已久矣今者西虜又肆虔劉可憐

王師海内望

禦虜之熊羆翻爲無定之白骨將帥若此士

卒何言不知

陛下得報之日曾爲此傷心墮淚否也昔甘泉有

警而漢天子自出勞軍且按轡徐行以養成
大將軍之威望所謂勝于廟廊之上也今
陛下特起經略臣楊鎬以任邊事而未聞畀以閫
外重權將輕則三軍之志不固威薄則四夷
之望不尊可不賜以尚方劒使副將而下皆
得以軍法從事昨者僉書柴國柱所將家丁
纔二百人耳萬里赴邊將從事于强敵而
陛下不以爲念即古所謂犒師之薄者無過于德
宗之糲飯蔬菜而亦無之欲以此鼓三軍之

心而責死綏之氣蓋亦難已起諸夙將責令
援遼名非不美一人而領二三千之衆則一
牙將事耳官高則權難于相御勢薄則虜易
以相向且將步將騎或爭其所習用南用北
或失其所宜此中有無窮之慮焉
陛下不可不穆然思也以臣愚意如諸夙將或假
以訓練團聚暫處于金復海蓋閒以爲開瀋
後繼或分駐于寧前與李光榮相爲表裏所
謂固其腹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蒲汛懿瀋四路最爲咽喉要地宜各擇一材武將鎮之不必拘其地望俟我師可戰經略已有成計然後令騎將將騎步將將步審勢而後進彼駑馬有棧豆之戀必厚集于一城之内臣知所以取之矣遼地狹而迤長道路遥遠經略既在軍中當遍歷諸城以調和三軍審機慮勢其巡撫地方之事應否另推一人以爲廣寧根本至于督臣所言練鄉兵一事深得韓魏公刺忠勇遺意散之則自固其

鄉土久之教訓必有驍果可資軍中之用遼
之士紳名族獨不能身荷戈甲爲子弟先乎
是在經略激厲之以必行而已新兵餉厚舊
兵餉薄則舊兵必詭而爲新臣以爲兵不論
新舊但分其勇怯以爲等級查占役而舊兵
不患不補汰冗冒而舊兵不苦餉薄是在經
略及新舊臣加之意而已言戰言守皆廟廊
大計精言戰而守在其中精言守而戰在其
中劉綎號西南名將乃云戰守定而後出關

此何言也但所慮兵馬體貌及駐劄事則
陛下不可不預爲之計古未有建大將之旗鼓而
提卒不滿千人者亦未有權輕威薄而可以
制勝于疆場者唐九節度之兵而一旦自潰
則威權不一之故
陛下可不深慮之乎
陛下自有遼事以來未見有一念之顧畏一日之
疇咨反若堅持一念以求勝于臣子者嗟乎
君臣一體榮則俱榮辱則俱辱使臣子困頓

偃仰無一毫之才智則國家何如哉而君父
又何如哉至于内帑一節當時勸
陛下勿取今日軍興必藉此爲長計宜乎
陛下疑臣下之謬然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此金錢
積在大内則不能流通四海此百姓困敝之
原也况舍此朽蠹之在大内者而欲取盈于
民間傷心刻骨將有不可言之禍則
陛下發帑以紓邊患正今日第一議也若外餉聲
容而兵餉不繼則開鐵必危北關必不守偪

廣寧而震山海干戈之禍何時已乎伏望
陛下念開鐵係三韓要地東西虜是連衡狂寇速
御文華殿進諸臣問計羣策羣力皆得舉行速發
内帑濟司農之急厚賞東征將士作其氣深
念戰死諸將以安其忠義之魂則邊疆幸甚

○兵部題爲憂患思防再杼一二末議以佐軍興
事職方司案呈據巡按御史王象恒揭前事
内稱自遼事起内外震恐救焚拯溺無論四
方之調發無一不灌輸于遼近經略又請照

征倭例抽選薊兵八千七百而薊鎮兵馬赴
遼者精銳幾盡補額尚未有期秋高實爲可
虞查得萬曆二年等例議將京營官兵七八
千于秋防之時分發密鎮潮河川喜峰口古
北口一二要害處防守春以正月十五日行
三月終回營秋以七月十五日行九月終回
營今雖不可多出不可遠出惟酌量往日之
數于秋防時分發密雲潮河川喜峰口古北
口防守三月一換路途密邇發則一二日可

至黛都城有警撤則一二日可旋京營有此七八千似不加多而邊庭則有一人可省一人名募防一處即免一處空虛等因到部該本部看得奴酋倡亂在處煽動外則虞遼虜之併力而敵之羽翼益張內則虞薊虜之生心而我之肘腋或變此按臣所以攬轡低回借箸而籌畫也其解散西虜一節最是目前急着即經略楊鎬亦謂奴酋不惜多金厚幣子虜以圖我而我于市口所惜者幾不以收

未款之虜于此時而甘坐受其牽制乎苐如前議可省數萬兵之力卽不惜數萬兵之餉可省數千兵之力卽不惜數千兵之餉恐邊臣止顧目前之急而不暇爲後日之計濫觴一開便難底止異時邊臣媚虜將以此爲口實虜日飽日驕而我兵力日餒日削其弊必至于此幾如經略所謂威不可損惠不欲褻者此猶是操縱之微權也應聽經略便宜徑行外至撥京營軍分防薊門一節行准京營

總協趙世新等議稱遼左多事薊鎮精銳抽
選出關肘腋重地空虛可慮按院議以京營
七千循例擺防此桑土綢繆之至計也似應
准從但京營軍馬原係禁旅若盡以戰車二
枝出防又慮都門單弱合無以五軍戰兵二
營軍馬一枝三千四百餘名前去防守聽候
該調遣目今本營久缺將官查得神樞二營
管叅將事遊擊鮑承先歷官邊塞素負忠勇
秋防事務堪以委任其中千總官查得神樞

五營中軍趙應爵神機二營千總胡從儀神
樞一營千總陳學捷夙閑將略素得軍心堪
以調委各官養廉素薄茲當秋防備辦行裝
不無稍費合量動支本營犒賞給與置辦以
示鼓舞所有隨營選鋒無馬者尚多若待冏
寺兌給不無延捱時日暫將各車城營馬匹
兌給前去俟冏寺新馬解到補還各營庶為
兩便其將官
勑書旗牌原有舊例乞為查明請給合用盔甲器

械旗幟等項備行副將查發等因到部爲照

薊門擁衛

陵京關繫重于諸鎮故歲調宣大延綏兵馬入衛

此豈獨爲薊蓋爲京師門戸計也近因遼事

告急薊軍及西兵之精鋭者大半調出關而

北門空虛極矣目今雖議募補第所補者該

鎮之額軍而西兵之調援者其缺伍猶故也

京營諸軍原有更番戍邊之例萬曆初年猶

相踵行當此邊庭多事之秋豈容坐糜糧餉

不出國門一步乎即戰車二枝盡調出防亦
不爲多但邊關各口比屋不甚稠密業有該
鎮標營兵馬貼防又益之以京軍栖止亦多
不便總協議調五軍二營軍馬一枝三千四
百餘名分布薊門各要害衝口亦足補西兵
調援之數矣此在該鎮藉有防扞之力而在
各軍亦漸習戰陣之事按臣所謂耳習烽燧
可以識虜情身親矢石可以練膽氣藉名稽
發可以覈實數者誠確論也復經本部移會

京營總協酌議停妥前來相應據揭依擬題
請合候
命下一體施行
○左軍都督府添註僉書劉綎題爲恭謝
天恩併陳一得以謀萬全以圖報效事職自束髮
隨父從戎身經所討若久系城蠻酋阿大阿
二等若雲南恢復三宣六衞生擒岳鳳罕乾
攏烏等獻俘告
廟後平羅雄者繼榮又有破武定等處鳳騰霄之

命若陝西則火落赤及濫叨提督後兩援朝
鮮一平播逆一平建南叛猓大小馬步數百
戰裹搶遍體仰仗
天恩在在報捷此直犬馬微勞未罄父子酬恩之
萬一頃自建南功畢被論自分骯髒乖世屢
起屢躓甘爲太平百姓兼年漸逾邁積傷日
發忽于四月接兵部劄付奉
聖旨劉綎等准以原官起用添註後府僉書着星
馳赴京聽候調用不許推托延緩備劄到職

職念主憂臣辱義不敢後力疾趣裝帶子劉結劉佐併帶屢隨征討有功員役劉招孫等併見在家丁七百三十六名戰馬八十餘匹額外本省行糧每日人馬三分以四十日爲期于五月十五日起程其安家銀兩因行促未奉部文職暫爲代給今經部議尚未解發又有舊役因征建南後一年糧餉不給回籍令其散處生理今陸續到者數百人前後約共一千一百有奇職以勢亟冒暑兼程自擬

速到乃今月十五日又接兵部劄付蒙
旨着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應援職尚敢遲滯顧
君命不敢不遵而師旅大事又不敢不慎職勿獲
已仰冒
天威俯塵一得盖今出關應援勝負榮辱在此一
舉慮不遠而憂乃近矣盖
廟堂戰守之議未定難以出關而將之責成未定
兵之分布未定難以出關即火器兵器馬匹
諸色破虜器械未備或各省所調之兵馬未

到或新召募之兵馬全未經練亦難以出關而議懸賞則尤當破格鼓舞者也何也凡人情貪賞則輕生覬名則氣奮成功自速即職給兵餉而尅日尅期所省尚多儻不加鼓舞之術恐人心懈怠遲延歲月而所費反不貲矣又法云知彼知已百戰百勝若虜奴蓄謀已非一日善用詭計連結諸酋不惜全賞收拾人心而中國長技虜已並擅尤可恨者戰則多驅漢人以當前鋒繼彼勍虜以成破竹

則城以外犬牙密制城以內芻糗如茨是虜
反得守而後戰之法兼虜所據重山茂菁盤
曲阻深一丈八子同惡相濟鴟張鳥散呼吸
機變火器兵器皆備弓矢比前歲多帶馬不
待秋肥春夏長驅萬一河凍糾合諸酋聲東
擊西則薊鎮山海路一片石等處及燕河路
建昌路等處皆不易隄防是虜何如情狀而
可不謀定以出關也若遼自職目擊三次大
敗死者既銷我銳擄者實藉寇兵兼今全師

覆沒草木皆兵人心多貳征繕難備自遼陽
有李如栢山海關有杜松援遼有麻承恩而
又得新經略元老壯猷折衝于上雖令羽書
狎至而告警者不絕然區處已有次第表裏
自相關切卽不能犁其庭而問罪亦業可固
吾圉以待時此出關應疾應徐之步驟也至
所爲待時問罪則職柴國柱官秉忠等所關
繫不小卽不然爲虜入犯而應援則所關繫
亦不小如所帶僅止家丁何以制敵或援以

烏合兵將未習又何以應猝又況兵未操練
金鼓旗號不閑器械火藥破虜之具百無一
備而爲將者輕諾領命已彼不知又何以應
援凡若此恐非好謀而成也伏乞
勅下該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共議或戰或守而
後戰或兵分幾路或每路用兵幾萬所用之
兵或南或西或新募或抽調仍
勅該部議妥策遣孰統某處兵馬孰應某處兵孰
據某要害以扼酋之咽喉孰駐某城堡以成

吾常山之勢其間西南則鴉鶻關五嶺關夾山關東北則北路關皆今日奴酋設險之地而我之靉陽清河撫順等處尤爲喫緊咽喉地方亟爲擁兵堅守又九邊將領虛張必剿之勢牽制諸虜使虜各自保而奴勢自少殺又須一恩威並用之將統勍兵一枝以撫助北關又須一赤心報國廉潔智勇之將統兵馬一枝鼓舞朝鮮以掖奴酋左臂再或左右前後四分以臨之守則星布戰則環連所以

外攘也而內修亦不容緩
神京為堂奥薊鎮山海等一帶為門庭須各隨
險要命名將分守整兵秣馬晝夜嚴加申飭
以固扞禦此內外合謀之梗槩亦職一得之
愚也至于任將不可不寬于文法尤不可不
嚴于責功有智計者則令任謀有膽略者則
令任勇有能戰守能應援者則令任戰守應
援權無相錯功無相忌杼無輕授無同舟而
檣柁異操也無一臂而左右共掣也無天下

一家而南北異視也又必賞一人而千萬人歡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而賞罰決無移時也至于用兵不可不廣于揀選尤不可不慎于徵發遴人誠便而其心膽不落者能幾真保甚近而逃亡哭泣者比比南都腹裏之兵曾未經戰必須訓習九邊榆林甘肅等處之兵雖稱驍悍或難輕撤即職素用川貴湖兵本知路遠恐擾驛遞仍恐凱還日氣或驕縱職今亦當預言但職心爲

國唯圖有成不得已畧其短而取其長其所長
者終年仇殺衣甲刀劍不離其身樂鬬輕生
雖帶數傷猶無反顧極耐寒苦慣鑽山軼嶺
援崖奔箐偷營刼寨亦能用火器奴虜險阻
正宜若輩職敢畧陳之如見任管雅黎遊擊
事周世祿同指揮李自明可率夷兵併部兵
一千或千五百原任叅將今緣事周敦吉同
軍門標下聽用千總鄧起龍可將見在軍門
食糧能使火器夷兵三千內精選六姑呷打

一字六姑馭貴康滿趙麻子四管受張花兒李貴等五六百名此兵見在操練而閑置無事者調來候其名缺彼處即行召補帶銜守備袁見龍可帶部下漢夷殺手馬步一二千名又原任叅將吳文傑又千總朱恩周尚元等百總黃俸等皆能殊死戰而馬步併優者據今見任廢閑大小將領不乏而職寥寥數人者以此役大非經血戰則職不敢妄舉一人也其土官兵如永寧宣撫司奢崇明部兵

半馬半步約有數萬可精選隨帶眞元楊泰
裴應斗楊朋黑兒等四五千湖廣永順司彭
元錦部下步兵約八九萬精選可得五六千
威茂之番兵近虜知虜情可選得千餘馬瑚
黄郎木坡雷坡等四司課兵馬步相半者可
選得千餘六番招討天全司高楊二家籐甲
馬鞊兵約有數萬可選得二三千平恭邑梅
酉陽石柱石耶等司可共選得五千廣兵興
寧長樂之兵可選得一二千貴州永西宣慰

可于十餘萬之中挑選馬步五六千雲南帶
衝守備李俸係夷姓見在騰沖防守可令帶
夷丁或一千或五六百外帶慣戰能使火器
象奴四五十人以上官兵職已具冊詳註地
名數目開報本部其馬兵除水西兵全用馬
兵外其餘亦間能自備鞍馬在步兵亦間能
自備長鎗大弩衣甲鎗刀藥弩藥箭非若他
兵盡出自武庫太僕而費多者臨陣不過給
火藥火器併添取棉甲腦包馬紮而已然職

議調兵止及川貴等處而不及其他者盖
君父知職職知各省兵獨川貴者果敢破敵知而
不言欺之罪大言之而宜調不宜調伏惟
聖裁職未敢取必也外職親弟劉國相魁梧有略
弓馬技藝熟閑曾經江西巡撫王佐以倭警
聘用因遵父命業儒故不輕出今值君憂宵
旰豈可便私伏乞
勅部議覆所調漢土官兵應否調取併弟劉國相
應否取用其應用器械火藥銃炮戰馬等項

俟兵齊合再請發若職所帶鑽發佛郎機百子排銃鳥銃火炮釘板挨牌衣甲刀鎗袖箭藥箭飛鏢等器職亦少有備今尚未到容職俟此軍器船到方可整辦又容俟所統之兵陸續前來方可起行此職今日不得已而必當明言者職老且病不堪重任爲惴惴而今輒陳瀆亦據職愚必仰領

廟堂分責之命宜提督者予以提督宜協總者予以協總而後往受軍門相機之宜無多掣肘

少假便宜務課成功實效則事非草率人無
漫嘗而或守或戰皆可隨勢而行矣儻不然
隨行逐隊輕諾出關將靜坐耶將觀望耶將
口輕任而心果無怯耶抑果神出鬼沒或幻
術或陰兵足以克敵耶職恐輕發僨事張承
胤卽前車矣況今邊事亦難言矣一聞警則
人情洶洶若虜在目前而應事不無過于張
皇虜稍退則處堂怡怡竟置之度外而綢繆
不無竦于桑土者職甚願

廟堂猝必鎮定安不忘危而以持重深謀警飭之
也若夫重事權昭賞罰破毀譽鼓士氣等方
略君父自有訏謨諸臣自有至言又何敢贅
唯緣出關之命不敢造次陳情伏乞
天鑒
○江西巡按張銓題爲天人交警亂萌已著懇乞
聖明亟圖消弭之策以保治安事職聞國家禍亂
之作必有其萌不徵于天則徵于人其徵于
天者必先告以災異而後降以鞫凶其徵于

人者或發難于一隅而動搖于率土稽之往
事歷歷不爽自非見端知委杜漸防微未有
不至于覆敗潰裂者也職觀邇年以來災變
疊至如牛妖人怪渡鼠飛蝗史所不數書之
異與古所不經見之孽駢集一時而都城之
內往年風折門鍵矣今年河水變血矣咫尺
宸居豈宜有此明明上天顯以象告而
陛下恬然不以爲意職愚不得其解豈不以內外
諸臣歲歲告災日日言亂而天保之茀祿彌

長全盛之山河不改遂謂天道無徵人言不驗歟不知灾屢見而應未彰者天之所以愛

陛下也亂已成而端未發者又天之所以驕

陛下也

陛下狎其愛而狃其驕曾不能修德修刑知危知懼則愛者將轉而爲怒驕者將變而爲罰挽回無及而國家之事去矣

陛下尚可泄泄已耶若夫奴酋者我之屬夷世受豢養之恩而戎索約之者也一旦狡焉躝入

攻陷撫順總兵張承胤提師救援隻騎不返
羽書告急京師戒嚴
陛下赫然震怒下詔征討在廷諸臣共奮請纓之
志同矢借箸之籌議兵議餉議人議法亦既
不遺餘畫矣職復何能贊一詞顧職所憂者
不在外夷而在內地不在外疆而在朝廷不
憂奴酋爲中國患而恐中國之憂或因奴酋
起也何則奴卽黠悍然當陷城覆軍後不能
乘破竹之勢長驅而窺關門此其伎倆亦可

槃見況有北關犄其後彼能無覆巢破卵之虞即或秋高再舉亦不過攻掠沿邊城堡耳似不足深患也惟以一小醜而欲徵天下兵與之爭一旦之命于疆埸外此則職之所大恐耳兵法曰知巳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巳不知彼百戰百敗今

陛下聽鼙鼓而思將帥選舉謀勇之臣經略則起楊鎬矣廢將則起李如栢杜松劉綎柴國柱輩矣此數人者不知能制奴酋之死命否耶

奴酋控弦之士名曰六七萬實亦不下三四萬皆人人堪戰我兵可與搏鬬者不過諸將家丁而諸將家丁多者不過數百人此外則部議挑選召募調發者也挑選之兵職嚮為保定刑官往來三輔間屢從校閱之後熟知其習玩惰靡不堪臨敵召募所致皆素未荷戈之徒所謂驅市人而戰者古今能用市人者獨淮陰侯一人今之為淮陰者誰耶至調發之兵未必慣戰就使堪用而近者千餘里

遠者五六千里比及至遼已困頓不支語曰
三鼓氣竭況強弩之末乎且用兵者必兵與
將相習若指臂相使而後可取勝今以五合
六聚之衆而聽一人指麾耳目不習心志不
通使之用命克敵勢必不能如必待訓練齊
一而後用則曠日持久師老財廢又非計之
得也此職之為中國自料者也而料敵則更
難焉夫大師出塞必期勦滅非徒以虛聲恐
喝之也然而山川之險易能熟諳乎部落之

聚散能盡窮乎懸軍而入能無憂後繼乎出境而軍能無憂抄絕乎且夫突騎如飛縱橫野戰者夷之所長而我之所短也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無一可者故曰難也

世宗肅皇帝時虜屢入雲中上谷間殺掠不可勝計甚至胡騎直薄都城而不聞伸撻伐之議者亦度不能制其命爾且以

文皇帝之神武兵精將勇而臚朐河之戰五將不返全軍殲焉則出塞之役奈何可輕言之也

夫封疆失事主憂臣辱滅此朝食職亦與諸臣同心而持議若此者非獨懦也天下事謀其始當圖其終發其端當窮其變不在倖勝于一擲而在決策于萬全為今日計職以為且不必徵兵各省騷動天下但就近調發召募之衆益以遼兵俟經略至日分布諸將屯集要害修復城堡多製火器練習營伍且以固吾圉而厚撫北關以堅其敵多行間諜以潰其黨然後用計以圖之乘隙而報之期于

一剏犬羊以伸中國之威雪撫順之恥巳耳若夫絕幕空庭之事言之可聽而行之實難職不敢從諛也說者謂國家西平哱南殄播東掃島夷易于拉朽以

聖天子之靈將士之力何有于蕞爾之奴職以為非可概論也哱賊叛據孤城楊酋死守一隅若釜魚檻獸大兵四面壓之何慮不克倭亦倦而思歸非我實能破走之也若奴之兵力既非倭比而雄據東偏勾連北虜又非哱與

播比且三方之役失亡士馬糜費金錢不可勝計今止議兵十萬議餉三百萬耳尚且搜括難足尸兵二部束手無策不知此兵此餉果遂足了此役耶萬一不足兵又于何處調補餉又于何處那借耶兩敵相當無兵無餉得中止耶勢必將加賦選丁動搖天下職所憂大患因此此而起者政謂此也雖然此此較量于利害之間而非制勝之本也語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又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陛下則誠有道之主也而今之國家治耶不治耶
陛下深居高拱置天下于度外即邊疆大事亦且
有留中不報則誰肯爲
陛下出死力者
東宮輟講幾更寒暑而屢請屢格終不舉行
皇長孫英茂之年正宜出就外傳陶養睿質而曾
不置念貽謀燕翼根本之計謂何以至政本
單虛閣臣以一木支厦而枚卜之不行如故
也九列晨星強半代署而大僚之不補如故

也臺省空虛守候諸臣困頓旅邸而考選之不下如故也漢廷有一汲黯而淮南寢謀宋相司馬而契丹相戒不敢入寇則今日禦侮之方用人非第一義耶職又聞昔人云平居無直言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義死節之士若臺臣劉光復者忠貫白日名高折檻尚使之幽囚囹圄又何以激天下豪傑之氣哉

陛下誠深察天人之變亟爲社稷計修德省咎行政聽言于職所謂儲講枚卜諸事一旦慨

俞宸衷一轉天心助順神氣自張奴酋小醜叩關

請罪不暇尚敢逆我顏行職愚不識忌諱杞

憂切念冒昧陳言伏惟

聖明採納

○南京兵部尚書等官黃克纘等題爲邊事日急

聖心故緩遠近疑惑懇乞

聖明存大計捐小費以圖萬世治安事臣等讀易

云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

人曰財夫財以聚人人以守位則財也者誠

仁者發身之物不可謂
皇上之惜非所宜惜也但其聚之也將欲何爲夫有所用之也庶人之財用以豐衣美食廣田宅以遺子孫人君之財用以裕國足兵固封疆而守社稷平居無事則秋毫不敢輕費一旦外侮卒至羽檄交馳則雖傾國而用亦所不辭何者弓馬器械非財不備英雄豪傑非財不奮征伐守禦非財不行于此不用後將無及外侮消矣大寳固矣億萬之財雖散猶

存四海九州皆輸財之數也不然縱積如丘山亦豈爲我有乎近者奴酋發難破我城堡覆我全師殺我大將中外駭顧失色咸謂破竹之勢迎刃而解彼若席捲長驅則山海以南望風而潰矣司馬徵兵司農議餉皆謂兵易募而餉難集欲我

皇上大發帑金張撻伐旋因奴暫退聲勢稍緩而

聖心愛惜帑藏不肯多發諸臣懇請殆無虛日今

夷奴復入破三堡矣在彼也得寸得尺爲蠶

食之計在我也惜財惜費戀燕巢之安司計者苦心焦思多方搜括幾于算無遺策矣而多屬積逋半成烏有提空名而責實數未有確然可取如倒囊出物之易者也臣等思之山河誰之山河也社稷誰之社稷也爲山河社稷主而時值多艱不能發財以聚人資人以守國昧大易之訓甚矣夫財用在庶人當吝在人君則不可吝用以寵嬖倖賞無功則當惜用以招豪傑致死士則不當惜小費而

大獲小損而大益所得孰多一恒人能辨之
聖明之主何見不及此乃當國事危急之秋猶守
匹夫吝嗇之見臣竊惑焉且諸臣所請僅五
十萬以臣等計之則百萬未爲多也計此五
十萬能滅建夷而後朝食乎未也苟未可滅
而它日復請則所求益頻
聖心益厭曷若多與之使他日免于再請也臣以
爲今日少與他日求免多與一之固惜十之
尤惜何如一大與之而使吝跡俱泯也抑臣

覘邸報見奴酋用兵多學左國人云中國有書生爲之謀主語殆不誣撫順之戰曰兵分隊而陣白旗白甲白馬望之如練紅旗紅甲紅馬望之如霞此夫差黃地之兵也得我降將家丁則配以婦女與以一犬二鷄二鵞又人給一牛一紬四布月米一斗此句踐慈幼長孤欲以沼吴之策也夫以區區奴夷猶能不愛紬布諸物以結士卒之歡而堂堂中國屯膏不施使謀士勇士反爲彼用且旣吝帑

金又吝爵祿一官之遷如轉巨石一
旨之下如望甘霖人心觖望忠義益灰未知將依
何人以共主大功而守此大寶也臣等興言
及此有涕滂沱伏望
皇上思祖宗付託之重封疆一失不可復收夷兵
再至不可復禦泄泄從事則寇日逼而禍日
深大內阿堵徒爲大盜積吝嗇不用徒爲大
盜守慨然發百十萬與天下豪傑共圖殄滅
此賊以安遼左而固京輔則發財聚人用人

守位雖大易所稱何以加焉

○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鄒維璉題爲邊患孔棘兵食尚虛謹獻救時急務以裨安攘實效事臣以庸才濫竽樞曹甫任兩月遼事旋聞自慚書生寡識無能仰佐

廟謨萬一而此一腔熱血積誠巳素在兵言兵庶非越俎敢謂疎遠小臣不分君父之憂哉用是不揣冒昧謹以芻蕘一得上瀆

聖聽盖自奴酋逆天遼左殘破至今三閱月我之

調募入援不滿五萬人而此見集五萬糧餉不敷漸多逃散曰剿曰守議同築舍虜騎再舉三堡破竹經略出關倉卒無措至請薊鎮山陝邊兵并借各鎮家丁司農仰屋嘆息至請酌賣青衿扣役糧議遣使者遍搜省直府庫窖甚矣天下之大四海之富何至捉衿露肘若是國家養兵二百五十餘年歲費金錢四百萬竟爲何事而至臨期議募募又無資是可不爲痛哭流涕乎遼左目前募猶可支

脫若事久不寢募將何繼又脫九邊蠢動草
澤竊發何以應之是召募一著可爲今日應
卒權宜不可爲日後接續長策可爲遼左一
面禦羣醜不可爲天下州郡防大患臣謂國
初府衛軍政布在方策若補偏捄敝設法振
舉止靠臨時召募以濟事事蔑有濟矣我
高皇帝馭軍之制設衛置屯中外繡錯無事務農
講武有事遣將調征國無募兵之勞而兵足
民無養兵之費而食足乃今不思所以振舉

之策而第一槩指爲無用官以贅疣視其軍則曰折衝禦侮必藉召募軍亦以此贅疣視其身則曰折衝禦侮信非已任舍兵索兵兵弱如故舍餉費餉餉匱愈甚武備弛而國勢弱職此之由請以唐喻唐初府衞八百諸所領以折衝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及折衝甚者罪及刺史以故貞觀至開元國富兵強自張說募彍騎而府兵壞李林甫又令各鎮盡行募兵奏停折衝上下

魚書而府兵廢祿山一亂幾不可救彍騎安在此非今日殷鑒耶據經略疏援遼兵真定六千已化烏有保定三千不願出關登萊三千盤桓海中南京三千遷延道上果爾則亦唐人彍騎市井應募之類耳何異土著籍軍也人以籍軍無用不若銷減待盡省餉召募此猶懲咽而廢食臨渴而掘井臣終以為非計籍軍雖弊世食國糧猶可迫以分義藝縱不習歲有操練猶如傀儡戲場之虛文若彼

貧兒烏合匪獨親上死長不知即進退坐作之法其能驟習乎世無孫武淮陰之將畧遽驅使戰能不魚潰鳥散乎即以省餉論與其不惜疊費以募兵烏合無用曷若稍益額糧以練軍持久可常如云名募難廢然猶此見在軍與餉募較省力較易矣昔李泌與唐德宗謀復府兵曰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府兵不廢豈有上陵下替之事陸贄論關中形勢杜牧作原十六衛皆以名

募非計而思府兵爲遠謀豈無見哉今日國家本末俱弱固無唐人方鎮之慮矣但恐一旦有事宋人所謂虜至一州一州破至一縣一縣殘者不能無憂耳臣爲今日急着計

皇上似宜降詔罪己視朝蒞事新人耳目激人志氣使寓遼叛民咸謂淄青投戈之將士不至委身以助夷而又發帑益餉招奇才募死士與善人君子謨謀廟廊信賞必罰自足制敵堂堂天朝何必覬望朝鮮北關之助以爲憂

喜也又爲

皇上後着計宜詔兩京軍餘汰弱補壯以實畿甸在外則詔撫臣兵備嚴飭郡縣衛所揀選鋒優廩餼如京營例每軍壯丁一千中更揀五百少則四百或三百簡而又簡具籍報部若有調遣安家行糧即以本軍一年行糧全與之路遠時久則又斟酌多寡預支兩年三年以足之軍伍操練固是弁職選鋒則宜屬之于有司在府屬府在州屬州在縣屬縣若古

人之牙兵今日撫鎮之標軍將領之家丁然一切挑選教訓專以責之有不中用則以唐罪刺史之法行大計賢否考成功罪即以此項爲首務上而撫臣兵備亦即于此定才品有能應調即赴不濡滯不疲弱有紀律超陞示勸若然誰敢更自惰玩以壞軍政夫選鋒何以當屬守令乎牛驥同皁壯士灰心優養厚犒又非武弁所能辦而有司則不難于措處者彼既恃此爲保障倚此爲殿最訓練必

勤撫恤之下情誼必親庶幾有勇知方可得
實用漢法守令兼將帥如李廣魏尚李固虞
詡諸人多能破賊獨非明效乎此外民壯機
兵弓兵等項原以防盜非以充役即郡縣無
衛所者未始無此輩亦宜嚴責守令訓練附
名選鋒之末彙報備調何患無兵安家行糧
亦照籍軍月糧之議取給本身應得工食多
寡隨時何患無餉籍軍拔尤民兵覈實率土
皆然衆力共舉正使遼事未必速定海內更

有他虞尚爲可繼不至臨時束手嗚呼
祖宗功令盡善盡美臣所陳說總屬舊章中間止
核選鋒責令守令以定官評稍似憑臆然爲
救時計不得不設扼要之方非厲守令日後
緩急有恃乃福守令也要之法立弊生人存
政舉總在朝廷邦國力行何如耳鄉飲之禮
不可治戎今人大抵姑息以市寬稍有執法
指曰操切谿刻申商之學遂使法弛人玩將
惰兵詭既已弱而無用又復驕而難使臣切

痛之凡行軍不死敵者必死法而其畏法有甚于畏敵乃可取勝李光弼河陽之戰僕固懷恩少却光弼即欲取其首大旗一揮萬衆齊進張巡守睢陽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動賊疑爲木偶岳武穆爲將兵士凍死不入房餓死不掠食卒遇強敵屹然如山此其令嚴爲何如者今日大將御副將得如光弼守將御裨將得如張巡軍法行士卒得如武穆而宰相則如裴度寇準之擔當

皇上則如殷宗周宣之憂勤何憂虜寇而況區區
奴兒哈赤不當漢一大郡哉儻蒙
聖明採納
勑下兵部酌議施行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廣東巡按王命璿題爲邊警時聞君憂臣辱敬
陳愚見仰佐
廟謨以消内外隱禍以維萬世治安事臣閱邸報
奴酋犯順陷城覆軍西虜效尤乘隙而動未
嘗不愕然爲之扼腕何物醜奴乃敢忘國厚

恩狡然狂逞蹂躪我内地虔劉我人民愧未
能請纓繫醜奴之頸于
闕下日夕憂國之憂敢借箸一籌少竭一得幸
聖明垂聽焉治國如治病善治病者治之于未然
正氣永固邪氣自消八風之所不侵鍼砭之
所不用也待其病而酌實酌虚用攻用補有
緩急標本之計焉乃有虚而似實實而類虚
攻之則元氣愈弱有拘攣恇怯之患補之則
邪氣中堅有膈滿脹結之虞標本相濟緩急

互施非遇倉公扁鵲胗候調劑豈能猝愈哉
今天下大勢何以異此以爲弱乎八方一統
四夷賓服如孛承恩楊應龍逆我顏行旋即
授首德澤遍于遐陬威靈震于殊俗
神京屯宿重兵邊堡處處碁布無宋之偏安有
漢之疆宇且羞言和親軼漢唐而追三代蠢
爾奴酋何足折箠馭也以爲強乎承平日久
日不習兵朽戟鈍戈金鼓絕響見虜則股慄
聞戰則神驚各邊將卒日與虜款沽酒擊鮮

戲博帳下耳據鞍钁鑠者誰斬將搴旗者誰無怪其揭虛蹈瑕敗而不可支也似漢而非漢非宋而實宋也當此而欲含羞忍恥如漢之不報怨于白登乎竊恐奴酋志氣益驕營謀彌狡詭進詭退養疽必潰雖抗以全遼之力震以赴援之聲未敢乘勝長驅然數年蟄伏一旦鴟張或刼北關或連西虜事未可知寧若漢時倏動而倏慴也以漢文帝恬靜玄默然募民塞下勞軍細柳每飯不忘鉅鹿頗

牧不輟拊髀憤匈奴入寇必欲親征逐之塞外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禦夷之道無踰此者安在其不發憤為天下雄也宋室澶淵之役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向使其言竟行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惜乎以和議終也厥後南渡積漸使然可勝慨哉邇者君憂臣辱朝議發憤相機征剿以雪國恥張

天威猶緦緦于其難其慎設經略起名將徵兵轉

餉隨時進止漢過不先師出有名依稀乎寇

萊公百年無事之策也致屢

宸衷努爷金次第發矣令户曹冏寺檢發濟急矣所

起舊撫臣楊鎬夙將杜松劉綎官秉忠柴國

柱王國棟等一時耳目更新聲震中外楼永

保等管山東登州南京水陸等營兵陸續應

援召募遼地壯士令聯絡宗黨危迫相扶又

慮齎糧遠行士不宿飽通海運于青登萊募

兵既集糗糧亦充振九伐之王師問犯順之

醜奴泰山壓卵不待接刃而勝負之機決矣雖夷出虜入狡謀異常何懼焉然而天下所可畏不在此臣所甚憂有不止于此者嘗試言之宋真宗時虜陷靈州有圖朔方之意楊億奏北虜方黠其財猶豐難以歲月破須退保環慶以計困之奴酋弊正坐此酋已歸巢兵難深入北虜乘隙勢難並征須先時于煖宰沙憨等酋或驅或撫令其解散選一戰將如杜松者置伏重兵控持于開鐵要害等處

防其襲後然後一意征奴密諭屬國率兵助
勦北關扼吭于西朝鮮擊腰于東大將統各
重兵并出一道鼓行而前度勢未可戰即據
險置伏守其所不能攻如李牧之養銳示怯
郭子儀李光弼之深溝高壘以待賊來則守
賊去則追可也度勢已可戰平原曠野用車
陣爲城以防突騎奔衝內藏神鎗火箭以便
攻打擊散其營隊或遠斥堠如李廣或正部
曲擊刁斗如程不識或屯重兵以示形勢乘

寇深入從偏襲虛攻其所必救如張方平李
愬田祿伯不旋踵而奴酋可擒矣雖戰在相
機兵難遥度大都一廉勇沉毅之大將饒為
之無足憂也有兵必有餉數萬兵必費百餘
萬餉曠日持久費更不貲苟糗糧不具雖嬰
城自守人無固志遼陽米粟少而且貴常平
夙積漸成烏有此數萬兵糗糧將從神運耶
鬼輸耶青登萊之海運飛輓果接濟可敷耶
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

無粟弗能守也鼂錯論安邊計先積穀趙充
國破羌虜務急屯田盖其重哉我
祖宗朝不愛冏金不惜內帑周給各鎮而隨汝潮
河川之捷成瓦剌之功馘狂逞之俘即如寧
夏費餉二百萬征播費餉二百餘萬救朝鮮
屬國首尾約費七百數十萬
聖明已知此一時也援遼正以衛薊衛薊正以衛
神京視朝鮮遠在遼外播州寧夏遠在萬里者
孰緩孰急寧急其所緩而緩其所急耶漢高

帝不愛金錢恣陳平出入乃克有濟今且損朽蠹之金以鼓邊士死綏之氣紓九重東顧之憂所失者少所得者大不則或用而不足或足而後時纔欲接戰尋患飢餒雖父母不得保其子將何能馭其卒哉脫巾掉臂而大勢去矣既巳設經略起宿將費許多拮据以圖一勞永逸之舉度知必不吝此區區以悞兵機權在朝廷一檢發間耳無足憂也真永等處募兵與延綏等處班軍一齊遠援則內

地空虛防禦何恃

神京東北則黃土嶺一片石太平石門燕河墻子路喜峰路義院口古北北路諸處迫近虜穴南可犯遼北可犯薊西北則南山隘口獨石張家口青龍礄蘇林口灰嶺鴈門八達嶺糜子谷滴水崖諸處三衛枝附係

陵寢肩背山谷崎嶇深林蓊鬱三十里外卽爲遠邊北虜輕騎直抵南山不日可至甚爲

陵寢京師之慮奴酋狡猾安知無媚夷之姦透漏

勾引煽惑北虜窺虛闖入如嘉靖庚戌年故
事悔何及矣乘此時而令樞臣與提督諸營
將汰老弱淸虛冐練選鋒之精卒嚴九門之
關防造兵器充健馬製火藥整車輪練士膽
修堡寨多置烽軍以密偵探自黃土嶺以至
南山隘口俱多嶮峻惟古北路一口春夏洪
潦馬不能渡秋冬水涸沙磧平坦驅馳無難
離密雲可一日抵京師直百餘里耳昔時衝
突正在其處宜廣募精兵另議一大將統領

以杜虜騎衝突于此時尤爲急也樞臣因時
制宜督臣撫臣相機調度同舟共濟如左右
手何俟贅亦何用憂哉天下所可畏臣之所
甚憂者在乎今日之民心也民心者

祖宗所涵育天心所眷注至愚而神至微而著至
賤而貴民心安則得民雖外夷肆虐不能搖
固結之精神人各爲守家與爲戰金湯不足
踰其堅也內實則難動其輿也勃焉民心不
安則失民卽外夷憚威無以服匹夫之志斬

木揭竿之勢成剽掠瓦解之形見刀鋸不足
強其從也內虛則生變其亾也忽焉
皇上試思二十年以後之民心視二十年以前之
民心又安何如耶二十年以前租罷賦蠲民
安物阜嚬咲不假于私人名對時親于閽部
明明在朝穆穆在野自言利者假公濟私而
內使出矣礦有稅珠有稅鹽鐵有稅雞豚閒
架有稅甚者割軍餉以充之派錢糧以抵之
㓛稅增而正額暫減帶徵頻而拖累彌甚幸

廉吏之拊循庶有起色值酷吏掊括幾不聊
生壯者散四方老弱轉溝壑民窮則至親不
顧念邪則廉恥盡捐世頽失俗敗壞而恬不
知怪以是爲固然耳在外則有搶掠有刧殺
嚮馬之盜在京則有把棍有拿鵞頭之棍豈
頑不懼法閔不畏死初心寧忍至是饑寒切
身無可柰何耳建夷未爲中國大憂第患其
動也有以召内之禍内之民實執存亡之權
而不能獨起第患其所自發也必將待外之

變或者蠹賊萌于蕭墻羌夷起于輦轂戢亂
者反以名亂禦夷者潛甚于夷縱有甲兵武
備內外交防勢恐不支洶可畏哉然以
祖宗列聖積德累仁滲漉滋厚
皇上休養生息歷有年所民心未忍悖也老羸疾
疲扶杖而往聽庶幾有以蘇我乎猶冀天心
未遽忘也而水旱盜賊相尋雷火風霾迭變
門欔傷折血色盈河屢見灾異怨聲上騰戾
氣迭露病在中鬱捐瘠滿野掩骼載途病在

消中失今不爲收拾縱容補救撥轉生機雖
有扁鵲後莫能爲矣敢懷杞憂伏祈
聖明採擇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夷氛孔熾天討難稽謹
酌議切要事宜以贊
廟謨以資撻伐事臣自惟才略短淺智識庸下即
捐竭頂踵嘔盡心血其何能仰贊
廟謨萬一哉顧思奴兒哈赤者我
皇上四十餘年豢養屬夷也方謂其感恩圖報作

我外屏豈料其狡焉啓疆反戈内向臣一聞
撫順破殘大將殞沒之報不覺頭髮上指恨
不滅此而後朝食者頃入部受事伏讀我
皇上明旨一則曰大張撻伐以振國威一則曰必
期滅此以靖封疆而又特設經略重臣專主
征伐起總兵十餘員分寄軍旅于此仰見我
皇上軫念東陲赫然震怒儻非繫奴酋之首于
闕下未已者一時在廷諸臣仰體
聖衷悉心籌畫凡徵兵峙餉簡器詰戎俱一一漸

有次第持此以往其遲速不可知要以縛奴
酋而制其死命知無遺策矣臣復何敢多贅
惟是臣職司邦政大司馬九伐之法所以征
不庭而誅不軌者臣之事也臣卽不敢謂髮
短心長別有奇謀石畫出人意表第一得之
愚不敢不獻謹撮近日事宜關繫切要者爲
皇上陳其概焉其
一曰重事權夫
皇上起楊鎬于田間寄以經略一應征勦機宜俱

聽便宜行事故經略議調兵則宣大山西延寧甘固七鎮之兵立調矣議遣將則馬林張萬邦趙應麟三將之廢立起矣其它如設立翼營更調將領勘詳功罪無不朝上而夕報可眞所謂權無內制肘不中掣者而臣以爲未也昔宋太祖命曹彬下江南賜宴于講武堂賜以尚方之劒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而彬卒以此成功今楊鎬之東制建夷不減于曹彬之南征江左也則賜劒以重其權非

今日第一議哉

一曰酌兵餉夫兵用十萬餉用三百萬業有定議而餉銀前後奉旨得二百三十萬在遼左可陸續支用在戶部可陸續湊處不患不足惟是兵僅十萬其遂足辦此乎蓋聞撫順之戰奴兵對敵者不下三萬而其餘未動者尚列九營則所稱五六萬不虛也古稱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今且數倍之據各鎮赴援遼東召募併總兵劉綎議

調川貴土兵本部行令具詳經略奏請徵調總計尚不滿八萬此時苐分防布守似覺有餘而師期一定各路並進彼時兵或不足則臨渴掘井其有及乎宜令經略審察情形或調或募不可不急為酌議者也

一曰分統轄夫大將責任綦重則體統綦隆每員部下兵馬即不得萬數亦須五六千庶可壯規模而增氣色今所䢜各將陸續出關駐劄地方統領兵馬何可不預為之計宜按兩

河衝要地面東如開原淸河寬奠瀋陽西如前屯寧前等處皆夷虜出沒之區各分駐一員卽將遼東新募軍兵各分五六千名暫令統轄無事則嚴防同家丁操練有警則聯絡隨彼此應援亦隱虎豹在山之勢也

一曰明賞罰夫賞罰者帝王厲世磨鈍之大權也賞罰不明雖聖人無以治天下自遼左殘破論者僉謂因循姑息積漸所致今無論矣此後儻復蹈前轍其何以振肅人心鼓舞將

吏故請賜劍尚方其有不遵約束臨陣委靡者經略得以軍法從事罰可謂嚴矣顧驅之以嚴罰雖可禁其退縮之心而欣之以重賞方可作其死綏之氣宜先定賞格有能犁庭掃穴一舉勦除者當不吝封爵以報首功其擒斬元兇併奴酋諸子及有名頭目者作何陞賞明布軍前不論我軍將領或被擄軍丁及亡命在酋寨者但有功績一體敘錄庶人心競勸勇氣自增其于破此小醜不難矣

一曰以折衷定羣議夫人臣竭智而謀殫精而
慮疇非靖獻之嘉猷顧可否並陳方圓互執
其不能兼聽而並收者勢也臣謂切纓冠之
誼期于同心以共濟而苟社稷之利何難舍
已以從人故言者各抒其長而聽者精擇其
可何必彼之爲是而此之爲非耶是所以破
藩籬之見而遊之大通也
一曰以同心責將領傳云師克在和自東事告
警朝議特起鎮臣李如栢而總兵杜松劉綎

官秉忠柴國柱先該本部起用或駐山海或
駐僉書馬林趙夢麟張萬邦又據經略奏題
帶領沿邊兵馬是皆以廢閒之餘並起登壇
之命國恩不可謂不厚諸將素著謀勇久歷
邊陲精心圖報諒所共效第名位相軋則體
貌之嫌易起事權互異則臂指之勢或乖昔
年征播征倭諸道並進互相犄角始克成功
不尚有已事在乎所宜併心一力耦俱無猜
儻成戡定裂土分茅豈異人任不則髖髀莫

解跋扈難行國有常典不敢爲諸將貸也
一日以鎮靜定人心蠢爾奴酋敢行稱亂以
天朝之威靈士馬物力之全盛大小諸臣忠謀
石畫羣策畢舉懸首藁街直旦暮事耳在臣
固不敢懷燕處之安養賊以遺君父憂顧同
朝亦無以震虩之懼聞風而議安危諸凡遊
士不根之建言介胄格外之舉動容臣悉行
禁止無令涸搖則
廟謨定而神氣自伸國體尊而壯猷自振矣

一日以成謨定戰守夫奴酋敢犯顏行必誅豈顧問哉顧絶漠空庭必藉多算而勝愼封設險正爲搗伐之謀今調募未集餽饟未克毋驟言剿而反跡于守逮兵力旣厚士馬飽騰毋怯言守而遂弛于剿總之在目前之勢明間諜謹斥堠守卽爲戰養全力以伺其瑕當征進之時堅壁壘收屯堡戰卽爲守剪餘氛而固吾圉漢臣趙充國所謂願至金城圖上方略誠老將持重之語也臣願無以戰守互

持掣邊疆之肘而以彼巳量力定薄伐之宜
則棄舍無譏而繫組有日矣以上諸款畢之
無甚高論苐以臣之衰邁病廢
皇上援擢而畀之樞政虜氛未滅査負奚辭所爲
質言白意以靖獻
丹陛之前者如此伏願
皇上以謀謨責政府而造膝矌典時行以糾繩責
省臺而連茹羣譽畢進以轉餉責計部以軍
需責司空俾共效輔車之誼以節制責督臣

以征討責經略使互杼者定之猷而臣得畢智竭愚佐樞中一畫敢不竭頂踵以報尤願
皇上特渙德音臨御
宸展朝羣臣而問以疆場之修否戰守之機宜如平臺召對故事則大明中天羣陰自息將八埏九塞有金甌盤石之安而樂浪潢池豈足問哉

○巡撫劉曰梧題爲秋氣日深邊防轉迫懇祈
聖明詳部覆發營軍以安重鎮事臣承乏撫薊在

門戶以為
陵京堂奧之衛虜覘我征倭委輸罄竭于遼妄欲
蹈瑕蠢動明酋結連西虜移帳住牧近地矣
窺伺奸細擺戶稍戶占太來子六指兒等疊
報生擒取有謀犯口供在案矣臣不欲張大
以生戎心恫衆情誠日夜憂之關臣潘汝禎
娓娓條危薊之謨按臣王象恒遑遑清防薊
之戍彼二臣者共事地方迫秋高防虜逞入
告與詞而同憂者也頃得邸報兵部從按臣

請倣萬曆三年例參酌京營督協之咨擇將鮑承先調五軍戰兵二營選鋒三千四百有奇分防薊門臣北面額手希旦暮禁軍從天而下而秋氣漸深各道協憂危單覆稟請紛紛至矣方遼事之殷也騎兵五千薊簡拔而遣之選將張旆楊欽統領出關見防清河瀋陽等處各已立有戰功嗣是而募壯丁凡三千選將江萬仞等統領督發旬餘而高副將所遣家丁二鎮守而下九標十二路各勇士

踰百累千營路爲之一空又杜鎮守舊丁振去者罪弁黃鉞楊垣等所攜帶者與攻鐵攻木以匠取者通前後積數盈萬皆薊兵也士皆選飽而馬騰衝者也不寧惟是三月來道協之經管有司之馳逐盡遼事也戰車幾千乘神器幾千位甲冑萬副悶棍數萬火攻之具十萬銅鉛鐵戈矛弓矢綑載以輸者不絕于路迄今未休爲遼救也計簡拔馬亦已七千四百有奇而償給寺馬三不得一也臣誠

迂愚豈急纓冠之救昧挈瓶之守哉乃罷廢職掌之爭邇者叩閽之牘盖妄謂隣之救王之事臣之職也臣惟力是視既岌岌圖之臣力竭矣臣獨身肩薊守其不可者臣頭可斷臣守不可奪脫不幸薊復有事臣不足恤遼毋乃益糾紛乎今日之薊士馬去而防守單摘發多而精銳盡器具轉輸無餘而攻守之備將空坻隸疲于奔命而官司之精神竭微臣衰殘餘息又不足言矣臣勢危迫至此

皇上何愛而遲疑于三千士馬之發耶薊爲京師門戶門戶嚴所以安堂奥也況距京師百餘里而近環戈荷甲未始不西向衛

陵京也至若按臣所稱俾請禁軍習烽燧親矢石因以稽詭冒毋俾駭金鼓而避戈矛猝然有急士卒無胥靡潰北之患此百世之計匪徒爲今日之資也豈待其詞之畢哉伏乞

皇上亟沛德音勅令兵將刻期赴防一如部臣條約庶士氣倍而虜膽寒近圉完而隣防固矣

○兵部題為遼左徵調方殷各邊防禦宜亟祈再嚴加申飭以固疆圉以鞏內地事照得奴酋釀釁以來一方倡亂九徼震驚各邊黠虜窺釁而生心效尤而蠢動皆勢所必至者況今徵調四出急若救焚士馬器具所在挑選一時不無空虛可遂泄泄而忘戒已乎且如奴酋蠢爾小醜耳計其地土甲兵不足當我中國千百之一二忘歷年豢養之恩肆犬羊反噬之逆蓄謀固非一日儻守邊將吏果能修

我戈矛固我封畧卽奴酋狡焉狂逞豈能遽
得志于我而至破城隕將蹂躪若此極哉是
前車之覆正後車之鑒也頃自題奉
欽依徵調兵馬各鎭發遣恐後或報挑選數日或
報起程日期羽檄旁午絡繹不絕不可謂非
急鄰之義但各鎭爲遼計則披髮纓冠之救
不容少緩而各鎭自爲計則曲突徙薪之慮
不可不先玆當風勁草腓之秋正屬胡馬驕
嘶之日本部遵循往例雖已請

旨申飭茅恐後調將領狃燕雀處堂之安忘戎馬生郊之戒萬一地方有事又或以援遼藉口爲卸責脫罪之地是遼鎮已誤各鎮豈容再誤乎再照調各兵薊鎮最多宣大山西次之延寧甘固又次之然總計各鎮調遣多者不過十分之二少者未及十分之一況又隨即召募頂補原額勢未嘗至單匱也臣願在事諸臣嚴先事之戒預未兩之防日討軍賞時加申警即多方窺伺無所不乘而我亦無所

不備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此

在各鎮督撫見形察影長慮却顧無俟臣部

但臣職掌所關不得不爲私憂過計敢徼

皇上廟算行令諸邊愈加嚴飭故雖三令五申不

厭煩數耳相應題請合候

命下通行各該督撫衙門嚴飭鎮道將領等官參

酌近日虜情比常萬分嚴備務期在我無可

乘之隙而沿邊無意外之慮則疆圉固而內

地安區區建夷不足慮也

○南京中軍都督府掌府事懷遠侯常胤緒等題

為虜酋警報孔亟兵需告匱莫支懇乞

聖明行權濟變慨發帑金以捄畿輔阽危以保國

家長治事竊惟外侮為內治隱憂遼左實畿

輔要地故遼土之得失而京畿之理亂關焉

宗社之安危繫焉此建酋之犯順當事者所

為議戰議守議兵議餉岌岌乎圖維而不敢

以尋常細故漫然視之也孔子曰足食足兵

孟子曰師行糧食彼一聖一賢豈空言哉蓋

謂有兵斯有食食足而後稱兵行師之要務
也顧兵集矣而餉猶告缺餉給矣而數猶不
敷諸司之搜括殆盡而衆兵之資藉更繁諸
臣之請給日殷而内帑之閉藏如故况近接
邸報奴酋猖獗益肆又占三堡矣經略請兵
惟急危在萬分矣事勢之喫緊如是是尚可
泄泄不加之意乎使兵調而無糧猶無兵也
糧支而不足猶無糧也以是而使之攻堅擊
鋭將忍枵腹以戰強胡乎抑亦張空拳以當

大敵乎必無幸矣爲今之計伏願我
皇上念疆場纍卵之危憤虜酋跳梁之慘謀周百
勝動出萬全思國家之金甌爲甚重而視帑
藏之阿堵爲甚輕勿以前發十萬曰巳竭卽
以再發百萬爲不多以濟行間嗷嗷之衆以
釋目前洶洶之憂將重賞之下必能買勇以
效力宿飽之士亦皆攘臂以爭先虜酋不足
破而遼左不足憂矣夫今捐百萬以貽
國祚萬世之安此其獲利爲孰大不惜今日之

百萬而可省後日之數百萬此其畫計爲孰
長用權宜於一時而垂治安於億載我
皇上見及於斯當不俟覽牘之畢而毅然下綸資
之詔矣若一切那借追連開納節省是皆迂
遠之圖緩不及事而無當于今日燃眉燎原
之勢者也更須急下所效謀之疏以集羣策
急用所舉薦之人以收桑榆是又爵等蒭蕘
之見愚者之一得也爵等世受國恩誼同休
戚目擊時變心切主憂故敢冒昧陳言若此

○巡按山東御史陳王庭題爲建賊攻克清河遼
鎭勢在垂危乞催奉調官兵星速赴援以保
根本以解倒懸事本年七月二十四日臣巡
行廣寧城南據分守東寧道右叅政閻鳴泰
呈稱本月二十二日據清河頭一次夜不收
周仁仕口報達賊不知其數于本日寅時從
本邊鴉鶻關進境徑奔清河本時又據第二
次夜不收翟鑾哥口報達賊不知其數徑衝
清河堡東間又不移時又據第三次夜不收

蕭仲艮口報達賊圍攻清河堡城各等情到
道據此該本道看得奴酋蓄謀已久今復攻
圍清河事在萬分危急本城雖有駐防之兵
各路雖有應援之兵第恐衆寡不敵合無呈
乞俯念虜勢猖獗火速調撥大兵連夜前來
救解倒懸庶孤城可保遼事尚有可爲矣等
情馳報到臣臣卽單騎馳至鎭城與經略楊
鎬會發右營遊擊劉遇節營新兵營原任遊
擊趙啓禎等統領新舊兵丁四千餘名星速

東援訖至二十五日寅時又據該道呈稱據
李尚口稟稱本月二十二日押同通事盧國
士等至抑河遇報虜賊五更時圍攻清河卽
差內丁萬應登探至二雙嶺有賊堵路夜黑
不能前去聽聞清河未時分不見城內砲聲
已攻破等情具稟到道同時又據差往清河
放撥強兵右營中軍孫國翰稟稱小的往清
河哨探夷情于二十三日巳時行至威寧營
堡撞遇探夷撥夜馬紀稟稱二十二日達賊

圍住清河至未時分從東北城角攻進堡内馬紀惟恐不的又往前探親見從城墻水洞走出西兵六人内一名被傷等情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清河修備三月有餘一切火器城守之需靡不畢具隄備不可謂不久矣主客官軍五千餘名兵馬不可謂不多矣本道酌量機宜措授方略令之設伏出奇據險邀截申飭再三力亦不可謂不殫矣乃遊擊鄒儲賢張旆等竟株守城中閉門坐困致令夷

鋒環突攻未竟日易如拉朽本道任事以來
晝夜焦思心如火炙不及一月數四請兵尚
未見到目今東面藩籬業已盡撤遼城孤立
復何所依根本之地岌岌乎朝不謀夕尚可
不亟爲之計哉遼城兵將一空即募兵千餘
身無片甲何以濟事復祈將廣寧見在兵將
火速發來以護遼城爲第一議仍乞火速移
文總督令杜總兵及西來兵馬星夜赴遼以
救垂危勿令職復爲前道之續也職腸已斷

職血已枯伏惟立刻施行等情本日辰時又
據鎮守總兵李如栢差夜不收口報李總兵
因開原道催督說奴酋要犯開鐵等處李總
兵移駐懿路設防于本月二十二日亥時又
報奴酋圍困清河帶領主客官兵馳援于二
十三日巳時到奉集堡聞得清河于二十二
日下晚被奴酋攻克訖各具報到職據此看
得奴酋巢穴迫近清河其垂涎磨牙已非一
日方其破撫順克五堡席捲狶突所不急攻

清河者以清河近在吻中謬意寬毀以弛我
防耳乃該堡修備已閱月主兵援兵復踰五
千督撫道臣已熟計此地矣緣本堡山徑崎
嶇虜騎隨發隨至鄒儲賢張旆困閉不通致
令薊遼兩處精健并該堡一帶生靈一時盡
被陷去遼陽門戸已撤河東號哭震天全遼
危在旦夕岌岌乎不可保矣此時覓望大兵
早到一日遼民可延一日之命職前曾兩疏
催請大兵至今尚無到期儻奴酋乘勢長驅

將隱憂有不可知者矣伏乞
皇上仍勑兵部將調到總兵杜松劉綎柴國柱等
及已至關各鎮健丁馬上差官催督出關急
救危鎮庶免荼毒再照鎮臣李如栢見今提
兵開瀋策應副將賀世賢靉陽駐防遼陽重
地無將無兵經略借職前往河東而廣寧巍
鎮復無居守萬爲可慮伏乞
皇上軫念危邊速下副將李光榮新推總兵之
旨着念本官駐劄廣寧遙制河西一帶以壯聲勢

前調援遼總兵杜松等帶領新集兵馬俱赴

遼陽聽經略相機調發全遼生命猶可甦矣

籌遼碩畫卷之九終

籌遼碩畫

九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AC
45
.e5
K9

AC
149
.P3
v.35

# 籌遼碩畫卷之十　戊午仲秋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欽差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張銓題爲奴酋罪在
必討廟算當出萬全謹抒末議以備
聖明採擇事職頃者天人交儆一疏中言遼事不
宜輕戰非諱戰也盖謂戰非難而勝爲難必
先勝而後可戰若戰而不勝不如無戰此職
愚鰓鰓過計也然亦意奴已還巢或俟秋高
再舉近接邸報又見其突入衝邊攻陷三堡

勾連北虜所在告急全遼之勢岌岌將危夫
遼危則薊危薊危則京師危此時撻伐之議
不再議而決矣顧戰危事未易言也必選能
戰之將練敢戰之兵無以卒予敵今所用李
如栢杜松劉綎諸人雖皆身經行陣累立戰
功然止遏小醜未當大敵奴酋狡黠多智老
于用兵此亦勁敵未可輕也不知諸將中誰
可當奴酋者宜令經畧楊鎬分别上請孰堪
前鋒孰堪中馭孰堪爲翼使各領一軍總聽

經畧指麾其偏裨以下必選有膽畧慣戰者
充之或取之廢棄或拔之營伍無拘常格便
宜題補見在將領若紈袴子弟文墨書生及
庸懦昏愚者亟宜汰斥更宜
勑諭兵部移文各省招募材勇果有驍雄出衆智
畧過人者聽本地官驗實量行資遣于軍前
效用四海之大豈無赳赳干城伏在林莽必
有窺左足應者此亦選將之一策也然而有
能之將無制之兵亦不可戰今之兵可謂無

制之極矣平居操演原同兒戲坐作進退尚不成行及遇虜入不過遥爲聲援相離數里扎營前挑濠塹預發鎗砲使虜不蹂躪便爲上策迨其出邊已遠方敢追躡拾取餘鏃瘦馬以報擄獲敢有靦面衝鋒以矢相加遺者耶即如近日援遼之兵曾經挑選然出關者如赴湯火在道者已多逃亡此輩未遇虜而膽已裂一當行陣非抱首而奔即俛首受刃耳所謂有兵之名無兵之實即幾千幾萬將

焉用之徒費國家金錢耳近見經畧議調延綏諸路家丁似爲得策今邊方無事且以援遼爲急仍宜懸厚格募敢死士若數百人便可當脆弱數千之用至練兵無他奇術惟在信賞必罰法令嚴明使士知進生退死寧死敵不死法自然如山不可撼矣若中國長技所恃制虜者惟火器蓋以我之戈矛遇虜之騎射固十不當一以虜之騎射遇我之火器亦百不當一使撫順諸堡火器夙備連發不

斷夷必不能陷城爲今日計勿惜小費多置火藥火器即本地不產硝磺委官于近畿收買倍高其值商人趨利如鶩數百萬可以猝至火器具備教習得法戰可以摧敵鋒守可以堅我壘善用兵者以長擊短政此之謂也乃其大要又在明功罪重事權何則今日將驕卒惰而不可用者由于法令不行而法令不行由于事權不重權輕法玩則經畧不能制大將大將不能制偏裨偏裨不能制卒伍

此敗道也况杜松輩皆以宿將並起勢不相
下不有以制馭之非軋而争能則嫌而潰事
不可不慮職愚謂必得
天語嚴切責成楊鎬使之約束諸將如臨敵不用
命者偏裨以下以軍法從事大將即奪其軍
列狀奏請如是既可作其敵愾之心又可抑
其跋扈之氣即有倔强不可使者不敢不俛
首奉法矣昔李光弼河陽之戰懷恩少却光
弼即命取其首懷恩死戰卒能破賊經畧初

出關亦旌旗變色之時假以
陛下威靈行法亦易將士用命未有不克捷者儻
其用法偏私則職等操白簡以議其後必不
使軍中之法行而朝廷之法不行也顧後來
法令宜明而目前功罪尤宜覈目前不覈則
人無勸懲法令不行張承胤身爲大將不量
而進喪師辱國一身之死豈能贖萬人之命
而其子猶妄請優恤曾未聞覆軍之將得徼
褒封之恩也梁必貴頗廷相見失主將復陷

陣以死突圍而出甘蹈白刃宜加優恤其陣
傷而死者次之如全未受傷者非臨陣處後
即見敗先逃當亟斬之轅門以爲不忠不勇
者戒李維翰身任封疆之重平時旣設防不
固有事又束手無策縱不逮治亦當鐫職
明旨僅令回籍聽勘則何以正失事之罪示將來
之鑒乎總之功罪明而後法令可行法令行
而後將士用命克敵取勝必由于此如使循
姑息之故習守邊疆之舊套玩而無威亂而

不可使即將卒如雲亦何益于勝敗之數哉
職遠在數千里外邊疆事宜不能盡悉亦據
邸報所傳者以臆度之若此一得之愚亦區
區杞人之憂也至於急糧草以備轉輸修險
要以防侵越蔨京營以固根本則公車之章
已滿無俟職之贅矣
○戸部題爲援遼新設餉司酌議經理事宜以示
畫一以便遵守事看得奴酋肆逆廷議召援
征勦非三百萬餉不可然轉運不貲頭緒紛

褋故特設新餉司一員以管理之盖責任亦
綦重矣所有合行事理如銀兩之貯嚴審衙
門也米豆料草買糴委官之會同各道也官
軍月糧之本折兼支也府佐衛營等官之聽
行委用舉劾也業已具在前疏奉有
俞旨疏中云有未盡事宜另行酌議臣更伏而思
之前會議百萬數內纔得六十萬已而南京
五十萬之借巡青二十萬之借水衡冏寺一
百萬之借亦纔得二百三十萬而且有許而

未卽解解而未卽到到而隨卽用者儻仰仗
國家之靈旦夕縛奴酋而致
闕下猶得早從結局萬一遼事一日未了則援
兵一日未撤援兵一日未撤則糧餉一日難
已尚得以不容易措之三百萬委之茫無着
落之處而漫不加愼哉近日科臣官應震有
足餉維艱用餉宜愼一揭大抵謂凑辦轉運
之難如此接續敷用之難如彼非授以節後
恐莫繼其爲今日遼餉慮至深遠也然所謂

節亦非徒事裁減之謂也士無一餐之飽誰肯以身圍敵要以裁無用而裕有用則減一分耗蠹卽贍一分物力于以養國家死士或有餘矣臣請得借節之一字而發明之如舊兵取給舊餉勿論矣撫順馬根单等堡之役各營軍士大半化爲烏有而卽有召募補入之數應從舊論其或有舊餉未到暫于新餉借用則須以解到之舊餉補之總計募補舊額若干額外另召新兵若干其額外新召卽

以新餉給之此在緊急時偶有通融而新舊餉額切不宜混也餉銀未曾解到勿論矣已解之銀如内帑十萬太僕寺二十萬工部二十萬南戸部二十萬南兵工各十五萬并本部十萬此外又有陸續解發雖一時未卽盡數俱到然某處解到若干某項支銷若干某項存留若干非真有茫茫不可問者雖督撫經畧各道諒已分泒的確而開報新餉司以便類總奏繳不宜緩也按籍而授之食豈無

其名但南北川貴各鎮軍馬路有遠近到有
後先而中間亦有逃亡有事故假令以後作
先以無充有此何等時也而尚堪此虛冐耶
此實在之當議者也懸格而招之來豈曰無
兵然兵而勿精與無兵等夫獨不有以一當
十以十當百以百當千者乎其尪弱不堪荷
戈者勿使充數如此則一卒之費獲收一卒
之用而拔石超距蹈陣冲鋒卽不特破格賞
之猶之乎非靡食也此挑選之當議者也凡

此皆節之喫緊要着總歸督撫經畧各道臣爲政而憑册磨勘收放清楚餉臣潘宗顔實任之他若召買價值因時貴賤轉運脚費相地遠邇掛號銷號造報奏繳俱有舊餉司事例而宗顔到彼與督撫經畧各道便宜舉行真有不得不以節之一字用爲凜凜矣

○兵部題爲建賊攻圍清河勢且岌岌不保乞催已調兵馬作速出關以遏長驅事爲照奴酋尅我撫順之後不兩閱月陷我三堡已復賄

搆諸虜犯我大清長勇等處盖以東西牽制
我師使我疲于奔命彼且自爲休息待秋高
狂逞謀最狡也前此内外諸臣不待燭照數
計而已逆覩其情形故引頸各鎮援兵恨不
旦夕入遼者正爲今日慮也先是臣部具題
明旨促令總兵杜松等星馳出關臣部又檄催再
四亦無非爲今日慮也夫何迄今數月各總
兵官有報底關者有報過昌平者有報底通
灣者有聞駐永平者夫聞命急趨臣子之義

也况當賊虜跳梁之日尤諸將奮不顧身之時奈何互相觀望彼此逗遛竟未有先驅出者甚非所以遵王命而急纓冠也至于各鎮兵馬止宣大山西報有起程尚無抵關日期而延寧甘固浙江湖廣道路修阻俱杳然未有報矣今經畧揭報奴酋巳圍清河勢甚危急夫使清河失守則寛奠靉陽之勢危使寛奠靉陽失守則遼陽之勢危而全遼震動延及畿輔岌岌乎寇在門庭且及堂奧矣臣一

接此報不勝驚愕因思諸將受國厚恩起自
廝養乃怠緩從事不即出關各鎮兵馬業經
調遣起程乃獵徉道途不疾馳赴者總之我
皇上起用經畧雖責以征勦之重任而未嘗畀以
生殺之大權是以臣前具末議首請賜上方
劒正爲閫外之制權不重則令不遵非是無
以震慴人心而使之爭先效命耳查萬曆二
十年五月内征劉東陽賜三邊總督魏學曾
劒一口又二十七年七月内征楊應龍賜川

貴總督李化龍劍一口且欽奉
聖旨云申明軍令將帥有不用命的先斬後奏則
專征賜劍固我
皇上之往事可按非臣今日之臆說也伏乞
皇上查照往例賜劍尚方凡將帥有不用命者自
總兵以下經畧俱得以軍法從事
嚴勅各總兵兼程出關赴經畧軍門聽其調度防
勦併令各鎮援兵報有起程者作速出關未
起程者作速起程各照原限日期至遼如有

逗遛觀望致誤軍機者在外聽經畧按臣在
内聽該科及臣部從重叅處庶法令嚴明而
人心振肅奴酋之長驅可遏戡定之膚功可
奏矣旣經具揭前來相應題請正繕寫間而
清河被尅之報旋至矣勢急情迫懇祈
皇上卽刻批發容臣部馬上移文各總兵及督撫
衙門一體欽遵施行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趙興邦題爲清河失守大
將寡謀並陳目前要務以救危遼事臣自七

月接遼東巡按陳王廷揭帖知清河于二十
二日寅時被圍未時即下其間官軍殺傷人
民擄掠按臣未及詳言迄今八月猶未得總
督經畧之報臣故無所據其情形得以上聞
第據總兵李如栢塘報臣讀之再周乃知如
栢料敵之智短策應之機誤也據報李如栢
于七月二十一日在瀋陽聞報奴酋調各寨
精兵的于二十日離寨犯搶清河又于二十
二日聞報建夷五十餘騎往西行走疑其勾

連西虜即日移防于懿路夫如栢二十一日瀋陽聞報之時既知奴酋犯搶清河當于二十一日速往清河不當于二十一日移防懿路也及聞清河之急從懿路而往清河未至清河而清河已陷是其所援非所犯所犯非所援其中之有意無意誠不可知而料敵不中策應非宜如栢其何辭于清河之失也今奴酋尚據清河不去雖如栢發奮倏其調集兵馬決一死戰戰而勝也固不足以償清河

之失如戰而不勝則張承胤之往事不益損
國威而重國耻乎則遼事益不可爲矣曩者
撫順之失猶曰平昔無備奴賊以計陷也今
清河修備四閱月矣火器兵仗黎然具矣主
客官兵六千四百有奇似可保其無虞矣奴
賊率其大衆竟薄城下客將張旆勸其出戰
而主將鄒儲賢退縮城中未及竟日而清河
遂以不守傳者以爲不減撫順之慘職等聞
之有不覺相對而潸然淚下者矣遼左將士

習於怯懦畏敵而不畏法固所從來至于今日尚復如是亦且奈遼人何哉若麻承恩者援遼總兵也犯搶清河之報傳聞于二三日之前暨清河既失未聞承恩駐防何城應援何處則又令人不可解已夫清河不守遼之藩籬盡撤而遼陽危矣遼陽危而全遼不可知矣職愚私為遼事計謂其戰氣之當鼓也奴酋之一陷撫順再陷清河也疾如飄風輕于舉翼莫不以奴酋之鋒不可遏矣如賀世

賢靉陽一戰斬建夷一百五十餘級則又安
見奴酋之終不可殺而我軍之終不可振也
耶大約軍士之强弱無常激之則奮靉陽之
戰賀世賢獨以身先之勇鼓舞衆志斬强虜
而保孤城侯按臣查明之日即題升賞以示
優異誰無功名之思者有不聞世賢而生氣
乎戰馬之當議也諸將援遼所恃以衝鋒陷
陣者則家丁耳今聞各將家丁皆以無馬之
故不得出關督臣汪可受爲之搜括于民間

借資于真定不可謂非區處之多方已然民間之馬易進真定之途尚遥遼左望救急在旦夕此又何濟于目前之事乎職以爲京營之馬可挑選一二千匹發赴山海給與諸將家丁或以買來西馬抵補京營不過一轉移之間家丁得援遼之用京營無空群之虞斟酌緩急似亦便計伏乞

勑下部議勿少緩須臾可耳軍心之當結也向來遼人偷玩靡所震疊

皇上賜經畧專征之劍不患威令不行矣獨計遼左以殘破之餘欲得三軍死力以扞强敵必當使其寛然有餘然後可以養其壯氣而得其忘死之心今聞各兵至遼者無不譁然苦其不足即其愁苦呻吟之狀尚望其有親上使長之忠乎臣以爲總督經畧當議各軍之餉如援遼大將家丁每日若干遼之舊兵暨召募新兵與夫各鎮新赴客兵每日若干酌量數目開例上聞務須比前從厚昭然見

皇上德意軫念士卒從軍之苦

皇恩既洽然後士卒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惠至而威行庶乎軍心有死無二疆埸可保不然未有樂于戰鬬為我戮力者也至于援遼諸將帶領家丁業已次第至關顧其托言無兵藉口無馬屯聚于山海優游于道路或逗遛觀望或驕橫難馴

朝廷既賜經畧之劍後至之誅當在不赦伏乞再

勑經畧便宜行事俾其無褻主威以承

上命當經畧楊鎬出關巡撫李維翰褫職之時臣
意奴酋小醜不過一經畧重臣可以制其死
命今且跳梁無已縱横難制經畧且移防遼
陽矣經畧東行恐西虜竊發廣寧不無可虞
臣同官吳亮嗣日有更設撫臣之說尤見其
識微慮遠籌邊至計乞郎
勅下吏部所當急推以資彈壓者也凡此皆遼事
最要者臣敢敬竭區區之愚以瀆上聽伏惟
皇上採擇俯賜施行

○禮科給事中亓詩教題爲議設遼撫以專責任以重封疆事竊惟經畧之兼巡撫也原就未用兵之時言耳官屬不必更設便宜可以行事事半功倍居重馭輕其誰曰不可今則奴酋陷城尅堡月無虛日猖獗益甚撻伐難緩兵餉一集師期須定計將爲用兵之時矣當用兵之時而猶令經畧兼巡撫如故地方之文移不得不剖決諸虜之動靜不得不籌度將領之分布不得不計算凡此皆勢之必不

容已者其在經畧夙負長駕遠馭之材固饒能當此但多一番幹辦輒費一番精神東西顧而左右畫非專心致志之道也矧軍機所係最重大亦最殷繁變化在于須臾指揮出於俄頃羽書旁午日不暇給寢食俱廢時或有之而可令其有兩用之心乎且經畧既赴遼陽則不得復還廣寧明矣總兵李光榮雖戰將乎縱偏裨以下暫奉約束調遣惟命然大將之上更無彈壓之人而大將之威終有

難行之處久之或生玩愒急之或致齟齬節
制稍失瑕衅立見抑豈萬全之策哉職愚以
爲宜令楊鎬即于遼陽特開經畧府專以撻
伐奴酋爲事廣寧仍宜設巡撫一員禦虜之
事一一付之庶責任專封疆之重免有他虞
保無後悔及今之計似莫便于此者顧求遼
撫于今日亦難矣必得如貴州巡撫張鶴鳴
其人者出萬死一生之計經百折不回之心
是非毁譽不能奪成敗利鈍不能惑一以滅

苗為主幾至以身殉之允若此然後于封疆之事始克有濟耳此則吏部所當急為擇選者也夫此非職之臆說也更設巡撫職同官趙興邦吳亮嗣皆已言及于此矣伏乞

皇上超然遠覽穆然深思重為三韓根本之圖

勅下吏兵二部酌議妥確作速施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為敬陳援遼急着以備

聖裁事粵自春間正陽門河流盡赤已為頃者清河大衂之兆彼不半日而六千兵悉被虜劉

雖有靉陽之捷獲級一百五十顆然而得已
不償失矣夫清河六千兵不加少以鄒儲賢
張旆而敗靉陽一千兵不加多以賀世賢而
捷則將兵之別有機權而將將之須揀謀勇
可見于此矣除鄒張二將存亡未卜而賀世
賢業有查明優叙之
旨夫賞罰貴明而厚懸賞格更爲激勵人心之大
機括世賢而下諸偏裨功次須俟論定若世
賢則身冒矢石决萬死一生之計其爲功豈

顧問哉臣謂今日事體絕勿膠滯故常世賢

一人之功不必待查宜

勅下兵部即今目前特議封賞倍為優異庶出關

諸將爭相競勸而有直前無殿後端必由此

臣所謂最急着者一也總兵十數輩信地宜

定臣往有措餉維艱用餉宜慎疏中意曾及

此而或乃有出揭駁臣者項清河陷矣靉陽

官卒商民逃矣寬奠以經畧權宜且令隨便

暫移山城矣假令各堡以到關諸將先令分

途而守恐未必遠至於是外如瀋陽開鐵諸
堡往不可諫來猶可追小堡合併而歸之大
堡大堡畫地而分之將領平時各守信地有
事合力併攻至若遼陽密邇奴酋而廣寧復
逼鄰西虜今大將三四輩已到者俱赴遼陽
矣廣寧雖有李光榮移駐而經畧既去巡撫
未推西虜之乘間伺隙不無可慮分布防禦
亦應以守遼陽之法守之即如楊鎬以經畧
兼巡撫凡巡撫故所轄官軍人役亦當與其

俸薪紙扎等項趂早並議總之不得寄遼陽
而踈廣寧臣所謂最急者二也夫內寧方可
外禦神京之地居重馭輕自當慎固城守且
奴酋爲謀甚狡清河小堡尚有內應而伺瀋
陽消息者其爲奸細如所擒獲李世忠輩實
煩有人以偵探窺覷我五城巡視最爲喫緊
項署院以考選五人請彼五人乆于
輦轂閱歷既熟硎發又新
皇上何不速沛

俞綸且令轉委各城坊官沿門逐巷審編保甲異
言異服盤詰惟嚴至于京兵宜不時訓練當
得一大將居中主持庋根本可無他慮臣所
謂最急着者三也夫急着雖有三乃諉誠而
致行之其樞紐總關係于
皇上之一心譬之家然
皇上主人也家被綠林之奸橫行寇竊主人高卧
而不知問但以禦侮責之臧獲臧獲能用命
而寇竊能驅除者未之嘗聞目今華祝之日

皇上趣此出御群臣延見商確兵當作何添設宜

大等七鎮兵曾否行至中途作何差官催儹

餉作何加增或發內帑數百萬聽經畧督撫

不惜金錢多召死士厚處月糧優卹喪亂此

外仍速點兩少司馬以佐樞政速允另設巡

撫以防西虜速俞邊臣廷臣共相推轂之劉

國縉以充監軍速下考選散館諸臣以集衆

思收群策夫自司馬相而四夷震驚汲黯任

而淮南謀寢犁庭掃穴所貴朝廷得人耳他

若自京至遼延袤綿邈止憑塘報乃得情形
脱或警出倉皇又或變生阻隔
皇上與當事諸臣何由悉彼中之端委乎是在兵
部于司官中特揀精敏忠樸者若而員沿路
偵詗蚤晚飛報統在
臨軒召大小臣工而共計之如是豈惟奴酋聞而
心懾卽諸將士仰見天子厲精群臣叶力縱
惰窳之氣未有不激而超距倍常者矣臣頃
見楊鎬有官兵棄城離伍一踈立望救援情

苦詞追及讀終篇稱救兵不至惟有效張許
之節而已知鎬以身殉國臣甚壯之顧鎬氣
甚壯所賴鼓鎬之氣而不至終爲張許者恃
皇上之一念轉移在儻
皇上再不劃然猛省用人行政猶似平時浸假而
河東西俱危浸假而山海危浸假而神京危
皇上于斯時卽廢匕箸憂之何益勝敗職言及此
惟有呼天呼
祖宗之靈望其脉脉祐祓

皇衷倍加相恊獲持而已矣
○遼東經畧楊鎬題爲官軍棄城離堡罪不容誅
謹嚴拿正法以惕軍心并權便移民以絕賊
望事職聞清河之變兼馳兩晝夜至遼陽據
骨恊守叅將賀世賢禀稱二十三日出邊勦
賊午間回至靉陽千總陳大道等已率新兵
砍開柵木離伍騰山跑走堡中商民人等一
空世賢正與領水兵都司周義守備徐九思
三人在城難守等情夫兵已逃民誰與恃民

皆去城誰與存而千總陳大道與把總劉三
德等不能禁之走又倡之走是尚知有法乎
儻其守城官人人如此將全遼到處無堅城
賊可旬日間窺山海關矣然遼中向無軍法
不聞某帥於某年遇敵臨陣自戮一人者此
何特也遼之存亡在呼吸而尚拘拘為守常
襲故之事既經拿到審實誅之不可勝誅已
將倡首逃出千總陳大道把總高炫綁赴令
旗之下梟首示衆餘官俱綑打一百責令各

自跟尋逃兵再行議處或者人心稍懾軍威稍震此事之經也又據管寬奠遊擊事都司祖天定禀稱寬奠城小兵单其中人民聞清河失陷俱欲奪門出城如再禁之頃刻即有内變職念寬奠在遼陽東北盡頭距夷邊僅十里距遼陽三百餘里又皆馬不成列車不方執之地城中舊兵僅二千陳洪範領貼防新兵一千餘名而生靈之衆又不下於清河賊今尚盤踞清河左右視寬奠若囊中物儻

一攻圍又不能守必不能戰必不能救且無兵可救此尚可固執常法如鄒儲賢之合城待盡乎城中既洶洶思亂人情所不能已者是聖人亦不能禁之矣職已急行一牌令鄉官原任山西知州李尚法馳去宣諭百姓謂賊非爭城利我女子財物耳但有女子財物聽其携赴遼陽或各隨便暫移山城只以精壯男子守門戶賊如有必犯情形城中兵馬預先于城外依山星列隱隱示待戰之狀城

中男子亦暫赴山城趨避中有糧米搬移不盡者亦俱焚燬如清野之計賊即來無所得且絕其奢望而我之億萬生靈可得免于殺掠之慘此事之權也權非萬難措手必不屑越而行適獲一奸細李世忠者渾身穿紬緞之衣俱係奴酋內丁自二十三日尅清河後一時遣來者六人探瀋陽兵馬若干欲八月初二三日攻尅瀋陽否則的在初七八無疑職意諸奸細知職西來必相窺覘隨出白牌

二面云職所帶來兵馬四萬一半分防毀陽一半分防寛奠俱限初一日到信地併若不備瀋陽者出牌次日因復搜奸細于城中復得奸細一名李成功審與前情無二今共鎮道謀守瀋陽兵卒寡少其勢萬分不得不以戰爲守亦必期大創以雪深讎盖謂瀋陽之援已無望于關西儻如逼犯遼陽而西援復不至者職雖陽人也亦知有張許之節而已矣謹于困迫之中畧具兩三情事以聞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危已在纍碁遼餉俱
在懸罄再懇
天恩亟乞臣那借採木稅銀以濟燃眉以保封疆
以安京師事照得奴酋小醜蓄惡甚大自擁
精兵數萬素稱無敵而又糾合虎墩兎憨等
虜攻遼以寇
京師之左嗣又聞暗結卜石兎等虜欲攻大同以
寇京師之右又聞暗結宰賽煖兎等酋再從
喜峰古北二口攻薊密以寇京師之北則奴

酋之志不在搶掠芻糗人畜至明也亦不止
于遼東一隅又明也況其倏進倏退乍有乍
無前取六堡而我不能守今尅清河而我不
爲備狂逞得志殺將破城勢如拉朽如此狡
詐如此跳梁則全遼之地可以席捲長驅而
京師之患不止震隣剝床將畿輔百姓不能
保其身群臣不能保其家
皇上亦不能保其有而瓊林大盈之積恐終爲盜
資也爲今計速遣大將出關是矣然有將而

兵不足不以將予敵乎臣自四月來拮据餉
事心力俱竭而那借已遍搜括已窮前後數
十疏而得旨一二然止足眉睫之用後將不
繼也所有暫借採木及省直稅銀一疏未蒙
檢發臣仰屋躊躕又不得不再爲懇瀆先年
湖廣採木之用議借稅銀即蒙
皇上允借今以十年餘積臣疏上借一年是轉眼
即還之計也而採木之役非有如破城喪地
之危也採木可借則危遼不可借乎湖廣可

借則省直不可借乎況省直解監之稅尚屬
外府未入內帑捐于內可救社稷封疆之危
永奠金甌磐石之固
皇上能不允乎一允而食足兵强一鼓奏凱則所
費有限所省便多不然吝嗇于前躭延于後
兵連禍結所費不貲將來不知所終矣伏望
皇上亟允臣疏容臣移文湖廣及各省直將採木
所借及解監等銀俱借一年庶積少成多以
救燃眉以助軍興則有兵有餉而將帥之氣

自倍可戰可勦而封疆之患可救矣
○福建道御史曾陳易題爲東事決裂可虞朝政
後時釀釁懇乞
聖明奮持太阿以保全大業事職推天下時而已
矣時以起事而事因乎時是以聖人不能違
時能不失時岌岌有朝乾夕惕之思無因循
苟安之病故能隨時底績我
皇上英明豁達千古莫及惟是邇年靜攝以來往
往有後時廢事之失小事如此大事亦然常

事如此變事亦然其何以鼓舞人心而消禍
于未然定危于既傾乎昨者奴酋叛逆襲陷
撫順之時虜劉我人民覆沒我將卒同朝大
小臣工誰不疾首痛心欲滅此而朝食
皇上亦赫然振怒矣假令于廷臣集議之日刻期
督臣出關攝巡撫事立逮遼撫于獄徐議其
罪頻促經畧之來賜劍專征而又即出帑金
百萬募三韓死士併力備禦畫地防守計必
有倡義而嚮應者又不時親

御內廷召見二三大臣商確方畧問兵於司馬問餉于司農先聲足以奪人有備自可無患則雖撫順既失之後或可必無三堡之陷又何至有長勇之失利與夫今者見告清河之覆沒哉無奈我

皇上始未嘗不震警而後乃稍稍忽畧僅從廷議用一經畧一總兵起二三廢將而止以原議五十萬帑金之請僅以十萬應也舊撫李維翰失地喪師與副將麻承恩逗遛觀望罰均

從寬假督臣駐節關內而猶望各堡喪氣落膽之餘卒枵腹以保封疆也彼以衆我以寡彼以飽我以饑彼以戰勝之餘我以喪敗之後彼以信賞必罰之令乘我畏敵不畏法之將士此不待兩軍對壘而成敗勝負之形已決矣安得不成彼奴破竹之勢乎曾紀嘉靖庚戌之變僅越旬日而京師解嚴者則以

世廟及時應變臨御便殿令群臣各書所見勅責逮繫失事之臣而尚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

甚且即訊至死何等赫聲濯靈虜豈不聞風
而遁也史稱漢高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我
皇上昨允樞臣條奏特以劒賜經畧楊鎬以斬將
帥之不用命者而悞事總兵李如栢姑着戴
罪管事後到各總兵
嚴命出關嗣是九重雷動三軍電掃虜幾將將有
法矣然有將無兵與無將同有兵無餉與無
兵同是軍實與軍法所當並行者然職猶惜
其不早固不免再失于東隅特可冀收于桑

揄云爾而我

皇上年來行事往者之不可追亦多矣如閣員三五不爲多也今輔臣獨相勞且久矣及今枚卜不既後乎儲訓春秋有常期也向托之夏熱而今則秋凉矣及今開講不既後乎九列卿貳有額員也今有正無貳有貳無正或併正貳而無之匪止一歲月之近矣及今點用不既後乎考選散館諸臣虛度歲月挨以國家三年一考之法幾至兩考矣今尚未徵

俞旨不猶後之後乎孰審之無期典試冊封之屢
改其期以日用常行之事而至遷延若此此
胡爲者也至于縲臣劉光復
皇上原無重罪之意而在廷諸臣咸以爲無大罪
者奈何至今不蒙寬政也凡此數者
皇上終不能不行而行之每不及其時如常人時
當食而不食後雖得食腹爲果然而元氣受
病多矣職今願
皇上當萬國嵩呼之會爲一時更新之政時當賞

則賞當罰則罰時急在兵餉則議兵餉以至開儲講允枚卜釋縲臣補大僚下考選諸事一一及時行之將見朝廷之上別是一番景象儻所謂戰勝于廟堂者不在是乎自非然者泄泄于方瞰之天而自戲其日中之業唐宋之末可爲永鑒

皇上可不深思而亟圖之乎圖之此其時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兵結局無期遼餉支銷易盡謹博稽群策特請

宸裁仰祈
聖明下部酌覆以濟危遼事竊自三韓連失六堡
刻下清河之慘更加撫順之初靉陽既巳一
空寬奠復爲塹從此等景象所期剪滅而後
朝食寧俟月計歲計者乎以臣一得謬慮萬
全非多積餉以厚養兵必無幸者即前日會
議三百萬寧足了此而況三百萬中尚有七
十萬茫無着落者耶瓊林大盈之積旣慳不
肯捐金花榷稅之留又忍不能割十庫改折

之議久屬留中南都鼓鑄之疏尚稽題覆香蠟之冐濫請裁未裁營馬之虛糜請革未革甚至司農嘔心措辦今且借無可借搜無可搜然則遂束手待斃已乎抑拘文牽俗以尋常計國籌邊之術爲是規規而已者乎蓄艾已云後時治標不妨通變奈獨思獨見媿無千慮之愚而爰諏爰詢幸恃群言之集則有謂南兵部每年總庫收放三司錢糧貯數尚饒且該部馬快船水手工食自部臣倪涷條

議折色尚有留庫者矣則有謂操江水兵餉
銀尚有存剩各府庫者矣則有謂南後湖册
庫每十年大造贖鍰用充衙門修理衙役工
食等費若稍節省亦不乏積餘者矣則有謂
滁州行太僕寺馬價尚堪動支者矣則有謂
鳳陽等府自二十九年至三十三三十四等
年因修河工借用戸部解京額辦錢糧及漕
折銀二十萬至今未還不可不專疏請
旨另催者矣則有謂河南山東修河銀或貯該省

庫未解或解濟寧庫未用者矣則有謂河南漕糧原係折徵赴小灘等處買米每年買米外積有餘銀若干河南既然山東亦有應查者矣則有謂兩淮庫似尚貯有餘鹽銀及河工銀者矣則有謂淮安倉四稅正額四萬五千兩給運軍行糧餘稅每年約八九千兩不等俱解入淮安府庫自四十二年題准餘稅盡解濟邊本年止解一次至今四年未解若專疏另催亦可得銀數萬充太倉之涓滴者

矣則有謂滸墅北新關九江臨清蕪湖淮安
楊州等關多有羸餘儻能助邊即爲優轉但
不得借名加稅商賈者矣則有謂庫餘之搜
括積逋之催徵雖經部疏業奉
明旨乃各處撫按有司但分畛域罔念同舟於先
後移文不啻髦弁棄而故紙視至今數月罕
有應者戶部何不將有司摘其一二巳甚指
名徑參或不時開送臣垣代參者矣則有謂
各省藩司庫與兩直隸府庫不拘正項銀兩

盡從權借酌量地方大小限以數目勒限解部協濟俟遼平之日如有支剩即以抵充各處京邊額銀若無存餘各撫按司道將郡邑無碍銀兩搜尋抵補如萬一別無可抵方做征倭故事作何議派但以本年之內抵數而止不得過年復徵總俟臨期再酌尚爲未晩者矣則有謂事例開納雖積有歲年然輸納多者不過數百金止耳惟是納兩殿中書在一二千計往時見任多至二十員近見任四

員而外僅納者一人遂爲數年之絶響盖此輩素封欲藉貴顯虛聲誇耀閭左年來防杜驛騷出差有禁長安米如珠此輩不以爲榮而以爲苦其孰從而樂趨焉夫近日銀差多用叅軍武弁恐反滋偷盗斃孔如陝西差官王立恭等所爲何不間用中書等官但于郵符中除鞘損用夫外其本官自用夫馬限以定數既絶驛騷之擾兼廣援納之門者矣則有謂議助于富民或戸部刻一濟邊義民之

劄每劄限定例銀五十兩州縣大者給劄三十中者二十劄小者十五劄令有司榜諭通知有樂輸者即給以劄空銜遥授既殊鬻爵之陋規禮遇公庭又遂榮身之志願推而廣之除給劄外又倣山西濟饑者爲濟邊例如山西撫臣陳所學荒政條陳内奬義輸一欵凡士民輸銀并宗室及品官有助賑者分别多寡題請旌奬疏上報可尋有河津之光禄署丞劉承言等曲沃之苑馬監正李永貞等

各輸千兩題請建坊此卽近日見例可援至
若南太僕吳烱之捐貲助邊數至巨萬特取
溫綸則猶士大夫之可以風者矣以上一十四欵
特臣風聽之臚言豈曰經邦之石畫芻臣念
川百奔爲海吹萬集成聲儻可兼採乎二三
豈盡無俾于萬一伏祈
勅下戶部再加諮訪的確斟酌覆題寧儲有餘而
以餉裕兵收桑榆之勝于異日毋貽不足而
以兵待餉致襟肘之露于目前其于撻伐未

必無小補矣他若登萊海運撫道郡竭蹷圖
維業已開洋有日豈得因李維翰一語而請
停水衡料銀五十萬奉
旨允借豈得與太僕寺異同而未解至金秋以後
漸薄嚴寒冬衣花布作何轉運此皆軍需之
最緊關者統乞
聖明裁察施行
○經畧楊鎬題爲謹報清河亡失大數以候公勘
并陳沿邊措置畧節以慰

聖心事本月初八日酉時據分守遼東海寧道閻
鳴泰呈稱奴酋自撫順得志之後乘撫按再
勝之威戟指垂涎思一快心清河非一日矣
本道任事以來偵知逆謀百方豫備凡請兵
請餉窖受方畧於轅門爲併爲斂期保生靈
于磐石者業已不遺餘力矣猶慮遼將畏縮
之習一時難破而火器無敵之妙不可不施
查清河一堡四山環抱止有正東一路通鴉
鶻關以守則爲絕地以戰則爲奇地此正可

設伏制勝之處也凡火砲神鎗鉛子鐵弾之類不憚空遼城以與之且遵奉憲檄預與該將鄒儲賢約如遇虜至設火器於徑路之間伏奇兵于兩山之側俟其陣亂一鼓殲之慎無擁兵城内束手自縛所以籌畫之者亦不可謂不周矣至二十二日初聞圍鴉鶻關之報本道隱然喜謂大挫奴鋒在此舉矣即差官往督其陣既聞圍清河城之報本道駭然憂謂諸將安在遽令虜至城下乎復差官往

查其故未幾而尅堡之報至矣節據督陣官王廷試齊天爵等禀稱從二十一日鄒儲賢聞賊消息即閉門拒守西將張旆欲戰不聽守堡官張雲程力勸不從城外有打草軍士數百名奔回求入亦不肯納次日自寅至未與賊攻擊數陣賊用大木板斜靠城下從底穵墻頃間城東北角壞賊踐踏積屍一擁而上遂以不守一時策應諸兵總兵李如栢自泥河至王宣自遼陽至副將麻巖自開原至

遊擊鄭國良自鐵嶺至楊于渭自瀋陽至然
皆在一二百里外聞砲而趨已無及矣獨副
將賀世賢自靉陽赴援中途遇賊鏖戰一塲
得強壯首級一百五十一顆幼小首級三顆
差足折奴酋之兗而伸中國之氣耳是役也
清河雖陷而鎗炮所打矢石所傷賊屍環城
而僵者以數千計聞虜回率多長哭而去者
則奴賊之損我固多而其自損亦不少矣張
旆城頭力戰而死鄒儲賢事急叛賊李永芳

從下招之儲賢大罵不從乃先斬其愛馬旣
焚其衙宇率親丁力戰于南門之上被刄而
死兩將旣死尚亦凛凛有生氣哉其他中軍
千把總守堡等官並無一人肯出者俱未得
其詳惟有乘亂逃出被傷軍民數名耳且賊
聞東邊一柵被世賢勦殺殆盡輙驚而遁回
籍非世賢此戰從後掣其肘儻賊乘勝長驅
遼陽之爲遼陽尚忍言哉則此捷所關良匪
細矣嗣是委倩禦魏國印千總白受顏同赴

清河查殺擄人數據渠回稱清河城內外積屍重疊臭氣薰蒸力旣難于徧翻且城東一帶虜騎出沒勢又難于久住即欲訪求的數萬萬不能本道不得已止憑其見在倉糧之冊查得遊擊鄒儲賢以下官軍丁總計五千二百三十五名至於居民原無冊籍可據或殺或擄莫可誰何詢問原管清河中軍李世馨回稱向編牌甲曾計有五百三十餘家每家多寡相因以五六口計亦近三千餘口兼

之收歛過各屯堡居民亦不下二千餘口三項總計則萬數有零其大較也本道訪之衆口叅之已見先撮其大槩如此伏惟具題庶戰守得失之較判然以分將士報國之忠亦幽然以暢而從此全勝之策可共力以圖之矣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總督薊遼都御史汪可受看得清河被陷總計遊擊中軍千把總守堡等官以二千員兵以五千二百三十餘名民以五千餘名即續有出城者能幾即後

有回鄉者難期即賊亦傷亡之多彼此未必相當即我亦勦其一柵要亦得不償失事已至此既不敢諉之氣數之適阨亦不敢諉之兵將之不齊又何敢曰約束已明申令已熟而歸罪于違節制之人哉故以鄒儲賢張旆等之死誠當恤而以張承胤之已蒙賜恤者項尚有臺臣之駁則亦可以責二將不能全城之過以賀世賢之捷功誠當錄而以屬城失陷守備不設之條則亦可以置世賢在功

不贖罪之列他若鎮臣李如栢道臣關鳴泰與援遼客將未及並關西諸帥未至者或策應之不速或觀望而不前以事跡論似皆有罪以時勢論皆任事在兩三月之間皆距賊在二三百里之外見在兵馬不能當賊以十分之二未到兵馬不能趨利于千里之遥又似皆可原俱應候監軍按臣覆勘定擬仍于事平之後酌論功罪之輕重惟臣鎬首有封疆之責所不敢自恕也竊念

皇上自有建酋之變屢壓兵餉之圖謂宜旦夕戡
定庶可上釋宵旰今又蹈撫順之轍
聖心不知如何憂慮者正主辱臣死之日職與按
臣疾趨遼陽所見老少盡日棄城刈穫俱廢
燈火盡夜懸城寢食不寧職妄令撤使休息
方議引河水入城壕以爲固而亦謂遼陽城
周遭廣濶奴酋强猝不能越二三百里以二
三萬步兵圍城復以二三萬馬兵索戰也惟
寬奠爲山崖孤遠之地鎮江爲朝鮮往來之

途除已歸併收歛各原有駐防官兵外近又
加原任遊擊張昌徜單進忠各領新兵多建
旗鼓巡遊其間以張聲勢以獲收割之利而
距賊頗遠惟瀋陽開原鐵嶺三大城蒲河汎
河懿路中固四小堡一線咽喉西逼西虜東
逼東夷皆不數里乃回鄉與奸細且報賊復
整點兵馬入犯數處此最可憂者今以總兵
李如栢王宣駐瀋陽以總兵麻承恩駐開原
以都司馮應魁叅將李懷忠駐鐵嶺以麻承

宗駐中固以趙啓禎駐汎河以孫守印駐懿路以羅萬言駐蒲河又以賀世賢劉遇節卜向績等諸將之慣戰者屯兵于各城之外上下聯絡盖二百里賊犯中固則開原鐵嶺可夾擊而瀋陽從南面策應賊犯蒲河汎懿則瀋陽鐵嶺可夾擊而開原從北面策應又開原亦引河水繞城鐵嶺巳伐大木爲柵瀋陽土塹頗高步兵皆出城外火器皆列前行而蒲汎中懿四小堡之婦女財物又巳盡歸于

三大城之中賊來可守亦可戰又無清河之

山隘又非清河之僻遠

明旨已申嚴軍法各將亦盟神矢誓天若不欲亡

遼賊或難復肆志而如殄殲此賊非兵馬加倍于賊數路並進以分其勢而疲其力扼其吭而拊其背不易成功也然各將未到已奉

嚴催川兵雖遠亦蒙速調但得同心一力何難雪耻除兇此目前措置畧節而職與督臣

按臣之能自盡者竊恐

聖心惻然東顧輒敢披陳如此

○山東巡按御史陳王庭題爲狡夷殺掠甚慘懦將退縮不前謹據實查叅以懲積玩以肅軍紀事臣切惟遼左屢次失利總由軍紀未明故有失備而驟陷者撫順之役是也有失量而覆師者張承胤渾河之役是也有有備同於無備而觀望退縮坐失機會者清河之役是也先是督撫鎮道逆知狡酋必犯清河發舊主兵三千有奇令鄒儲賢統領又徵薊鎮

援兵二千有奇令張旆貼防各臣謀國亦計殫矣迨清河報圍臣與經畧俱在廣寧復發將兵四千赴援繼聞清河失陷經畧单騎徑進俾臣䟽催抵關兵將星夜來援臣隨具題請援訖亟隨經畧入遼陽尋據塘報鎮臣李如栢自汎河王宣自遼陽副將麻巖自開原遊擊鄭國良自鐵嶺楊于渭自瀋陽俱至威寧奉集等處策應雖竭蹷不前心力已奮武靖遊擊文明象稱病不前寬奠遊擊祖天定

及靉陽守備徐九思等聽民出堡均屬可議
恭候復勘不敢再叙外訪得援遼總兵麻承
恩巽愞不前坐失機會謹述罪狀爲
皇上陳之臣謹會同總督薊遼汪可受經畧楊鎬
議照麻承恩初以廢棄閒弁被命援遼近蒙
皇上推轂之恩夙受遼鎮供億之厚方聞清河被
尅時身在瀋陽感恩圖報宜何如急者況所
提慣戰健夷一千餘人即不能鳴劒伊吾大
奏克捷之功儻以偏師繞入左脇剿絕虜尾

斬馘之多當不在賀世賢下者乃藉口道撤急奔開原迨虜兙清河憤各將拒守殺擄極慘血流溢巷盤桓肆毒經畧爲之披纓督臣聞之涣順鎮臣馳驅赴闕獨承恩泰越相視致鄒儲賢張旆等守殘睢陽之城魂墮腥膻之地軍丁士女槩被戮汚非承恩得爲不爲之罪乎且聞承恩智老漸昏畏夷如虎先撫順之役舊撫明囑策應彼固掉臂而入清河今清河失陷復却步而入遼北乃開原迄今

未見一虜承恩何以自解即臣亦不能爲承
恩解者夫將居中央乃可以制四方承恩聞
虜在東南糾衆而趨迤北承恩不知何心此
不可解者一將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承恩藉
口道臣檄不顧清河失坐視孤城沒陷是可
忍孰不可忍此不可解者二且經畧一意防
東令王牧民等安揷西虜承恩納粆花部夷
一百五十餘人致虜含憤激怒特畏
皇上威靈而不敢動耳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承

恩向奔清河時夷丁入虜者一百餘人尚不醒悟多狃異類意果何爲此不可解者三諸如奴視偏裨笞辱青衿歳糜遼餉以萬計占役遼軍以數百計援遼禍遼之謠遍滿通衢東奔西避之巧幻如鬼蜮無論如副將賀世賢斬馘之多臣不敢望即求如清河屯民威寧堡民斬虜級二顆者亦不可得矣承恩何顔立于諸將之上敢與援遼夙將竊登壇步伍乎臣于總兵杜松入遼之辰見傳檄堂堂

正正知夷已在彀中臣等耻與承恩共居一
區不憚盡言直勒罪狀上陳伏乞
皇上憫張旆等死事之苦張承徹等殉國之忠俯
從廷議槩准議恤將巽懦麻承恩革任回衛
遣下建丁千餘人令副將麻巖統領仍乞
勅下兵部復加查議將麻承恩議勘以儆積玩庶
賞既下逮罰必上行軍紀昭明撻伐可期矣
○朝鮮國王臣李暉題爲屬夷犯順
天討將加薦蒙督咨檄調整小邦軍兵恭候

明旨事本年閏四月准巡撫遼東李維翰咨夷情
事續准薊遼總督汪可受檄文臣切照蠢茲
奴酋女直遺種竊險據要潛蓄兇謀始爲蒙
古統合諸落滋蔓形勢兵已滿萬古語可徵
舐糠及米漸肆侵擾小邦不幸與賊境相接
衝突橫暴之計未嘗不在小邦而只緣
天朝每因小邦奏報節行
宣諭嚴加禁飭豺牙久利虺毒未發者蓋以此
也不圖敢侮大邦直犯邊境墮陷城堡戕害

將吏此乃胡運將盡自速其蕩滅者也三苗不率何害舜德玁狁匪茹宜舉周征小邦君臣一自造鄙有聳舉切憤恍直欲食肉而寢皮朝滅而夕餐矣伏乞

皇怒斯赫神戈東指撫臺移咨總督傳報要令小邦申嚴隄備整兵候期其在小邦因爲悉發敝賦奮敵愾之勇勉死綏之志庶賛九伐之威用奏三捷之功此實藩守職分扞衛之大義也況壬辰之亂島夷逞孽假途小邦謀犯

上國三都灰燼八路魚肉君臣播越國勢難保朝
夕哀訴渡遼之願將死父母之邦幸賴我
聖上念軫興滅仁隆惜小捧漏甕而沃焦釜遄興
師旅舉泰山以壓鳥卵先殲兇醜小邦重恢
基命再續生成大德膏育洪恩誠古今罕聞
書籍所未有者及至微臣思維先志益虔侯
度凡有號籲輒賜必從厚誣之雪追封之典
寵命薦降榮耀非一自念此身何以得此義雖君
臣情則父子東土數千里含血賦氣之類孰

不銘心刻骨生隕而死結也今值王師有征
大介是用執殳前驅不命猶承投袂赴難有
召敢後圖報萬一正在今日除將咨檄內事
意行令諸路將領刻日精揀團練部伍外仍
念小邦四面受敵慶尚全羅忠清黃海等四
道一帶地方盡屬防禦平安之江界以南咸
鏡之甲山以北皆係禦狄節掌
天朝軫念小邦每以怠慢哨備爲戒嚴飭謹守爲
責委緣所在簽丁不敷泒戍亭障甞患缺少

加以自經倭燹生聚無幾混籍兵農不閑坐
作野戰攻城尤非長技東征大將譏其脆弱
乃其實狀目今島夷伺釁不無駭鯨之患建
酋見蹙必有獸矍之觸然則潢潰冲突之患
小邦獨當必如曩時紅巾賊之亂其將柰何
況據遼東衙門分付文譯官有稱伊賊方于
江上多數造船你同江邊各處善爲警戍小
邦備禦至此尤緊今若盡調不多自恨兵力
之疲殘莫效軍容之克壯敢不仰仗

皇靈奉行天討雖肝膽塗地猶爲雄兒鵝鴨作聲
亦助膽氣庶幾仰藉大舉獲展綿力晋人得
椿喉之快會邦遂獻馘之誠則小邦之積恨
宿怨當至此而少洩矣爲此行催前項應發
軍兵有令赴義州等地方聽候進退伏願
聖明命下該部商量餝令小邦把截沿江上下以
爲聲援用固藩翰或受節制以便策應至于
師期遲速征勦方畧明以指示俾無違悞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申明征倭事例以便援

遼以濟軍興事照得奴酋包藏禍心四十餘
年今方狂逞其謀甚豫其志甚横非倭播比
也昔日倭奴猶遠隔朝鮮播酋亦孤懸域外
不過藩籬外患耳今奴酋勁卒數萬又勾連
東西衆虜所到披靡席捲長驅實屬剥膚故
募兵調將兵部所所爲岌岌也而措餉備芻又
臣部所爲數數也無米而炊勢不得不那借
那借不足不能不搜括疏凡數十上俱在候
旨遵行外所有援遼兵餉事由創爲惟有征倭舊

例可酌而行之前遣新餉司已具疏矣是以
新餉司之赴遼也帶銀十萬兩又南京解到
銀三十五萬兩先後繼至則援遼兵將行月
糧菜自應會道照例支給蓋此屬新餉司爲
政也至調宣大七鎮之兵臣因太倉匱乏幸
巡青衙門同心爲國那借銀二十萬兩允付
兵部差官齎往則援兵安家行糧亦應照例
支給蓋此屬各鎮爲政也今宣大等鎮旣參
差不能畫一政煩兵部再䟽合再申明以便

遵守臣查得昔年征倭援兵有行糧米菜之
給馬將官每員日支米五升銀一錢千總日
支米三升銀八分把總日支米三升銀五分
貼隊并軍丁每名米一升五合鹽菜銀三分
如願折乾給銀五分正馬每匹日支料豆三
升草一束如願折乾給銀二分馱馬每匹日
支料草銀二分此例之可酌而行是在新餉
司與撫道議妥閫外徑給報部查考者又有
運糴通販之便焉該省近海地面米麥草料

或召商販或委官糴募船由登萊直抵鴨綠
糴價用餉銀脚價用馬價此亦例之當酌而
行者也又有勸諭輸粟之欵焉遼東官宦軍
民人等家多盖藏有輸粟千石以上者竪坊
旌表無官者遥授職銜有官者量加職銜四
百石以上者給與冠帶門扁百石以上者徑
給冠帶榮身俱免本身雜差當時勸諭方出
而輸助者相繼是亦例之可酌而行者也又
有犒賞優卹之恩焉萬曆二十一年三月

勅諭云東征將士尅日蕩平大加陞賞又云懸軍
深入饑寒暴露勢所不免用是痛心亟發帑
銀十五萬兩齎赴軍前犒賞優䘏此亦例之
可酌而行者不日大兵齊集諸將效力勤王
宜照前例用以鼓舞軍心者也以上四款兵
罷即止皆臣所查征倭事例也臣又查得遼
陽去京師千里而用兵之際有勝敗分于眉
睫存亡變于呼吸者該鎮俱宜隨機應變便
宜行事不必復爲瑣瑣奏瀆以致濡緩悞事

至于米豆本色臣先日移咨督撫暫開海禁
使商民興販矣又陸續解銀出關就近糴買
矣近又山東大收題准登萊海運矣其馬騾
料草亦劄永平薊鎮餉司就近召買通用新
餉矣總之在內者職要在外者職詳盖職詳
者糴買支放隨時酌行惟在開銷明白事完
奏報而職要者惟總發餉銀聽閫外支銷而
已當茲太倉如掃之時又值額外不貲之費
故臣術不能點鐵計不能量沙而腐心竭智

所爲燃眉之濟不過那借一着耳所有借處
諸欵容臣再爲另疏目今援兵事例伏乞
皇上亟賜
命下臣部移咨薊遼督撫經畧衙門一體遵行庶
軍興有濟而危遼可保矣

籌遼碩畫

十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5
C5
E97

AC 149 P3 v.36

# 籌遼碩畫卷之十一　戊午季秋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遼左事勢危急微職誤蒙簡用懇乞聖明亟勑當事大臣速講足兵足餉長策以大張神氣早收桑榆事職愚不肖以原任禮科都給事中起候補身羈京邸未幾而提督四夷館之命下矣甫到任而巡撫遼東之命又下矣遼東何地也巡撫何任也而誤以卑職職

之歆氷又奚待言雖然自有遼事以來當事
大臣悠悠泛泛彼此判若胡越精神不相聯
貫局外者旣漠然于安危之形局内者又牽
制于拘攣之議奴之來也驚若就釜之魚奴
之去也安若處堂之燕人心渙散神氣全隳
職憤激于中久矣儻徼
宗社之靈得一當以報朝廷職之頂踵又何足
愛故職不敢辭難惟以足兵足餉實着爲
皇上籲懇而已今之議兵者曰遼兵不堪用也則

調薊鎮兵調宣大山西兵調南京山東水兵
又調川貴兵一鎮急則各鎮互爲應援此自
定理然聞赴遼之兵強半乞丐比至出關率
多汰回樞臣語職謂待彼中報有確數而再
議調夫此不堪留之兵皆沿途僱覓頂替者
也遷延徊徘數日不進一程職此故耳遣時
皆係正身到日却多汰回遼左既不得精健
之用本鎮又巳虧精健之實虛費安家行糧
往返徒成兒戲與其汰于至遼之日不若慎

于臨選之時責成各該督撫務挑選精銃親
驗器械即以本營將官領之仍造年貌及各
器械一冊執赴經畧衙門查驗如不係精健
及器甲不堅利者各該督撫即行罷斥如有
中途縱容僱覓情弊領軍將官即以失誤軍
機斬庶幾調一人即得一人之用早一日即
收一日之功不然待至遼之後驗有不堪者
方行汰回此悞事之大者也今日調十而不
得五將來十且不得三矣夫天下事尚忍言

哉今議餉者則以借貸扣減事例爲長策矣
明旨亦以委于邊計有裨褒答之矣而未必然也
調兵十萬馬匹稱是屈指計之人日食米若
干鹽菜若干馬日草若干豆若干以月計之
共用米若干萬石豆若干萬石草若干萬束
以歲計之共用米若干萬石豆若干萬石草
若干萬束以遼之見在本色計之米若干萬
石豆若干萬石草若干萬束援遼將士總兵
月給廪糧若干副將若干叅遊若干備禦千

把總等官各若干軍士本色折色兼支月費若干查照征倭征播事例宜酌議加增若干益彼猶遠在數千里外而此則門庭之寇也若有功將士賞不逾時陣亾軍丁大加優恤此又不可以額數限者也一一打算細細區畫此豈數米而炊之所能濟計臣曰吾以湊處二百三十萬矣毋論彼此爭執尚非實數即使盡發軍前而大軍四集米價騰踊草豆鮮少戰馬餓死即三百萬之數職以為不當

百萬之用可遽曰已足而漫不爲之所耶職愽稽輿論僉謂非在地畝量行加派斷乎不可而何計臣之緘口不言也至于督餉大臣自遼事初起職已誦言于衆而時巳爲迂今審時度勢萬不可已若以山東撫臣加陞新銜照舊廵撫另與

勅書一道得以節制近省一切軍馬應用米豆草束等項便于海者由海運便于陸者由陸運俱聽便宜行事期于絡繹至遼務使餉集而

待軍無令軍至而待餉遼事庶有濟乎糧餉既足人心自奮各邊聞遼之糧餉饒裕也而樂于趨奴酋知我之兵餉厚集也而膽自寒不待交鋒接刃而神氣已張勝算已在我矣然後申嚴軍令大振積習臨陣退縮者斬逗遛觀望藉口支吾者斬哨探不明失悞軍機者斬尅減軍糧激衆鼓譟者斬使功罪分明賞罰不爽以天朝之威靈加一隅之小醜孅滅此奴夫亦何難然職又不能不望于

皇上也前賜經畧以尚方之劒勑以先斬後奏矣
天語凛凛誰不震惕然春溫之意少而秋肅之意
多何不發帑金數十萬令齎劒部臣一併解
去爲犒賞援遼將士之用此
綸音之滲漏而今不妨急爲補發者也伏乞
皇上省覽職疏急
勑戶兵大臣將兵餉實着作速議處無徒以迂浮
事款唐突
聖明致悞封疆大計冊

勅工部嚴督管造盔甲司屬如法成造不得妄覬
免究之寬政冊
勅刑部及緝事衙門將流寓可疑諸人盡行驅逐
以絕奴之奸細又諭内閣將遼東急切事宜
明白奏聞不時擬
聖諭進覽如先年征倭時輔臣王錫爵常擬進
聖諭數道以激文武將士是閣中之巳事也職一
介書生謬荷重寄年力雖云強壯識見姝欠
疏通區區管窺求濟實用但得諸大臣精神

聯貫將宗祉靈長之慶實式賴之矣

○巡按王象恒題爲内地不堪騷擾外患正在燃眉再催援遼諸將速出事職竊惟自遼事起

聖明拊髀而思一時宿將如杜松劉綎等十餘家彙名并起節經催促皆已相繼起程源源而來然日據山海關報其出關赴遼者僅一杜松而劉綎柴國柱等未聞也及查各州縣報援遼諸將文移則劉綎已七月初過通州矣柴國柱以七月初過都門矣官秉忠以七月

內廋居庸矣張萬邦以七月內抵薊鎮矣夫各州縣至山海關不五六百里計程七八日可到卽曰師行日三十里亦不應曠日遲久若是也近職出棘闈見撫臣劉曰梧疏恭總兵張萬邦縱軍殃民殘虐地方强奪市貨姦占良婦打傷職官席捲器物驛遞爲之告竄軍丁爲之綑鎖職不覺浩然嘆曰大將虎狼之威不用以救民而用以殘民不用以清掃夷氛而用以搏擊無辜如此也及詢諸將何

在則聞劉綎住三河矣柴國柱住永平矣官秉忠住居臺頭今方抵關張萬邦已至撫寧又回臺頭迤邐于協路之間未聞有疾抵關者而又假粧病樣令兩人扶掖以見督臣是何驕蹇也諸將所部之衆顧不知視張萬邦何如然即萬邦部下暴横狀而諸將之衆亦可類推也夫此數州縣皆職所隷之地也以職所隷之地不能使之循墻而走乃任其伸頸而噬職實恥之况遼左强寇在前望救如

渴而乃雍容濡滯優游自如職度其心是不但肆虐于下且以要挾于上撻伐未伸而故忘之不勇君父有急而故緩之不義昔穰苴與莊賈同將以日中爲期穰苴三令五申日中而賈不至苴奮然斬賈徇于軍郭子儀唐之名將也屢卧屢起其起也未嘗敢不如期諸將之才料未必過子儀而慢令之罪則已浮莊賈諸臣其何以自處也夫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枹鼓則忘其身使諸將而愚人也則

可諸將而稍有知識也尚可俟終日哉伏乞
皇上勑下兵部移文及職限以日期諭令抵關聽
候督臣調遣其已抵關者遄發如期赴遼如
仍前逗遛在職地方肆其虐焰職即以狀聞
上照賜劒之旨明後至之誅則不但地方安堵而
遼左亦早得其一臂乎若夫歌出車咏采薇
以作其忠而解貉示恩椎牛享士體悉委婉
無使其旅邸委頓得以藉口焉則又
聖明鼓舞之權非職所敢請也

○巡按王象恒題爲患切剥膚憂深恤緯伏乞
聖明亟賜擬議以保內地事葢自夷氛日熾東方
決裂撫順失後無堅不摧三堡陷矣清河陷
矣從此而蠶食不已豈特三韓之憂更三輔
之慮也項者
聖明痛憤積弱赫振神威賜劍重經畧之權申飭
嚴救援之令援遼諸將盡催出關聲靈所訖
小醜豈有不殲哉惟是門庭之外與門庭之
內均不可虛而自近及遠居重馭輕皆不可

緩職伏讀
明旨曰援兵東行近邊空虛可慮汪可受嚴督道
將等官加謹防禦蓋已抱內地之憂矣頗所
謂防禦者非空言可以號名徒手可以搏擊
也項杜松原設以備山海者今以事急行矣
大將未設之先猶有一路兵馬而今大將既
設之後乃并一路兵馬無之矣督臣駐關數
月調遣徵發造車造甲造器械刀鎗等物以
萬千計備極苦心今皆出以濟遼薊鎮之力

亦以急鄰竭矣遼事急猶有薊鎮可以灌輸
薊有事不知何以資策應也近者山海拿獲
姦細一名楊守禮由黃土嶺扒進又姦細一
名眞來子由靑山口扒進俱奴酋差來打探
山海兵馬多少且近又報西虜揷漢王子扎
喇虎赤等聚達賊萬餘八月十六日祭天黃
把都兒等帶領精兵達子的在九月初犯搶
寧遠前屯東西又搶義院口一帶地方夫前
屯去山海百十餘里而義院又山海以內地

也又兀魯蕀等有信傳來今薊鎮人馬出遼東救護關裏空虛我們聚兵會合西虜進搶而經畧地震疏中且有奴酋密議不測之語矣如此情形則今日之亂豈徒在遼而當備又豈止于遼督臣疏曰以兵二百防八里鋪矣以新兵一千四百駐關上矣職讀之膽栗心搖顏面爲赤此豈可使酋聞且見也及今宜再募新兵萬餘或另調別鎮兵馬數千仍畱宿將一員教練以爲後勁以示中堅而又

須特發餉銀二三十萬于永平餉司專備山海調募之用至沿邊險隘如石門一片石等處尤須擇驍勇戰將犄角控禦一切戰守機宜急爲防備岌岌若對壘于勍敵而無復泄泄從事庶泥丸可封而牖戶以固豈徒

明旨一申飭便足了事哉夫潼關不失唐末必不蒙西幸之塵澶淵能守宋世豈有南渡之禍

國家金甌無缺固萬不可出此不詳之語而見形察影亦豈可不深長慮哉伏乞

勅下兵部擬議上請職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大學士方從哲題爲臣于九月初接得經畧楊鎬書寄有回鄉廣寧生員孫弘祖稟帖一紙内言在虜寨時聞說要先後犯搶清河靉陽等處且僣稱年號要來遼陽建都臣見之不勝憤恨既接經畧督按地震之揭據朝鮮節制使李善復稟據通後李應仁等捉得奴酋大發軍兵于八月二十日前後攻擊遼陽廣寧等處流聞客議軍至遼廣不戰而過直向

皇都彼如追逐引出曠野厮殺臣見之又不勝驚
懼昨又接順天巡按王象恒揭謂山海關捉
獲奸細二名皆奴酋差來打探關上兵馬多
少可見此虜蓄謀最深志不在小今雖暫退
而狂逞深入之念時刻不忘兼以遼東地震
有聲明係兵象則戰守之具防禦之策非今
日所當萬分加謹者哉除關外之事聽經畧
督撫諸臣相機調度外臣愚竊謂
廟堂之上所以鼓舞人心振揚神氣者爲用人與

發章奏二者爲最急其九卿科道臣且不敢
一時槩請但望
皇上先點兵部侍郎一二員速差巡城御史五員
亟允主事劉國縉俾令贊畫兵事其緊條要
本章如戶部議餉本新任巡撫周永春條議
本按臣王象恒夷情本盡數檢出發臣票擬
立賜允行使中外曉然知
皇上宵旰之懷未常少釋庶幾羣情不甚觖望而
邊事猶不致決裂敗壞不可收拾也至于盡

點九卿大臣以備各門防守多補科道以備
京城廵視如嘉靖庚戌故事恐亦不可不預
爲之計者葢使備而不用實爲至幸萬一禍
至而後倉卒圖之寧有及乎臣受國厚恩誼
同休戚復見警報叠至不勝凛凛于衷連日
以來心悸汗流食不下咽念此
國家安危所係不忍言又不忍不言輒敢冐罪再
陳悃款惟
皇上憐而聽之謹將經畧傳來孫弘祖禀帖録呈

聖覽臣不勝惶恐仰望待命之至

○戸部題爲遼事憂危孔亟遼餉計足宜周敬循征倭征播加派往例并從新撫之議稽輿論之同仰祈

聖明裁允事山東司案呈到部看得奴酋匪茹全遼告急中外聞鼙而思兵將臣部握算而籌轉輸太倉之匱乏之申求漸難而督處之多方更端旣竭見以爲憂于國也而又慮在民故以爲取諸民也毋寧先于官支撑不足勢不

得不爲那借那借不足勢不得不爲搜括葢憂憂然預戒三百萬之需而實旦夕皇皇以幾一朝蕩平之績苟可不加賦而餘于用則臣憂斯瘳臣願斯愜矣迺以今之事勢度之撫順失守後三堡繼陷清河又喪嗟此遼方艱大之變未知所止師行糧食患浮費重倘大兵旣集餉不繼臣部何以辭責其能數米而炊膠常而謀乎查征倭征播加派事例往跡有之卽亦不得不出于此又接遼東新撫

臣周永春揭帖言博稽輿論僉謂非在地畝量行加派斷乎不可而臣心滋決矣國有大役而徵發今昔之所通行事有不得已而權施亦士庶之所共諒往旣有例今亦可援此理也亦勢也且夫勤民所以固國而捍國亦以衛民正使疆圉多壘之時震虩不驚多出毫釐以給公上雖或間有縮衣節食之虞猶得安爲耕田鑿井之氓較之遼人肝腦塗地豈啻懸絕父老子弟其何愛焉且每畝出毫

厘可易疆埸之安則當與天下共效勤王之
義曩侍倭禍異國加派尚及于畿浙播梗西
徼加派尚及于楚蜀況茲遼差肘腋
神京京邑安危關係四方業既已四方繫安危
能勿以天下增供億臣竊量天下版藉惟貴
州省地磽田鮮居平本籍恊濟月下又勦苗
兵不宜加派今以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山東
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廣東廣西雲南十二省
南北兩直隸照會計録萬曆六年所定田土

畝數總而計之有七百餘萬頃分計每畝權以加三厘五毫起派第各省直派額輕重視田土多寡皆爲適均內惟湖廣據田土派額獨多似屬偏重訪之楚田土比南直江浙過多而稅糧比南直江浙尚少

國初制賦艮有深意然其地廣田衆今日議加之額已倍于江浙矣若兩直各府相提而論淮安府田額比各府亦多並爲酌派于是裒益平矣總計實派額銀二百萬三十一兩四

錢三分八厘四毫一絲憑行各撫按轉行布政司及府州縣官遵照各加派總額依見在本轄逐縣田土稅勿論優免不優免人戶一槩如額派徵其或地有肥瘠田有高下難以執一至于參差通融乃成其平準推在撫按督率司府司府督率州縣辦土物之宜定賦式之正要于額滿毋令偏枯不以毫强少貸不以煢弱苛求務各明出榜示給各州縣張掛通衢盡使小民知悉又將加派則例的數

印塡一單如由帖狀各給納戶不許指稱多派仍另項起徵無得混入條鞭之數內刻定當以遼左事寧之日另題停止不許朦朧再徵俾闒茸無所乾沒其手胥猾無所質緣其姦如有指稱多派事寧再徵者有司叅究吏書訪拿然事在急迫勢難少待限文到日卽將見在司府貯庫銀兩星速那解到部隨爲加派徵補然後無歎西江足救燃眉本部仍計各處程途酌量文移往返日期如到部延

遲者卽會該科叅處時事多艱利孔俱窮寸
心獨苦全賴諸臣共抱同舟之好自盟急公
之念於不得已取民之中實寓愛民之意臣
愚所藉手大幸耳雖然餉旣具矣其間調度
規畫水陸轉輸非得宿望重臣就近以振董
之則號令無所稟承事體何由齊一遼新撫
臣疏云至于督餉大臣審時度勢萬不可已
若以山東撫臣加以陞銜照舊巡撫另與
勑書一道得以節制近省一切軍馬應用等項便

于海者由海運便于陸者由陸運俱聽便宜
行事期于絡繹至遼務使餉集待軍毋令軍
至待餉甚爲長策臣心韙之其加官陞銜請
勅節制近省其處事宜職在典銓非臣部所得專
擬應聽吏部題覆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直隷巡按龍遇奇題爲遼餉摟括不敷就事敬
陳末議仰祈
聖鑒以佐

廟謨事臣竊惟奴酋匪茹主憂臣辱盈廷謀議惟
戰守二策而戰守備議惟兵餉二端乃無餉
則無兵餉尤急矣計臣苦于三百萬之難足
議以南京米折及各方欠解減扣與搜括庫
餘之銀以佐軍興此萬不獲已之策心良苦
矣夫曰米折曰欠解曰減扣尚有款項可指
如曰搜括則非有例派非有見貯不過東西
那奏多方議處云也搜之不得將巧婦難責
以無米之炊即搜之而得亦梯米無補于太

倉之乏近如兩淮運司臣所按也據疏理兩淮鹽法副使袁世振呈詳部劄內有運司贖鍰無礙及上無餘兩等項臣隨行該道徧搜司帑積剩益之以臣項下解餘贖鍰合計二十七項共銀六萬一千二百有餘已行該司列款造册委官于八月齎解戶部矣夫兩淮運司素稱朝廷外府往年積貯贏餘似足以備不虞之需頃積引壅滯套搭累商歲解不敷動稱借庫致司庫蕩然如掃猶幸綱法新

立歲課不虧些需積剩稍可那湊義出急公
即司庫空匱固所弗計然而累款至二十餘
項爲數僅六萬有餘銖累寸輸何裨軍國萬
一且似此捉襟露肘之狀以推四方搜括之
苦當不異是龜毛何日成氊近火難需遠汲
于以濟不貲軍興恐無當也討終始惟有請
皇上發帑一說今亦
皇上所厭聞臣姑以古賢君積散芳規與邊餉虧
欠緣由及鹽課存積應議者一一備陳之或亦

皇上所俯鑒乎昔宋藝祖仁君也昔年有封樁之
藏頗類貨賄乃窺其意在有備而易幽燕故
延至哲宗且有一日發數十萬緡以佐軍費
則以積為散之意也今
大內之藏何啻封樁而遼左神京肩背何啻幽
燕况當此戎馬倥傯成敗得失之會顧可重
視朽蠹輕視要害而智反出藝祖下耶且
皇上亦曾悉邊餉虧逋之由乎據計臣劉開各省
直四十四年以前帯徵欠京邊三百三十餘

萬四十四年以後見徵欠京邊二百八十餘
萬此其大較數誠然矣要之天生財只有此
數不在民則在官益自
皇上權稅以來司稅者旣剥小民之膏以輸稅司
賦者自難併小民之力以輸邊是昔年輸之
皇上内帑積爲朽蠹者卽連年欠之太倉鈌逋邊
儲者也向者朝三暮四顓愚日用不知今則
山窮水盡到底人皆瞭然無問民稅就以臣
鹽政論更有宜急請者夫兩淮所欠歲觧額

課政邊儲也而存積引鹽則
祖制議畱邊事緊急開中以待客兵之用也自二
十六年魯保攙行存積鹽于兩淮每年歛收
餘銀十萬貢之内帑計十年則百萬矣按此
十年中兩淮欠解邊儲虧額相等此非足彼
鈌此一明証乎今虜患剥膚司農仰屋遐想
皇上宏謨遠見昔年預開此存積或亦畱之以待
今後未可知也卽今捐此百萬以助遼餉是
不過以向年取之額課者還之邊匱在臣子

非望外之求在
聖明爲應發之數于我
皇上有饗士之名于兩淮便銷一逋課之累即兩
淮而天下可次推也故泛然以發帑請
皇上必斬然有詞而以量入爲出酌盈濟虛之理
一裁度未有不轉念者此臣所次于諸臣之
請固一說也夫
皇上遲疑發帑之請毋亦曰事方經始合無始以
十萬開其端或籌度于遲速間待兩軍對壘

之時而急爲濟或酌量于多寡間待各司解
足之會而總其成此在
聖意淵微固未可窺即軍旅方興時尚有待若至
于近日計臣所請畱各方見徵之稅轉以助
餉此則濟急第一議羣心屬望萬口一詞不
煩遲疑不待再計而决者舍此別圖是汲西
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蔑有濟矣及查此稅
昔年湖廣撫臣以採木故題畱十年矣此景
視採木何如而尚靳畱耶近年江廣諸省每

以水旱災祲題留矣此景視災祲何如而猶
靳留耶且當此邊鄙失利人情動搖此稅固
萬分應罷以安民心非復內帑所宜有矣
皇上倘不停徵必有不測之變相繼而起何不急
傳一檄諭稅使諭工部凡各省直本年見徵
稅額除見有被災地方請留奉
旨不議外其餘無分部監盡解戶部轉濟遼餉以
事平日乃止庶有詞于小民而免逞于一擊
且足救危遼乎雖重念民窮不免于剜肉醫

瘡之議而轉濟世艱猶愈于望梅止渴之歎夫專以内帑請未免煩出納遲速之疑若以未聚之財催見在之用以斂怨之物作投醪之施一籌度間未有不憣然者此臣所爲次計臣之請又一說也至于忠謀盈庭議無遺策臣亦何容置一辭乃臣以爲百謀不如一斷凡盈庭之議宜盡付之部院折衷于樞臣計臣其有經二臣覆議者

皇上宜朝上夕下毋以悠悠貽失機之悔也凡戰

守之策宜專責之經畧總督二臣其在二臣有所陳請者我
皇上亦有朝上夕下毋以中制而貽牽掣之虞也乃所謂戰守機宜固未宜漫言其故亦有可模擬其槩者夫擁十萬之師糜三百萬之餉兵將雲集思奮義士灑血自盟而僅曰以固吾圉諱言戰乎非大張撻伐之
旨矣顧以五萬烏合之衆空驅之原野鋒鏑之場能不領以將士之統御按以訓練之紀律乎

其能不揣度彼已之情形敵地之險易乎其能不偵探隣虜之勾連助逆與多方之應援間諜乎僅曰輕擊而謾言戰非節制之師矣葢使奴而據我撫順三堡以窺我全遼則釜中之魚几上之肉勝勢在我敗局在彼一鼓殲之易易也惟其既犯而去倏往倏來而議申討于塞外則其有險隘地利之可據有重疊堅城之足恃有以逸待勞以主待客之足虞而又貼隣西虜如宰賽虎墩兎憨乃蠻粆

花等或結聯姻婭或素所約束未事旣以蹂躪東西常我旣事豈不以應援前後牽我則以此言戰固不容草草者其必當事者以奴與虜聚米而籌果其勢可離而不必合也陽以大義諭虜陰以暗計誘虜使能爲我鄉道如回訖之助唐固爲得策卽不然雖不我助亦不爲虜助使我兵東嚮萬無內顧之虞則可併全力攻奴直搗長驅誅其醜類殲其渠魁覆其巢穴以蕩平張無敵之威可也若奴

與虜勢必合而不能離陽施陰設總不能得
之于虜則難以全力攻奴須分一面以制虜
合大軍以窺奴或聲東而擊其西或襲前而
攻其後或乘彼之來而擊其惰歸或瞷彼之
虛而搗其巢帳迨至奴窮勢必奔竄無路再
窺虜氛不惡羽翼四散然後或酌數路並進
或主全軍直入于以縛首惡終勦局可也此
又萬全之一策也昔年西事征勦塞外可為
借箸者二當西虜阿台朶兒只伯等之犯我

甘涼也上命樞臣行邊親征敗虜于狼山石城梧桐林青羊山諸處窮追朶兒阿台等遁死護其驍賊虎都冊等三十餘人俘斬無算是克捷之師也當海虜火落赤之犯我洮河也上督經畧懸封侯之賞奉七鎮之師申討海上止于莽川水泉二捷火酋遠遁時多縱舍未能收犂庭絕漠之勳經畧不無遺議乃海虜弭首至今不敢大逞說者謂此亦昔年赫濯震疊之所致豈其然歟權此二事所得

進止得失之機是在經畧諸臣熟計而預籌之也至于酌大將分掌之兵柄如杜松之夙號廉勇素負剛愎者必諭以揉馴庶軍中無齟齬之嫌嚴將士賞罰之軍令如指揮白元之臨陣先逃故棄主將者必誅不待時庶卒伍有無敵之忠諭素受國恩之屬夷如朝鮮北關之與奴爲仇素無二念者責令夾攻互援庶大軍有犄角之勢醜虜素畏之火器擇中國慣用得法列試行陣者令專同廣製庶

禦虜有必勝之具定比隣飛輓之海運如部
科臺臣所次議計出久遠者今再無揺惑庶
窮邊有接濟之望乃各兵齊餉足便當刻期
舉事倘至曠日持久未免師老財匱漢武侯
所謂住與行勞費正等馮奉世所謂少發曠
日與一舉即決利害相萬此皆兵家明訓況
前此三堡繼撫順而破今清河又繼三堡而
破兵將非乏未見一矢加遺奴志益驕遼人
何辜有調發應援之責者其尚可逡巡觀望

耶至于行間設疑尤屬關鍵一著葢勢均力敵必睥睨維谷而變幻携二則姦膽胡越事逸功倍從古皆然如哱承恩之平也成于賈人之周國柱上達滿四之平也成于饒死愛將之楊虎貍楊應龍之平也成于陰借脣齒之安堯臣卽向者建酋王杲之擒也成于屬夷之王台等近事已驗前籌可訪是在

皇上不靳

明詔懸封侯之爵萬金之賞以勵臣民耳目又在

經畧諸臣之深心而密計之也乃本原在朝廷而制勝在用人昔韓琦范仲淹當國邊人有西賊膽寒之謠司馬光入相契丹有毋生邊釁之戒即我明土木蒙塵之變倘非于謙張國威練兵主戰幾不勉南遷之禍庚戌虜蕩城下倘非趙貞吉闢和議而馳命督軍安能決退虜之策由斯以談誰謂制勝不在任人也乃今者朝班寥落仁賢空虛滿朝合請枚卜大僚考選三大政而不報吏部屢催左

右樞臣而不報經畧疏舉一贊畫主事而不
報公論合辭請釋一建繫御史而不報此詎
可令奴酋見乎夫任用賢才此
皇上自爲社稷計況邊鄙蠢動四境洶洶者乎乃
緩時言之
皇上以爲此迂言嘗我當急時言之
皇上又以爲此倉卒嘗我然則何時而可臣以爲
皇上不必以人言爲行止第以事勢之最掣肘人
心之最鬱結一暗揣之則必蘧然覺可知也

故會推左右樞臣以缺人那推致不得不煩
欽改序差遼東按臣以缺人而不得不及新咨以
冊封缺人而借題候補科臣則踰期悞事矣
以科場缺人而借題候補科臣則改期非制
矣六科無都給事中而科印塵封六年無都
察院而風紀空署十三道只六七御史而接
差無人此其事勢掣肘不掣肘乎舉朝人心
攢眉蹙額束手無措謂
皇上獨能晏然不以爲念臣知其必不然也語云

人道邇天道遠人事失于下則天道應于上
臣以爲我
皇上亦不必以人事之闕失爲偶然第就天心之
示儆災異之疊告一印証之則必憬然悟又
可知也故向也天鳴地震之變只報于四境
而今則地震風霾之變巳徵于
闕庭向也龍鬭鼠渡之異尚露于東南今則赤
水日磨之異便彰于
輦下向也牛妖星隕之怪雜見于四方平寧之

境今則猴妖秆火之怪便應于干戈擾攘之區此其徵應駭聞乎不駭聞乎舉朝人心皇惑錯愕省避無門而謂

皇上獨能安然而不以爲意臣又知其必不然也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以天變驗人事修人事回天變非君臣有儆曷克有濟故持大綱修庶政勤職業以安民而備邊者中外諸臣事也戰必勝攻必取守必備以攘外而安內者疆場諸

臣事也而無靳內帑急留外稅速俞用人言

培元氣以振神氣內順治而外威嚴者此

皇上事也夫我

皇上勿謂釁止一隅即不用人不發帑猶然未必

決裂也則漢唐之覆轍可鑒也當漢唐末季

皆柄用宦官斥逐忠良賢人遁跡至釀白馬

清流之禍而國祚隨亡此非棄賢不任一燗

鑒耶語云人之欲利誰不如我唐至德代皆

以聚斂爲奇策時有瓊林大盈之類忽李希

烈之亂也上命各道將兵誅之姚令言將五千兵至京師時軍士冒雨寒甚嗔無犒賞遂斬關而入恣取二庫而奉天之變成矣此又非積財不散一炯鑒耶今

皇上賜環之詔闢門之典寢格者已二十年矣家食者徵輪無期在事者懸車比比鄒元標等有鳳冲千仞之儀來雉膏不食之嗟而見今在藉物故者數數見告當景駒隙不遝將來駿骨奚市人才凋謝大廈誰支良可浩歎而

我
皇上榷稅虐民之政蔓延者亦既二十年矣請罷
不罷請發不發海内脂膏已竭四方怨讟日
深一切民窮天變
皇上俱不以動念臣子亦無可柰何萬一變生叵
測無問草澤之雄有陳勝吳廣輩乘此遘變
東西響應可爲寒心卽有如姚令言亂卒之
徒乘間窺伺其爲蕭墻隱憂豈所忍言我
皇上柰何不深長思耶夫當此忠謀畢聚之時臣

以遠踪似可無言乃以搜括之故有觸于中
故敢便陳芻蕘自附于因事納忠之議犬羊
犯順中外指髮臣子愛國率土同心伏祈我
皇上俯鑒葵忠時賜省覽擬發内帑急留外稅并
槩兪一切用人之請而又間行
名見各部大臣面質黠虜情形裁決戰守機宜則
庶幾我先朝平臺煖閣盛事所謂倍元氣振
神氣修人事回天變易危爲安道孰外此區
區奴酋不足授首也

○河南道掌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房壯麗題爲
奴酋狡譎異常逞逆無已備禦宜周敬陳戰
守緊要事宜以保危遼以固萬年金甌事自
奴酋猖獗計陷城堡殺將覆軍以來
皇上加納讜論議餉調兵用經畧起廢將期滅此
朝食甚得策矣無奈遼左武備久弛人情怯
懦三堡清河復相繼尅陷來不能拒去不能
追兵馬器械甲胄之屬盡爲奴資奴兵日增
我兵日減奴勢愈强我勢愈弱全遼岌岌京

師震動社稷安危實係于此生靈肝腦塗地
猶其細者豈可以尋常虜警視之哉職不勝
杞憂謹攄一得之愚竊比于芻蕘之獻惟

皇上垂聽焉

一在措餉克裕蒭糧草在兵馬之先軍興非省
約之後除官軍月糧行糧外賞功有費間諜
有費優卹有費數米而炊曷克有濟頃者戶
部奏借餉銀僅將二百三十萬兩其解過六
十餘萬兩已爲無益之費奴酋方熾殲滅無

期若不預先多爲措辦轉盼大兵雲集撻伐肇舉萬一糧餉不敷禍可勝言哉職愚竊謂除已議定見在餉銀外責令戶部再措處二百餘萬寧使餉浮于軍勿使軍士待哺方爲萬全之策職非不知計臣無點金之術切仰屋之嘆第事勢至此如舟遇風濤覆在呼吸操舟者將無可柰何聽其沉沒乎抑將汲汲焉犒勞犒夫櫓工而求所以共濟也時計臣有申明征倭事例一疏言經費四欵甚悉夫

經費有舊例措餉獨無征倭舊例乎患屬剥
膚事非得巳獨不可權宜倣行兵罷即止乎
一在募兵衆多遼自喪師陷城後兵馬一空且
遼人素乏敵愾之勇寧爲虜所殺不敢應募
殺虜所從來矣近來彼中各道皆有名募兵
數然竟不見守禦何地格戰何所應援何方
則遼兵不足恃槩可覩也頃者議調各邊軍
士往往觀望不前陸續出關番耤寇兵如薊
鎮二千五百精兵沒于清河可爲明鑒兵少

力怯與無兵同祗煎銷餉銀耳聞奴兵驍勇慣戰者約有五六萬擄掠中國軍民亦有二三萬總之不下八九萬我兵調發者不滿五萬遼兵當殘敗之餘能幾何五六總兵隨帶家丁各止數百衆寡不敵守且不足尚言勦乎合無責令樞臣區畫便利在于西北沿邊地方名募壯兵二萬有奇連前調到各軍發付經畧聽其分隸各總兵官隨便操練各守信地如遇奴酋大舉入犯務挫其鋒勿令得

利儻千百零竊使其匹馬無還即東西二虜入寇亦然威聲旣振尋卽整旅邉方掃蕩巢穴方爲完局以悋餉之故若悋募兵是以國予敵也區區將與卒何足言哉

一在預偵探夫知敵之情形虛實然後可以取勝遼之偵探何如也初失探于撫順猶曰假互市而出其不意再陷三堡三失清河皆敵至城下夜役方奔馳口報自建州由邉入境六七百里而遙彼豈鵰鳥飛空不可踪跡哉

積弛不問可知奴之情形我一無所得我之虛實奴反明如燭照喪師陷城非不幸也懲前警後偵探必預間諜必周有不用命者一以軍法從事諒經畧道將自能辦此

一在明賞罰兵家賞不信罰不必雖孫吳亦不能致勝遼之衰弱不振弊正坐此自李維翰不建問李永芳不族誅益起將士無忌憚之心麻承恩非其怯懦失機之尤者乎酉三入犯而三避鋒其于援遼之義何居按臣疏參

臚列甚悉若姑從輕典而赦之遼事去矣天下事亦去矣械繫正法始足抒遼人之憤而警偷生苟免之輩李如栢以世將特起元戎乃兩役不效于心安乎儻再無捷績是亦麻承恩之續耳至如賀世賢能與酋兵交鋒膽氣已壯況斬級一百五十四顆經畧總兵塘報無異奇功已真宜先行宴賞徐侯查覈以爲奮勇殺賊之勸賞信罰必三軍之氣將不戰而自倍矣聞奴酋刼掠我財物盡給散戰

士有臨陣退縮者立斬之賞罰極其嚴明堂
堂天朝可蠢酋之不若自取鈍敗乎
一在嚴紀律大將出師必秋毫無犯始稱有制
之兵昔年征倭之役遼人不堪騷擾之苦迄
今元氣未復若征酋之兵更為侵害是水益
深火益熱也其能堪乎近讀順天撫臣叅總
兵張萬邦部下殘害地方一疏令人髮竪諒
部覆自是嚴為處分第諸總兵部下之雄横
如張萬邦部下者不少宜嚴行申飭凡征酋

官兵有强取人一菜一米一財一物者以强盜論輕則以軍法綑打姦污人妻女者當即梟首以殉偏裨曲護者同罪如總兵故縱聽經畧撫按會䟽条處必如是而後遼人禔福堅效死勿去之義矣至于夜酋布置奸細在在有之遼陽已獲見告風聞山海關亦在形跡况都城五方襍處莫可究詰尤為奸細淵藪訛言煩興人心洶洶思亂大屬可虞項職衙門署事堂官題催廵城御史前後二䟽詳

悉眞切及此時兪允城差緝奸禁暴猶懼其
晩若待遼警再至倉皇圖之其能及乎
皇上英明夐千古自爲社稷計當無俟職言之畢
也以上數事一得之愚似于征酋稍有裨益
而其最緊最要尤在
聖心警惕勵精任人存兢兢業業之心去泄泄悠
悠之習將逆酋不足克而丕基永無虞矣昔
周宣王當蠱壞之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銑
然惕勵六月出師卒奏于襄之績爲有周中

與令主唐德宗非不號明察非不稱全盛自
猜忌橫干中稍稍厭忽政事姚令言一入遂
至播遷而瓊林大盈盡爲盜資由斯以譚人
主敬怠之分固天下安危之窾係也伏乞
聖明留神省覽
○户部尚書李汝華題爲奴酋匪茹索餉急如星
火老病侵尋獨力萬難拮据懇乞
聖明亟點本部右侍郎幷
勅吏部亟推本部左侍郎共濟時艱以奠社稷封

疆事臣惟奴酋本一小醜中國怠備遂致滋蔓因而狂逞無忌貪肆未已初破撫順等堡如發蒙振落繼尅撫安等堡若催枯拉朽清河為遼左富庶之鄉乃不動聲色一旦攻陷而我兵無能挫其鋒總計前後三次財貨之括取無限則彼富而我貧軍民之擄掠無數則彼強而我弱今且志不在小禍未有歇據

經畧所得夷情禀帖謂奴酋馬步兵有六七萬又閱經畧地震邸抄謂朝鮮國探聽奴酋

欲犯遼陽廣寧且有向
皇都之語夫建夷兵滿萬則難敵今有六七萬說
者謂我國之兵匪得三十餘萬則難取勝以
彼兵悉精強而我兵多脆弱且分防則兵勢
患寡征勦須各路並進兵欲多多益善餉難
數米而炊又遼廣皆中國要地京師爲諸夏
根本據稟報情形恐遼廣危而京師震動天
下從此岌岌豈不可爲寒心哉爲今之計恐
奴酋復來須隨在設防則兵多而餉宜廣即

奴酋不來須大張撻伐則師行而糧宜從伸
中國之威雪喪敗之耻事在萬分難已謀宜
求出萬全飛芻輓粟以圖犁掃此非一朝一
夕之故亦豈一手一足之力而臣以孑然一
身獨肩計部八載且今年逾七旬時因湯藥
每懼藥多于食又慮食少事繁常恐職曠于
病又懼老病難久草頭之露難延安能爲軍
需計長久風中之燭可慮安能爲國儲籌勝
算倘或一旦溘先朝露勢必委别部暫攝而

六卿乏久難兼攝也亦必再爲點用而遠在外服難蹴至也羽檄交馳旁午豈不有悞國計何如即點侍郎俾共理有人哉伏望
皇上將原推右侍郎李起元即賜點用一員再
勅吏部將左侍郎即爲速推並賜點用庶少延旦夕則可資夾輔即難存視息亦可資攝理於
國家大計尚亦有賴哉臣不勝懇切候命之
至

○浙江道御史劉蔚題爲外患堪憂內治宜急懇

乞
聖明急圖用人以固封疆事項自奴酋跳梁連合
西虜蓄謀叵測一舉而破撫順再舉而掠三
堡又再舉而清河一空勢若破竹三韓落瞻
諸議餉議兵修戰修備廷臣言之詳矣近據
經畧疏謂建酋逆謀欲越遼陽過廣寧直向
皇都又據按臣疏謂拿獲姦細奴酋差來探聽山
海兵馬多少又報西虜生心聚衆謀犯夫酋
之爲謀若此志豈在小者諸凡添調兵馬發

餉議將以備內地綢繆桑土爲山海薊門計

者最屬喫緊職以爲

皇上聞此不知其何如儆惕何如宵旰何如朝上

而夕下者乃旬日之間猶無

俞旨聖意淵徽職不能測得無以遼廣自遼廣山

海自山海遼廣之地尚在京師千里外乎不

知今日之勢京師其堂奧也薊鎮山海其門

庭也遼左其藩籬也若禦盜者不固其藩籬

逐盜于門庭之外直俟寇入堂奧後與之格

關不亦進乎倘遼廣再悞則山海震驚山海一動京都得晏然乎則增兵發餉留一大將防守關上者今日之第一議也近日章疏關係遼事者多蒙俞允自遼事而外中格如故

皇上之意又得無以邊情朝政兩不相蒙而漫無相關乎不知汲黯當國淮南爲之寢謀司馬入相遼人爲之相戒是相臣之身朝廷倚爲重輕四夷視爲進退此其關係何如今閣臣一身票擬獨力勞瘁無論非優禮大臣之體

當全盛之朝政本單虛寂若無人可令四夷
聞且見乎枚卜之舉萬萬不可緩者昔庚戌
之變虜薄城下
肅宗亟命大臣十三人分守九門又以王邦瑞蔣
貴總督之又遣都御史王儀馳驅援通州陸
炳提督皇城諸門君憂臣辱誼同休戚固不
宜爲此不祥之語萬一有此今之大臣有幾
或有貳無長或有長無貳寥寥僅六七人不
知分守九門者誰乎總督者誰乎東西馳援

者誰乎各部之尚書侍郎所當照補而兵部之左右亞卿尤時刻不可遲者當時又慮布置不密睥睨無人命都御史商大節督科道諸官募民間材力子弟分布守城又命武舉千餘人分從諸大臣往來策應不知今之科道有幾六科給事中額四五十員今見在者止四五人十三道御史額設一百二十員今見在者止六七人萬一有此不知分置睥睨者誰巡視策應者誰乎恐九門之大五城之

遠八九人奔走之不遑也今考選諸臣皆老成練達守候六載所當照爲允用俾濟時艱者

皇上注意遼事經畧賜之劒矣新撫臣設矣諸將帥催促出關矣獨一贊畫劉國縉至今未下何也國縉生長遼中素懷忠義梓里敬信邊務周知且其家門禍切計畫必精試一用之定有成效可觀特在

皇上一舉筆間耳今之時勢危若覆卵

皇上猶因循怠荒不自改圖得無以人心若此天
意猶然如故乎竊觀邇年以來天風地血物
變人妖氷雹之震盪非常雷火之光怪疊出
甚至日鬬中天鼠渡南服種種不經之怪異
史書未載之妖魑層見疊至駢集一時夫變
不虛生必有由名上天仁愛譴告爾殷儻能
亟圖修省隨事消弭則用人行政治内固圉
實政舉而外侮可息故戰勝之策不在邊圉
而在廟堂制馭之術不在折衝而在主德奉

天一詔反側格心新法一罷遠邇霑霈
皇上今日惟尅去成心勿貳勿疑章疏隨票隨下
將臣工濟濟順治威嚴而遼事猶可爲矣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陳王庭題爲東夷分道入
犯官軍奮勇截殺謹據斬獲首級請發賞功
銀兩以勵血戰以圖大勳事臣巡駐遼陽地
方適在教場點查總督發過總兵杜松官軍
及驗看標下戰車馬步軍士五千餘名總兵
馬林宣大馬軍五千餘名隨據靉陽守備徐

九思塘報達賊約四千餘騎從一堵墻進入
夾河下營不知犯搶何處等情時遼東鎮守
總兵官戴罪李如栢議事遼陽隨聽經畧聚
集三鎮一道面諭東南孤懸策應宜急又慮
瀋陽冲要倍當防禦遂分杜松馬林前後接
續策應發陽李如栢統本鎮并協營官軍亟
備瀋陽以圖犄角牽制庶便堵敎去訖初四
日據瀋陽遊擊楊于渭總兵李如栢各差夜
役口報初四日辰時分達賊五十餘騎從撫

順進境深入當有李總兵等統領官兵三路迎敵撲斫首級等情初六日續據遊擊尤世功火牌報稱案照本年八月內節蒙鎮守李總兵白牌信票及遼陽開原二道手本蒙總督經畧監軍憲牌內云探得奴酋聚賊要犯瀋陽屢行申飭哨探戒備俟賊入犯或用正用奇務要多備火器更番擊打以收全勝如賊南北侵犯各處兵力漸集各相機截殺不許逗遛觀望致悞事機賜劍具在備行卑職

八月二十四等日據回鄉口供奴酋分兵在靉陽清河撫順開原四處聚集防守隘口不日犯搶等情李總兵隨調集瀋陽駐防正兵内丁左右翼及援遼保定王總兵中協海州武靖等營兵馬分泒左右中爲三路作爲三營中營多備火砲遇賊對敵有李總兵于九月初一日抵遼陽蒙經畧按院料賊必犯面授方畧甲職跟隨李總兵于初二日戌時到虎皮驛據瀋陽遊擊楊于渭報稱奴賊結聚

撫順關外勢將入犯初三日該李總兵聞報星馳瀋陽會同保定王總兵嚴諭主客諸將領千把總等官先行盟誓此番遇賊必要奮力決戰期殄此醜至初四日丑時從東號砲傳烽當據探撥口報奴酋擁衆由撫順關長驅入犯李總兵令督陣千把總李克太等保定總標下千總馮廷佐等帶領兵馬三千餘名爲頭敵遊擊尤世功王平等帶領兵馬二千爲左右翼奇兵李總兵與王總兵率領援

遼原叅將江萬仞管新兵原任遊擊吳貢卿楊于渭等大兵隨後督陣仍申嚴號令只許直前砍賊不許下馬爭級亦不許退縮逗遛違令者處斬頭敵官軍行至撫順迤西朴老屯迎遇前賊約有四五千騎我兵撲破一處各用弓矢鎗砲齊力射打遊擊尨世功王平海等率領兩翼奇兵官丁從左右脇下夾擊砍入虜營李總兵王總兵統率大兵督戰各賊披靡潰遁我兵乘勝追殺至未時出境賊

于各山舉火賊衆漸至恐有埋伏我兵亦未時收兵旋營時有署清河遊擊事原任副總兵韓宗功策應至楊家樓又援遼總兵杜松馬林標下各翼營遊擊劉遇節等聲援于南援遼總兵麻承恩東路協守麻巖遊擊麻承宗鄭國良竇永澄等聲援于北查得在陣各營官兵共斬獲首級七十六顆得獲達馬八十匹盔甲六十二頂副奪獲大砲二位三眼銃一十三桿及夷器等件陣亡軍丁十名被

重輕傷軍丁三十二名又據散羊峪守堡劉
世孝報稱初三日帶領夜役擒拿在山瞭望
活賊二名呈解到臣驗實聽經畧梟斬轅門
號令訖續報前聚夾河賊衆聞大兵將到各
迯奔回寨總兵杜松馬林各振旅回營初七
日隨據遊擊尤世功造冊將各營軍丁宋保
等斬獲首級七十六顆并散羊峪擒獲活夷
首級二顆呈解到臣隨同公分守道右叅議
閻鳴泰詣都司衙門逐級驗訖蒙經畧楊鎬

差都司經歷凌太措處賞功內除劉永盛等
十名願陞其宋保等願賞每名先量賞花紅
銀兩以示鼓舞所獲達馬盔甲夷器等件聽
經畧分撥臣猶恐陣折軍丁馬匹不止此數
隨牌行道嚴查候督撫會題部覆行臣核實
造册另行具奏外爲照狡賊自我撫順失陷
以後大入大利小入小利我兵寡弱莫柰賊
何前賀世賢斃陽之捷猶得不償失自我
皇上嚴旨督催將兵漸集特賜尚方假權經畧一

時將士振奮主客戮力是以西虜以二千餘人犯中左所鎮臣李光榮督兵堵截保全城堡東夷五千人犯順鎮臣李如栢感

皇上寬處之恩誓死血戰即收斬獲雖僅奏小捷第我兵屢衂之後未有如是正正堂堂斬馘多數者詎非

皇上威靈廟堂籌策之大效也哉惟是罰既必行賞難緩待有賞則勸速賞則速勸此自人情之常方今賊聚在邊正藉懸賞鼓舞後有斬

獲賞難徵期而新餉計兵計日屈指可盡遼

庫若罄若掃别無動支伏乞

皇上特發帑金一二十萬刻期解至經畧軍前但

有功者或推鋒或擒斬紀次明白賞不踰時

庶前有厚賞後有嚴刑卽蹈湯赴火亦可不

辭何有狡賊之足慮哉臣又念賊雖暫遁勢

必再逞爲今之計惟有厚集兵餉乘勢撻伐

儻機不聯續狡賊生心大事決裂矣再祈

勑下兵戸二部覆議上請將議定兵餉速催過關

仍令在廷諸臣從長計處再行添益兵餉庶
軍威益壯大勳可圖矣奉
勅諭户兵二部邇者黠夷肆逆邊鄙蕩搖朕慱訪
廷臣議調各處援兵共圖勦滅今師期已定
撻伐將行所賴諸將士戮力齊心殲茲小醜
近日撫順之捷足徵血戰之功朕甚嘉焉目
今天氣嚴寒邊方尤甚深念諸將士披堅執
銳暴露沙場勞苦異常忠勤可憫朕睠焉東
顧未嘗頃刻忘懷宜沛恩施用彰撫恤除御

史陳王庭所請賞功銀兩應照例速發外爾兩部再湊銀二十萬兩題差一官齎赴軍前將主客官兵從優犒賞務使人沾實惠士有奮心益攄敵愾之忠早奏蕩平之績刻期給發毋得遲延故諭

○兵部題爲夷氛未靖兵力宜增伏乞皇上俯縱經畧之議再調邊兵以救危遼事職方司案呈到部爲照奴酋以小醜內訌戕我將士尅我城堡恣其所欲探囊而取撫順不已

繼以撫安撫安不已繼以清河今又潛伏清瀋開鐵之間無寧日矣臣部向來議募議調政慮不足以遏方長之勢也項接經畧手書謂奴酋部落約有七萬而我調募主客二兵亦止七萬在我則分防勢孤在彼則晝驅赴闘多寡之形直是相懸今議增調援兵政與臣議相合又據回鄉生員孫弘祖稟帖內開奴酋狂悖僭稱年號擬都遼陽又密計軍至遼廣不戰而過引勾野外相殺此等猖獗之

狀未可謂前兵馬已足也似宜從經畧之請
再爲調發臣愚竊謂今日之後非邊兵不可
顧地方有緩急而徵調當酌量如薊鎮爲
陵京肘腋甘肅見在用兵俱難再調外惟是宣大
山西延綏寧固雖已經調發然視遼鎮猶未
急也臣擬宣大應各再調三千寧夏固原各
再調二千真定保定各再調二千五百俱要
兵馬壯強器械鋒利不許如前項私替老弱
參雜以上調各兵在邊鎮者居多內地者差

少臣非不知邊兵冊調或致空虛但今秋防將撤冬序且臨水冷草枯虜難窺塞臣之議調于今日者政以此耳況隨調隨募依然舊伍于各邊又未嘗損乎其名兵合用錢糧及援兵安家行月糧料乞

勑戶部照前亟發新餉銀二十五萬兩差官分解各鎮按數給發則居者行者兩得其用矣冊照衆人百萬不可爲勇今日議調之兵臣願當事諸臣慎加挑選親自點驗務期一人得

一人之用卽各以原管千把總統之到遼之
日如兵馬不精甲仗不利則責在督撫其或
沿途遷延私相顧替及鈐束不嚴則領兵各
官卽以軍法從事又或各軍不遵約束騷擾
侵站夌虐地方則梟斬之律斷在不宥如此
則遼左獲應援之助而各鎮無空虛之虞亦
足以鼓勝氣而蕩妖氛不然彼衆我寡恃遼
兵恐不勝恃見在援兵亦恐不勝至于不勝
而再動天下之兵勞費抑當倍矣伏乞

皇上嚴勑各鎮督撫諸臣亟行期調發施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大臣督餉良是東省駐劄則非謹直駁部疏謬陳膚見仰祈

聖明特勑酌議以便轉輸事項臣接邸報見吏部一本請以東撫李長庚加戶部侍郎新銜督餉遼左此議非創自吏部也葢因新遼撫言之計曹因遼撫疏再言之而吏部覆言也夫督餉用大臣往例具在此不必言用大臣而及東撫此爲舉得其人亦不必言獨念本色

折色皆餉也本折徵輸地方皆督餉之所有
事也乃疏中請乞
勑書節制近省臣于近省二字殊屬未解而又留
以仍撫山東則有種種不便者遼左緩急訊
到京師止憑塘報臣往疏中有儆出倉皇變
生阻隔之慮若督餉駐山東則自遼而京師
又自京師而東省未免迂廻道里延緩日時
此以遼左言而不便者一餉務爲戶部專職
而斟酌遲迅水輸陸輓往往戶兵二部戶兵

二科時有商榷在輦轂而督餉大臣顧遠在千里外此以京師言而不便者二軍糈馬草隨地搬運猶自易易乃若文移往復自省直來者原按戶部今欲其迂而走山東即行檄省直有以戶部出者又欲其從山東而之省直毋論鞭長不及馬腹而間關曲折妨誤必多此以省直言而不便者三山以東年來非無事之國也先是屢歲大祲而安丘齊東大盜亦屢見告非東撫之拮据以懷柔此民也

顧安所得勝算而愉快乎乃一心以濟民艱又一心以籌邊計雖東撫長才無難辦此第一手而方員並畫勢難必優此以東省言不便者四夫督餉督之於東有此四不便則曷若定而之京師居中制外凡海運若登萊天津陸運永平府山海關或主持調度運籌于內或隨便出巡料理于外以至省直之灌輸遼左之出納在彼馳報在此行查皆得廉覈其後先劑量其緩急目今計曹止尚書李汝

華一人侍郎二缺久屬印刓其一已推李起元其一未推除已推者聽該部另疏不時催請外未推一缺何不以長庚塡補況汝華年逾七袠任歷九年雖云膂力之旣愆幸心思之周到儻更得人佐理豈不少分其任而節其勞且汝華總督九塞長庚專督遼糈事有責成肘無旁掣昔蕭相國何轉餉不匱致關漢祚四百年臣謂方今邊塞多故即無奴酋匪茹督餉大臣亦當專設況不必另添而以

本部官督本部餉正合部疏所云省一官則
省一官之費者至于東撫一缺仍令會推總
之該部有不可不更端特請者矣乞
勅下吏部會同戶部再加酌議具覆施行夫督餉
需人不煩再計而處置欠當寧容嘿然且事
關餉務臣固在戶言戶也抑臣因是而有請
焉臣考朝鮮之後以贊畫則有楊位丁應泰
二員以監軍則有王士琦梁祖齡徐中素杜
贊四員今總戎十數輩恐合併到遼難免相

傾相軋而武多文少見今僅推一劉國縉而
兪旨宥如伏乞
皇上檢查該部屢推國縉原疏沛發德音
諭令刻期到任斯亦遼左用人急着敢因論[redacted]督餉
而附及若此
○直隸巡按潘汝禎謹題為條陳保昌事宜仰祈
責成以重邊防海事臣以新秋抵昌平馳驅
居庸內外兩閱月于凡地利之險夷要害之
輕重防守之緩急亦旣以悉其槩而利害最

鉅保護亟宜嚴密者孰如山陵乎查昌鎮之
東慕田峪與西協大水谷接壤其地正滿酋
母子住牧而所稱讐殺之區也大水谷屬石
塘路路將所轄地里遼遠策應每難殊爲可
慮臣前至山海謀之督臣督臣主移標下右
營之兵出而駐守今該道募將募兵業已于
此操練當可幾幸無事然此西協之自爲謀
耳若黃花鎮以達慕田峪原係極衝
祖宗朝設有寧夏河間兵馬貼防庚戌虜變仍添

叅將一員設左車營一枝常川防守復因修
築大邊將前兵暫撤又因渤海所大邊亦未
修隨以鎮將移之于渤海然慕田峪止一守
備而黃花鎮之兵寥寥以百計耳該鎮正南
則拱神京僅百里而遙西南則接
九陵又四十里而近北出二道關黑漢嶺外則宣
府四海冶至南冶口一帶之地外夷屬夷逼
處焉我山後西至韓家口東至海子口凡五
十里不惟無墩無臺併一墻之設限於龍脉

而未敢且其地陵麓夷曠非若居庸紫荊有
揷漢連雲之險何所恃而不恐嗟嗟
列聖卧榻之側犬羊鼾睡毋有失事兩下相推則
隄防萬全議當何如
一曰營兵之防守宜增該鎮以重地而近虜穴
卽左車營之兵已經前關臣題覆然三班輪
流其地長而兵終苦于少臣愚以爲車營修
防之兵竟當移駐于此彼旣春秋有事于行
間未嘗不苦往還也何如顓屬而以鎮爲家

彼其餉之舊隷昜司者業巳强半移屬之于昌司也安見其全餉之不可通移或慮月糧之薄也則就中裒益可加通融又以其兵係耕奴傭卒也然簡練振刷自有軍令葢兩防則萍流梗散精神終不相屬到底利害不甚關切孰與移之便徙薪不先築舍自敝是車營移駐所當議也

一曰宜昌會哨之法當行本鎮逼近禁地樵採法嚴以故窖樹深林蒙茸蔓草虜之埋伏甚

易我之偵探最難宜擇宣昌兩鎮適中之所每鎮各千總領兵五千名巡邏瞭望烽來烽往大家聳鉞揚旌虜賊耳而目之不隱然在山之勢乎然會哨須有常期有常法期則或五日或七日兩處約會卽風雨晦冥不移法則昌懷兩道各置簿印鈐彼此易而付各營哨官俟會哨日公查軍兵有無足數足則哨官遞相書押不則虛之俟本道月終弔簿查處庶會哨不爲虛文而人齊則隱僻可探儻

功令一定衆自遵從是會哨之法所當議也

一曰考覈移將宜定葢

國家既設黃花灰嶺於

皇陵之背以爲内障又設南山永寧于黃花灰嶺之背以爲外籓此其障也籓也要于山陵無虞柰何地分彼此有事推諉則永南二將宜屬之臣差考察章程既定夫既同爲屬官敢問秦越犬羊相制方且痛癢關心何能袖手若曰一將不堪兩院考察則臣屬居庸鎮邊

二路于宣鎮非甚關切也其地漸近腹裏非若山陵之倚邊墻也不有聽宣大按臣考察之成例乎何獨于永南而難之至于四海冶城中半住屬夷或零竊或鄉導皆此輩爲害控制不可無人議者欲以四海冶守備移之南冶而以永寧叅將移鎮四海冶嚴爲防範早杜五胡亂萌勿謂屬在內地而玩之忽之是考覆移將所當議也

一曰山陵臺軍宜核該臣謁陵辭陵周旋咨詢

知向來各陵凡蹊徑處設有墩臺且
九陵防守軍數約有三千浸假而至于今墩臺頹
廢壞不可考軍卒豈惟無人抑且無藉豈惟
練習無聞抑且姓名誰考該部稽之舊章或
州縣或營衛向來所撥供山陵之役者成數
若何申明咨會移屬臣差居常昌道稽覈之
巡視臣差點驗之則內守既充外障亦增而
壯馬至于山陵左右環堵而居者非兵則民
也窮軍窶戶相依為

列聖守此一塊土其體恤撫摩尤當何如若夫一
椽一木指以爲盜竊而梟食之騷擾鞭撻杻
爲故態而鴟張馬雖向來相踵亦由朝無寬
政損煩去苛與民休息當自禁地始矣故臣
因陵軍併及之是臺軍之核所當議也然由
昌而西逾居庸非紫馬乎邊情視之薊昌若
爲稍舒苐以天險而弛人謀議之所不敢出
也爲兩關議

一曰堡城河岸宜築夫新堡城築於弘治六年

與荆關夾河對峙然厚止六尺耳高一丈耳居
守數十人耳一旦有警捍禦何賴左哨官軍
不可分駐之此乎高者增厚者培兩邊當虜
之處爲籌畫豈異人任哉至于沿河口北岸
應築一堡而兩岸又應各築一墩葢以稍成
敵臺攔塞河流數不勝也以舍城又木堵截
虜騎數不勝也惟正城稍城相連處築堡城
三面營房建焉管總官駐焉以軍丁百人守
焉其于南岸守備官旣犄角向之又唇齒依

之矣然我處卑下而敵倚高窺探兵法所忌則河北河西俱設墩臺且添以營房使哨瞭者棲息有地扼要登高緩急相聞四達無阻則堡岸加功急矣

一曰各口營建宜審據紫馬兩關有飛狐口有葫蘆口有洪水口有瓦窰安口飛狐浮圖地近于水門以磚易木而營房塹之派軍守之安平羊攔神峪之外不添一鎖鑰葫蘆黃土通衢使營房自外移內泉可鑿也水可汲也

行且堅城崇臺之間又比一金湯夫孰是遡
係安而通商旅非洪水乎使衆庶與魚鱉爭
浮沉于洪濤之中傷觀何忍哉兩岸俱築正
城不待再計矣然有基無壞中軍本備率力
協築唱于和喁即始基之日可卜其永永有
賴又孰是近南山而當堵塞非瓦窰安口乎
不記正統巳巳之變也先實從此入覆轍豈
遠哉水門改修磚券自是定議矣然設險以
守城內加營房營軍城外又共鑿石砲與盤

石口犄角可使其在在無虞凡此四者因險于地因力于軍因經始于輿情而督責考成該道尸之則各口營繕急矣

一曰官常因革宜酌查嘉靖三十三年馬水路添設路將而以守備專駐沿河口蓋以河流入冬則氷堅春秋又或水涸夫亦虜騎衝突縱横之鄉矣卽該備于此隄防猶慮不振乃藉口中路應援遷駐齋堂以養安乎惟營總部其軍于此便足策應河上旌旗非該備仍

舊還駐不可至于西水鋪距葫蘆曾幾舍況其憑山據險原自足恃虜騎不能仰攻乎卽宜倂屬葫蘆戶旣省占後且便應援李賢鋪至降兒地幾何夠寧靜軍纔三百耳戶官八員不十羊九牧乎卽宜倂屬蜂兒鋪旣巳省官自可省費益地有賴于官不可不存經制之初意官無補于地亦何事沿濫觴之末流則因舊地汰冗員急矣然由紫馬而渡易水非瀛津乎年來海波不警若可無慮苐因未

雨而綢繆牖戶道所當預圖也爲海防議一曰修墻設城爲要葢善禦虜者禦之于墻外善禦倭者禦之于海洋夫津門達海豊六百里有奇如洛東如漢水如臨津如清川如大定大同誰非倭奴可乘者況鮫蜃霧隱海澗人稀出洋守汛毎同畫餅向來墩堡墻垣其遺址可問也作何修築各處哨軍就多就少可議也傳烽舉炮一如薊鎮三協遞傳虜警之法有備無患倭自不得登岸至于葛沽一

帯尤津南籓籬原無城郭故部落星散有警
且自保不暇矣能驅倭乎況其地廣土饒巳
經南兵開種成熟水旱無虞久稱腴產即如
議者擬設縣治于此而耕有農守有軍是一
說也又如議者謂興濟地窄民稀而歸併其
地移縣治于此亦一說也總之邑治沿海軍
民錯繡紳氣自張如浙之象山蘇之崇明皆
海邑焉如日經始有待則亟宜監設土墻使
海防軍廳駐此于各烽臺之稽查旣便而調

軍設防亦且從容籌之堂上矣若者當議
一曰修器修船爲要夫殺人于百步外者火砲
是也接戰于數步內者戈矛牌筅是也故禦
倭之器莫要于伏弩蒺藜紙甲輭牌噴筒火
箭神槍之類已經臣行查而向之所備庫之
所存其朽壞不可驗乎驗而無用不宜造乎
造而取備不宜精且堅乎若夫戰船之設額
數百餘有沙船有唬船又有脚船㓷船若是
其多者以倭之來拒之海上非水戰不可水

戰非各色船隨取隨給不可今日之沙船唬
船𠎝船雖已新造然鈌者尚多不可不備苐
有船無兵與無船同有兵不練與無兵同況
南兵之餉獨厚以其習水勢慣水陣所謂南
人使船如使馬也名爲水卒實難陸居安用
厚糈飽此輩爲哉援遼雖調去一千所有五
百餘名與海防陸兵一千名通宜教之水戰
不時督驗則海防之設爲不虛耳若者當議
一日各營事例之平爲要以哨言之海防水陸

營有五部矣且屯且操兼之春秋會哨事體不爲不繁矣何以天津左右兩營則千總俱備而此獨乏之也以穀言之海防水陸營費餉幾五萬矣惟是屯穀所積抵糧變價始收其半臂之力何以陸營則領穀抵餉而水營不然也政體宜平羣情宜協補偏救弊當自今日始未有以兵統兵而可壓服者則以哨官統隊長于二千總官加添二員亦未有一營兩例而可不變更者各厥久積旣苦粟紅請

如陸營例每月給粟散餉以餉之價貯庫則
修臺造船安往不可例用而乃爲是拘拘使
陳陳相因者朽爛無用卒至庫藏空匱一切
海上之修造動至掣肘也冑穀于不涸之倉
備用于不竭之府惟屯之所出所入是繫矣
此兩者臣畫俱當然經理則存乎其人若者
當議雖然議則議矣昌之四款辭若繁贅而
微臣報國之心則歉然尤有未盡若議而覆
之責在該部覆而行之責在各屬伏乞

聖明垂念陵寢重地邊防海防亦俱目前喫緊郎
勑下該部酌議將前十款併薊鎮西協移右營于
大水谷一併具覆施行庶文德武備由此少
補而微臣一得之効不至為空言矣

籌遼碩畫　二一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5
C5
K47

AC 149 P3 v37

# 籌遼碩畫卷之十二　戊午孟冬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陝西三邊總督楊應聘題爲抵關聞警急議應猝兵將以資戰守事准延綏巡撫董國光咨該職移會總兵官杜文煥及催行各道公同原任總兵官趙夢麟于各營挑選精壯兵馬二千名疋盔甲器械俱全榆林衛見貯大神銃威遠滅虜等砲共三百位差委原任守備武貴押解于本月二十六日各起行赴遼訖

等因准巡撫陝西李啓元咨移會陝西總兵
官祁繼祖臨洮總兵崔振及催行各道該于
各營挑選精銳官兵一千四員名内有慣放
火砲手一百十六名盔甲器械俱備正馱馬
一千三百三十八疋遴委固原東路都司佟
國祚統領及稱固鎮應援官兵隨營已帶大
明砲四位外再查固原衛見貯大將軍天地
字號砲六十位并鉛鐵子火藥火線俱全差
委把總官叚學孔押解俱于本年八月初十

日各起行赴遼訖等因又准巡撫甘肅祁光
宗咨稱節准總督軍門咨派撥甘肅援遼兵
馬二千名匹竊惟奴酋犯順天討必加凡為
封疆之臣誰無同仇之誼矧
明旨責備甚嚴即二千兵馬果何措處豈有靳焉
惟是河西主戰之地邊長兵寡四顧無援且
今歲自六月中旬銀歹糾兵哨番耽耽虎視
圍墩捉哨火酋復渝盟蠢動于青海擾我邊
攻掠我塘馬殺我哨夜南北交訌處處戒嚴

見今各路兵馬分撥沿邊隄防尚不知作何
結局忽奉援遼之令正值愴皇莫知爲計旣
不敢以棘難爲辭復不敢以疲弱充數分營
挑選人情洶洶夫河西即有健兒不過頻年
遇虜士稍習兵然亦有顧其身家故揀命不
惜耳自征播後曾調二千死亡過半而一旦
使之援遼萬一狡虜乘隙而入地方不無隱
憂撥時度勢實難取盈今視各道兵馬多寡
分派會同總兵官李懷信并行各道于各營

挑選慣戰健丁及將官家丁共得一千三百有奇隨帶盔甲器械分爲二起頭起選委參將張大紀領六百餘員名匹于本月初二日各起行及稱火砲庫貯多係年遠銹澁不堪令于各營摘發滅虜大神湧珠砲五十八位并給馱馬俱隨營帶赴遼東聽用等因又准巡撫寧夏臧爾勸咨稱先准兵部咨行文寧夏總兵官蕭如薰會同該道及選委參將李永芳于各營挑選精鋭官兵一千三百名內

有慣放火砲手一百名盔甲器械俱備正駄馬一千二百三十四匹于八月十二日令李永芳統領隨營已帶滅虜火砲二十位外又查各營庫以見貯大將軍湧珠神砲六十位差官劉有盧押解于本月二十二日各起行赴遼訖等因各咨由到臣案照先准兵部咨該遼東經略楊鎬揭前事本部題議爲照奴酋再逞一日而陷我三堡幾同破竹開鐵之藩籬盡撤遼瀋之形勢益孤蓋岌岌乎危在旦

夕矣經略楊鎬請先征兵沿邊各鎮爲目今
戰守計職部就其部略爲折衷陝西四鎮去
遼城遠人臣晝守封疆一彼一此不能無分
畛域徑調其精銳則兵馬自慮空虛空言乎
召補則錢糧漫無着落宜各鎮有辭于遼耳
職請立發新餉二十萬差解各鎮延寧甘固
四鎮共發銀八萬兩總解三邊總督衙門聽
其分撥所調兵馬之數即視其發銀總之四
鎮以六千爲率如經略所請甲馬器械俱備

即以原任總兵趙夢麟統之亦聽其自帶裨將家丁徑赴經略標下延寧以三十日爲期甘固以五十日爲期其發去銀兩每兵先給安家銀三兩本等月糧草料本鎭即于額餉内預給一月供其行資而沿途之行糧料草視一衛兵馬應支之數于發去新餉内一頓折給以免逐程關支大率每名安家行糧計費五六兩上下調兵三千餘約費一萬八千其餘銀兩即以補各鎭調去兵馬價撥兵入

遼卽支遼餉而本鎭之月糧便可另募補額之兵矣各兵有內顧者每名月給銀六錢贍其家季終類報戶兵二部亦于新餉內照數發補等因除具題外事關緊急合咨前去煩爲查照酌量某鎭可挑若干卽便會同延寧甘固各處巡撫將前項兵將文到速行如數挑選精銳甲馬器械俱備令趙夢麟及選驍勇𢡟將分統星馳赴遼應援原題各安家等銀本部委官領解亦須時日希卽徑自那給

以便各兵刻日起行俟發銀到鎮聽補前數
一面亟催添註僉書官秉忠柴國柱山海關
總兵杜松昌平總兵王國棟多帶家丁各火
速赴任仍將挑選過兵馬器械發過銀兩各
數目咨部查考又准該部咨題奉
明旨移咨前來臣謂遼事危急即仰遵
明命查照四鎮兵馬多寡強弱酌量分撥延甘二
鎮各二千名匹寧固二鎮各一千名匹隨經
馬上移咨各巡撫衙門會同各總兵官併督

令各該道上緊挑選兵馬及檄催杜松等作
速馳赴間又准該部咨煩照本部先今題奉
欽依內事理將主事解經傳解到援兵新餉銀八
萬兩照數查收即便會同本部司道督令各
鎮總兵官挑選援兵務要勇敢精鋭盔甲器
械馬匹務各堅利驃壯四鎮援兵若干令原
任總兵趙夢麟統領或以五百為一起或多
至千人為一起每起選差驍勇善戰不拘見
任原任將官分押行糧查點原定日期路遠

者稍寬數日總給分領將官齎帶逐程給散
不致預先花費各將官安家行糧亦照各兵
事例仍嚴飭統兵官必須恩威並濟毋得尅
減軍糧各要嚴行鈐束不致沿途騷擾如違
處以軍法各星夜兼程赴遼又准該部咨煩
照轉行各該巡撫衙門先將延綏一鎮兵馬
挑選精銳督令總兵趙夢麟統領依限赴遼
寧夏甘固兵馬雖係路遥亦要火速調發另
委分領將官但以驍勇敢戰爲主又准該部

咨煩照轉行各巡撫衙門各營路所貯大將軍虎蹲砲共借二三百位逐程解運至遼以濟急需隨即製造補數即于解主事解去新餉內開銷希將借發數目咨部查考又准該部咨煩照轉行巡撫衙門即查張大紀汪海龍等果係慣經戰陣或習熟火器即于中挑選數員責令管押援兵前來其滅虜大將軍砲更希查照前咨如數借發併挑善放砲手一二百名俱發施行准此俱經屢咨分投飛

催急如星火續該主事解經傳押解新餉銀
八萬兩至臣亦照原撥各鎮兵馬多寡數目
分發延甘二鎮各銀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
兩六錢零寧固二鎮各銀一萬三千三百三
十三兩三錢零又經差官解運各鎮去後今
節准前因該臣會同甘肅巡撫祁光宗陝西
巡撫李起元延綏巡撫董國光寧夏巡撫藏
爾勸爲照奴酋稱亂遼左告急仰奉
宸嚴集兵征討卽時正秋防羽檄交飛臣等議切

在原所有原調兵馬甲使火砲敢不星火督
發早期蕩平以仰慰
聖懷雖甘鎮兵馬稍未取盈苐本地虜情危急之
狀與夫防禦之艱撫臣言之詳矣非敢異視
減縮亦其勢然也且四鎮雖議援兵六千而
併新起各原任總兵官杜松王國棟官秉忠
柴國柱趙夢麟等帶去者多至八千有奇固
稱無馬令其召價值此高秋緊急一時焉能
措手是以沿邊虜傳內地挑兵東援輒起驕

心妄念情形叵測不但今日在在戒嚴卽從
此亦當時時準備茲據各鎮挑發兵馬俱精
銃驃壯盔甲器械皆全備堅利其安家月糧
各照部議明文給與至行糧草料俱折銀總
付領兵官員隨帶沿途給散如用之官庚者
補價民間者平買雖其中四鎮事體稍有異
同要亦不失部文大意併發長柄牌嚴禁經
過去處各要安靜守法不得騷擾生事與火
砲沿鐵子火藥砲手俱全各于前項月日督

發起行及于前途催令兼程馳赴已經隨咨
兵部幷經略衙門知會訖仍俟各撫臣查明
兵馬錢糧等項各的數造册至日另行咨部
今將四鎮發完日期合題報

○兵部題爲急補中軍併添設標兵以壯軍威以
資戰守事職方司案呈准新任遼東巡撫周
永春揭前事又准戶部咨胙新遼撫有疏欲
增標兵六千用新餉此覺難行夫新餉暫充
征討事寧不徵若標兵旣設常在標下散之

既難新餉何繼本部條議七款有杜增餉之
端已經奉
旨見今力行遼東經制共八萬九千後增二次則
有十萬之衆挑選九千作標兵餉不必加此
可嘗行又與新奉
明旨不悖若增標兵用新餉後來定是難繼本部
何以區處況邊餉燃眉脫巾時恐遼鎮歲用
軍餉五十二萬餘嘗若捉衿露肘不勝左支
右吾而額外又增幾千之餉且與近題相悖

本部能之乎且撫臣標兵經略雖帶去撫院旣設標兵必發還卽標兵欲多不妨本鎮增益薊闗鎮之兵悉屬撫院調度就中裒益似爲便計亦屬可久咨兵部覆疏時酌之等因到司奉此初照遼撫召募標兵欲精强以固封疆其慮深長其計可久但用新餉則非長久之策薊新餉原係支應援兵奴酋結局卽爲停止若停止之後而新撫所募之兵將並散之乎抑還在標下乎今蒙本部酌議聽其

選補查得舊餉遼兵月糧亦各厚薄不同合
無將新補標兵准從其厚俱入舊餉內支給
即以補原欠之額則目下不增兵異日不加
餉誠爲便計合無知會兵部酌覆案呈到部
煩爲查照施行等因爲照遼撫所舉許定國
者雄負七尺之軀雅有兼人之力臣部試其
謀略弓馬亦儘可用但查本官原非實職難
以大破格例除中軍另選補外應加以守備
職銜團練標下兵馬待後有功績另議至於

標兵一節在各鎮有可援之例在本鎮當多
事之秋轅門重地難令空虛應于原設一千
二百名之外再補一千八百名共足三千方
可以成營制其各軍月糧合依戶部咨議俱
于該鎮額餉內支用葢該鎮之兵向多缺伍
移緩就急儘可通融如此則兵常存而餉常
繼實經久可行之便計也既往揭咨前來相
應酌議題請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餉㫖處宜多部覆檢

發宜早懇乞

聖明特下前疏以裕軍儲以竟成功事山東清吏

司案呈竊照遼之始發難也我

皇上雷霆有赫撻伐用張立

勅廷臣令議兵餉一再議而僅得二百三十萬如

此乎措處之難也先後解發者已及一百六

十萬見存者僅南部之十五萬北兵工之六

十萬大征未舉而支銷已盡如此乎接濟之

難也頃雖有加派田畝一疏然遠在數千里

之外竭天下之物力不足供半年之支則今
日之遼餉可遂言充足乎南京浙江山東四
川之調發一切安家行糧及海運糴本若徒
取之解部額餉九邊不虞匱詘乎此萬分難
行者而况益以京軍外調之行糧遼左賞功
之特典太倉之困日不可支矣前科臣官應
震條議十四條葢深慮遼兵結局無期遼餉
支銷易盡集思借箸爲
國家襄大計耳業于前月初一日具覆

上請至今未嘗批發相應再催案呈到部看得遼
左用兵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必有如林如虎
之將士而後可奏蕩平之績又必有如京如
坻之儲蓄而後可壯敵愾之威今兵雖集而
征調方新進兵之期何日餉已靡而餽運不
繼克捷之效何時轉盼冬深沍寒窮邊旅卒
皸瘃師老財匱尤當預計語曰有備無患今
已晚矣正宜爲之急圖臣前據科臣官應震
臚列措餉諸款酌議具覆事在可行似無容

遲疑而留難者敢再備列以請除河工原借
銀淮安倉四稅銀各省直協濟銀俱題
明旨無容再贅外如南兵部之庫貯操江之存剩
後湖之贖鍰滁州行太僕寺之馬價河道之
餘積山東河南漕折之扣存兩淮庫之餘鹽
及河工銀此七款者多寡不同均皆朝廷之
賦取解與自解不同均皆臣公心故臣前疏
欲於南兵部河道衙門各借解二十萬兩其
餘分行洛劄聽其酌解一半正不欲盡人之

情而待諸臣之自盡耳若各鈔關之節省羸餘另批起解各省直無碍之搜括有無臣部及該科互相查參兩殿中書之設差以風援納士民輸助比照山西賑荒事例酌量舉行積土成山積水成川當事急星火之時值勢窮衿肘之際毋謂纖細無補合之皆天府之錙銖而軍士之醪醴也況其中又無毫毛滯碍之事儘可見之施行者哉夫遼之初警也

明旨屢頒

皇上惟恐臣部議處之不多今虜未平疏覆且稽
皇上豈故欲臣部措處之不足臣固知
皇上必蚤計而熟慮於此矣伏乞
皇上念征討事大寧使峙糗峙芻饒備于今日毋
致呼庚呼癸掣肘於他時速將前疏蚤賜檢
發庾糧餉充而兵威壯醜虜殲而疆圉寧國
恥可雪而
宗社生靈可享太平有道之長矣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遼事撻伐方殷朝政

用人爲要懇祈

聖明大奮乾斷力破積習亟圖收拾以自爲

社稷封疆大計事職至愚極陋文質無所底猥蒙

不棄拔置掖垣以五載冷官抱一腔熱血所

願常在左右拾補闕遺其本懷也不謂潞府

剪桐之役承乏及臣業已

陛辭矣候册旬餘尚未就道緘嘿既非靖獻之志

摭拾祗滋雷同之羞既不及深言詳論以匡

時難亦不必極論危言以聳

聖德職兵垣也在兵言兵無先遼事遼外侮也自
侮人侮當圖內修試陳遼左向來之情形併
獻職愚一得之葑菲以祈
聖明採擇可乎夫夷狄之患何代無之然不恃其
不來恃吾有以備其來耳粤自奴酋犯順警
報初傳
主上廑宵旰之憂臣工畫兵食之箸經略起矣糜
將用矣議兵則召募不足更調之四方矣議
餉則外凑不足更發內帑十萬矣此時

聖心何等儆惕神氣何等振揚縛奴酋之頸而雪
喪敗之恥豈云難事無柰張儒紳之言一入
而一切談遼事輒高閣束之肘後置之矣夷
書浡謾不見怒形于色酋勢猖狂猶且談笑
而道尋致三堡之陷没浸至清河之失守僵
尸載道哭聲振天可憐有限蒼生盡填無窮
黑浪靉陽空城而遁寛奠奪門欲逃經略甘
心張許之節道臣恐蹈前道之續鎮臣計决
一戰以見先人于地下其勢誠亟而其情誠

可悲矣乃未幾瀋陽之捷抑何稍稍矜詡也

雖天奪奴魄未敢長驅不可謂非賀世賢一

戰之力較之一二懦將觀望躲閃自應優錄

而以失事之牘幾成叙功之章不有經略得

不償失之語則功罪不幾溷淆乎且奴酋之

舉動又何狡甚而叵測也淸河被𧊜之後亦

旣兩閱月矣一見於朝鮮偵探之言則云兵

至遼廣不戰而過且向

皇都矣再見于生員回鄉之禀則云先搶某處起

號天命元年要來遼陽建都矣而又徧差奸細打探兵馬沿邊下營偪臨內地種種情形不一而足蹔雖鷙斂究必鴟張是其心何嘗一刻忘中國哉頃幸尚方賜而威令肅鎮撫推而事權一大將集而軍容整懦將逮而人心快撫順七十之首功聊足吐氣乃蠻七營之納款最合兵機乘此時而厚集兵力分路進勦豈待再計而后決哉顧于此有機焉斷于持重不斷于輕率于此有謀焉斷于萬全

不斷于罅漏大將多則有傾軋之患何以調
和之而使同心爲國無復循我形骸之嫌士
卒衆則有渙散之虞何以鼓舞之而使擽命
殺敵無復恇怯退縮之弊要害如三岔河等
口何以防守而使酋之不我窺瞷坦如遼陽
開原等城何以綢繆而使我之有所恃屬國
可用也當作何刻期並進效常山之蛇勢以
掣其肘反間可行也當作何斫樹白書懸通
侯之賞以遘其頭土著可練也當作何編甲

泒丁寓兵于農補志羊之牢以備調遣總皆兵法之奇正應由經略之權衡而尤必兢兢業業勿怠勿荒毋以小捷爲可喜毋以虜款爲可恃知彼知巳足兵足食而后舉事庶可萬不一失耳邇有使遼回者語及遼陽城大多圮最難防守且人情泛泛上下泄泄宴會作戲若無事然職一聞之不覺骨慄昔亞夫將兵細柳文帝勞之至按轡徐行遂稱之曰真將軍也乃壩上棘門則兒戲耳由昔觀今

疆場何等時哉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寇在門
庭患切剝膚卽朝夕嘗膽卧薪竭蹶幹蠱猶
恐無以振積習杜釁孽而玩愒若此何以示
衆恐奴酋有以窺我矣雖兵家有強而示之
以弱實而示之以虛者經略責專征伐或有
妙用而防微杜漸不能不于疆場之臣有厚
望也近日伏讀
明旨允調兵矣允泒餉矣諭兩部湊銀犒賞矣
王言一布懽聲四達挾纊投醪攘臂超距此最

激發人心撻伐奴酋之第一大關竅也始信
聖心未嘗一日忘遼事伏祈念遼事猝難結局多
兵必須添餉司農之加派尚須歲月兵家之
舉事要在呼吸捐宮中朽蠧之積濟大倉搜
索之窮以之運餉而餉足以之募兵而兵集
有不立縛奴酋于
闕下而致其死命者職不信也況事平之後天
下之財孰非君財即以征派還庫亦易易者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願

皇上熟籌之也然而根本之計不在邊陲在朝廷
戰勝之機不在撻伐斯張而在任人圖治汲
黯寢淮南之謀韓范落西賊之膽有張綱之
埋輪而豺狼屏跡有李勉之彈文而朝廷始
尊用人明效亦既彰彰較著矣而以覩于今
日何如也政本抱孤掌之鳴卿貳切晨星之
歎總憲懸缺已久部院起事徒煩栢署塵埋
梧扉畫扃大非盛世景象雖爲夷虜覩瞻即
就微職一咨言之治內治外均之效勞王事

爰留遐久已既名
御座而一拋數載萬里九閽空嘆清河徒嗟人壽
致令俟者去而去者來大非隨考隨下之舊
後者先而先者後頓失依資依序之常總由
聖斷稽延遂至今命顛倒然觀
命綸頻渙足窺
聖心無他乘其機而將順之有差卽註有缺卽題
是又在職司用人者矣然職猶不無奢望于
皇上也說者謂年來行取不舉考選不下皆

皇上厭薄言官多言所致夫官以言名多多益善第不宜妄與躡耳職憶癸丑輯瑞入都毎見議論紛紜是非無主寧直

皇上厭惡卽職等亦抱不平焉賴

社稷有寧君子道長宇宙廓清世界寧泰試觀近日言路諸臣塤篪迭奏鸞鳳齊鳴言言憂國籌邊念念匡時致主爭雖如虎好實鳴嚶職等亦以爲遭逢盛際可相安無事以養和平而無柰世道不醇人心好異喜事生事之徒

既有以立其標而樹其幟無識無骨之輩復有以鼓其燄而揚其波納賄招權陽附正人而陰逐邪徑挿盟結社顯持公論而暗營私圖負氣岸者假建言為護身之符祇覺面目可憎甘顧指者借效忠為藏垢之藪不顧鷹犬堪羞躍冶者不祥既已蒙面而去伏戎者在莽將無捲土而來驛路揚揚尚傲天官之步里閈詡詡定驕監子之名殉為世道隱憂可無隄防早慮所宜亟允俟

命臺省諸臣以充任使以沛昌言譬之大明當
天則魑魅退舍猛獸在山則藜藿不採邪正
消長世道否泰之一機括也至于借差補官
總屬變體因差用人不無後時即如桐封大
典展親特恩而以陽盛舉行之期延至秋肅
凋落之日人屢更換事多參差兼以夜半傳
宣遂至倉皇無序不見鹵薄之設全無糾察
之儀目擊愴心與言短氣
祖宗典制其謂之何此又在

皇上稍一動念便自改觀非甚高遠難行也抑職
因是而于輔臣有遺議焉昔漢高祖定天下
叙丞相蕭何爲功臣第一謂其發縱指示計
戶轉漕輓輸不絕也宋太祖時丞相趙普欲
用某人爲某官不合上意執奏至再上怒取
其奏裂壞投地普顏色自若取拾奏歸補續
復進上乃悟用之兩臣相業炳燿千秋想亦
輔臣所景行而仰止者也當遼事初興朝端
如沸輔臣果立票嚴旨數道逮一庸撫重處

一二儒帥而又朝夕叩
閽請多發帑金增餉募兵遼事或不至決裂至此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惟此時爲然矣至以人事君大臣之責從來未有不下之考選而有之自今日始從來未有三資並候之言官而有之自輔臣當國始此果出自
聖意而輔臣不能挽回耶羽書旁午未見指示運輸之功班行消索未聞補續執奏之力雖重熙累洽較之天造草昧者自難同日而語然

兵機人才今古一揆輔臣而有味乎職之言
也當勿令二賢專美于前矣

○兵部題爲夷情事據直隸廵按潘汝禎題近關
報有虜警內地防守當嚴又直隸廵按王象
恒題爲患切剝膚憂深恤緯又總督汪可受
咨爲遵
旨添設雄關大帥的議建置事宜內稱山海爲薊
遼門戶關係甚重目今須得一大將彈壓之
兼爲遼左聲援又該順天府廵撫劉曰梧咨

同前事各到部隨將撥軍防薊一節行准協理京營戎政尚書薛三才咨稱會同總督京營忻城伯趙世新卷照先該順天王御史題撥京軍于古北喜峯出防已經撥發一營去後今巡關潘御史復以遼事告急薊門將士鱗次東移而山海以西一片石等四處險要須兵防守議再發京兵移駐彼地誠為固圉急計但京營為國禁旅捍衛宜周近且不滿十萬況京軍原不遠出有儆急出防亦不得

越薊門等處載在戎政事宜可考今夷情告急固難拘于舊例緣前調發五軍二營戰兵一枝分防中西二協則薊東一協合遣戰兵半枝往戍其地所有用遣營分輪該神樞二營行令挑選一千五百名前去爲照該營叅將久缺未推查得神樞四營遊擊毛有倫素習韜鈐善東部伍即將本官以原銜改調二營管練勇叅將前二出防遺下員缺速行推補及照將官中千把總養廉素薄與軍選出

防惟特行糧糊口彼中各鎮班軍每軍月給四斗五升以月糧原厚且有贍軍幇貼足供旅費今京軍月糧一石時價止值三錢贍家尚且不足則行糧一升五合止折銀一分五毫不足以供日食且防守處所皆係窮邊米珠薪桂夫援遼軍士業該部議于行糧外日給三分京軍防薊者即不得此援遼軍士亦應酌量增給俾古北喜峰及今出防軍士均無枵腹之虞其叅將應領

勑書旗牌亦照叅將鮑承先例一體請給合用盔
甲器械旗幟備行副將查發除發餉備用聽
戶部酌覆外爲照山海關爲薊遼咽喉京師
門戶故議設大將控嶮而守盖重之也今大
將東援官兵盡掃一空矣夫在無事時且當
爲有事之備況茲多事日豈宜緩先事之圖
關臣按臣議欲留將發兵誠爲長慮而督撫
二臣亦以咨請皆綢繆至計也合無將原起
總兵官柴國柱移駐山海暫爲處守且見寓

永平更爲近便不惟關門恃以無恐而内可以捍薊外可以援遼亦併得其一臂之力矣其出防兵馬應照京營原議撥發一千五百名聽營將毛有倫領戍外再于薊鎮督撫標下各發兵一千名令該關總兵統領防援俱候入衛邊兵募補完日撤放歸伍查京軍行糧每日一分五毫委不足用似應于原議之外加給銀二分以資軍食總之發兵至再艮非得已蓋以根本爲慮則薊兵不宜調京營

尤不宜調是謂居重以馭輕以門戶爲防則
薊當遣兵京營亦當遣兵是謂捍外以衛内
此時之不得不然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遊
擊吳自勉亦應照督撫之議准其專管山海
路事至于按臣所議石門等處擇用戰將以
資犄角應聽該管督撫酌量調用庶重關絕
窺伺之儆而陵京獲鞏固之安矣合候
命下將柴國柱以原官留駐山海關無事當關鎮
守有事東西策應吳自然照依新推遊擊職

銜仍管山海關叅將事統領額兵防守信地如該關兵馬已赴援遼即宜作速召補遊擊毛有倫以原官調管神樞二營管練勇叅將事統領本營軍馬一千五百名前赴薊鎮聽該鎮督撫節制調遣再照薊門乃肘腋之地關係爲重凡抽調缺伍軍丁務要作速募補孤冲處所萬分嚴備一應設防事宜悉令督撫相機料理施行臣等未敢擅便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黠酋撻伐萬分難已餉

宜厚集毫無所待懇乞

聖明亟下加泒例議以濟軍需以彰國威事山東

司案呈到部竊惟奴酋犯順中國之耻

王㦤所必加天討所不赦人人而念之矣即其

桀驁素謀來屢得志苟非我厚聲實以挫彼

狂鋒則彼將益肆跳梁而窺我內地必然之

勢人人而覩矣故兵威不可不大震則糧餉

不可不預備今日大庾空虛那借捜括巳窮

寧能宴然而處哉臣等蒿目而思葢有權行

加派一策亦往年征播征倭之所例行也而
遼東新撫臣周永春疏先得之且通國輿論
亦既同矣頃者臣部條上加派事宜照會計
錄萬曆六年所定省直田土畝數勿論優免
不優免人戶各照田畝每畝權以三釐五毫
起派除貴州地磽目下剿苗不宜加派外又
湖廣及淮安府田土派額獨多似屬偏重俱
爲酌派通計省直實派額銀共二百萬三十
一兩四錢三分八厘四毫一絲其間厝置惟

欲撫按督率司府司府督率州縣辦土物高
下而東其平別則式等差而成其準勿令有
偏枯之形明出榜示于通衢刻給單例于納
戶毋敢毫釐不許指稱多派事寧題止不許
過後仍徵慮國慮民兩有郤顧祗為揆之事
勢萬萬在不得已質之人情萬萬似在可行
乃佇候半月有餘未奉

俞旨
皇上尚以此時為得已乎日遼東按臣陳王庭為

東夷分道入犯官軍奮勇截殺一疏雖云報
中國之恥然未敢言奴酋不來可以忘備聲
罪致討可以或緩識其勢而亟圖正惟此時
觀其疏末云賊雖暫退勢必再逞爲今之計
惟有厚集兵餉乘勢撻伐倘機不聯續狡賊
生心大决裂矣又云新餉計兵計日屈指可
盡又云仍令在廷諸臣從長計處再行添兵
益餉則遼左在安危之間舉兵在勝負之際
者臣讀未終瞿然骨竦臣前疏中故謂事在

急迫勢難少待限文到日即將見在司府貯
庫銀兩星速那解隨爲泒補庶濟燃眉如是
尚虞其或緩

皇上猶更緩置之乎當此急而可圖之時
皇上恒意其緩閫外以機宜請不早決臣部以計
處請不早行及至緩不及事
皇上方以爲急此時雖下督責之令便解見貯之
儲而四方道理悠遠文移轉折躭延猝難立
至束手何策強寇在前三軍枵腹真大決裂

禍曷忍言前奉

旨云務使軍餉不缺紓東顧之憂而有請不得軍餉何由而不缺謹亟補牘催懇伏乞

皇上留神立賜俞允施行

○江西巡按張銓題為遼將死事不同臣疏持議非刻謹再剖明以質公論以祈

聖鑒事頃接邸報見遼東經略楊鎬報清河亾失疏中有云以張承胤之死巳蒙

賜恤者尚有臺臣之駁其言葢指職也職先是

疏論遼事內有張承胤喪師辱國不宜褒贈之語職何忱于承胤哉葢引春秋之義以責覆軍之將爾而鎬遂借職言併欲没鄒儲賢張旆死節之忠則職實不得其解葢死一也而所以死者不同有力屈而死者有潰散而死者有慷慨仗義而死者有窮蹙喪元而死者有死而繫綱常之重者有死而貽社稷之羞者承胤于數者何居乎承胤不知奴之佯遁以誘我而輕進取敗是謂無謀猝與敵遇

方始分營行列錯亂敵遂得而乘之是謂無法古尚有張空拳冐白刄者承胤率數千之衆不能竭力死戰而束手待斃是謂無勇然則承胤之死亦何足惜所惜者以無辜卒旅而委之鋒鏑至今白骨成丘環泣遼水者伊誰之咎也職請借往事爲喻趙括長平之役其母請免從坐則是敗軍之將法且戮及其家未聞優恤也好水川之敗任福揮鐵簡力戰而死而韓琦自表貶秩不聞爲福請恤也

承胤之子何以獨異于趙括之毋而爲鎬者豈以韓琦爲不足法乎大凡論功罪者必以朱子綱目爲準綱目書死之例有三曰死之曰戰死曰敗没死之者予之也戰死者功罪半也敗没則直貶之爾若承胤者固當在敗没之例者也執此以定功罪則承胤之死宜恤乎不宜恤乎總之職只以喪師辱國四字定承胤之案恐千萬世而下不能易也若張旆果以力戰而死鄒儲賢果以罵賊而死郎

羅仕信洛水之忠顏杲卿常山之節詎能過
之而鎬妄引職言責以不能全城之過則謬
甚矣鎬智人也豈不辦此然而爲此言者職
知之矣鎬蓋欲加職以掩抑死節之名謂上
負

聖主褒忠之典而下解將士効命之心因職之一
言起也夫職不嘗謂梁汝貴頗廷相之當優
恤乎職何嘗過責于死節者乎至謂巳蒙優
恤職尚駁之則職發疏之時固不知巳有

明旨也且使職言不謬則以是非之公佐
聖明刑賞之用亦職分當然何遂當緘口結舌哉
鎬之詞若無意而暗伏深機知二臣之節必
錄而故謬其辭怒職言之相左而陽引為証
其用術巧矣而所以加職者亦至矣職實饒
舌以自取此若鎬果能制奴酋之死命則職
方且翹首擢陷之功以為社稷稱慶鎬又何
必介介于職言哉然而職自用職議鎬自用
鎬法坐營敗死而歸咎身肥援將逗遛而及

于寬政鎬之用法如此又何怪以職言爲非
也鎬方受事行閒肩荷重任國家安危實倚
賴之職亦何敢求多于鎬但鎬不當自恃其
智以機鋒中職職不得不爲剖折若鎬借職
言而圖爲脫卸之地則職罪滋大職自此絕
口不談遼事矣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
聖諭屢勤師期將及謹再敷陳末議以贊
廟謨以靖疆埸事臣猥以衰庸叨任樞務適當

奴酋發難夙夜靡皇受任之日曾有啓事上
陳未蒙批發臣因不敢再瀆茲誦
明旨于議兵則諭以各鎮兵馬作速挑選精銳如
數調發于議將則諭以該鎮待援甚急諸將
嚴催作速抵鎮于議餉則諭以虜氛未息軍
餉不敷各省直依限卽解不得遲延而臣又
親奉
宸諭曰師期已近撻伐將行益攄敵愾之忠早奏
蕩平之績臣始瞿然思懼也屬以逆奴猖獗

上厪焦勞凡茲轉餉籌兵勝略皆奉神謨
宸斷以周旋而今諸務漸集誓師在邇凡在率土
誼切枕戈而臣實司兵敢忘借箸除旗鼓接
于郊原機宜聽之閫外者臣不敢遥度以掣
諸臣之肘外所有一二管見略爲東事之助
謹臚列于左惟
聖明賜採納焉
一曰明部署之分夫將不知兵以卒予敵而技
各有長地各有勝用各有方略則兵家尚之

諸將知兵者非乏而部分未定恐生規避如
一何人可將騎何人可將車孰可統全隊孰可
領奇兵他若平夷險阻山川原隰之不同科
南兵北兵土漢未舍之不同習皆須委任得
宜責成有定庶人不違所長而地各自爲戰
乃陳師鞠旅之第一議也此外若北關既欲
從征作何統護而使有固志朝鮮既已須
勑作何督率而俾無兩心此則在事諸臣不可不
一一講究者伏候

聖裁

一日聯輔車之勢師克作和臣甞言之而猶未

及臨敵事也宿野援桴安危攸係儻諸將居

恒抗相軋之顏未成功而先嫉勝已臨事作

自雄之斷臨赴敵而各適爲心則耦俱多猜

彼此衡决師貞大戒恒必由之然今日之事

君事也信賞必罰軍事也諸將宜敦鶺鴒之

大義共聯唇齒之和秉前矛後勁如出一人

顧首顧尾不分兩事假如某人某地克敵除

本人功次以外覈勘某將應援某隊協助某城柵互爲犄角某遊兵互相牽制分別等差一槩議賞至若某人某地敗衂亦除本人情罪外如勢可援助而袖手旁觀力能拒遏而掉臂引避者誅罰仍均受之則羣帥之心力齊而絕塞孤軍亦父子兄弟之師也不然張旆鄒儲賢之事非烱鑒乎伏候

聖裁

一曰開受降之途自奴酋攻陷撫順清河諸城

屠戮數萬虜掠倍之
皇上不惜徵兵集餉蓋以拯危遼之赤子非欲擒
獮之也遼兵怯死而從敵豈無故國之思奴
酋芥視而虜使已造甌淵之釁故臨敵而擒
之則京觀之骸骨也設法以招之則玄菟之
旄倪也且招得一人奴便少一人之勢況中
有才黠之徒豈無思得當而報漢乘機會以
圖賊者則招降一節猶今日之上策矣經略
諸臣宜亟下一令凡遼人被虜者悉聽歸復

臨陣倒戈即與殺敵同賞其能就中擒斬報功者比軍前更從優叙則遼民不重被僇戮而所全於脅從者亦多矣昔人有射書而城下者其義若此當時平播諸臣亦有預布銀牌以廣降格之法在可倣而行也伏候

聖裁

一曰守葦橋之險遼左自舊遼陽失守以來委虜帳于腹心紆邊途以七百里而徒恃三岔河之葦橋爲門戸一線蕃要地也設有他虞

東西便成成異域成化以來每議復舊城不可
得而先臣馬文升遂有設守葦橋之議况風
聞奴酋有燒絕浮橋之說雖狙蜮之智未必
能然而鴟鴞之謀在所當備目今西虜受款
疆事可爲宜早爲桑土之籌勿致延門庭之
寇或沿河要害築添城堡或據水設防增置
營壘俾河海之津梁永固東西之聲息常通
事若迂緩而要宜先扼者也伏候
聖裁

一曰懸重賞之格昔賢云賞罰不明雖唐虞不能治天下况三軍之勇怯全在誅賞之權衡

皇上軫念從征將士特沛金錢二十萬赴軍前犒賞葢巳驩騰甲馬威憚匈奴矣惟是奴酋罪逆較諸虜爲深殲彼渠魁非重賞不可應于舉事前早懸賞格有能擒斬奴酋者不恡十萬通侯之賜其小酋首頭目以下比常格倍之若孤煢軍卒降附夷丁不願陞願賞者撫按勘實立取軍前銀兩從重加賚不必展轉

待報以阻軍心至沿邊屬夷如北關等果能
芟夷其黨類卽應封植于吾圉而勑以原
勑官以原官中朝無爽令也其他如叛人反正卽
開不死之條醜類投明亦與論功之典當茲
大役將興不妨爲殊常特舉則勇夫倍出而
區區酋首不足膏吾鉞矣伏候
聖裁以上諸欵臣不敢爲高論期可見諸施行亦
不敢蔓爲支詞冀少收乎實効總之彼巳之
形未定宜先守而後攻兵食之計漸克宜先

計而後戰數月之間機局各異故臣再言若
此至臨機應卒遲速變化事在彼中者臣終
不敢置喙惟願與當事諸臣共勉旃也奉
聖旨這取奏諸欵皆征虜要務都依擬行諸將奉
命出師義同一體務要併力齊心共圖滅賊有功
同賞有罪同罰如有相忌相傾及爭功債事
的經略監軍叅來重處決不輕貸其應賞一
節還着經略衙門議定條格出榜曉諭以示
鼓舞朝廷懋賞酬勛決無爽令

○順天巡撫劉曰梧題爲畿民疲累至極加泒重
困難堪懇乞
聖慈俯念根本重地特賜允免以杜亂萌事項戶
部咨爲遼事憂危孔亟遼餉計足宜周敬循
征倭征播加泒往例各該道府州縣各依見
在本轄田土畝額攤均泒勿論優免每畝加
征三厘五毫以充遼餉事寧停止等因准此
看得遼難方棯徵發已遍于域中師老財匱
轉輸更苦于澤竭當事諸臣畢智殫慮力詘

計窮遂謀及于加派若曰剜肉療饑姑以救
目前云爾然而加派非美也甚非全盛之世
所宜有也卽皇皇
天語亦肫肫于此然萬不得巳之中亦須有本末
輕重之分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葢言王國爲天下根本視四方
綦重而當民勞之後加惠必先其爲慮深且
遠矣順永二府固股肱郡也與遼爲唇齒遼
難初發震驚在隣四方未及聞之此中巳先

受擾攘之害矣四月迄今征發頻仍至軍興
倚辦有加無已帑藏搜括無餘民間皮毛都
盡臣前疏已備陳之其當先出關而首攖酋
難者如叅將張旆死事于清河千總何良有
兄弟横尸趙慶父子殞命二千徒卒盡膏原
野皆薊之兵將也援師在途薊又不幸爲遼
咽喉十萬之衆有一不由薊門者乎所至殘
掠貪淫巷哭戶閉暴横甚於夷虜臣前疏已
叅論之此後源源而來尚未盡戒前車也馬

不足則索及養馬夫不足則役及民丁薊東各驛夫車輛皆已加增銀兩薊西則俱派及富戶蓋雖未有加派之名而已有加派之實特未敢以上聞耳夫同一王民也薊何獨投之湯火同一援遼也薊何獨厚之毒痛

皇上試一動念忍于此地此時而猶然加派以重踣之乎昔漢高以豐沛湯沐令其民世世無所與而我

太祖念渡江開創之地特免太平應天諸路之租

加意根本後先一轍
皇上每事效法
祖宗即不能全蠲全免奈何于輦轂遺黎不一從
寛政也不期當此干戈驛騷之日小民已幾
無生之心而重以加泒横征之苦肘腋恐難
免意外之患彌禍消釁是在
皇上一圖維間耳夫損壞數萬于三百萬之中不
足有無而蠲重征于重困之後更稱異數況
挈畿輔以提衡四方其本末輕重之辨更難

膠柱而例視乎伏乞
勑下戶部再爲酌議免此一隅以鞏
陵京以重根本小民幸甚
○戶科叅看得加派非盛世事也因遼餉而加派
萬不得已也夫遼事燃眉方謂部疏一取
旨而凡誼切同仇者直爲是凜凜遵行矣乃順天
巡撫疏忽以蠲免請此地方官爲地方計誰
曰不宜第獨慮他省直尤而效之長此曷已
將加派祗爲道旁之築而遼餉且嘆無米之

欸矣如日順永二郡爲股肱郡則保定不亦
爲股肱郡耶如日援師在途薊不幸爲遼咽
喉十萬之衆當盡由薊門則宣大山西七鎮
兵楚浙蜀黔四省兵不皆有經過之地耶職
謂請免之例萬不可開獨是愚職所急者巡
撫疏稱薊遼爲唇齒遼難初發震驚在鄰其
當先出關首死大難者有張旆何良有趙慶
父子兄弟諸人併徤卒二千盡膏原野夫誰
非兵將乎而非常慘禍薊獨偏受且馬則索

及養馬夫則役及民丁驛遞車輛則有派軍
器打造則有派種種波累皆薊所獨也或原
派數內姑准一二量從緩徵他省自不得援
以為例者抄出酌之
○南京河南道御史郭一鶚題為遼左地震足虞
祖陵鳴震又見萬祈
聖明猛圖修省亟復舊制下考選諸臣以備緩急
以保治安事臣待罪留臺念切時艱先閱邸
州道賈之鳳申文天鳴地震在

祖陵左右者六月二十三日巳時事也巳閱邸抄
遼東經略楊鎬奏遼三處地震同時屋墻傾
動者八月十三日辰時事也夫報皆有據變
豈虛生天心
祖陵所以仁愛我
皇上出怪異警告之者亦既殷矣此時
宸衷乾惕應所當先外廷任人尤難再緩重擇地
而黙用二三閣輔廣羽翼而盡補南北元僚
誠今日之急務至備奔走禦侮之員身封駁

糾彈之任候
命六年諸臣與近時考選諸臣
皇上儻一日用之布列侍從預備防禦當不候臣
詞之畢矣何者自癸丑一洛不下則丙辰留
部考者孰是完局之期自丙辰一洛不下則
來春擬留部者更貽積薪之深患矧以堂堂
天朝見官省臺者若晨星可數侍班無人設令狡
夷偵探有不藐視我中國虛無一助而雄心
滋逞者乎閱至經略疏中語有不令大小臣

工汗而怖心者乎我
皇上聰明度越千古豈不知天心
祖靈託鳴震以豫告豈不知保泰維艱藉英賢以
自翼豈不知省駁臺糾察時危而亟用若謂
奴酋縱強盛未必披猖至此而如天福德每
援以自慰縱逆我顏行不崇朝撲滅之易耳
未暇思天下事倖不可以屢徼安不可以常
恃鳴震在
祖靈左右者是何祲祥地震危邈同日者是何妖

異豈以人言張皇爲太過將地道告災抑無徵耶臣不得其解矣臣於此猶緦緦有過計焉一方騷擾干戈則四方必受其累一鎭外迫夷虜則寰宇必貳其心昔秦力疲於防胡而後陳勝吳廣漫談隴上之志隋力困於征遼而後李密王世充旋恣草澤之雄即今大江以南在在若積逋之縣追人人思爲亂之豪𨓜而山之深澤之廣其間嘯聚乘釁尚有不忍盡言者南國大小臣工無不用是凛凛

推之中原推之遐方可又知也我
皇上於狡酋初叛議兵則下議餉則下議將議馭
將而賜劒者又下獨於用人備緩急之數若
置之若不置之若忘之若不忘之是時已屆
泰極之否尚不急包荒憑河之才也世已當
既濟之極尚不急濡首衣袽之相也如起用
熊廷弼劉國縉真㨿身命忠
社稷之貞臣尚不急廷議公論之推也臣以爲群
臣言之而焦唇敝舌原非過計在

聖明聽之而轉圜受言尤爲長策自古祈天永命
之謨與消災應變之方恐未有舍用人一節
可以圖治者未有不拔貞良任省臺可以備
奔走禦侮之用者是在
皇上自爲宗社生靈計自爲回天法祖計於前後
考選諸臣即留神速允將忠乂盈廷而謀猷
自廣手足弘資而腹心彌康以援危遼而保
國祚直轉移間事耳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田生金題爲遼左夷氛方

熾邊臣勝算宜收謹瀝愚衷以佐萬全以祈
聖鑒事臣惟奴酋發難三韓阽危
聖明方厪旰食之憂臣子共奮請纓之義一切籌
兵籌餉
廟堂已有成謨而局內之所敷陳局外之所條
議蓋詳哉其言之矣臣雖未諳軍旅之事其
于奴酋始末遼左情形則嘗有概于中者安
敢無說而處于此謹按奴酋本教場他失之
余孽自李成梁為之請封掩有建州諸夷之

地兼併南關厎叭諸部而奴始强奴以貢市
愚我我貪其虛名而彼獲其實利所得賞賜
參貂之貲無算而奴始富奴有戒心于我遠
交近攻讐北關而結宰賽等爲心腹而撫遼
者方以擣巢爲奇捷日挑釁于西虜以樹我
之仇而益奴之黨而奴益無所顧忌頃一舉
而覆軍殺將再舉而三堡不守又再舉而淸
河被克逆酋之焰似不可嚮邇矣然以臣料
之奴地雖廣橫直不過數百里僅敵漢一二

大縣且自東北一路之外四面皆我圍城此與釜中之魚何異奴兵雖多其精者實不過萬人特托名數萬以虛喝邊人耳我所調各鎮精兵及諸將家丁遼陽募卒何啻數倍于奴乃畏奴哉奴恃其步兵履險如夷而北關馬兵亦足相當借云深山峻嶺無所須騎而彼能步來我亦能步往我更佐以火器奴將披靡不支未見奴不可勝也奴輸其金帛賄結西虜與我爲難奴之力有限虜之欲無窮

彼且岌岌乎自儆矣我亟收虎粆等酋以伐
其交而招致東北江夷以散其黨使其勢孤
援寡願此失彼而奴可滅也奴勝而驕我敗
而奮我兵勢既合奴氣力自分我利于分道
以攻奴難于併力而應須者朝鮮助兵已有
明旨誠令其督兵一萬扎奴東界姑且堅壁不戰
奴不得不分兵以守也又令北關悉搴而南
擊奴後背奴又不得不分兵以禦也奴貪而
無親父子之間尚如秦越聞南關諸部慽奴

之誘奪其地其頭目在奴中者嘗有懷復之志我四出榜牒藉爲内應奴又不得不分兵内顧也奴與我角逐于原野其技幾何矧今夙將勁兵陸續出關惟我所調遣我以開鐵一枝攻其西北寬奠鎮江合兵攻其東南清河一路攻其南而大師建旗鼓自西南從撫順關入挨排而進得尺則尺焚其柞棫搜其埋伏抵其巢穴使其進難決戰退難自完而奴可滅也夫以奴之伎倆如此我之勝勢如

此自非平居踈玩臨事周章如李維翰其人
者俾之伏鉞臨戎似皆可得志于奴矣
皇上採廷臣之議起用舊撫楊鎬經略遼左又從
部科之請賜以尚方之劍雖敗問踵至而委
任愈專可不謂異數哉夫鎬之撫遼也曾以
可毋林之役經臣彈劾當時議鎬者微獨臣
一人即科臣趙興邦亦駁其僞功矣然鎬之
才足以辦遼職實不欲沒其所長但臣所進
于鎬者其說有四敢爲

皇上陳焉一曰本之以忠夫事君勿欺聖訓昭然而掩飾鋪張邊鄙故習臣願經略于君父之前一禀赤心承事一切邊報寧從其實毋以貪功之念襲粉飾之文若宋臣狄青所謂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者可法也一曰行之以正夫貞臣之事君也苟有利于社稷何暇顧其私圖職願經略舉動務爲正大光明以自昭其純白之義毋蹈旁蹊曲徑以自分其敵愾之神若唐臣子儀之御朝恩雖至多方激

怒而終不少假借可法也一曰持之以公武侯之于馬謖至于垂泣斬之法之所在雖親暱誰敢貸焉經略三莅遼矣既有并州之誼寧無香火之情職願其斷棄私交堅持軍法如其有功雖踈逖勿遺也如其有罪雖素暱勿貰也賞罰既公人心自服一有偏係則羣議隨之矣一曰擊之以斷裴度之平淮蔡有云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千載而下生氣凛然逆奴播惡滔天罪在不赦今

惟有滅此朝食庶足舒華夏之氣而振
朝廷之威即奴陽為恭順悔罪求欵其不可苟
且結局無疑者頃見經略以張許自期其氣
甚壯然使經略為張許而遼左之事去矣且
奴之事勢當不至此則亦何至為張許也職
願經略秉堅初心誓不以賊遺君父雖遲速
進退之權不從中制而乘此兵力既集之時
鼓行而前直縛奴酋致之
闕下斯不亦一時偉伐哉有如遷延不決坐失

事機使奴得且耕且守逆我顏行則殊負在
廷推轂之意而亦非經略所以自處也以上
四事皆經略所當深念者至于李如栢世受
國恩自宜捐縻圖報頃者清河之衂幸徼寬
政可謂厚幸且奴有今日誰實遺之則其所
以葢父之愆雪國之耻宜不待臣言之畢也
然職尤有說焉克敵在權馭將以武
肅皇帝時賊臣仇鸞通虜內犯直薄都城
肅皇帝震怒面集廷臣親謀退虜天威震疊士氣

自倍虜竟不能大逞而去邇來喪師失律者
但恐死于夷耳不死于法也邊事安得不壞
夷虜安得不訌哉臣願
皇上延見諸臣講求長策俯
俞臣請大發帑金以沾軍餉更祈先罰後賞寧以
重典起今時之懈毋以姑息生怯懦之階遼
事其猶可爲乎
○原任援遼總兵今奉繫候勘麻承恩題爲乞覆
守援真情幷准戴罪殺賊以責後效以勵人

心事查得臣自本年四月十九日先准開原
道馮叅政手本防守開原奴酋于四月十五
日計襲撫順聞砲疾馳三百餘里十七日寅
時到彼與頗廷相尤世功合營嚴壘以待大
兵及十九日張承胤兵到奉集堡恩方會兵
共擊李巡撫差夜不收宋得功執令箭調守
清河臣帶夜役面令張承胤合兵同進承胤
堅持都御史之令萬一清河有失擔子誰担
拒之甚嚴至形于色彼時以東州馬根單並

陷清河岌岌震憐巡撫調守未必無見遂半夜驅兵潛渡此爲掉臂乎爲不得已乎旣而撫順喪師清河保全不致破竹而東伊誰之力李巡撫卸罪于臣之掉臂不知列營以待者何意直待大兵雲集而去之不知宋得功爲誰之夜役令箭爲誰之令箭不知當日清河爲生地爲死地今以六千主客兵守之而被尅則昔以七百孤兵而保全者功罪相懸情事易察也故經略軍門前疏謂倉皇誤傳

已明見至隱矣此臣先守清河之害也廹六月内經略軍門從開原道馮參政之請專牌行臣駐守開原督練主客兵七月二十三日辰時報圍清河臣急策應于二十四日巳時抵奉集堡計程二百八十里清河早陷于二十二日矣此時李如栢屯兵咸寧營與臣聯兵拒守賊列山峽誘我兵進臣等會攻賊據當關之險我無列騎之途賊或建瓴而下非之靉陽南之遼陽俱屬可虞之地是以嚴兵

扼吭不緣破甑之清河併踈完壁之遼瀋相
持三晝夜會議五六次不但賊終未敢離山
格戰且使賀世賢得以喘力夷巢賀世賢以
奇出勦而免寬奠之攻臣與李如栢以正拒
堵而全遼瀋之地功亦相當直至二十六日
又奉經略軍門令旗令牌督備開原兵將仍
以軍法從事於戰守違玩者李如栢又以慶
雲遊擊竇永澄飛報西虜因得莾兒自奴酋
寨回巢說奴酋要攻開鐵先尅中國會臣提

兵非防即於是日北赴開原李如栢移駐奉集守堡孟國英可問也止緣客將無塘報之例按院無據而知僅差夜不收任得功報策應乃經略軍門自廣寧東行途中諭勿亂報本役又持按臣策應之報而囬臣禍從此基矣假使策應未至同戰不力委駐瀋陽開報北走如按臣所叅退縮何辭百戶何辦不然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大虜不以五萬餘騎直犯平虜地方乎臣以主客三千冐圍血

戰迄今五載無犯誠得戰地耳今之清河險
已阻絕騎不成列彼已當關我難挑戰臣與
李如栢議保遼瀋不欲爲張承胤之續耳與
損國威者勢不同也此臣後援清河之實據
也總之閫外機宜呼吸變幻不寛晌勤罕望
成功矧按臣原疏猶以華任爲重繼之議勘
豈非存一疑案乎以故扳中山者不省盈篋
之書羈西戎者專任三敗之將令臣前有馳
驅七載微勞後有保全三城劣狀而竟罹此

奇禍當臣被逮無怪從征士卒環堵悲號同
舟諸帥執袂長泣矣然而世受
國恩寧忘纍華徒縶而死豈甘瞋目奴酋變起
凡囚者戍者糜者
皇上未斬使過之典臣遭疑劾事由外勘罪案未
成昭明有待仰知
皇上仁慈必不獨斬即今臣之弟姪俱受征奴之
任調到諸將半係舊屬之僚舉顧與臣誓死
滅此伏望

皇上垂念寇在門庭未宜遽奪非臯之弁一面咨

臣候勘一面亟釋臣繫乘茲進勦共圖滅賊

如臣而効立湔已往之誣固臣之志亦臣之

幸如其不効請事上方之劍惟君之

命臣復何憾蓋以踈逺孤臣不敢望專任之異數

惟祈施一視之殊恩使得畢事于封疆免作

繫死之寃鬼豈止鼓忠憤之氣抑且足懾奴

酋之膽矣臣不勝哀懇控籲待

命之至

兵科叅看得國家有使過之仁必酌其過有可使者不然三尺之法無赦人臣有贖罪之例亦必酌其罪有可贖者不然一面之網難開麻承恩責任援遼封疆任重賊在撫順乃掉臂于清河矣賊在清河乃又竄身于開原矣全軀之智則明禦虜之功罔效

聖主赫然震怒逮繫京師此正惕厲人心之秋震叠疆埸之日也雖麻承恩仰叩

九閽徼天地之恩以圖桑榆之效當今大兵四

集討賊有日將不用命則士不効死自清河之失寛一李如栢而麻承恩且求比如栢之例如承恩再寛則後來逗遛觀望者又不比例于承恩乎顧退不死于國法誰復肯進死于疆埸遼之大事從此去矣麻承恩旣奉

明旨勘明議罪則勘之巳耳勘明而情有可原不妨酌議如其罪無可宥法在不赦安得少假以滋倖竇夫需者事之賊也况關軍國之大者乎此段公案亦且無難勘者則亦無所用

其需計一月之内斷乎當報

上命也抄出速之